

心微笑了

The Mind Smiles

佛陀时代的女性证悟道跡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釋了覺 釋了塵 著



The Mind Smiles

微笑了

佛陀时代的女性证悟道迹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第一册：比丘尼篇

第二册：女居士篇

法宝结缘及助印



目次

第一册：比丘尼篇

第二册：女居士篇

【作者序】

傲然微笑伴浮云

松竹寒柏傲凌霄，水月镜花似梦影；
柔中有刚绝尘俗，幽谷香兰德馨馥；
浩瀚星河耀大千，傲然微笑伴浮云。

本书《心微笑了 —— 佛陀时代的女性证悟道迹》以巴利圣典及注释书为基础，描绘出在佛陀时代的女性证道事迹。她们是行于觉者之道的佼佼者，如秋空之皎月，如幽谷之香兰，她们的智慧及德泽在人间千古不朽。

这些尊贵的女性圣者们，确实曾经在人间活生生地存在过，留在贝叶经上的字里行间，印证她们在修道路上曾经走过的足迹，寂静的生命闪耀着不凡及精彩。仅仅藉由忆念女性圣者们的功德，她们即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虽然二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时间、背景与今日大有不同，然而人类所经历的苦却始终如一。在未证悟以前，她们的生命亦经历常人所经历的丧子之痛、背叛之苦、难产之苦、

丧亲之苦、遭人陷害之苦、被孩子遗弃之苦、遭丈夫抛弃之苦、情爱纠缠之苦、嫉妒焚心之苦、事务繁重之苦、修行障碍之苦等，甚至被各种苦厄逼迫而失念疯狂。然而，她们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她们以自己一期的生命，将人身的价值与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苦中照见真理法则，进而转凡入圣。

正展阅此书的您，拥有女圣弟子们曾经拥有的人身，或许正经历她们生命所曾经历的苦痛，她们鲜活的事迹或能触动心灵，成为您生命中的激励与鼓舞。藉由她们在佛法上的成就，增添我们对于解脱能力的信心，对于自己转凡入圣的可能性更是无庸置疑。

本书一共分为两册，第一册为比丘尼篇，一共收录二十六位比丘尼，她们全是证得阿罗汉果的圣尼；第二册为女居士篇，一共收录十五位证悟女居士，她们或证得须陀洹果、或证得斯陀含果、又或证得阿那含果。唯独佛母摩诃摩耶较为特殊，她以天人之身而证得道果，由于其身分重要且特殊，因此亦被收录在本书内。纳入此书的女圣弟子们，还包括佛陀誉为「第一」的十三位比丘尼及十位在家女居士。由于在特殊领域具有卓越成就，她们被佛陀誉为弟子中具某项成就的第一者。

此书引用的巴利圣典包括《律藏》（Vinayapiṭaka）、《长部》（Dīgha Nikāya）、《中部》（Majjhima Nikāya）、《相应部》（Saṃyutta Nikāya）、《增支部》（Aṅguttara Nikāya）、《小部》（Khuddaka Nikāya）的《长老尼偈》（Therīgāthā）、《本生经》（Jātaka）等，并引用一些注释

书为辅助。然而，女性的事迹在浩如烟海的巴利三藏中仅是冰山一角，关于女性圣者的文献十分稀少，此是本书面临的挑战之一。由于资料有限，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亦采纳较为后期出现的《譬喻经》（Apadāna）。然而，这些资料的采用更清晰地勾勒出证悟女性们的特质及精神，将她们生命的精华与精彩展现无遗。

本书的文献依据巴利佛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PTS）的版本为主。书中的人名及地名并未采纳或遵循特定的规则，新译或古译、音译或意译皆交替使用。为避免读者混淆，在处理拥有相同巴利名字的不同人物，则采用不同的译法为二者作区分。这些人名或地名在每一篇文章首次出现时，皆附上巴利文。本书的偈言并非由笔者所译，主要参考汉译《南传大藏经》及英译本文献，再对照巴利原文而略作修饰。

为让读者更清晰地勾画出女性圣者的事迹与佛陀生平的事迹，此二者在时间线轴及脉络上的相互关联，在一些篇章亦加入佛陀的出生、出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等重要事迹。追溯源头，佛陀为圣弟子们的慈父，圣弟子们皆是佛陀的法承嗣子，佛陀的事迹与圣弟子们实为紧密相连。由此，读者得以了解佛陀的殊胜功德，一窥佛陀对弟子们在教化上的慈悲与善巧。

有关女性证悟者的撰写，本书虽称不上完整，但已尽可能地收录重要的证悟女性事迹。许多证悟女性的资料极少而难以成篇，有些证悟女性则资料版本多有出入，故无法纳入此书内，为此深感惋惜。

几经波折而本书得以问世，感谢无以计数的因缘成就。至诚感念无上尊贵的佛陀出于世间，为世人指导解脱之道，由此众多圣弟子遵循道路而证得道果，成就这一篇篇鼓舞人心的证悟事迹。由衷感念女性证悟者，在世间留下傲然不凡的足迹，在佛陀的教法时期，为女人的证悟掀开了全新的一页。感谢所有让三藏得以流传下来的佛法守护者、感谢各部注释书的撰写者及译者，若无前人的辛勤耕耘，此书则无法成形。

笔者德薄智浅，学未广博，以此拙愚之智而尝试撰写证悟者的事迹，实为不自量力。倘若本书有任何错误、疏失与不足，在此向佛陀、阿罗汉尼、圣弟子们恳切忏悔，请求宽恕。

笔者谨以此书供养及礼敬尊贵的佛陀、无上的正法、圣贤的僧伽、所有女性证悟者及笔者的导师。由本书而生起的善德，笔者愿与敬爱的父母、师长、亲属、成就此书者、出资者、四资具供养者、护持佛法者、阅读者及一切众生分享这份功德，愿他们皆安乐喜悦，早日证得道果及涅槃。

倘若您从此书获得利益，激起修行的意愿，此书的目的已达成。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期许阅读本书的您，了知法的真实本质，一切善愿皆得成满，成就无上道果。愿一切众生同沾法益！

了觉 、了尘

2018 年 11 月 9 日

于马来西亚静虑林

心微笑了

佛陀时代的女性证悟道迹

The Mind Smiles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第一册：比丘尼篇

主页

第一册·第一章

因为您，僧尼梵行立

——资深第一比丘尼——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

Mahāpajāpatī Gotamī

目录

僧团的首位比丘尼，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1]（Mahāpajāpatī Gotamī），为比丘尼僧团成立之期的首要核心人物，亦是比丘尼僧团的发起者。她尚有一个特殊的身分，即佛陀的姨母及养母。犹如亲生母亲一般，她守护着年幼的悉达多菩萨[2]（Siddhattha）长大成人。

由于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不凡的出离心及坚持力，造就后世女人得以出家的因缘。她的不放弃及勇猛，在佛陀的肯许下，开启了比丘尼僧团的先河。

1 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又译名「大爱道」。

2 乔达摩佛未成佛前，称为菩萨。

犹如亲生母，佛身守育者

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出生于天臂城（Devadaha），父亲为善觉王（Mahāsuppabuddha），母亲为善相王后（Sulakkhaṇā），姊姊名为摩诃摩耶（Sirī Mahāmāyā Devī）。在出生不久后，婆罗门观其面相而预言，她将成为「众人之首」，因此命名为「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又预言善觉王的两位公主在未来怀胎时，孩子必定是转轮圣王。

当她已达花样年华时，净饭王（Suddhodana）将摩诃摩耶及摩诃波阇波提迎娶至迦毗罗卫国（Kapilavatthu），并立摩诃摩耶为王后。随后，菩萨为成佛而从兜率天下降人间，入王后摩诃摩耶之胎。

在大历第六十八年的卫塞月[3]（Vesākha）满月日，摩诃摩耶诞下悉达多菩萨 —— 未来的佛陀，在七日后逝世，转生兜率天为善喜足天子（Santusita）。[4] 随着摩诃摩耶逝世，净饭王将摩诃波阇波提册立为王后。

在悉达多菩萨诞生三至四日之后，摩诃波阇波提亦诞下王子难陀（Nanda）。虽然净饭王已精心挑选二百四十名宫女照顾悉达多菩萨，但是摩诃波阇波提却依然将刚出世不久的难陀王子交给乳母，自己亲自授乳及养育悉达多菩萨，待他犹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

3　「大历」是佛陀的外祖父 —— 天臂城的安佳纳王（Añjana）废除旧历，新订的历法。大历元年相当于西元前 692 年，因此大历第六十八年相当于西元前 624 年；卫塞月（Vesākha）大约在四月至五月之间。

4　悉达多菩萨入胎、诞生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一章「圣洁尊贵的佛母」。

悉达多菩萨在二十九岁时，离开王宫出家修行。[5] 在大历一〇三年[6] 的卫塞月满月日，菩萨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人天导师乔达摩佛[7]（Gotama Buddha）。

佛陀初返乡，展示双神变

佛陀成道后，净饭王曾多次派遣信使前去邀请佛陀回乡，每位信使皆有一千名随从陪同，但是派遣的信使在听闻佛陀说法后，纷纷出家修行，忘了他们原来的使命。直至净饭王派遣第十位信使 —— 迦留陀夷（Kāludāyī），并以「务必传达邀请讯息给佛陀」作为出家条件，才成功邀请佛陀回到迦毗罗卫国。迦留陀夷初次见到佛陀，佛陀即为他说法。闻法后，他证得阿罗汉果[8]，成为善来比丘[9]（Ehibhikkhu）。

当时，在佛陀成道度过首个雨安居后的第五个月，佛陀住在王舍城竹林精舍（Veḷuvana）。那时，出家七至八日的迦留陀夷比丘心想：「寒季已过，春季已至，大地覆盖青草，

5　悉达多菩萨作大出家的事迹，请参阅第一册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的守护」。

6　大历一〇三年相当于西元前 589 年。

7　乔达摩佛（Gotama Buddha）又名瞿昙佛、释迦牟尼佛。菩萨成道证得佛果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二章「菩萨成道日的金钵乳糜」。

8　阿罗汉（Arahant），指完全解脱者、一切的漏尽者、断尽烦恼者，包括诸佛、独觉佛及阿罗汉弟子。阿罗汉有五种含义：一、已远离一切烦恼；二、已杀烦恼敌；三、已破轮回之辐；四、有资格受资具等供养；五、对恶行已无隐秘。

9　以此方法出家者，因其过去具有特别善业的缘故，当佛陀说「善来，某某！」此人即须发自落，具衣钵，现出家相，得具足戒。

森林绽放美花，道路已可通行，这是佛陀探视亲族的大好时机。」于是，迦留陀夷比丘以六十四偈优美之诗偈，婉转地劝请佛陀回乡。

佛陀问道：「迦留陀夷！为何你以如是优美的诗辞，促我回迦毗罗卫国呢？」

「世尊！您年迈的父亲——净饭王，希望礼敬世尊及僧团！恳请世尊返乡探亲，以示好意。」

佛陀接受了迦留陀夷比丘的建议：「善哉！迦留陀夷！我接受你的请求。你前往告知比丘大众，准备返乡之旅。」

「好的，世尊！」

于是，佛陀率领二万阿罗汉，前往距离王舍城六十由旬[10]外的迦毗罗卫国。此二万比丘之中，一万人为净饭王派遣的信使及随从，另一万人为鸯伽国（Aṅga）和摩揭陀国（Magadha）的良家子弟。佛陀以每日行走一由旬之路程，预计在两个月内抵达迦毗罗卫国，此乃不急促（Aturita）的旅程。

此时，迦留陀夷比丘心想：「世尊出发之事，我应当告知净饭王。」随即腾空，瞬间出现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宫殿。

净饭王见迦留陀夷比丘出现在王宫而喜出望外，他以高贵之座招待，并将殊妙饮食盛满其钵。迦留陀夷比丘却站起来，作状要离去。

10　一由旬（Yojana）大约十一公里。

净饭王说：「尊者！请坐在此座进食。」

迦留陀夷比丘说：「大王！我仅将在如来尊前进食。」

「尊者！如来在何处呢？」

「大王！如来为与您见面，已率领二万比丘众，在返回迦毗罗卫国的途中。」

净饭王听后欢喜雀跃：「尊者！恳请您接受我宫中的饮食供养。请您在世尊抵达迦毗罗卫国前，每日到此处领取供养佛陀的饮食。」迦留陀夷比丘默然而许。

于是，净饭王在宫中以胜妙饮食供养迦留陀夷比丘后，将其钵洗净，以香粉、薰香涂在钵上，并盛满最上美味的饮食，交付迦留陀夷比丘：「请献予如来。」

迦留陀夷比丘在众目共睹之下，将钵投于空中，随后腾空将盛满食物的钵交至佛陀手中。佛陀接受父王的饮食供养。

迦留陀夷比丘每日腾空至净饭王的宫中领取饮食，并在宫中宣布：「今日世尊已跋涉如此距离的路程。」再向王族宣说佛陀的殊胜功德，好让他们在见到佛陀之前，已种下信心的种子。迦留陀夷比丘领取饮食后，再返回供养佛陀，此举延续至整个旅程，直至佛陀抵达迦毗罗卫国为止。

两个月之后，当佛陀与二万比丘抵达迦毗罗卫国时，净饭王与释迦王族亲戚隆重地迎接佛陀及比丘众。人人手持香花迎接，由盛装的小男女为首，其次为王家的子女，其次为释迦族人，依次向佛陀献上香花、粉香等，并引导至专为佛陀及僧团准备的尼拘律园（Nigrodhārāma）住处。

佛陀进入尼拘律园，坐在为他所准备的法座上，二万比丘亦围绕佛陀而坐。此时，释迦王族亲戚们心想：「悉达多太子比我们年幼，他是我们的弟弟辈、甥侄辈、儿子辈、孙子辈。」于是，他们对年幼的王子说：「年幼的你们应当礼敬佛陀，而我们将坐在你们的身后。」

佛陀知悉王族亲戚们自认辈分较高而心生骄慢，心想：「这些傲慢的亲戚，徒然无益地随着岁月增老，因此不向如来作礼敬。这些自大的亲人，对自证正等正觉的佛陀特质、对诸佛的威力及光耀一无所知。现在我将展示双神变（Yamaka pāṭihāriya），让他们见识佛陀真正的威力及光耀。」

于是，佛陀以白遍（Odātakasiṇa）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佛陀决意让光明遍满一万个世界。在决意的瞬间，一万世界充满光明，人、天人和梵天皆欢喜。此时，佛陀进入第四禅，以神通力升至空中，施展诸佛才能显现、与诸弟子不共的双神变。

佛陀从上半身喷出火焰，从下半身喷出水；从下半身喷火，从上半身喷水；从前半身喷火，从后半身喷水；从眼睛、从耳朵、从鼻子、从肩膀、从手、从侧面、从脚、从手指、脚趾，乃至从每一身毛喷火、喷水，从每一毛孔喷火、喷水。火花及水花洒落，犹如佛陀足心的尘土落在释迦亲族的头顶上。释迦亲族见此神奇现象，无不惊叹折服。

净饭王敬肃地礼拜佛陀，对佛陀说：「世尊！我儿！您出世的那一天，阿私陀仙人（Kāladevila）为您占相，正当我想使您向隐士礼敬时，我见您提起双足放在隐士的头上，见

此神奇的现象，那是我第一次向您礼拜。在王宫举行耕田仪式时，我们将您放在一棵荫凉的阎浮大树下，其他树影皆因太阳角度的移动而转移，但那棵阎浮大树的树荫却依然为您遮荫，见此奇瑞现象，那是我第二次在您足下礼拜。如今见此未曾有、奇特、美妙的双神变，此是我第三次在您足下礼拜。」

当净饭王向佛陀伏身礼敬时，所有王室亲戚无一人不向佛陀伏身礼敬。

王族亲戚的骄慢已被降伏，佛陀变现宝石步道于上空。此步道以宇宙为中心，一万世界的一万座须弥山为主要支柱，东边延伸至最东方世界的尽头，西边则延伸至最西方世界的边际。柱子由黄金所铸成，宽广的经行道两旁为黄金，中间铺满犹如细沙般的红宝石及珍珠，其余架构以闪耀的七宝严饰。此宝石步道犹如旭日初升，照耀十方。

佛陀徐徐步行于宝石步道上，一万世界的天人及梵天以曼陀罗花（Mandārava）、莲花等洒于宝石步道上作为供养。人、天人、梵天、龙、紧那罗等无不欢喜礼敬佛陀，梵天更以诗偈赞叹佛陀。

佛陀从宝石步道下降至地面，端坐在专为佛陀所设的法座上，宣说《佛种姓经》（Buddhavaṁsa）。释迦亲族们专注闻法，此时天空降下莲叶雨（Pokkharavassa），犹如莲花叶翻转之状而降下，雨水恰如宝石之色彩。那些希望被雨水滋润的人，则被雨滴沾湿；不希望被雨水滋润的人，则滴水不沾身。释迦亲族们见此神奇现象无不惊叹：「真是不可思议！实在太稀有了！」

佛陀对释迦亲族们说：「莲叶雨在王族聚集时从天而降，并非始于今日。在过去生亦有天降莲叶雨之事。」于是，佛陀为他们宣说《毗输安多罗王子本生经》[11]（Vessantara Jātaka），共一千偈。

听闻佛陀说法结束后，释迦亲族们皆各自离去，无一人对佛陀及僧团作出明日饮食供养的邀请。净饭王心想：「除了我的王宫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地方更适合我的儿子——如来的造访了。如来必定会莅临王宫！」心中如此确定后，净饭王未对佛陀及僧团作出邀请而返回王宫，在宫中命令侍从妥善地准备佛陀及二万僧众明日的饮食及暂时的住宿。

启清净法眼，萌出家之念

次日，佛陀与二万比丘众进入迦毗罗卫国城镇，无一人招待，也没有人为佛陀接下手中的钵。佛陀立于城门，心想：「过去诸佛在自己的故乡如何行乞呢？是否不依顺序，而巡回具有权威者之家？或是各户依次托钵行乞？」

藉由宿命通，佛陀得知过去诸佛皆依次行乞，心想：「我亦须遵循诸佛的传统。我的弟子们将能效法我依次托钵，完成沙门的义务！」

于是，佛陀从住在城门最前端的首户人家开始，一户接着一户次第行乞。此消息不径而走，迅速传开，城中居民相互说：「那尊贵的悉达多太子在街上步行托钵啊！」他们奔向二楼、三楼或更上层的楼阁处观看。

11　《本生经》547 经。

耶输陀罗[12]（Yasodharā）听闻佛陀在城中托钵的消息，在宫殿的高处得见佛陀行乞后，前往净饭王的宫殿向他报告此事。净饭王得知佛陀未至王宫，反而在道路上托钵乞食，他心意恼乱，手整衣服而怆惶出宫。他前往佛陀所在之处，站立在佛陀尊前阻止：「世尊！为何您步行托钵，让我们蒙羞？您认为父王无法提供这为数庞大的僧众之饮食吗？」

佛陀说：「父王！次第托钵的作法，是我们由来已久的传统。」

净饭王说：「我的儿子！我们的传承不就是刹帝利[13]（Khattiya）吗？在此传承中，并无一人是步行乞食者。」

佛陀说：「父王！刹帝利是你的传承，我则是诸佛的传承，由燃灯佛（Dīpaṅkara Buddha）、憍陈如佛（Kondañña Buddha）、吉祥佛（Maṅgala Buddha）乃至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佛统。此诸佛及其他如恒河沙数的诸佛，皆以次第行乞，依行乞为生。」

于是，佛陀为净饭王说出以下偈子：

> 奋起勿放逸，行正法善行，
> 随法善行者，此彼世安乐。[14]

12　耶输陀罗（Yasodharā）是悉达多太子的王妃，出家证悟後被佛陀誉为「大神通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的守护」。

13　刹帝利 （Khattiya）乃印度四姓阶级中的第二阶级，地位仅次于婆罗门，乃王族、贵族、士族所属之阶级，从事军事、政治者。

14　《法句经》第 168 偈。

「父王！比丘托钵而正当地站立在施者门前时，他应具足正念地接受饮食。他不应以不正当的方式托钵或接受食物，他应以值得被赞扬的方式落实托钵乞食。比丘如是妥善修持此法，将在此世及未来世皆安乐。」

净饭王听闻此偈即证得须陀洹果[15]，他从佛陀手中接过钵，邀请佛陀及僧众入宫应供，并请佛陀及僧众坐在为他们所设的座位上。当佛陀抵达王宫时，说出以下偈子：

应行法善行，不行恶法行，
随法行善者，此彼世安乐。[16]

「父王！比丘应舍弃不正当及不适宜的方式接受钵食[17]；应奉行正确的方式接受钵食。比丘如是妥善落实此法，将在此世及未来世皆安乐。」语毕，净饭王证得斯陀含果[18]，摩诃波阇波提则证得须陀洹果，断除了身见、戒禁取见及疑，不再堕恶趣，对佛法亦不存有疑惑。

翌日，摩诃波阇波提的儿子难陀王子加入僧团。在第七日，佛陀的儿子罗睺罗（Rāhula）跟随佛陀出家。有一次，

15　须陀洹（Sotāpanna），又称「预流果」、「初果」、「入流」、「得法眼净」、「见法」。须陀洹圣者已进入必定趣向涅槃之流，已断除最粗重的三结，即身见结、疑结及戒禁取结，对佛、法、僧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也解脱了一切导致恶道轮回的烦恼。

16　《法句经》第 169 偈。

17　六种非行处：妓女、寡妇、处女、太监、酒肆及尼师处。

18　斯陀含（Sakadāgāmī）又称「一来」。斯陀含圣者断三结（身见结、疑结及戒禁取结），贪、瞋、痴薄，最多仅在人间或天界再生一次，即证阿罗汉果并般涅槃。

佛陀在王宫应供，宣说《大护法本生经》[19]（Mahādhammapāla Jātaka）及四圣谛，净饭王证得阿那含果[20]。

摩诃波阇波提见法入流后，即萌生出家之念。在《增支部 • 瞿昙弥经》[21]（Gotamīsuttaṃ）记载，摩诃波阇波提前往尼拘律园，向佛陀礼敬后站立一旁，对佛陀说：「世尊！愿女人得以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若女人能出家，那就太好了！」

「瞿昙弥！够了！对于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一事，你勿感到欣乐。」

摩诃波阇波三次提出请求，然而佛陀三次皆如是婉拒。她失望地想：「世尊不允许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内心沮丧悲伤，落泪啼泣，向佛陀礼敬右绕离去。

佛陀拒绝此请求的原因，是因为佛陀决定不轻易地让女人获得加入僧团的许可。唯有经历艰苦的努力而获得的许可，女人才会意识成为比丘尼是件不易求得的事。如此，女人将不断地保持警觉来维护比丘尼的身分。佛陀希望女人珍惜她们在艰辛奋斗之后所获得的出家因缘。

19 《本生经》447 经。

20 阿那含（Anāgāmī），又称「不还」、「不来」。阿那含圣者已断除五下分结，即身见结、疑结、戒禁取结、欲贪结、瞋结，仅剩五上分结，即色界爱、无色界爱、掉举、慢、无明尚未断尽。此类圣者不会再来人间，最多往生梵天界后，即在梵天界证阿罗汉果并般涅槃。

21 《增支部》8 集 51 经。

尼众僧团立，首位比丘尼

那时，迦毗罗卫国及拘利国（Koliya）皆为释迦族人之国，此二国之间有一条界河，名为罗奚尼河（Rohīnī）。由一座水霸控制河水的流量，此二国和平地轮流使用河水，以灌溉稻田。然而在一次旱灾，界河的水量不足够灌溉两国的稻田，二国的农夫无法达到协议而引发争端，此纷争逐渐扩展至二国刹帝利王族之间的纷争，一场战争即将在当天爆发。

那时，佛陀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拂晓时分，佛陀观察世界而得知一场血腥战争即将在二国之间发生，佛陀预见自己能以说法化解敌意，度化二国的族人。于是午后，佛陀独自前往即将引发战争的现场，结跏趺坐于二国各持兵器相向的上空中。

佛陀从发髻散发黑蓝色之光，使黑暗笼罩一切处。众人见太阳未落却出现此怪异现象，内心生起大恐惧，佛陀此举是为了让他们对造恶生起惭愧心。当恐惧占据他们的心时，佛陀散发六色身光，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释迦族人得见佛陀，心想：「与我们身上流着相同血统的佛陀已经到来，或许佛陀已知道我们之间的战争。」迦毗罗卫国释迦族相互讨论而决定：「在佛陀面前将自己的武器落在他人身上，这实为不妥当！若拘利国人想杀害我们、将我们俘虏，就让他们那么做吧！」他们如此商议后，纷纷丢下武器而礼敬佛陀。拘利国释迦族亦做了相同的决定，舍弃武器，跪拜礼敬佛陀。

佛陀从天而降，坐在法座上为他们开示五部《本生经》[22]，最后开示《经集 • 执杖经》[23]（Attadaṇḍasuttaṃ），迦毗罗卫国及拘利国的释迦族听闻佛法后，舍去敌意而和好如初。

二国王族心想：「倘若如来不来调解，我们必然彼此毁灭而血流成河，是如来救了我们。倘若如来不出家，他将是统领四大洲的转轮圣王，有上千随从簇拥围绕。然而，我们具有王族血脉的如来，舍弃转轮圣王之荣耀，出家成为等自觉的佛陀，我们应让具有王族血统的比丘随侍在如来身边。」

于是，迦毗罗卫国及拘利国王族一致决定，各派遣二百五十名释迦王子，一共五百人跟随佛陀出家。佛陀允许他们加入僧团，以「善来，比丘！」为他们授具足戒，并让他们住在迦毗罗卫国大林园（Mahāvana）。此段时期，佛陀与五百比丘轮流前往迦毗罗卫国及拘利国应供，两国的人民供养僧团大量的饮食及必需品。

由于此五百比丘并非出自于自己的意愿出家，纯粹在无法拒绝父母及亲戚的要求下而加入僧团，因此过一些时日后，他们对出家生活感到无聊且乏味。此时，他们的五百妻子各请使者传达讯息：「我恳求你别乐于出家生活，自从你离去后，我们家族的事业日益走向没落。」

22　佛陀为迦毗罗卫国及拘利国释迦族所宣说的五部《本生经》：《攀达纳树本生经》（Phandana Jātaka）、《堕落音本生经》（Duddubha Jātaka）、《鹑本生谭》（Laṭukika Jātaka）、《树法本生经》（Rukkhadhamma Jātaka）、《和合本生经》（Sammodamāna Jātaka）。

23　《经集》八颂经品 • 执杖经 • 第 935 ～ 954 偈。

佛陀观察此五百比丘的心而了知他们的状况，以神通带他们前往喜马拉雅山。此五百比丘看见锦绣河山、青山绿水等壮丽美景后，几乎舍断对妻子的贪爱执着。于是佛陀为他们开示《鸠那罗本生经》[24]（Kunāla Jātaka），他们闻法后皆证得须陀洹果。有一次，佛陀开示《长部 • 大会经》[25]（Mahāsamayasuttaṃ），此五百比丘、一兆天人及梵天闻法而证得阿罗汉果。

随后，佛陀前往毗舍离（Vesālī）大林重阁讲堂（Kūtāgārasālā, Mahāvana）进入第五个雨安居。那时净饭王病危，佛陀从毗舍离再次返回迦毗罗卫国为父王说法，净饭王由此证得阿罗汉果。于白宝盖下，净饭王在喜悦中般涅槃。

此时，在罗奚尼河界事件出家的五百释迦王子之妻，如前再次传达讯息给五百比丘希望他们返家。然而，已证得阿罗汉果的五百比丘回覆：「我们无法再过俗家的生活。」此五百释迦女心想：「改嫁并不适宜」，于是她们一致决定前往摩诃波阇波提之处，恳请摩诃波阇波提向佛陀恳求，以获得女人加入僧团成为比丘尼的许可。

此五百释迦女的请求，让摩诃波阇波提想起当初佛陀首次返乡时，她曾在尼拘律园请求佛陀让女人加入僧团而被拒绝一事。为了表示决心，摩诃波阇波提吩咐此五百释迦女在王宫剃发，穿着袈裟，随后一起计划前往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佛陀所在之处，为此趟旅途作安排及准备。

24　《本生经》536 经。

25　《长部》20 经。

迦毗罗卫国及毗舍离相距五十五由旬，大约是六百二十公里。当时，迦毗罗卫国的王室成员与拘利国的王室成员心想：「这群温室长大的娇柔公主及王室女子，不可能徒步完成如此遥远的旅程。」于是，为她们安排五百辆车乘。然而，五百释迦女自忖乘车对佛陀并不尊敬，而坚持徒步完成此五十五由旬的路程。二国王室只好为她们在每一站提供饮食及必需品，并安排足够的侍卫护驾，确保她们安全地前往毗舍离。

摩诃波阇波提及五百女徒步展开她们的求法旅程。不难想像，犹如摩诃波阇波提这般娇贵之女，自幼不缺随从服侍、不曾劳役作务，如今却舍弃华丽的衣饰，剪掉乌黑的秀发，不顾娇美的尊容，放下王后的尊贵。她带着五百高贵的释迦族女，忍受漫漫长路的日晒雨淋、体力支透，这决心已非比一般，她们几乎不顾一切地将生命的所有豁了出去。她们的内心只有一个坚持的声音——出家求法。

由于步行过度，她们的双脚起了水泡，水泡磨破而流出脓血，旧患未愈又添新伤，受伤的皮肉已焦糊。然而，这些皮肉之苦远远不及内心的煎熬，不及那日夜悬挂在心头的焦虑：佛陀已拒绝接受女人出家，会否再次倾听我们的请求？我们会再度被拒绝吗？

然而，她们心中对出离的渴望，依然推动着她们一步步继续迈进，由始至终不曾放弃。直至大林重阁讲堂远远地映入眼帘，那一刻，她们崩溃地痛哭：「我们终于抵达了！」

然而，僧团这扇门是否会为女人而开呢？她们不敢进入寺院内，拖着受伤浮肿的双脚，身体脸上沾满尘土，极度疲惫地站立在大林重阁讲堂门外，忧虑痛苦地哭泣。摩诃波阇波提心想，她未得佛陀的允许而自行披上袈裟，此消息已传遍各地。如果佛陀允许女人出家则好，若佛陀不允许女人出家，她将被谴责。

阿难尊者看见摩诃波阇波提以这般窘境，站立在大林重阁讲堂门外，尊者趋前询问摩诃波阇波提：「继母瞿昙弥！为何你如此狼狈不堪？迦毗罗卫国及拘利国的王族发生悲惨之事而毁灭了吗？为何你陷入如此的窘境，双脚浮肿、衣衫褴褛、身体沾满尘土、悲伤沮丧地站立在讲堂门外哭泣？」

摩诃波阇波提难过地回答：「阿难尊者！我们站立在门外哭泣，因为世尊不允许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成为比丘尼。」

阿难尊者听后，安慰她而说：「继母瞿昙弥！倘若如此，请你在此处稍候片刻，让我去向世尊乞求，让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

于是，阿难尊者前往佛陀之处，礼敬后坐于一面，对佛陀说：「世尊！继母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正站立在讲堂门外，她双脚浮肿、身体沾满尘土、陷入悲伤沮丧的窘境，哭泣地说：『世尊不允许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世尊！愿女人能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若女人能出家，那就太好了！」

佛陀说：「阿难！够了！对于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一事，你勿感到欣乐。」

阿难尊者向佛陀三次请求，第三次佛陀依然如此回答：「阿难！够了！对于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一事，你勿感到欣乐。」

这时，阿难尊者心想：「世尊不允许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那么让我以其他方法乞求世尊，让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

于是，阿难尊者对佛陀说：「世尊！女人若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能证得须陀洹果，或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或阿罗汉果吗？」

「阿难！女人若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能证得须陀洹果，或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或阿罗汉果。」

「世尊！若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能证得须陀洹果，或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或阿罗汉果，请允许我提出以下之事，堪作为世尊对此请求的悲悯考量：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对世尊多有助益，她是世尊的姨母、养母、乳哺母。世尊出生不久而亲生母亲命终，从世尊出世以来，她照顾世尊身心的安康，每日两次以香水为世尊沐浴，她奉乳使世尊饮。」

「世尊！我恳请世尊允许女人在如来宣说的法、律中出家，成为比丘尼。」

佛陀最终接受阿难尊者的恳求，对尊者说：「阿难！倘若摩诃波阇波提接受此八敬法，则令此八敬法成为她的具足戒：

一、即使受具足戒的百岁比丘尼，对当天受具足戒的比丘，亦应作礼敬、起迎、合掌、恭敬。此法应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应逾越。

二、比丘尼不得在附近没有比丘之处，作三个月雨安居。此法应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应逾越。

三、每半个月比丘尼应到比丘僧团问布萨与亲近教诫。此法应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应逾越。

四、雨安居已过时，比丘尼应在二部僧众（比丘，比丘尼）中，对所见、所闻、所疑三事作自恣。此法应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应逾越。

五、若犯重法时，比丘尼应在二部僧众中，行半个月的摩那埵[26]（Mānatta）。此法应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应逾越。

26 摩那埵（Mānatta），是指于大众面前发露忏悔之治罪法。于此期间，别住于他处，不得与僧团共语，为僧团做卑下的服务工作，谨慎忏悔，令众僧欢喜。

> 六、对六法已学习两年的式叉摩那，应在二部僧众中求具足戒。此法应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应逾越。
>
> 七、比丘尼不应以任何理由骂詈、诿谤比丘。此法应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应逾越。
>
> 八、从今日起，禁止比丘尼告诫比丘，不禁止比丘告诫比丘尼。此法应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应逾越。」

「阿难！倘若摩诃波阇波提接受这八敬法，则此成为她的具足戒。」佛陀宣说此八敬法作为尼众遵守的条约后，佛陀允许比丘尼僧团的成立。

阿难尊者在佛陀尊前学此八敬法后，到寺院门外见摩诃波阇波提，并对她说：「继母瞿昙弥！若你接受八敬法，则它将成为你的具足戒。」

阿难尊者唸出八敬法的内容，再次说明：「继母瞿昙弥！若你接受八敬法，则它将成为你的具足戒。」

摩诃波阇波提欢喜地说：「尊者阿难！譬如喜好以花朵装饰自己的年轻男女，已将头洗净，当他被给予青莲花环、茉莉花环、善思花环时，他将热诚地伸出双手接受，顶戴在头上。同样地，尊者阿难！我接受此八敬法，有生之年不会逾越。」

她以坚定的心，承诺遵守八敬法。当摩诃波阇波提接受此八敬法时，她自然成为僧团的一员，成为比丘尼，无需经过正式的戒坛授戒仪式，此方式称为「以八敬法得具足戒」（Aṭṭha garudhammā paṭiggahana upasampadā）。

于是，阿难尊者前去见佛陀，向佛陀礼敬后坐在一旁，对佛陀说：「世尊！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已接受八敬法，有生之年不会逾越。」

佛陀随着说，女众出家则梵行将不会久住。八敬法的作用犹如预先建立的堤防，防止水不溢出，因此，此预先安立的八敬法，比丘尼尽形寿都不应该违犯。

随后，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往诣佛陀之处，礼敬后坐在一面，问道：「世尊！对于具有王室血统的五百释迦女，我应如何做呢？」

佛陀说法教示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她听闻教导后，礼敬佛陀右绕而离去。之后，佛陀以此因缘对比丘们说法，并告诉比丘们：「诸比丘！我允许比丘尼随比丘而受具足戒。」[27]

于是，在比丘尼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为戒师（Upajjhāya），比丘们向五百女传授比丘尼具足戒，此传戒称为「一部僧授」（Ekato upasampannā）[28]。以此，比丘尼教团正式成立，而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为首位比丘尼。

27　《律藏》小品 • 第十比丘尼犍度 • 比丘尼八敬法（V.ii 253）。

28　在比丘尼僧团刚成立之初，因为尚未有其他方法，所以采用「一部僧授」授戒。待比丘尼僧团茁壮后，比丘尼授戒以「二部僧授」取代原有的方法。乞戒者首先应于比丘尼僧团受戒，然后到比丘僧团进行第二次受戒，其中包括再一次的一白三羯磨和认可。

精勤不放逸，一切诸漏尽

出家后，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前往大林重阁讲堂，向佛陀恭敬顶礼，并向佛陀请法：「请世尊为我略说法要，我听闻世尊的教导后，将独住寂静、不放逸、热诚、精勤。」

佛陀为其开示何谓法及非法：若知这些法导向贪欲、结缚、积集、大欲、不知足、聚会、懈怠、难养，则可知这些是非法，非律，并非导师所教；若知这些法导向离贪、离系、损减、少欲、知足、闲静、发勤精进、易养，则可知这些是法，是律，是导师所教。

佛陀对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以上的教导记载于《增支部•简要经》[29]（Saṃkhittasuttaṃ）。她以此教导精进修行，不久之后即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30]、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31]。

有一次，佛陀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带领五百比丘尼一同谒见佛陀，恳请佛陀教诫比丘尼、为比丘尼说法。于是，佛陀指示上座比丘们轮流教导比丘尼。

29　《增支部》8 集 53 经。

30　三明指达阿罗汉果位，除尽愚闇，而于三事通达无碍的智明。即：一、宿命明，了知自身、他身过去宿世受生之事，一生乃至百千万生，如是姓、如是名、如是受苦受乐等事，皆悉能知；二、天眼明，即了知自身、他身，死时、生时、身口意所作善恶之行，或生善道恶道，皆悉能见；三、漏尽明，即了知如实证得四谛之理，解脱漏心，灭除一切烦恼等之智慧。

31　八解脱：八种舍弃三界烦恼束缚的禅定，即：一、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二、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三、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四、空无边处解脱；五、识无边处解脱；六、无所有处解脱；七、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八、灭受想解脱。定力极深，具足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能获得八解脱。

有一次，轮到难陀迦比丘（Nandaka）时，他不愿前往教诫比丘尼。佛陀为此特别指示，请难陀迦比丘为比丘尼们说法。

于是，难陀迦比丘前往比丘尼处，以各种譬喻详说六根与六尘无常、苦及无我，并以七觉支结束教导。比丘尼众闻法后感到欢喜，起座向难陀迦比丘礼敬右绕，接着前往谒见佛陀，向佛陀礼敬右绕后离开。

佛陀知悉那些比丘尼对难陀迦比丘的教导感到悦意，但意向并未圆满，尚未证得道果。 于是，佛陀请难陀迦比丘次日以完全相同的内容，再次教诫五百比丘尼。

翌日，当难陀迦比丘以相同的法再次教导比丘尼众时，五百比丘尼皆转凡入圣，最低的成就亦至少是须陀洹果圣者。此殊胜的法筵，记录于《中部 • 难陀迦教诫经》（Nandakovādasuttaṃ）[32]。

此五百比丘尼精勤修行，不久后皆证得阿罗汉果，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尼众之耆宿，佛陀所赞许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对佛陀的赞许、对自己的证悟宣言及对姊姊摩诃摩耶的忆念，记载于《长老尼偈》[33]：

32　《中部》146 经。

33　《长老尼偈》第 157 ～ 162 偈。

礼敬觉者勇者佛，一切有情最上者，
我与为数多人众，脱离诸苦得解脱。

知悉诸苦谛，断竭渴爱因，
修圣八支道，无漏证寂灭。

昔日为母子，亦或为父兄，
或为我祖母，如实我不知，
不识真实相，以故入轮回。

我今见世尊，此我最后身，
生死轮回断，已不受后有。

发奋努力且坚定，常行勇猛为精进，
见此和合佛弟子，以此礼敬一切佛。

摩诃摩耶生瞿昙，实为众生得利益，
世间病死所击者，去除五蕴得自在。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在偈中，皈依礼敬无上尊贵的佛陀，并赞扬佛陀让她及众人脱离苦海的功德。她已证得无漏涅槃，不再有来生。她的姐姐摩诃摩耶，为了众人的利益而诞下了乔达摩佛，让被生病及死亡所袭击的人们，得以粉碎众苦。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是比丘尼僧团之首座，也是比丘尼僧团的首要尼师领导者。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赞许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资深者，以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为第一。」[34]

34　《增支部》1 集 235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rattaññūnaṃ yadidaṃ mahāpajāpatigotamī」。

欲入般涅槃，天及人众悲

当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迈入一百二十岁的高龄时，她住在毗舍离的尼众寺院，那时佛陀则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即将入般涅槃，此事迹记载于《譬喻经》[35]。

那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在屏处禅坐，生起此念：「我不忍心见世尊、两位上首弟子、罗睺罗、难陀等入般涅槃，我将在他们之前入灭。我将前往世尊之处，求得入灭的允许。」当时，其余五百比丘尼亦同时生起相同的心念。此时，山岳大地震动，空中雷鸣巨响，天人们忧伤悲泣，守护尼众寺院的护法神哀号恸哭。

五百比丘尼至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之处，以头面顶礼长老尼之足，说：「长老尼！当我们在静处禅修时，我们的身体被雨滴所淋洒，山岳大地震动，天空雷鸣巨响，天人们哀号哭泣，这是什么原因呢？」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回答：「比丘尼们！我欲入般涅槃。我将前往谒见世尊，以获得入灭的允许。」

五百比丘尼听后同声道：「长老尼！若您欲般涅槃，我们也将恳请世尊的允许而入灭。我们与您一同出家、出离轮回，与您一同般涅槃。」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望着比丘尼们，微笑说：「对于趣向般涅槃之人，我还需说些什么呢？」

35　《譬喻经》四 • 2 品 17 • 第 1 ～ 189 偈。

于是，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准备离开尼寺，前往大林重阁讲堂。离去前，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对守护尼众寺院的诸天说：「天人们！恳请你们原谅，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凝视这座尼寺。我将趣入涅槃，不再有老与死、没有怨憎会，亦无爱别离。」

听见此番话语，那些尚未断除欲爱的天人们悲恸哀号：「我们的福德太薄了！这座尼寺即将人去楼空。犹如日出的星辰一般消失，佛陀的继承者已不复得见。瞿昙弥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即将趣入涅槃，恰如恒河支流皆归向大海。」

于是，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启程上路。当她们踏出寺院而浩浩荡荡地走在路上时，女居士们看见比丘尼们出走离去，纷纷夺门而出，跪在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足前，悲伤难过地哭泣道：「长老尼！请别舍弃我们这些孤独的人，入般涅槃对您并不适宜！」她们心烦意乱地啼哭。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慈愍地看着她们，哀怜地说：「孩子们！停止哭泣吧！今天应是你们欢笑喜悦的日子。」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继续说：「我已了知苦谛，已断除苦因，已作证灭谛，已善修圣道。我已奉侍世尊，完成世尊的教导，卸下轮回的重担，斩断导致再生的系缚。我出家的意乐已圆满达成，一切诸漏烦恼皆已断尽。趁世尊及其正法尚圆满无缺地住于世间时，此时正是我该离去的时候。」

她继续安慰道：「孩子们！请勿为我感到悲伤。僧团中尚有许多战胜烦恼的胜利者：憍陈如、阿难、难陀、罗睺罗等，他们尚住在世间，僧伽安乐且合和，外道的骄慢得以被

降伏。那位粉碎死亡邪魔、甘蔗王族中具有盛名者[36]—— 世尊尚住于世，孩子们！这不正是我入灭的最好时机吗？我久远劫来的心愿，即将在今日得以圆满，此时应击响喜悦之鼓。但是孩子们！为何你们哭泣呢？」

「倘若你们爱戴我，了知此为恩惠，为了正法的久住，你们应当坚定地精进不懈。由于我的请求，世尊允许女人出家，我已欢喜自作证，你们亦应如是效法，追随世尊。」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对女居士们教诫后，与五百比丘尼前往大林重阁讲堂。

请佛许涅槃，入灭前告别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抵达大林重阁讲堂，抵达后礼敬佛陀。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恭敬地对佛陀说：「善逝！我是您的养母，而您是我的慈父。您给予我正法的喜乐，依于您而我出生。您的血肉色身由我养育，我的清净法身由您滋养。我以母乳令您片刻暂缓饥渴，您以法乳令我究竟获得寂静。」

「我养育守护您，但您并不因此而负债于我。对于冀求孩子的女人，能获得如您这般的儿子，已满其所愿。即使如曼陀多王者，其王母亦陷在轮回之海，但是儿子！依于您，我得以渡越轮回的大海。实际上，『王母』之名极其易得，而『佛母』之名无上难得。我已得此难得之名，无论大小的愿望，依于您，我皆得成满。我将舍弃此身而入般涅槃，勇者！导师！苦达边际者！请您允许我入般涅槃。」

36　甘蔗王是释迦族的祖先，此处指乔达摩佛。

接着，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礼敬佛陀，作如此请求：「世尊！请伸展您那柔软如莲花、具千辐轮相之双足，我将以母爱儿之心，礼敬您的双足。请世尊展示您那犹如黄金般之身，最后一次见佛身后，我将归涅槃。」

于是，佛陀向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展示具足三十二相妙色庄严之身，仿佛旭日从云中升出。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将头置放于佛陀的足心下，那具有千辐轮相的足心，犹如莲花出水盛开绽放，恰如拂晓朝阳霞光四射。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说：「我礼敬人中之日、日种之幢幡。经历最后一次的死亡之后，我将再也见不到您了！」

接着，她向佛陀顶礼忏悔：「世间最上者！女人被认为所思所作皆有过失，倘若我有过失，请您悲悯宽恕我！为让女人得以出家，我屡屡恳求您，倘若我有过失，请您哀愍宽恕我。获得您的允许，我教导比丘尼们，倘若我的指导不适宜，请您忍恕我。」

佛陀对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说：「对于具德无缺，以德庄严者，何来的忍恕呢？对于趣向涅槃者，我还需说什么？在我清净无缺的僧伽中，善于出离世间者，见世间的败坏及过患，犹如黎明时的弦月，渐渐退去而消失。」

五百比丘尼向佛陀行右绕，犹如众月星辰围绕须弥山。她们伏礼佛足，站在一面瞻仰佛陀。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对佛陀如是赞美：「我眼见世尊相、耳闻世尊语而不饱足，如今已作证圆满，我的心满足于佛法

之味。当您在众中作狮子吼、驳斥外道骄慢者时，得以见到您的尊颜，任谁都幸福。您的足踵圆满，指长爪赤美，那些得以礼敬您的双足者，是何等的幸福。您微妙亲切之语，断恶有益之言，那些得以听闻佛语者，任谁都幸福。如今我何其幸运，得以虔诚礼敬佛足，藉由您的正法言教，我已渡越轮回大海。」

语毕，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礼敬僧团，敬礼罗睺罗尊者、阿难尊者、难陀尊者等，并说：「此身犹如蛇的栖息处、疾病的住处、苦的聚集所、老死的处所，我对身体的种种过患生起厌离。此身充满污秽，仰仗因缘合和而存，厌此色身，因此我欲般涅槃。孩子们！请给予肯许。」

难陀尊者、罗睺罗尊者皆是阿罗汉，已去除忧恼，住于不动及无漏，尊者们如实观照法性：「由因缘所聚的有为法，犹如芭蕉树般不坚实，犹如阳焰般虚幻，转瞬即逝、不断变化。世尊母亲的妹妹——继母瞿昙弥比丘尼，即将入般涅槃，一切有为法皆是无常的。」

然而，阿难尊者尚在有学[37]，他感到忧恼，在该处落泪悲泣：「瞿昙弥比丘尼即将离去，不久后，佛陀亦将入般涅槃，犹如无薪柴之火焰。」

37　有学（Sekha）指为断尽一切烦恼，而修学无漏之戒、定、慧，及择灭之理者。亦即佛弟子虽能知见佛法，然尚有烦恼未断，必须有待修行学习戒、定、慧等法，以断尽烦恼，证得漏尽，以其尚有法可修学，故称「有学」。在四向四果中，除最后之阿罗汉果外，其余四向三果等七者皆为「有学」；相对于此，证得阿罗汉果者，已断尽一切烦恼而无所学习，称为「无学」。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对哭泣的阿难尊者说：「孩子！您热心于服侍佛陀，多闻深如大海。欢喜的时候即将到来，您确实不该感到忧悲。亲爱的孩子！由于您的协助，我已证得涅槃；由于您的请求，佛陀允许女人得以出家。因此，孩子！切勿悲伤，您的苦劳已有了成果。在过去从未曾见的真理，乃至外道教授者亦未曾见的境界，已被七岁的童女所见。佛教守护者！这是您最后一次见到我了，我将前往那无法再见之处。」

接着，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述说她欲般涅槃的因缘：「有一次，当佛陀说法时咳嗽，当时我对佛陀如是祈求：『大勇者！祈请您长久住世，住此世间一劫。为了世间的利益，请勿老与死。』

那时，佛陀对我如是说：『瞿昙弥！不应如你所祈请这般，向如来作礼敬。』

『那应如何礼敬如来呢？如何礼敬诸佛呢？请世尊给予教导。』

佛陀说：『看看我的合和弟子众，他们发勤精进，坚固常勇猛，此乃礼敬如来。』

于是，我返回尼众寺院，独自思惟：『世尊已不再有来生，世尊欢喜于合和众。我欲般涅槃，如此有何不吉祥呢？』

如此思惟后，我往诣佛陀之处，向佛陀恳请入灭的允许，佛陀允许道：『瞿昙弥！你应知适当的时间！』」

「我已烧尽诸烦恼，断除一切有，如象的系缚被切断，

我住于无漏。我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已完成佛陀的教导。」

广演大神通，清凉善涅槃

佛陀对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说：「尚有人对于女人能否体证道果，而感到犹豫及困惑。为断除愚者的见解，瞿昙弥！你应展示神通。」

于是，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伏身礼敬佛陀后，跃升空中，一人变现多人，多人化为一人，或隐身或显身，走越墙壁及山岳，犹如穿过云朵一般。她自在无碍地隐没于地中，或步行于水上，又如飞鸟在虚空结跏趺坐。她身得自在，直至梵天界。她将须弥山作为手杖，将大地倒覆当作伞，持之于虚空中步行。她使世间香薰遍满、火焰环绕，犹如劫末日时出现六个太阳。她将须弥山（Meru）、目真邻陀池（Mucalinda）、曼陀罗山（Mandara）及怛怛罗山（Daddara）犹如芥籽般握在手中。她以一根指头覆盖日月，一千日月作为宝石，串如项炼。她一手持四大海水，犹如劫末日的风云般，令暴雨狂下。她变现转轮王、象、狮、金翅鸟……

随后，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一人化作无量比丘尼，后又消失为一人，对佛陀说：「大勇者！您的继母已圆满您的教导，逮得大利益。具眼者！我向您礼足。」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从天宫而下，顶礼佛陀后坐于一面，对佛陀说：「大牟尼！我已经一百二十岁，至此实在已经足够了。勇者与导师！我将入般涅槃。」

众人见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展现大神变，皆感到惊赞，他们合掌说：「圣尼！您的勇猛及杰出，皆在此无比神通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于是，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以无数偈子述说她过去生，始于胜莲华佛所累积的波罗蜜。

之后，五百比丘尼跃升空中，犹如群星聚集而光耀闪烁，她们展示多种不可思议的神变，犹如金匠展示其多种精湛饰品，佛陀与众人皆欢喜。

五百比丘尼从天而降礼敬佛陀，坐于一面，对佛陀说：「勇者瞿昙弥是哀愍我们的人，由于受您宿福所薰，我们获得漏尽。我们的烦恼已被烧尽，一切导致再生的因已被断除，犹如大象断了系缚，我们住于无漏。我们得以在最胜佛陀尊前逮得三明，获得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大导师！我们以慈爱之心奉侍您，大牟尼！请允许我们入般涅槃。」她们向佛陀表达对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的感恩，对自己的证悟作狮子吼，并请求佛陀给予入灭的允诺。

佛陀说：「亲爱的女儿们！对我说『我们欲入般涅槃』之人，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今如是说，你们应知何时最为适宜。」

得到佛陀的允许后，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礼敬佛陀，起座离去，返回尼众寺院。佛陀与众人在门口送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及比丘尼众。此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将手伏在世尊的足下，与众比丘尼作最后礼足：「此是我最后一次奉见您了，世间怙主！您的容颜——那不死甘露的泉源，再也见不到了。您的足如妙莲花，礼敬后再也触不到

了。勇者！今日我将归于寂灭涅槃。如实见其本然，色身为何物呢？色身乃因缘聚合的有为法，迁流变化且短暂不安。」

向佛陀作最后礼敬后，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返回尼众寺院，在各自的座位上结跏趺坐。此时，女居士们闻风而至，得知此乃最后一次得见圣尼们，纷纷前往礼足。她们极度悲伤，以手捶胸，忧恼哭倒在地上，犹如断根的蔓草。

在她们之中，有一位具有信慧、具足精进的女居士如是祈请：「尊师！请成为我们的皈依处，别舍弃我们，切勿归涅槃，我们皆在此头面伏礼作祈请。」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慈爱地轻抚她的头，说：「孩子！你们勿沮丧，勿掉入死魔的罗网。诸行皆无常，皆会分离及动摇。」

于是，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舍初禅，依序入定至四禅、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如是依顺序入定。之后，逆转至初禅，再依序入第四禅。从四禅起后，犹如灯火之焰熄灭一般，进入般涅槃。五百比丘尼也跟着入般涅槃。

此时，大地震动，雷声隆隆，聚集在该处的天人皆悲痛涕泣，空中飘下了雨花覆盖大地。须弥山诸山王亦颤动，犹如舞台上的舞者；大海哀号而吹起大风，海浪激起了哀响。天人、龙、阿修罗、梵天悲泣地说：「诸行无常！瞿昙弥比丘尼的色身最终亦坏灭了，其他五百比丘尼围绕着瞿昙弥比丘尼，她们亦般涅槃，如灯焰瞬间熄灭。呜呼！会者终必离，有为法无常，生者终必灭！」天人及人们如是哀伤悲泣。

此时，天人与梵天向佛陀禀告，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已般涅槃。于是，佛陀对阿难尊者说：「阿难！如来的母亲已般涅槃，你将此事告知比丘众。」

那时，阿难尊者泪流满面，悲声地告知比丘众：「比丘们！请集合！住在东、南、西、北的比丘，佛陀的继承嗣子，请谛听我的言述。佛身守育者——瞿昙弥比丘尼，恰如日出的星辰，如今已归寂灭。她已至无为处，舍弃『佛母』之名。即使是具有五眼的导师，如今亦无法得见她的去处。对善逝具有信心者、牟尼的弟子们、佛陀的继承嗣子等众，你们应当前往礼敬佛母。」

此时，佛陀的众弟子从遥远的地方，或以佛陀的威力，或以神通力前来聚集，前往礼敬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此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犹如入眠，置于纯金打造的重阁内。守护世间的四大天王以肩平担重阁，帝释天及诸天亦聚集在重阁处。

毗首羯摩天[38]（Vissakamma）为诸比丘尼建造五百重阁，颜色恰如秋天的日光。诸比丘尼们被移至重阁中，由诸天肩担出行。队伍首先由人、龙、天人、修罗、梵天走在前端；后随五百比丘尼金色重阁，由天人运载；尾随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的金阁，由四天王天的四位天王运载；队伍的最后，是佛陀及比丘们随行。

38 毗首羯摩天（Vissakamma）：帝释之臣，化作种种工巧物，为司掌建筑的天神。

此时，天上有庄严的华盖，扩展蔓延开来，日月星辰映照成金黄。在前往荼毗场的路上，众多旗子飘扬，薰香从天而降，地面绽放诸花，犹如香花制成的地毯。此时太阳与月亮同时可见，天空星辰闪烁着光芒。即使在午间，阳光犹如月光般清凉。天人以馥郁的香鬘、音乐歌舞供养礼敬；梵天、龙、修罗亦各尽其能力，运载供养般涅槃的佛母及阿罗汉圣尼。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之入灭，确实稀奇殊胜、盛况空前，因为佛陀入涅槃时，舍利弗及目犍连二上首弟子已入灭，然而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入般涅槃时，佛陀及二上首弟子尚在人间。

比丘尼们的葬堆由撒香与抹香等一切香所造，以此荼毗。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荼毗后，仅遗留舍利。阿难尊者捡起舍利，触动地说：「瞿昙弥已灭去而不见踪迹，其身已被火化。如此，佛亦将在不久入般涅槃。」阿难尊者感到忧虑。

阿难尊者依佛陀的嘱咐，将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的舍利，放入她常用的钵中，并将此钵献于佛陀。佛陀以双手捧舍利，对大众如是教导：「犹如具有硬髓的大树，其大干因无常而崩坏，比丘尼僧团的大干——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亦如是，寂静入涅槃。」

佛陀接着说：「此实为善妙，我的母亲已达涅槃，仅遗留舍利，无忧无悲。切勿为我母而感到哀伤，她已渡轮回的大海，已灭诸苦恼，清凉入涅槃。比丘们！她是大智者、大慧者及广慧者，乃比丘尼中最资深者，你们应当铭记。」

「她具有大神变、天耳通，能知晓他人心中所想之他心通。此外，她亦具有天眼通、宿命通及漏尽通。她具足四无碍解，具足清净智，因此她不使人哀伤。」

「犹如铁棒的火焰，冷却而不知踪迹，如是已解脱、已渡欲的瀑流、已获不动乐之人，亦不知其去处。因此，你们应当以自己为洲、以自己为明灯，以念处为行境，修习七觉支，将能抵达苦的边际。」[39]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如璀璨的星辰，消失于拂晓的天空。她自在清凉入般涅槃后，佛陀对众弟子如是教诫。

宿世福慧薰，善愿已圆成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的成就，并非仅是此辈子的努力，多生累劫前，她已不断地累积波罗蜜[40]。

在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41]出于世间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一户具有荣誉及财富的大臣之家。一次，她与父亲及随从们，至胜莲华佛处闻法，看见胜莲华佛置某位比丘尼为资深第一。

39　《譬喻经》四 • 2 品 17 • 第 277 ～ 288 偈。

40　波罗蜜（Pāramī）为「圆满」、「至高成就」之意。一共有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出离、智慧、精进、忍辱、真实、决意、慈、舍。为菩萨十项主要美德的圆满实行。

41　依据巴利《小部》中的《佛种姓经》（Buddhavaṃsa）记载，在过去的四阿僧祇与十万劫期间有二十四尊佛出现世间，加上更早的三佛及现今的乔达摩佛，则共有二十八尊佛。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是第十三尊佛。众多乔达摩佛的比丘及比丘尼弟子，从此尊佛开始他们的波罗蜜善行。

她听后心生欢喜，连续七日对以佛陀为首的僧团作广大供养，并发愿在某尊佛座下成为资深第一比丘尼。胜莲华佛以神通观察，确定她能满愿，因此为她授记：

> 汝于七日间，饮食施僧伽，
> 我将为称赞，谛听闻我说。
>
>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42]，
>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
>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 汝名瞿昙弥，尊师尼弟子。
>
> 汝为佛母妹，佛命保育者，
> 资深比丘尼，汝得第一位。[43]

她听闻后心生欢喜，终生供养僧团，舍报后出生三十三天（忉利天）。由于善业的缘故，她在色、声、香、味、触、寿命、容色、安乐、名声与威势，更胜于其他诸天。三十三天舍报后，由于过去的业报，她出生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为五百女奴隶之首。

女奴隶之首及五百奴隶经常劳作，以完成雇主所交代的种种任务。当时，波罗奈雨季已渐近，五位辟支佛从难陀姆罗山窟（Nandamūlaka）腾空，至仙人堕处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vana）下降地面，入城托钵乞食。托钵乞食后，辟支

42　此处的巴利文「Okkāka」为「甘蔗族」，即释迦族的祖先。

43　《譬喻经》四 • 2 品 17 • 第 102 ～ 105 偈。

佛聚在鹿野苑，讨论雨安居的住处，他们说：「我们应找人建造房舍，以度过雨安居。」[44]

在傍晚时分，他们披袈裟进入城内。此时，女奴隶之首正持容器准备前往汲水，她见五位辟支佛正进入城内。

辟支佛入城后，站立于一户富人家门前，此富人了解他们的需求后，说：「我们可没时间，请尊者到其他地方去吧！」于是，辟支佛离开出城。

此时，女奴隶之首碰见此五位辟支佛，她放下手中的容器向他们顶礼，问道：「尊者！您们刚入城，为何那么快出城呢？」

「我们进城请求建造房舍，以度过雨安居。」

「那您们是否已找到人帮忙？」

「没有，女士！」

「这些房舍是否仅限于显赫人家方可作捐献，还是如我这般奴隶作捐献亦适宜呢？」

「任何人都可以捐献。」

「太好了！尊者！我们将建造及捐献房舍。明日请接受我们的饮食供养。」

44　在雨安居期间，决意为期三个月定居一处的比丘，需居住在覆顶及具有门的住处。倘若未有现成的住处度过雨安居，他们需寻求帮助，以建造雨安居的住所。

对辟支佛作出此邀请后，她不入城而折返回汲水处，召集五百女奴隶，说：「女士们！你们希望一直成为他人的奴隶，或希望能摆脱奴役？」

「尊敬的女士！我们希望能摆脱奴役。」

「倘若如此，我已邀请五位辟支佛明日应供，五位辟支佛需要房舍住处，请你们的丈夫明日前来义务劳作一天。」

「好的。」

当他们的丈夫在傍晚时分回家时，她们告知此事，五百奴隶的丈夫都表示愿意帮忙，并集合在一处。此时，女奴隶之首鼓励五百奴隶的丈夫明日伸出援手，为五位辟支佛建造雨安居的住处，并阐述此布施的利益及功德。那些最初不太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听了女奴隶之首的劝导后，亦乐意给予协助。

次日，以饮食供养辟支佛后，她将建设的工作做妥善安排与分配。于是，他们进入森林收集建筑材料，并为每位辟支佛各造一座房舍，设有行禅步道、床榻、椅子及饮水器皿。他们邀请辟支佛在此度过三个月雨安居，并轮流供养辟支佛雨安居期间的饮食。那些被安排当日供养辟支佛饮食，却贫穷而没有能力供养的人，他们可从女奴隶之首处拿取食物供养辟支佛。

当雨安居结束后，女奴隶之首要求五百女奴隶各编织一片粗布，以此五百片粗布，换取精致布料所制的五套袈裟，虔敬供养五位辟支佛。供养圆满，辟支佛在她们的注目下，

腾空飞至香醉山（Gandhamādana）。那一世，她们终生行善，舍报后皆转生天界。

从天界没后，女奴隶之首出生在波罗奈国，成为一名织工之首。当时国王邀请五百辟支佛[45]应供，然而当辟支佛抵达王宫门前时却无人接待、请坐或供食。于是，他们离开王宫，进入织工的村庄。织工之首见五百辟支佛，欢喜礼敬并提供饮食供养。辟支佛接受供食后，返回香醉山。

由于奉行各种善业，十万劫间她仅出生在人间与天界，直至乔达摩佛即将出于世间，她出生在天臂城，为善觉王之次公主，亦是佛陀的养母，此是她的最后一生。她所带领的五百比丘尼，乃过去世一同供养辟支佛的五百奴隶，此善业让她们在无数次的轮回中，互相牵连在一起。今世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为首，五百女出家修行，如今亦达最后生，清凉入寂灭。

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她一生的影响力无远弗届，甚至改变了众多女人的命运，至今依然是尼众僧团最为感恩戴德的对象之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世界如何物换星移，只要出家女众的身影依稀可见，她的勇气及智慧就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尼众的心里，甚至感激涕零这得来不易的一切。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为寂静道上最闪亮的女性之光，是出家尼众永远的怀念与感恩。

45　此五百辟支佛是巴杜玛娃帝（Padumavatī）王后的儿子，巴杜玛娃帝是莲华色比丘尼的某一世，详细事迹可参阅第一册第三章「萦绕莲花的传奇」。

——大智慧第一比丘尼——忏摩
Khemā

无畏狮子吼

第一册・第二章

身与心的实相是苦，由于不了解实相，我们冀求身心获得快乐，无时无刻不生起贪爱及安乐的渴望。若能如实彻见身心仅是纯粹的苦，「希望身心获得快乐」的渴爱即将止息。

忏摩（Khemā）曾是频婆娑罗王的王后，她的容颜倾国倾城。对于自己的皎好容貌，她深感爱恋及执着。佛陀对她的善巧教化，使她洞见身体是苦、无常、无我与不净。藉由修行，她了知身心的实相而从诸苦中解脱，从此不再被无明所束缚。犹如群星之月，忏摩是佛陀比丘尼僧团的二上首女弟子之一，以具大智慧而闻名，在真理前无畏作狮子吼。

佛陀依约赴王舍城

忏摩出生于摩达国（Madda）沙竭罗城（Sāgala），是摩达王（Maddarāja）之女。由于出生时，城里平静祥和，因此为她取名「忏摩」，意为「安稳」。

忏摩拥有金色的皮肤，长得国色天香，明豔动人。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摩达王将她许配给摩揭陀国（Magadha）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频婆娑罗王对忏摩宠爱有加，经常赞叹她的容色，并将她册立为王后。

忏摩接触佛法的因缘，始于频婆娑罗王的劝导，而频婆娑罗王与佛陀的因缘，则可追溯至他与尚未成佛的悉达多菩萨之间，曾有过的约定。此外，频婆娑罗王捐献佛陀的竹林精舍，亦成为忏摩证悟的主要契机之一。

在大历九十七年阿沙哈月[1]（Āsāḷhā）满月日，悉达多菩萨作大出家[2]。在出家后七日，从阿奴夷的菴婆树林（Anupiya Ambavana）跋涉三十由旬，至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并入城托钵乞食。当菩萨进入王舍城（Rājagaha）时，正逢王舍城举办的庆典已近尾声，频婆娑罗王正击鼓宣布：「庆典已结束！」

当时，人们尚聚集于王宫广场。频婆娑罗王立于高台，打开窗户并望向窗外，欲作指示时，他看见悉达多菩萨正进

1　大历九十七年相当于西元前 595 年；阿沙哈月（Āsāḷhā）大约在六月至七月之间。

2　悉达多菩萨作大出家的事迹，请参阅第一册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的守护」。

入王舍城托钵，随即被菩萨的寂静及相好庄严所摄。城民见菩萨器宇不凡、相好庄严无比，城内引起一阵喧哗骚动，此情况犹如那罗奇梨象（Nāḷāgiri）进入城市，又仿佛如阿修罗王毗摩质多（Vepacitti）进入三十三天。

当悉达多菩萨一户接着一户次第托钵时，城民见菩萨庄严优雅的威仪而惊叹欢喜，他们乐见菩萨的庄严相好而不饱足。

城民相互诉说：「朋友！你觉得如何？我们所见此人是诸天之王——帝释天吗？他由三十三天下降至我们的城市。」

另一人说：「倘若他是帝释天，他应具有千眼，以雷电为武器，以伊罗婆（Erāvaṇa）为坐骑，但是这些特质在何处呢？他应是梵天，知晓婆罗门已忘失吠陀（Veda），特地前来督促。」城民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此沙门是否为阿修罗王、帝释天或梵天下凡。

当城民如是议论时，大臣将此事禀报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早在立于高台时，已见菩萨相好而被摄受，听了大臣的言论后，即派遣三名官吏跟踪尾随：「你们前往观察，他若是夜叉，出城即消失；若为龙则潜入大地；若为人，则将食用他托钵所得的食物。」

悉达多菩萨托钵行乞后，前往般荼婆山（Paṇḍava）荫凉处进食。官吏窥见菩萨行踪，派一人前往向频婆娑罗王报告。频婆娑罗王听闻后急速出宫，乘车前往菩萨所在之处，直至车乘无法行驶则步行前往。

频婆娑罗王对菩萨的殊胜威仪深感敬佩，他趋近菩萨，在得到允许后坐在冰冷的石块上，欢喜地与菩萨展开谈话：「朋友！你尚年轻且年少，具备容貌与壮行，你应是刹帝利出身。摩揭陀国及鸯伽国（Aṅga）为我所统治，我将给你此二国的王权、财物、象众、精锐军队等，成为国王而统治吧！请你告诉我你的家系。」

悉达多菩萨指向他来此的方向，以三偈回应频婆娑罗王：

雪山山腹是故居，憍萨罗国往昔住，
具备财宝勇进者，端方正直一民族。

彼之族姓为日种，彼之生族曰释迦，
由彼家族我出家，非为冀求诸欲者。

已见诸欲之过患，以见出离为安稳，
我为出离行精勤，意喜精勤非诸欲。[3]

菩萨以偈述说自己来自雪山山腹的迦毗罗卫国（Kapilavatthu），一处具丰富财宝及谷米之国。家系为日种族（Ādicca），祖先甘蔗王（Okkāka）取新名为「释迦族」。由此王族而出家，并非为了冀望物质诸欲。自己已见诸欲的过患，出离精进为求得最上佛果。

频婆娑罗王回答：「尊者！我已听闻净饭王之子 —— 悉达多见四前兆而出家，他将成就佛果而成为三界导师。如今亲见您为求最上佛果之志，我坚信您必定能成佛！」

3 《经集》大品 • 出家经 • 第 422 ～ 424 偈。

于是，频婆娑罗王对菩萨作出请求：「尊者！当您证得无上正等觉后，请先来我的国土，让我的国土成为首个因您的莅临而获得祝福之国。」菩萨默许。

在大历一〇三年卫塞月[4]（Vesākha）满月日，菩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5]。佛陀藉由梵天的劝请而开始说法。最初转法轮度化阿若憍陈如（Aññā Koṇḍañña）等五比丘，在波罗奈仙人堕处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度过首个雨安居。[6]

雨安居自恣日（Pavāraṇā）后，佛陀前往优楼频罗（Uruvelā）教化螺髻外道优楼频罗迦叶（Uruvela Kassapa）兄弟三人及其弟子。为期三个月的教导，优楼频罗迦叶兄弟三人及其座下的螺髻外道，一共千人证得阿罗汉果。佛陀与此千位阿罗汉住在象头山（Gayāsīsa），此时佛陀思惟：「我将完成与频婆娑罗王的约定！」

于是，在弗沙月[7]（Phussa）满月日，佛陀率领此千位阿罗汉，从象头山前往王舍城。当佛陀抵达时，在王舍城附近的杖林苑（Suppatiṭṭha Cetiya）一棵大榕树下停歇。杖林苑的守卫见佛陀抵达该处，速为频婆娑罗王稍来此消息。频婆娑罗王听闻这期待已久的好消息，雀跃欢喜地率领十二万众婆罗门及居士往诣佛陀之处。

4　大历一〇三年相当于西元前 589 年；卫塞月（Vesākha）大约在四月至五月之间。

5　菩萨成道证得佛果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二章「菩萨成道日的金钵乳糜」。

6　佛陀初转法轮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九章「世间首位证悟优婆夷」。

7　弗沙月（Phussa）大约在十二月至一月之间。

频婆娑罗王以头面顶礼佛陀之足，众人亦礼敬佛陀，共退一隅而坐。当时，婆罗门及居士们见名声远播的优楼频罗迦叶在佛陀身旁，他们抱持疑惑：「此大沙门是在优楼频罗迦叶座下修习梵行吗？或是优楼频罗迦叶在大沙门座下修习梵行呢？」

佛陀知悉他们心中所想，于是问优楼频罗迦叶，为何已舍弃祀火。优楼频罗迦叶比丘以数偈叙述原因后，将头置于佛足，说：「尊师、世尊、我的导师！我是世尊的弟子！」

随后，优楼频罗迦叶比丘施展神通，腾空至高达一多罗树[8]的高度，降至地面 礼拜佛陀，再腾空至高达二多罗树的高度，降至地面礼拜佛陀，如此七次腾空，至高达七多罗树的高度降至地面，七次礼拜佛陀，然后退坐一面。

此时，大众见优楼频罗迦叶施展神通，心想：「今天得以见识阿罗汉有如此之神力，诚然佛陀具有大威神力！」

众人说：「优楼频罗迦叶受如来的教化，而破邪见之网！」于是一心称赞佛陀的功德。

佛陀说：「我教化优楼频罗迦叶，并非始于今日，他在过去生即曾受我的教化。」佛陀以此因缘，叙述《大那罗陀迦叶梵天本生经》[9]（Mahānāradakassapa Jātaka）。

当佛陀知晓大众的心已远离疑惑，佛陀为频婆娑罗王为首的十二万人众次第教示布施论（Dānakathā）、持戒论（Sīlakathā）、生天论（Saggakathā）、诸欲过患（Kāmānaṁ ādīnava kathā）、出离功德（Nekkhamme ānisaṁsa kathā）。

8　多罗树（Tāla）为高大的植物，最高可达25公尺。因为此树高度大致相同，印度常以它做高度的计量单位。

9　《本生经》544。

当佛陀知悉众人的心已堪任、柔软、离障、欢喜、明净，进而为他们开示苦、集、灭、道。听闻佛陀的教示，频婆娑罗王与十一万人共证须陀洹果，其余一万人成为皈依三宝的在家居士。

频婆娑罗王对佛陀说：「真是绝妙！世尊！真是绝妙！世尊！犹如扶起倒者、揭开盖覆者，为迷途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持来油灯，令『有眼者得见种种色』。世尊如是以种种善巧为我说示法。我皈依世尊、法及比丘僧伽。世尊！我从今以后直至命终，请接受我皈依为优婆塞。」

频婆娑罗王对佛陀作出邀请：「为了我的福祉，恳请世尊与比丘僧众明日接受我的饮食供养。」佛陀默然而许。频婆娑罗王知道佛陀已默许，即从座而起，恭敬礼拜佛陀后右绕而离去。

频婆娑罗王献竹林园

次日清晨，当饮食已准备好后，频婆娑罗王派遣使者至杖林苑作邀请：「世尊！食时已到，饮食已经准备好了。」

然而，在佛陀入城的时间将近时，有一亿八千万的王舍城居民为了拜见佛陀，在清晨时分已纷纷蜂拥至杖林苑。

从王舍城至杖林苑超过三伽乌达[10]（Gāvuta）的路程挤满了人潮，肩摩踵接，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欢喜见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及六色身光，以此看不餍足，赞叹如来功德之声音此起彼落。

10　三伽乌达（Gāvuta）大约十公里。

由于人潮如山似海，无任何一位比丘得以进出杖林苑，一时之间佛陀及比丘众无法前往频婆娑罗王的王宫应供。此时帝释天的宝座发热，他观察世间而得知此状况，随即化作青年，以天人的威力为佛陀开路，并以偈颂赞叹佛、法、僧的功德。佛陀率领千位阿罗汉，依帝释天所开的道路进入王舍城，直达频婆娑罗王的王宫。

频婆娑罗王向佛陀及比丘们作广大布施，亲手供养殊妙饮食。此时，频婆娑罗王自忖：「有何地方能符合五项条件：一、距离城市不太远；二、距离城市不太近；三、往返道路通达；四、任何人于任何时间都方便前往；五、远离尘嚣喧哗。」

如此思惟，频婆娑罗王觉得自己的竹林园（Veḷuvana）[11]适宜献给以佛为首的僧团，作为居住的寺院。于是，频婆娑罗王说：「世尊！若无三宝，我则不能生存，我将在定时或不定时往诣世尊之处。但是杖林苑距离甚远，我此处有一座竹林园距离甚近，往返道路通达，而且适合作为佛的住处，请世尊接受我的竹林园。」

语毕，频婆娑罗王取盛有香花水的金瓶，恭敬地将香花水倒在佛陀的手上，说：「世尊！我将竹林精舍，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

佛陀接受此竹林精舍时，诸山大地震动，犹如喜悦据心而翩翩起舞的少女。于阎浮提，在多座佛陀所接受的住处供养之中，唯独竹林精舍的供养令大地震动。

佛陀由座而起，率领比丘众进入竹林精舍。

11　竹林精舍（Veḷuvana）是佛陀首次接受信者住处供养的首座寺院。

频婆娑罗王之布局

频婆娑罗王曾多次向王后忏摩提起佛陀殊胜的事迹，然而，忏摩陶醉及爱恋于自己的美貌，而不愿前往谒见。她心想：「佛陀宣说美色的过患」，担心佛陀谴责她的美貌而踌躇不前，因此拒绝谒见佛陀。

但是，这位已经品尝到佛法滋味的频婆娑罗王，想与她分享这份法喜，喃喃自语地说：「我是佛陀的主要护持者，而我的王后忏摩却不愿谒见世尊，这怎么行呢？我必须得想出办法，诱使忏摩与佛陀见面。」

为使忏摩能亲近佛陀，频婆娑罗王精心布局，雇用诗人及音乐家，以优美的诗句，谱以乐曲，歌颂赞扬竹林精舍的宁静与祥和，并生动地描绘竹林精舍的景致：

未见竹林舍，善逝兰若居，
我等自忖思，未见欢喜园。

若见竹林舍，人间妙欢喜，
如见欢喜园，天主妙欢喜。

诸天舍喜园，下降于地面，
乐见竹林舍，惊喜甚满足。

依王之福生，依佛之福饰，
何人能道尽，积聚功德林。[12]

12 《譬喻经》四 • 2 品 18 • 第 41 ～ 44 偈。

未曾见怡人的竹林精舍 —— 佛陀所居住之处，那些人犹如不曾见天界的欢喜园（Nandana）。若曾见竹林精舍，此座令人欢喜之林，则犹如亲见令帝释天欢喜的欢喜园。三十三天的天人舍弃欢喜园，降临人间，他们惊叹忘我地观赏此竹林而甚为满足。竹林精舍依国王的善业所建成，依佛陀的功德为庄严，其积聚的功德，又有谁能道尽？

忏摩听闻竹林精舍的优美怡人，其心愉悦而心生向往，决定拜访竹林精舍。她向频婆娑罗王请求前往造访，频婆娑罗王欢喜地答应，并让大群随从陪同。

频婆娑罗王说：「去吧！去看看那丰硕的竹林，它赏心悦目，被佛陀的身光所环绕而熠熠光辉。」

为了避开佛陀，忏摩刻意选择佛陀入城托钵的时段造访精舍。当她抵达竹林精舍，见花开山麓，杜鹃歌唱，孔雀飞舞，蜜蜂采蜜，内心感到无比喜悦。此座精舍远离尘嚣，她被其寂静、幽美所摄，内心清凉欢喜。

忏摩渐次走至僧众的房舍、阁楼、行禅步道等，心想：「得见此美景，我的双眼已得到回偿！」

当她四处走动时，看见一位年轻的比丘正精勤禅修，她心想：「他年轻如春，拥有优美的色身，正值青春年华，却住在怡人的山麓。他剃发身着袈裟，舍去感官的享乐，坐在树下禅思。此贤善法，不该是已尽情享受居家生活之后，年老时才来修学的吗？」

忏摩觉醒色身实相

她推想佛陀并不在竹林精舍，佛陀的香室（Gandhakuṭi）[13]应空无一人，于是好奇地趋近佛陀的香室，想探究一番。事实上，佛陀已知忏摩即将到来而安坐在香室内等候，并以神通力变现一名美若天仙的女子，容貌更胜于忏摩。

当忏摩进入香室时，见佛陀一人喜悦独坐，犹如日出一般闪耀。佛陀身边站立一名美撼凡尘的绝世美女，正为佛陀徐徐搧动扇子。此女散发金色的光芒，眼睛与脸颊犹如莲花般纯洁，唇红齿白如素馨花，任谁见了都欣喜。她的声音犹如金铃振动，双乳呈钵形，拥有细腰、妙臀及纤细大腿，装饰甚为严好。身着红羽披肩，内着蓝色丝绸，她甜甜地微笑，美丽的容颜令人看不饱足。

忏摩见后，心想：「哇！如此的绝世美人，过去此眼从未曾见！」见此美丽不可方物之美女，忏摩自觉相形见绌。此时，她熄灭了「佛陀轻视漂亮女子」的误解，亦粉粹了自己的骄傲与虚荣。

当忏摩凝视这女子时，佛陀以神通力，让此貌美女子在她面前逐渐变得老态龙钟，苍颜白发，牙齿掉落且唾液垂涎，话语含糊不清。她的耳朵缩起，眼有白翳，乳房下垂令人厌恶，全身的皮肤起皱纹，青筋扩展至全身。她的腰背弯曲而无法挺直，需依赖拐杖支撑身体，身枯肋骨突出，接着此老妇人失去平衡，蹒跚颤抖而瘫倒在地，呻吟并喘着气。

13　香室（Gandhakuṭi）原指佛陀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的住处，后来佛陀独自居住的房子，皆可称为「香室」。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忏摩身毛皆竖立起来，生起前所未有的悚惧感，她心想：「此不净的色身令人厌恶，唯有愚者才喜爱。」她觉察自己过去是多么的愚痴，执着不净的身体，并对此色身生起厌恶。

此时，佛陀已知她的心被触动而生起出离之心，欢喜地说：「忏摩！你仔细观照这身体，它是因缘聚合而成，不净、腐朽，且充满疾病。身体时时流出不净，只有愚痴者才贪爱它。」

佛陀接着说：「你应当让心安住于不净观，修心住于一境而得禅定，念身而时时生起厌离。你的身体就如这女孩的身体一样，这女孩的身体亦如你的身体一般，无论内在或外在，对于色身应生起离欲之念。」

「你应当精进地修习无相，舍弃慢随眠。藉由了知慢心，而安住于诸行的寂静。执着于贪欲的人，他们将因贪欲而坠入轮回的瀑流，犹如蜘蛛掉入自作的网中。反之，断除贪欲的人，他们舍弃欲乐，出离居家而无求。」

忏摩！
见此聚集身，不净腐败体，
由体诸漏出，凡愚以为喜。

不净于一境，修心善得定，
汝应念汝身，时时起厌离。

此身如彼身，彼亦同于此，
无论内与外，于身离欲念。

精勤修无相，舍弃慢随眠，
慢依明解消，应行归寂静。

执着贪欲者，为贪坠瀑流，
恰如蜘蛛网，自作坠自身。
断除贪欲者，舍欲乐出家。[14]

佛陀接着说以下偈言：

耽欲随欲流，蜘蛛自织网，
断缚无着者，解脱一切苦。[15]

佛陀了知忏摩的心已调柔，随即开示《长部 • 大缘经》[16]（Mahānidānasuttaṃ）。忏摩听闻佛陀阐述甚深缘起法，忆念起宿世，她站立在该处，证得法眼净[17]，入圣者之流。

她伏身顶礼佛陀之足，并说：「一切见者！我今皈依您。悲意乐者！我今皈依您。已度轮回者！我今皈依您。甘露施者！我今皈依您。」

「世尊！我进入邪见的稠林，被欲贪所迷惑。您以善巧方便，引导我见法、喜律。众生由于尚未得见世尊，因此受苦而不乐，沉没在轮回的大海之中，经历极大的苦。」

14　《譬喻经》四 • 2 品 18 • 第 66 ～ 71 偈。

15　《法句经》第 347 偈。《法句经注释》记载，当忏摩听闻此偈的尾端，即证得阿罗汉果，忏摩证悟的情况与《譬喻经》的记载有所不同。

16　《长部》15 经。

17　法眼净：见法、知法、得法。得法眼净的圣者已断三结，即「身见」、「戒禁取」、「疑」，又作「须陀洹」或初果圣者。对法已有了体悟而超越怀疑，不必再仰仗于他人；对法已有了肯认而无所畏惧；对法已有了体证而「唯见正法，不复见我」。

忏摩向佛陀忏悔：「即使世间的怙主——那已断除忧恼、破除死亡者，正在距离我不远处，我却不前往谒见，为此过失我向世尊发露忏悔。对于与愿者、大善益友，我却怀疑为无益，由于痴迷于容色，我不前往谒见，对此过失我向世尊发露忏悔。」[18]

佛陀接受忏摩的忏悔，慈悲以微妙音声如是说：「忏摩！你站起来。」犹如甘露洒在忏摩的身上，她倍感清凉。

忏摩头面顶礼佛陀，右绕后离去，返回王宫见频婆娑罗王，并对他说：「降伏敌人者！您以善巧方便，诱使我造访竹林，此乃善妙之权宜！我生起想造访竹林精舍的兴致，于此因缘，我得见佛陀——断除贪爱的大智慧者。大王！若此是您所欢喜的，请您允许我在佛陀的教法中出家成为比丘尼。我听闻佛陀的教导，对此色身的实相已获得洞见，生起厌离。」

频婆娑罗王听了忏摩所说的这番话，从她的言行举止间，了知忏摩已是一位获得道果的圣者。他双手合掌于额头间，对忏摩说：「贤善！亲爱的王后！我今允许你出家成为比丘尼，愿你出家的意乐得以圆满[19]。」频婆娑罗王允诺她的请求，并以黄金轿子送她至尼众僧团。

18 《譬喻经》四 • 2 品 18 • 第 75 ～ 79 偈。

19 此处指证得阿罗汉果。出家的最高目标，即证得阿罗汉，频婆娑罗王如是祝福忏摩。

智慧辩才出类拔萃

忏摩比丘尼出家十五天[20]，藉由观察灯火之生灭，了知身心的实相，证得阿罗汉果，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在《譬喻经》叙述她的证悟过程：「尔时，我出家十五天，有一次见灯的生灭而感到悚惧。我对诸行生起厌离，熟悉通达缘起之相而越过四瀑流[21]，当下证得阿罗汉果。」

「我获得神变、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及漏尽通，如今再也没有来生。我获得四无碍解[22]，于佛陀的教导，生起清净智。我善巧于七清净道，对阐述论事（Kathāvatthu）无所畏惧，对于阿毗达摩[23]（Abhidhamma）透彻通达，于教法得自在。」[24]

---

20 《譬喻经》其他版本说忏摩比丘尼出家未至七个月，证得阿罗汉果。

21 四瀑流：指能使善品流失之四类烦恼，即：欲瀑流、有瀑流、见瀑流、无明瀑流。「欲瀑流」指对色、声、香、味、触五欲的希求与渴望；「有瀑流」指色界梵天与无色界梵天的希求与渴望，也是对禅那的执取，禅定将带来梵天界的再生；「见瀑流」指六十二种邪见，包括常见论、无因论、死后无想论、断灭论、现世涅槃论等等；「无明瀑流」指不了知四圣谛，即：苦、苦集、苦灭与导至苦灭之道。

22 四无碍解：法无碍解、义无碍解、辞无碍解、辩无碍解。「法无碍解」谓于一切法相、名字有无碍自在的智解，故能善于辩说；「义无碍解」谓关于一切法相、名字的义理有无碍自在的智解辩才；「辞无碍解」谓通晓一切方言而无碍辩说的智解、辩才；「辩无碍解」谓随顺众生根机而巧妙演说，令众生乐闻的智解、辩才。

23 阿毗达摩（Abhidhamma）：又称为论藏，即三藏之一。阿毗（Abhi）的意思是上等的、殊胜的、卓越的，达摩（Dhamma）的意思是法。阿毗达摩是对佛陀教法的要义，精确及系统的分类诠释，包含了四种有关于生命终极的究竟法，即心法、心所法、色法和涅槃法。

24 《譬喻经》四 • 2 品 18 • 第 85 ～ 90 偈。

忏摩比丘尼在义理及实践皆出类拔萃，在善巧教导及辩才方面尤其出色。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大智慧者，以忏摩为第一。」[25]

忏摩比丘尼在比丘尼僧团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佛陀嘉誉忏摩比丘尼之智慧，亦嘉许她在领众及教学上的出众，与神变第一的莲华色比丘尼[26]，一同被誉为比丘尼弟子的典范。

在《增支部》记载：「诸比丘！有信心之比丘尼作希求时，应作如是正当之希求，我当如忏摩比丘尼及莲华色比丘尼。诸比丘！彼等忏摩比丘尼及莲华色比丘尼，是我等比丘尼弟子之秤、之量。」[27]

《相应部 • 独女经》（Ekadhītusuttaṃ）：「汝若由在家出家而为无家者，应如忏摩比丘尼、莲华色比丘尼。诸比丘！此忏摩比丘尼及莲华色比丘尼，乃我弟子比丘尼中之秤、之量。」[28]

忏摩比丘尼与莲华色比丘尼二者，为佛陀比丘尼僧团的二上首女弟子，一如舍利弗尊者及目犍连尊者，为佛陀比丘僧团的二上首弟子。

25　《增支部》1 集 236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mahā paññānaṃ yadidaṃ khemā」。

26　莲华色比丘尼（Uppalavaṇṇā）被佛陀誉为「神变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三章「萦绕莲花的传奇」。

27　《增支部》2 集 132 经、《增支部》4 集 176 经。

28　《相应部》17 相应 24 经。

战胜魔罗邪恶诱惑

魔罗波旬喜爱扰乱修行极好的人，因为他不欢喜见到有人逃离他所掌控的权力范围。有一次，他试图诱惑忏摩比丘尼，使她修行退失，不再向往解脱涅槃。魔王对忏摩比丘尼说：

年少汝姿美，我亦为少壮，
来，忏摩！我等娱五乐。

然而，魔罗波旬却是白忙了一场，因为忏摩比丘尼已是一位清净无染的阿罗汉尼。忏摩比丘尼非但没有被扰乱，而且如是作狮子吼：

持病易脆毁，为此腐臭身，
厌恶且恼累，我根绝欲爱。

诸欲如长矛，诸蕴断头台，
汝呼为欲乐，今不为我喜。

喜贪随处灭，打碎痴闇蕴，
波旬！如是汝当知，
恶者！汝为我所败。

崇拜诸星宿，林中祭火天，
如实愚无知，不净思为净。

我礼正觉者，人中最上者，
我随师之教，脱一切苦恼。[29]

29 《长老尼偈》第 140 ～ 144 偈。

「此色身承受病之苦，易败坏且腐臭不净，令人反感且恼累，我已断除一切欲爱。诸欲犹如长矛，五蕴犹如断头台，你所谓的五欲诸乐，对我毫无快乐可言。我已断尽爱欲，黑暗愚痴已被驱散，魔罗波旬你应当知晓，你已被我所击败。」

「愚人崇拜星宿，或在森林祭拜火神，如是对实相愚昧无知，将不净颠倒为净。我礼敬佛陀正等正觉者，人中最上者，我随佛陀之教导，诸苦已尽断除。」

当魔罗波旬被忏摩比丘尼识破后，他沮丧而萎身消失。忏摩比丘尼的心无丝毫动摇，魔罗的诱惑更突显了她智慧的锋芒。

波斯匿王亲近请法

忏摩比丘尼的智慧及辩才非凡，名声传遍四方，从她与憍萨罗国（Kosala）波斯匿王（Pasenadi）一席佛法谈话中得以了知其智慧的锋利。此法谈记载于《相应部•忏摩经》[30]（Khemāsuttaṃ）。

有一次，波斯匿王在前往舍卫城的途中，晚上抵达多罗那越睹小镇（Toraṇavatthu）。为表敬意，他想趋访镇里睿智的沙门或婆罗门，因此派遣一名臣子四处打听。但是找遍小镇，那位大臣都没找到波斯匿王能趋访的沙门或婆罗门。

随后，他见忏摩比丘尼入住该镇，于是向波斯匿王禀报：「大王！在多罗那越睹，没有大王能表达敬意而趋访的沙门

30 《相应部》44 相应 1 经。

或婆罗门；但是大王！有一比丘尼名为忏摩，她是世尊、应供、正遍觉者的女弟子，那位圣尼被誉为『贤者、能者、智者、多闻者、巧说者、应辩善巧者』扬好名声，大王可对这位圣尼表达敬意。」

于是，波斯匿王前去拜见忏摩比丘尼，向忏摩比丘尼顶礼，然后坐在一面。

波斯匿王对忏摩比丘尼提问：「圣尼！如来死后，还存在吗？」

忏摩比丘尼回答：「大王！『如来死后存在』者，这不是世尊所记说[31]。」

波斯匿王又再提问：「既然如此，圣尼！那么如来死后不存在吗？」

「大王！『如来死后不存在』者，这也不是世尊所记说。」

「那么，圣尼！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吗？」

「大王！『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者，这亦不是世尊所记说。」

「然则，圣尼！如来死后，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吗？」

「大王！『如来死后，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者，这也不是世尊所记说。」

31　记说：指佛陀因弟子们的请法，而给予详细的解说，也就是分析教说，或以问答方式解说教理。

「圣尼！什么因、什么缘，世尊对以上四项问题不记说呢？」

此时，忏摩比丘尼说：「大王！既然如此，就此反问你，请依你认为适当的答案来作答。」

「大王！你怎么想？你是否有会计师、查验师或统计师，能计算在恒河的沙：『有如此多粒沙』或『有如此多百粒沙』或『有如此多千粒沙』或『有如此多十万粒沙』？」

「圣尼！不能。」

「既然如此，那么，你是否有会计师、查验师或统计师，能计算大海之水：『有如此多升水』或『有如此多百升水』或『有如此多千升水』或『有如此多十万升水』？」

「圣尼！不，这不能。」

忏摩比丘尼反问波斯匿王：「这是什么原因呢？」

波斯匿王回答：「圣尼！因为海量大且深，不可测、难计量。」

忏摩比丘尼说：「同样的道理，大王！如来已舍弃将『色』安立为『我』，如来已彻底切断其根，犹如无根的多罗树，后续不存在，是未来不再生起之法。」

「大王！如来已从『色』的安立解脱，譬如大海，是甚深的，不可测、难计量。因此并不适合说如来死后存在；亦不适合说如来死后不存在；亦不适合说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亦不适合说如来死后，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

「如来已舍弃将『受』……『想』……『行』……『识』安立为『我』，如来已彻底切断其根，犹如无根的多罗树，后续不存在，是未来不再生起之法。」

「大王！如来已从『受』……『想』……『行』……『识』的安立解脱，譬如大海，是甚深的，不可测、难计量。因此并不适合说如来死后存在；亦不适合说如来死后不存在；亦不适合说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亦不适合说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

波斯匿王对忏摩比丘尼的睿智解释感到欢喜。他从座而起，礼拜忏摩比丘尼，行右绕礼后离去。

过些时候，波斯匿王往诣佛陀之处，礼拜佛陀后坐于一面，向佛陀提问相同的那四项问题。针对波斯匿王的提问，佛陀所作的回答，与忏摩比丘尼的回答全然一模一样。

波斯匿王惊讶地对佛陀说：「世尊！不可思议！世尊！太稀有了！我曾往诣忏摩比丘尼之处询问此义，忏摩比丘尼亦同样以世尊的此文此句，向我说明此义。世尊！不可思议！世尊！太稀有了！世尊的教导与弟子的教导，在意义与字句上完全相符一致，毫不相违。」

对于波斯匿王的提问，佛陀与忏摩比丘尼给予的回答不谋而合。忏摩比丘尼的无碍辩才与甚深智慧，得到了佛陀的印证。

然而，为何佛陀针对「如来死后存在」、「如来死后不存在」、「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如来死后，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此四道问题不给予回答呢？

在世间并不存在「我」或「自我」，仅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的运作。那些尚未依四圣谛而了知五蕴的实相、对五蕴的贪爱尚未断除者，方才会生起以上四种疑问，此乃错误的邪见。然而，对于四圣谛了知者，则不再生起以上四种疑问。佛陀彻底了知圣谛，不存有邪见，对五蕴无贪爱，因此对以上四种提问保持沉默。

宿世善愿成就圆满

忏摩比丘尼的证悟与智慧并非偶然，在多生累劫的轮回中，忏摩比丘尼曾多次出家修行，并已亲近多尊佛而培植善因。由于多生累积的波罗蜜，她的智见逐渐成熟。

《譬喻经》记载，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富者之家，具有百万财富，家中闪烁种种珍宝光辉，生活具足大安乐。有一次，她前往胜莲华佛之处听法，生起净信而皈依。她请求父母连续七日以饮食供养胜莲华佛及僧团。

七日过去了，胜莲华佛在一次的法筵上，置最胜比丘尼为「大智慧第一比丘尼」。她听闻后心生欢喜，对胜莲华佛再奉侍供养，并伏身礼敬佛陀，发愿未来获得与最胜比丘尼同等的功德与殊荣。

胜莲华佛对她授记：

> 汝愿将成就，奉侍我僧伽，
> 汝有无量果。
>
>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
>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 汝名为忏摩，第一尼弟子。[32]

由此善行，她舍报后往三十三天，从该处没后，往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无论生在何处，由于善业的缘故，她皆为天后。从天界没后，她出生人间，亦是转轮圣王及国王的王后。十万劫间，她仅在天界与人间流转，在每一处皆享有幸福。

在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佛（Vipassī Buddha）出于世间，她往诣毗婆尸佛之处听闻佛陀宣说妙法而后出家。在一万年间，她在毗婆尸佛的教法中精勤修习梵行。她善巧于宣说缘起，无畏宣说四圣谛，具贤智及善辩，奉行佛陀的教导。

舍报后，她转生兜率天。由于梵行之果报，她更胜于其他天人，在该处具好名声。无论生在何处，她皆具有智慧及财富，同时具有端丽容貌，随从眷属皆训练有素。藉由修习佛陀的教导，她享有一切成就，轻易获得且顺遂心意。无论生在何处，依于自己修行的果报，她在一切处皆不被人轻视。

32 《譬喻经》四•2 品 18•第 7 ～ 9 偈。

在此贤劫中，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波罗奈富人之家。她与另外两位朋友，一同打造价值千金的庄严精舍，布施以拘那含佛为首的僧团。此两位一同布施精舍的朋友是善慧[33]（Sumedhā）与陀然（Dhānañjāni）的前生。于此布施精舍的功德，她们三人舍报后转生三十三天，具有大名声，之后出生为人亦具有声望。

于此劫中，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为刹帝利，是迦尸国（Kāsi）奇奇国王（Kiki）七位公主中的长女，名沙玛尼（Samaṇī）。公主们听闻佛陀说法，向往出家修行，然而父王却不允许。于是她们终生不嫁，以在家居士的身分修习梵行长达两万年[34]。她们住于幸福中，毕生以四资具供养奉侍佛陀。某日，迦叶佛陀说法，她听闻《大缘经》而以心领会，经常背诵此经。

奇奇国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乔达摩佛教法时期的忏摩（Khemā）、莲华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跋陀军陀罗盖萨（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昙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由于纯善动机与坚定意志所善作之业，从该处没后，她出生于三十三天，为帝释天的天后。

在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于摩达国（Madda）沙竭罗城（Sāgala），为摩达王之女。此是她的最后一生，由于过去在迦叶佛时曾听闻《大缘经》，因此在乔达摩佛为她重

33 善慧比丘尼的事迹，请参阅第一册二十二章「我欲出家，至死不渝」。

34 在迦叶佛出于世间时，人的平均寿命为两万年。

说时，她快速证得入流果，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位，从生死轮回中解脱。

忏摩比丘尼多生累劫，曾在多尊佛陀座下广修波罗蜜，在今生尽除烦恼，获得透彻圆满的智慧。其智慧之光芒，穿越时空，照耀黑暗之处，让后代女性生起鼓舞的力量。

此心能成为承载法之器，亦拥有透彻真理的能力，只要愿意勇敢地向真理迈进，每一个人皆有能力开显清净的智慧，忏摩比丘尼已经做到了！

第一册・第三章

萦绕莲花的传奇

——神变第一比丘尼——莲华色

Uppalavaṇṇā

轮回犹如生命的一幅画，倘若了解因果法则的运作，则能为此幅画填上悦意的色彩，成就人、天人的果报，乃至成就涅槃。此生命之画将如何呈现，在众多因缘之中，以「心」为关键。

源于种种不同的心，众生有种种形相、道、信解、业的差别。佛陀在《相应部 • 系绳经第二》[1]（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提及心的多种多样，更胜于畜生界的种类。譬如染工或画师，以胭脂红、郁金黄、靛蓝、深红等染料，在磨得细致的木板、墙壁或白布上，创作出种种完整且细致的男女像，同样地，未断除「我见」的无闻凡夫，使五蕴再度出生。

为何人类有优劣贵贱之差别呢？《增支部 • 末利王后经》[2]（Mallikādevīsuttaṃ）记载，拘萨罗国的王后末利夫人（Mallikā）曾向佛陀请法：「为何有些女人貌美、富裕又具影响力？有些则貌美，但不富裕也不具影响力？有些虽丑陋，但富裕又具影响力？」佛陀为她解释，美丽缘于不易怒及常无恼，财富缘于布施，影响力缘于不嫉妒。由此得知，优劣贵贱之差别皆源于业力所致。

---

1 《相应部》22 相应品 100 经。

2 《增支部》4 集 197 经。

莲华色比丘尼（Uppalavaṇṇā）在多劫的轮回中，随其善行及发愿，围绕着莲花而开展多生的传奇。她以善业彩绘轮回之画，直至最后一生彻底地解脱轮回。莲华色比丘尼是比丘尼僧团的二上首女弟子之一，尤其精通于神变，被佛陀誉为「神变第一比丘尼」。

肤色如莲貌如花

莲华色出生于舍卫城（Sāvatthī）具大财富之家庭，居家因种种宝物而闪烁光耀。她所欲求之物皆能遂愿而得，生活具足大安乐。莲华色的容貌如出水芙蓉般清丽脱俗，世间罕见。由于肤色犹如深蓝莲花之蕊，故名「莲华色」。

由于拥有美撼凡尘的容貌，她在家族中备受尊敬及爱戴。当她正值金色年华时，数百国王、王子及长者子争相提亲，他们对莲华色的父亲说：「请将你的女儿嫁给我吧！」

面对众多具有雄厚财力及权势地位者的提亲，她的父亲不晓得该如何回应，心想：「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应当想出一个善巧的方法来处理此事。」

为避免得罪任何一方，他询问莲华色：「亲爱的女儿！你是否愿意出家成为比丘尼？」

此生是莲华色的最后一生，听闻此番话语，犹如提炼百次的香油喷洒在她头上，她欢喜地说：「父亲！我将出家。」

于是，父亲向她礼敬，并将她送至尼众寺院出家，成为比丘尼。

谛观火焰得道果

出家之后，她精进培养觉知，保持正念观照身心的实相，心达安住及平舍。不久即轮到莲华色比丘尼在寺院当值，负责打扫及点燃戒堂（Sīmā）、说法堂的灯火。她在该处观察油灯的火焰，以「火遍」作为禅修所缘而进入禅定。以此禅定观照身心苦、无常、无我的实相，瞬间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此时，莲华色比丘尼出家未至十五天[3]。

她获得六种神通之中，以神变为最胜。具神变者，能一身化为无量身，无量身现为一身，或显或隐、穿墙、穿壁、穿山皆通行无碍；出没大地，犹如在水中；覆水不没，犹如在地面；结跏趺坐在空中浮游，犹如有翼之鸟；以手扪摸日月之大神力、大威力；身能自在到达梵天界。除此之外，她能隐去本来的形态，而显现童子、龙、虎、山、海、转轮王、象兵、马兵等形态。

她宣说证悟宣言，记载于《长老尼偈》：

> 知宿世所住，得获净天眼，
> 智慧知他心，耳界得清净。
>
> 我得神变智，已达漏尽智，
> 实证六神通，成就佛之教。[4]

---

3 《譬喻经》其他版本说莲华色比丘尼出家未至八个月，证得阿罗汉果。

4 《长老尼偈》第 227 ～ 228 偈。

《譬喻经》[5]记载，证得阿罗汉果的莲华色比丘尼，前往佛陀之处，礼敬佛足后无畏地宣说：「奉告大牟尼，我已度脱轮回，已得不动道，一切苦已尽。」

在佛陀及四众面前，莲华色比丘尼请求忏悔宽恕：「在佛陀的教法中具有净信的大众们，若我曾对你们有犯错之处，在如来尊前请求你们的宽恕。奉告大勇者！在流转轮回中，若我有任何过失，请世尊宽恕我。」

手扪世界如儿戏

佛陀对莲华色比丘尼说：「亲爱的女儿莲华色！向修习我的教法者，展示你的神通，今日让四众断除疑惑。」

莲华色比丘尼说：「佛陀大勇者！我是您的女儿。佛陀大慧者、光耀者！我已作诸多难行之行。我的肤色犹如蓝莲花蕊，因此名为『莲华色』。大勇者！具眼者！我是您的追随者，伏礼世尊足。」

「大勇者！请见我的神通，我将向导师您展示我的力量。」

随后，她如是向佛陀展示其神变：

> 四大海之水，置于我手中，
> 恰如小儿戏，置油于手中。

5　《譬喻经》四•2品19•第2～14偈。

拔扯起大地，置于我手中，
如童子青年，拔起灯心草。

手如轮围山，覆盖于上方，
降种种色雨，屡屡令雨下。

大地作石臼，砂石作谷物，
须弥山作杵，如童子捣碎。[6]

莲华色比丘尼将四大海洋之水，置于她的手掌中，恰如小孩游戏，手置胡麻油一般。她拔扯起大地并置于手中，宛如孩童或青年轻易地拔起灯心草一般。她的双手扩延至轮围山般大，覆盖在世界的上方，并一再降下各种不同色彩的雨水。她以大地为石臼，砂石为臼中的谷物，须弥山作杵臼，如童子嬉戏般轻而易举地将其捣碎。

如是展现神通后，莲华色比丘尼对佛陀如是宣说：「我是最胜佛陀的女儿，名为莲华色，乃神变自在者，是您教法的遵奉者。我以种种神变展示世间的导师，我宣说名字种姓，向具眼者礼足。我已获得诸神变、天耳通、他心通、能忆宿世的宿命通、天眼通，一切烦恼已断尽，不再有来生。依于佛陀的神力，我的智慧广大而清净，具足四无碍解。」

「在往昔流转轮回中，我曾值遇诸最上智者，为了今能值遇世尊您而作大奉侍。往昔所作之善业，一切累积的福德，

6 《譬喻经》四 • 2 品 19 • 第 11 ～ 14 偈。

此皆是为了您，大勇者！除去不善行，远离不能处[7]，舍弃自己的最上生命，此皆是为了您，大勇者！我布施一万俱胝[8]的财富，累劫布施生命，此皆是为了您，大牟尼！」

莲华色比丘尼随后在佛陀尊前向大众诉说她过去多生，始于胜莲华佛所累积的波罗蜜。

比丘尼之秤与量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赞许莲华色比丘尼：「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神变者，以莲华色为第一。」[9]

佛陀不仅嘉许莲华色比丘尼之神变力，亦嘉许她在领众及教学上的出众，与大智慧第一的忏摩比丘尼[10]，一同被誉为比丘尼弟子的典范。《增支部》：「诸比丘！有信心之比丘尼作希求时，应作如是正当之希求，我当如忏摩比丘尼及莲华色比丘尼。诸比丘！彼等忏摩比丘尼及莲华色比丘尼，是我等比丘尼弟子之秤、之量。」[11]

7　不能处（Abhabbaṭṭhāna）：指漏尽者不可能从事的九种行为。《长部 • 清净经》提及漏尽比丘不可能违犯九处：一、故意夺取有情性命；二、故意偷取；三、从事淫欲法；四、故意说虚妄语；五、为感官享受而贮藏物品，犹如从前在家时；六、因欲而做出错误的行为；七、因瞋而做出错误的行为；八、因痴而做出错误的行为；九、因怖畏而做出错误的行为。

8　一俱胝（Koṭi）相等于一千万。

9　《增支部》1 集 237 经。巴利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iddhimantīnaṃ yadidaṃ uppalavaṇṇā」。

10　忏摩比丘尼（Khemā）被佛陀誉为「大智慧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二章「无畏狮子吼」。

11　《增支部》2 集 132 经、《增支部》4 集 176 经。

《相应部 • 独女经》（Ekadhītusuttaṃ）：「汝若由在家出家而为无家者，应如忏摩比丘尼、莲华色比丘尼。诸比丘！此忏摩比丘尼及莲华色比丘尼，乃我弟子比丘尼中之秤、之量。」[12]

忏摩比丘尼与莲华色比丘尼二者，为佛陀比丘尼僧团的二上首女弟子，一如舍利弗尊者及目犍连尊者，为佛陀比丘僧团的二上首弟子。

与魔罗波旬游戏

在《相应部 • 莲华色经》[13]（Uppalavaṇṇāsuttaṃ）记载了莲华色比丘尼制伏魔罗的事迹。

一日清晨，莲华色比丘尼着衣持钵，入舍卫城托钵乞食。用膳完毕后，她前往日间禅坐处 —— 安陀林（Andhavana），站立在一棵开满花的沙罗树下。

这时，魔罗波旬为了让莲华色比丘尼生起恐惧、怖畏，身毛竖立而舍弃禅定，于是往诣莲华色比丘尼之处，说出此偈：

树顶盛开花，沙罗树下立，
唯独汝一人，美貌无伦比，
愚人之汝心，不惧恶者否？

此时，莲华色比丘尼如是思惟：「谁在说此偈？是人还

12　《相应部》17 相应 24 经。

13　《相应部》5 相应 5 经。

是非人？」那时，莲华色比丘尼知悉：「这魔罗波旬，欲令我生起怖畏、惧怕、身毛竖立而退出禅定，因此说出此偈。」

于是，莲华色比丘尼以偈颂回应魔罗波旬：

心恶如汝者，百千来于此，
不动我一毛，我一不怖汝。

我可隐身形，入汝之腹中，
或立汝眉间，汝不得见我。

我心得自在，善修如意足，
解脱诸结缚，我实不怖汝，朋友！

莲华色比丘尼对恶魔波旬说，即使有十万个如他一般的恶人来到面前，亦无法令她感到丝毫地颤抖或怖畏。她已运心自在，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因此说：「我不畏惧你，魔罗！我的朋友！」

魔罗波旬感到苦恼：「莲华色比丘尼已知道是我。」于是，他沮丧、悲伤，萎身隐没其身形，在彼处消失。

在《长老尼偈》亦记载莲华色比丘尼降伏魔罗的过程，偈言与《相应部》大同小异。后有此叙述：

诸欲如长矛，诸蕴断头台，
汝呼之欲乐，此为我不喜。

喜贪随处灭，打碎痴闇蕴，
波旬！如是汝当知，
恶者！汝被我所败。[14]

14 《长老尼偈》第 234 ～ 235 偈。

莲华色比丘尼述说诸欲的过患，对于愚者所谓的「乐」不感欣喜。她扬起胜利的微笑，说：「魔罗！你已被我制伏。」

佛对神通之制戒

莲华色比丘尼所具的大神变力，在佛陀面对外道挑起的神通宣战时[15]，她再次向佛陀请愿，请佛陀允许她施展大神变，以协助佛陀催伏外道。然而，当时佛陀已制戒佛弟子不得于在家人面前施展神通。

此典故记载于《律藏•小品•小事犍度》[16]（Khuddakavatthukkhandhaka）。那时，佛陀在摩拘罗山（Makula）度过第六个雨安居后，前往王舍城（Rājagaha）竹林精舍（Veḷuvana）。

当时，王舍城一名富人获得极为珍贵的栴檀木，并以此栴檀木制作成钵，置于网袋内，再以竹竿连接竹竿，将网袋挂在高达六十肘的竹竿顶上，随后宣布：「在此世间真正的阿罗汉，请腾空取下这布施之钵。」

当时，自称是阿罗汉的六师外道住在王舍城，他们听闻此消息而纷纷前往富人的住处，说：「居士！我是阿罗汉神通具足者，钵给我！」

15 《法句经注释》14 品 2、《本生经》483 经。

16 《律藏》小品•第五小事犍度•栴檀木钵（V.ii 110）。

无论六师外道如何使计，富人皆权巧且坚定地回答：「尊者！我已将此钵布施予具有神通的真正阿罗汉，若你是具足神通的阿罗汉，请亲自腾空取下此钵！」由于六师外道皆非具有神通的阿罗汉，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空手而返。

直至第七日，目犍连尊者（Moggallāna）与宾头卢颇罗堕尊者（Piṇḍolabhāradvāja）从竹林精舍外出，准备入城托钵。二位尊者在距离城市不远处，站立在平坦的岩石上着衣。

此时，尊者听见几位喝醉酒的人们说：「朋友！过去六师外道经常在各处宣称自己是阿罗汉。然而至今已过了七日，王舍城富人悬挂一钵于高达六十肘的竹竿上，并宣布：『在此世间真正的阿罗汉，请腾空取下这布施之钵。』那些宣布『我是阿罗汉』的人，尚未有一人能飞驰于空中。如今我们才知晓，世间并不存在阿罗汉！」

听见他们的言论后，目犍连尊者对宾头卢尊者说：「贤友宾头卢！你是否听见那些酒者的诋毁？他们一概而论的泛泛之谈，将影响佛陀教法的声誉。你是具有神通的阿罗汉，腾空取下那枚钵吧！」

宾头卢尊者尊敬目犍连尊者而说：「贤友目犍连！如来置您为神通第一比丘，希望您亲自作此事。我仅将在尊者不担待时，方才接下此任务。」

目犍连尊者说：「贤友宾头卢！你去取下吧！」

得到目犍连尊者的同意，宾头卢尊者进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而以神通力使他们站立着衣的那块巨石腾空。此巨石

平整地切割，犹如丝绸之布，尊者让此巨石在面积三伽乌达（Gāvuta）的王舍城上空盘旋环绕七次。犹如一大盖子，这巨石覆盖整座王舍城。

人们见巨石悬于空中而生起大怖畏，心想：「这块巨石已覆盖整座城市，我们将被压迫。」他们惊慌地拿着盘子覆头，四处窜逃。

当巨石环绕上空七次时，宾头卢尊者让城民得见他的身影。城民见尊者在上空而乞求道：「尊者！请持好巨石，否则我们将毁灭！」在城民见到宾头卢尊者的瞬间，尊者以脚趾踢抛巨石，使它回到原来的位置。

宾头卢尊者立于王舍城富人住家的上空，取下悬挂高处的栴檀木钵。富人见尊者而伏身趴在地面，恳请宾头卢尊者下降至其家。当尊者降落地面进入其屋时，富人恭敬地从尊者手中取钵，盛满珍馐美馔供养尊者。宾头卢尊者接受那栴檀木钵后，返回寺院。

当宾头卢尊者在返回寺院的途中，那些错过而未见尊者展现神通的王舍城人民，围绕着尊者乞求：「尊者！请让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得以见识你所施展的神通。」他们吵吵嚷嚷，成群跟随在宾头卢尊者的身后，直至竹林精舍。

佛陀听见寺院沸扬喧哗之声，向阿难尊者问道：「阿难！谁在高声喧哗呢？」

阿难尊者回答：「世尊！宾头卢颇罗堕尊者腾空摘下王舍城富人布施的栴檀木钵，听闻此消息的人们追随宾头卢尊者，这些喧哗声正是追随者的音声。」

佛陀得知宾头卢尊者的行为后，集合僧众并问道：「宾头卢！你以神通（Pāṭihāriya）腾空摘下王舍城富人布施的栴檀木钵，此事是否属实？」

尊者如实承认，于是佛陀呵责道：「宾头卢！这不适当，非随顺行、非威仪、非沙门行、非清净行、非所当为。为何为了这卑微的木钵，向在家人展示神通呢？宾头卢！譬如妇女为卑微的小钱，而展示腰间的围兜。宾头卢！你亦如是为卑微的木钵，而向在家人展示神通。宾头卢！如此让尚未生起信心的人不生起信心，已生起信心的人无法增益。」

于是佛陀制戒：「**诸比丘！不得向在家人示现上人法的神通，示现者堕恶作。**」佛陀吩咐比丘将该栴檀钵毁坏成粉末，作为诸比丘的眼药。随后佛陀再制另一戒：「**诸比丘！不得持木钵，持者堕恶作。**」[17]

佛陀见向在家人施展神通的过患，为了世间的利益，而对比丘立下此戒。

神变能化转轮王

外道知悉佛陀针对神通而制戒一事，心想：「沙门乔达摩禁止比丘们展现神通，相信今后乔达摩的弟子至死亦不会违犯戒律，沙门乔达摩自己亦不会再使用神通。」

他们逮到机会，在城镇街道向人们吹嘘：「过去为了维护声誉，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为了一枚木钵而展示微妙的神

17　《律藏》小品 • 第五小事犍度 • 栴檀木钵（V.ii 110）。

通，仅有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无耻地作了此事。千万别认为我们没有神通力，我们可不把沙门乔达摩的弟子放在眼里。若同修、同道们愿意，我们可直接找沙门乔达摩一较神通竞技，相信沙门乔达摩不敢接招。若他勉强答应展示一神通，我们则会以双倍的神通力战胜他。」

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听此传闻，往诣佛陀之处，问道：「世尊！您是否制戒禁止比丘展示神通？」

「是的，大王！」

「外道四处吹嘘，他们将向如来挑战神通竞技，世尊您将如何应对呢？」

「倘若外道展示神通，我亦将施展。」佛陀回答。

「但是，世尊！您不已制定禁戒，禁止施展神通了吗？」

「大王！此戒律是专为佛弟子而制，并非对佛而制。」

「世尊！是否能有戒律仅专为佛弟子而制，佛则除外呢？」

「大王！倘若如此，我将反问你，你的御园是否有芒果树及其他水果呢？」

「有的，世尊！」

「当有人随意摘采水果而食用时，你将如何处治呢？」

「世尊！我将给予惩罚。」

「你自己是否能享用这些水果呢？」

「能，世尊！当我享用自己所属之物，我理当不受任何制裁。」

「大王！譬如你的统治领土延伸至三百由旬，我的威势领土（Āṇākhetta）亦延伸至一兆世界。我不受限于任何戒律，仅有我的弟子才受限于戒律，我将施展神通。」

「世尊！您将在何时施展神通呢？」

「大王！从今日起的四个月后，在阿沙哈月（Āsāḷhā）[18] 满月之日，我将施展神通。」

「世尊将在何处施展神通呢？」

「在舍卫城城门的骞荼芒果（Kaṇḍamba，意为白芒果）树下。」

佛陀选择距离王舍城四十五由旬外的舍卫城，因为诸佛皆在该处施展双神变。此外，众多人将有机会在该处见证佛陀施展神通的事迹。

外道听闻佛陀将在四个月后，于舍卫城城门展示神通，他们顿时心慌意乱，说：「这下糟了！沙门乔达摩说那戒律是为弟子而制，并非对自己而制，而且还将亲自施展神通，我们该如何是好？」

于是，他们商议后决定误导人们，紧紧尾随着佛陀。若人们见状问道：「你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将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将与沙门乔达摩较量神通，现在他却逃离我们，我们不希望他逃走，只好紧紧跟随着他。」以赢得人们的尊敬。

18　阿沙哈月（Āsāḷhā）大约在六月至七月之间。

在大历一〇九年孟春月[19]（Phagguṇa）满月日，佛陀与比丘众在王舍城托钵后，离开王舍城。众人见佛陀与比丘众出王舍城，问道：「世尊要前往何处呢？」

比丘们回答：「世尊将前往舍卫城城门处，为摧破外道而显现独一无二、唯有佛陀才能展示的双神变（Yamaka pāṭihāriya），为此而行。」

大众说：「唯有佛陀才能展现的神通，实在未曾有，我们将前往观赏。」于是数十万民众纷纷离开自己的家户，跟随在佛陀的后方而行。

外道们亦按照他们之前所讨论的那般，紧紧尾随着佛陀。佛陀留宿之处，他们亦在该处留宿；佛陀用膳之处，他们亦在该处用膳，步行及停歇的时间皆与佛陀同步。众人问外道：「你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便依之前所约定般地作回应。

佛陀步行四十五由旬而抵达舍卫城，住在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外道亦同时抵达舍卫城，为了造势而挥霍一万金建造一座阁楼，以金合欢木为柱，饰以莲花，宏伟及壮丽，宣称：「我们将在此处展示神通。」

拘萨罗国波斯匿王（Pasenadi）往诣佛陀之处，问道：「世尊！外道已建立一座阁楼。我希望得到世尊的允许，为您建筑阁楼。」

19　大历一〇九年相当于西元前 583 年；孟春月（Phagguṇa）大约在二月至三月之间。

「大王！你不必建筑阁楼，此事均已安排妥当，已有施者准备建造。」

「世尊！在我之外，是否尚有人具此能力，为世尊建筑阁楼？」

「大王！在我展示神通的场所，帝释天将作十二由旬的楼阁，由宝石所造。」

「世尊将在何处施展神通呢？」

「在骞荼芒果树下。」

外道们听说「沙门乔达摩将在骞荼芒果树下展示神通」，他们感到震惊不已，不惜投掷大量钱财，请人砍伐舍卫城周边一由旬内所有的芒果树，即使仅是幼小树芽亦不留，好让佛陀无法展示神通。

在阿沙哈月满月日，佛陀与比丘众在午前进入舍卫城托钵。当时，御苑的园长名为骞荼，在芒果树上的红蚁旧巢处发现一颗熟美的芒果，他驱走被芒果香味吸引而来的乌鸦，摘下芒果而想献给国王。然而，在前往王宫的途中，经过城门而遇见佛陀，骞荼心想：「倘若将此芒果献给国王，最多仅获十六至十八枚钱币，不足以让我在此生存活。但若供养佛陀，那将带给我长久的利益与安乐，帮助我从永无止境的轮回中解脱。」如此思惟后，他将这颗芒果供养佛陀。

佛陀接受此芒果而坐于该处，阿难尊者将该芒果挤压，取出芒果汁供养佛陀。佛陀饮用完毕后唤来骞荼，对他说：「骞荼居士！挖掘土地，将此芒果核种植在此处。」

当騫荼将芒果核种植后，佛陀在植种处上方清洗右手。瞬间，那果核自动破开发芽，长出如锄柄般粗的绿芽，在众多人围观之际，逐渐长大成高达百肘的大芒果树，从主干分出四枝树干，第五枝树干往上延伸，各树干长达五十肘。在众人围观的瞬间，此树开花结成果实，蜜蜂纷纷群集，树上果实累累，耸立在天空中。

「即种即长！太神奇了！」騫荼惊叹地呼叫，他立即从树上摘下金黄色的芒果，以虔诚欢喜之心，供养在场的比丘僧众。

波斯匿王得知如此壮硕高大的芒果树神奇地在瞬间长出，命令人不得砍伐，并派侍卫守护。由于此芒果树由騫荼所种，因此命名为「騫荼芒果树」，这即是佛陀当初告知频婆娑罗王及波斯匿王的「騫荼芒果树」。

一些薰酒的人们亦满足地享用騫荼芒果树上的芒果，他们谴责外道卑鄙的动机：「哈！你们这些无赖的外道！出于恐惧而将一由旬内所有的芒果树连根拔起，担心沙门乔达摩在白芒果树下施展神通。但是，看！这騫荼所种的芒果树，才是神通即将施展之处！」他们如此说后，将吃剩的芒果核丢向外道。

此时，帝释天命令风神吹起狂风，将外道的楼阁连柱拔起，扔至垃圾堆。帝释天亦命令太阳神让太阳宫殿下沉些许，灼热地曝晒外道之处，再令风神在该处卷起大风、雨神降下大雨及冰雹。六师外道们看起来犹如身体遍布白、红斑点的公牛，他们全身沾满尘土，狼狈地四处窜逃。

六师外道的其中一位外道导师名为富兰那迦叶（Purana Kassapa），他的信徒是一名农夫，这农夫心想：「我的老师展示神通的时间已至，我将前往观赏。」于是，他带着盛满乳糜的大壶及绳子抵达外道的楼阁处。当他看见富兰那迦叶狼狈窜跑时，问道：「尊者！我来看你施展神通，你要去哪儿呢？」

外道富兰那迦叶回答：「神通有什么好？将你的大壶及绳子交给我！」领了绳子及大壶，外道富兰那迦叶直接前往河川，将大壶盛满沙并系在自己的脖子上，投河自尽，死后堕于无间地狱（Avīci）承受大苦。

傍晚时分，帝释天熟思：「佛陀将在今日施展大神通，这是我等的责任，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七宝，建造适合世尊施展神通的场所。」于是速令毗首羯摩天（Vissakamma）以七宝建造十二由旬的大阁楼，并覆以青莲花。

佛陀在傍晚时分走出香室（Gandhakuṭi），前往毗首羯摩天所建造的阁楼中，坐在一由旬的宝石座上，此座翳以三由旬的白宝盖。

自佛陀向频婆娑罗王宣布施展神通之事以来，此消息已传播四方。如今所有的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皆已聚集在佛陀即将施展神通之处。佛陀四方围满的人群已各延伸至十二由旬，圆周已达七十二由旬。一万世界的天人亦前来聚集。

此时，一些具备大神通力的四众弟子在佛陀尊前礼敬，为让佛陀不为外道挑衅之事劳累，而恳请佛陀允许他们代为展示大神通，人们见后将说：「连佛陀的弟子都能展现如此精湛神变，况复佛陀？」这些具大神通而向佛陀请愿的弟子中，包括：阿那含圣者迦罗尼女居士（Gharaṇī）、阿那含圣者小给孤独男居士（Culla Anāthapiṇḍika）、七岁童女慈罗（Cīrā）、七岁童子纯陀（Cunda）、莲华色比丘尼及目犍连尊者。

莲华色比丘尼对佛陀恭敬礼拜后说：「世尊！若您同意，我将展示神通。」

佛陀问：「你将展示什么神通呢？」

「我将变现长达十二由旬、圆长三十六由旬的随从围绕着我，而我将以转轮圣王之身来至世尊面前，向您礼敬。」

《长老尼偈》记载如下：

一车四马驾，吾以神通演，
礼敬佛陀足，世间之怙主。[20]

「我知道你的神力。」但是佛陀回绝所有弟子的请求。

此时，佛陀变现宝石步道，以一万世界的须弥山为柱，延伸至世界东方及西方的尽头。此宝石步道横宽十二由旬，步道两边饰以黄金，中间铺满宝石，其他架构亦以细如沙石的宝石所成。在宝石步道四方各延伸十二由旬的人群之中，佛陀施展诸佛如来才能显现、与诸弟子不共的双神变。

20　《长老尼偈》第 229 偈。

佛陀从上半身喷出火焰，从下半身喷出水；从下半身喷火，从上半身喷水；从前半身喷火，从后半身喷水；从眼睛、从耳朵、从鼻子、从肩膀、从手、从侧面、从脚、从手指、脚趾，乃至从每一身毛喷火、喷水，从每一毛孔喷火、喷水。

佛陀全身散发深蓝、金黄、赤红、白、深红、极光净六色光芒，色彩缤纷、波澜壮阔；佛陀让光明遍照一万世界，藉由佛陀的神力，人类因此得见一万世界上至色究竟天（Akaṇiṭṭha Brahmaloka），下至八大地狱及八小地狱的所有情况，亦见前来该处的一万世界之天人、梵天正合掌礼敬佛陀、赞扬佛陀的功德。

施展神通的间中，佛陀观察如海般的广大群众，每一位观众的心，并行于宝石步道上宣说相应的佛法。随后佛陀观察是否有人堪为提问者，提问佛陀想宣说的佛法。佛陀观察而得知并无人堪作提问者，于是化现同样的佛陀化身，一位、两位、百位，相互之间提问及作答。化身佛在彼此问答时呈现不同的姿势，或行、或立、或坐、或卧，奇妙无比且极为壮观。

二亿的人、天人、梵天得见佛陀施展双神变、听闻佛法而证得道果。佛陀施展双神变后，前往三十三天为母亲摩诃摩耶（Sirī Mahāmāyā Devī）宣说阿毗达摩（Abhidhamma）。当时，摩诃摩耶已是兜率天的天人，名为「善喜足天子」（Santusita）。[21]

21　佛陀在三十三天为佛母说法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一章「圣洁尊贵的佛母」。

即使被佛陀誉为「神变第一」的莲华色比丘尼，见佛陀施展唯有如来才能显现的双神变，亦惊叹未曾见闻如此壮丽之光景，实在不可思议、未曾有，而赞叹称扬如来的功德。

轮回画里之色彩

莲华色比丘尼在多劫的轮回中，从她的生命与佛法接轨的那一刻起，随着善行及发愿而开展多生的传奇，与莲花息息相关。她如此描绘生命之画[22]：

在十万劫昔，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莲华色比丘尼出生于富者之家。有一次，她往诣胜莲华佛之处听闻佛法，见佛陀赞誉一位比丘尼，并将她置为「神变第一比丘尼」。她听闻后心生欢喜，冀望在未来获得如该位比丘尼般的功德与殊荣，于是邀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接受七日的饮食供养。在第七日，她将七束莲花置放于佛足，发愿未来获得「神变第一比丘尼」的殊誉。佛陀为其授记，她的愿望将在未来成满。

她终生供养佛陀及僧团，从该处没后转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没后，她出生为人，在那一辈子献上莲花，并以饮食供养辟支佛。

在九十一劫前，在毗婆尸佛（Vipassi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于波罗奈（Bārāṇasī）富者之家，拥有百万财富。她诚邀以佛为首的僧团至家中接受饮食供养，作广大供养后

22　《譬喻经》四 • 2 品 19 • 第 24 ～ 63 偈。

以莲花献佛，祈愿获得犹如莲花般的殊容姿色。从该处没后，她出生为天人，随后在人间与天界流转。

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为刹帝利，乃迦尸国（Kāsi）奇奇国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第二，名为沙玛那古达（Samaṇaguttā）。奇奇国王是迦叶佛的护持者，他的七位公主对佛法十分敬重。虽然公主们向往出家修行，然而奇奇国王并不允许。于是她们过着清净的梵行生活长达两万年，精进修习佛法，建寺护持比丘僧团。

由于此善业，她舍报后往三十三天。奇奇国王的七位公主即是乔达摩佛时期的忏摩（Khemā）、莲华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跋陀军陀罗盖萨（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昙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从该处没后，她出生在人间一户贫困的家庭，为获得郁金布制成的衣裳而至富人家工作领薪，未至三年终于获得郁金之布。然而她见一位阿罗汉比丘的袈裟破烂不堪，随即将珍贵的郁金布供养阿罗汉比丘作为袈裟，并发愿获得无上丽容。从该处没后，她出生于阿利达布罗城（Ariṭṭhapura），为提利达瓦迦（Tirīṭavaccha）之女，名为乌玛丹提（Ummādantī），具有无上皎好的姿容，端丽达于极致。[23]

23 《本生经》527 经。

足下生莲之愿望

从该处没后，她出生在乡村为农夫之女。一日清晨，她在前往稻田的路上，见一座池塘莲花盛开，于是她进入池塘摘些莲花及莲叶。随后她前往稻田割取稻米，在农舍将粳米爆成米花，细算粳米花的数量一共有五百颗，随即将粳米花置放于莲叶上。

此时，有一位辟支佛从灭尽定出定，腾空并降落在农夫之女的不远处。农夫之女见辟支佛，即刻前往农舍取粳米花及莲花，并将粳米花放入辟支佛的钵中，再覆以莲花作为供养。

当辟支佛离开不久后，她心想：「对一位修行人而言，莲花有何用途？我还是取回那些莲花来装饰自己吧！」

于是她追上辟支佛，并从他手中取回莲花。此时，她又生起此念：「倘若辟支佛不需要花朵，他将在一开始就拒绝接受我的献花。然而尊者却允许我将花朵置放于他的钵内，显然他已接受我的供养。」

于是，她又再度将莲花置放于辟支佛的钵内，恳求忏悔，并说：「尊者！愿我布施粳米花的功德，让我在未来能拥有如粳米花数量般多的五百孩子；愿我布施莲花的功德，在未来世每走一步皆有莲花从我的足下而生。」

在她的注目下，辟支佛腾空返回香醉山窟（Gandhamādana），并将她供养的莲花置放于难陀姆罗山窟（Nandamūlaka）入口，一处辟支佛们常用的阶梯下作为足垫。

由于此布施功德，她从该处没后化生于天界，每走一步皆足下生莲。

莲花化生之王后

天界舍报后，她出生在人间，于山脚下的大莲池中含苞化生。在此大莲池附近居住一位隐士，某日清晨他至莲池洗脸时，见此池中有一特大的莲花苞，心想：「这莲花苞长得异常大，其他较小的莲花苞皆已盛开，唯独它尚含苞待放，这必定有原因。」于是他踩入池中将此莲花苞摘下，瞬间莲花苞在他手中绽放，莲花中竟然躺卧着一名女婴。

隐士见此可爱的女婴，父爱油然而生，连同莲花将女婴带至他的住所，决定将她抚养长大。由于女婴的福德，奶汁自然从隐士的拇指间流淌喂饱婴儿。当婴儿躺卧的莲花枯萎后，另一朵新的莲花将置放于婴儿躺卧之处。

当女孩长大至能步行奔跑的年龄时，她每走一步，足下即生出一朵莲花。她的肤色如藏红花般晶莹透光，超越凡人所拥有的美色，隐士将她取名为帕杜玛娃帝（Padumavatī）。当隐士至森林采集野果时，她独自留在住处。

帕杜玛娃帝步入青春年华时，有一次，隐士一如既往地到森林采集野果，留下她独自在森林的小屋里。此时，一名猎人见到了她，心想：「在人类当中，不存在如她一般姿色的女孩，我将了解她究竟为何者？」于是他坐在该处等待隐士归来。

当隐士归来时，女孩到门外提隐士手上的水壶及木杖，让隐士坐下并亲切地服侍他。此时猎人确定这女孩是人类，他进入屋内向隐士礼敬，并坐在一旁。隐士见有客人，友善地以各种水果款待，随后问道：「先生！你将居住在森林，抑或返回住处？」

「尊敬的隐士！我将返回住处。」猎人说。

「你离开此处之后，对你今日遇见这女孩之事，能否不对外宣说？」隐士问。

「倘若您不愿意，为何我要道出呢？」猎人礼敬隐士后离开该处，并在回程沿路的树干上刻下记号，以便认得此路。随后，他进入波罗奈城觐见国王。国王问：「你何事到此处来？」

「大王！我是一名猎人，我到此处向大王禀报，有关山脚下一名如珍宝般珍贵的女人。」他一五一十地向国王报告在森林所见之事。国王对此事深感兴趣，他立刻率领随从步入森林，并在隐士住所的不远处扎营，等待隐士用膳完毕后，即率领几名随从直往隐士的住处。

国王向隐士礼敬及问好，并供养隐士所需的四资具必需品，说道：「尊敬的隐士！您住在此处有什么好？随我一起到城市去吧！」

「大王！我不去，你且离去吧！」隐士回答。

「好的！隐士！我们将离开。但是我听说您的住处有女人，女人与隐士一起生活并不妥当，请让她随我而去吧！」国王说。

隐士皱眉而说：「人心难测，欲取悦多人、令众人满意，此事难为！我的女儿如何能适应王宫众多妃子及宫女的生活？」

「隐士！我将封她为王后，成为众中最上者，她将得到良好的照顾。」

隐士唤来自己的女儿：「亲爱的帕杜玛娃帝！」女孩听见父亲的呼唤，即从房舍中出来，向父亲礼敬后站立一旁。隐士对她说：「你已长大成人，从国王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此处就不宜再留你了，你跟随国王去吧！」

「好的，父亲！」女孩听后站在该处哭泣。

国王心想：「我得赢得她父亲的欢心。」于是留下堆积如山的金银、宝石在隐士的住处，并在该处册立帕杜玛娃帝为王后。随后，国王带着帕杜玛娃帝进城。

自从帕杜玛娃帝进宫之后，国王几乎不再看其他的女人，唯独帕杜玛娃帝王后能令他欢愉。国王的五百王妃心生嫉妒，进言：「大王！王后并非人类。大王曾几何时见过人类当中有步步生莲者？她一定是妖，她是危险人物，大王必须将她遣出王宫。」国王听后沉默不语。

后来，帕杜玛娃帝怀孕了，当时疆土边境有动乱，国王留下帕杜玛娃帝在宫中，自己前往边境抚平战乱。王妃们逮到机会，对帕杜玛娃帝的侍从行贿赂：「当她的孩子出世时，立即将孩子移开，以染有血迹的木头取而代之。」

当帕杜玛娃帝分娩时，她产下在胎中的男婴摩诃巴杜玛王子（Mahāpaduma），另外四百九十九名男婴王子，则从她产儿所流出的血液中湿生[24]，一共五百名王子诞生。

侍从心想：「我得在王后恢复意识前行动。」于是，她将染有血迹的木头置放在王后身边，并传递讯息给其他王妃。五百王妃到该处各盗走一名婴儿，将婴儿置放于木箱内密封。

当帕杜玛娃帝恢复意识后，她问侍从：「我的孩子呢？」

侍从皱眉反驳道：「王后曾几何时有过孩子呢？这是您产下之物！」说着，将染有血迹的木头递至她的面前。

帕杜玛娃帝十分难过，说：「快将它拿开！」侍从迅速服从命令，佯装急切想维护王后的荣誉而将木头砍成段块，丢入火炉中焚化。

此时，国王从边境归来，在城外扎营等候吉祥时刻入城。五百王妃到城外面见国王，并说：「大王！您不相信我们对王后的言论，您且询问王后的侍从，王后产下了一块木头。」

国王听信她们的言说，召见服侍王后的侍从询问，在未详加查证之下，就下了定论：「王后并非人类！」于是下令将她逐出王宫。

帕杜玛娃帝被逐出王宫，莲花不再从她的足下而生，肤色亦失去了光芒。她沦落街头而被好心的老妇人收留。

24　湿生：亦作因缘生。由湿气而生之意，如蟋蟀、飞蛾、蚊虫、蠓蚋、麻生虫等及某类人、龙等，彼等依粪聚、注道、秽厕、腐肉、陈粥、丛草、池沼、江河等润湿之地出生。

五百王妃使计得逞，对国王说：「大王！当您前往动乱的边境，我们向恒河之神祈愿，倘若大王您平安归来，我们将在恒河以祭祀供奉。」国王听了欢喜，同意在恒河举办祭祀。

五百王妃各自将装有婴儿的木箱暗藏在宽松的浴衣之中，当进入河川时，顺手将木箱放入河中。庆幸地，这些木箱顺水而流，被撒在河中的大网所困。当国王在河川沐浴完毕时，渔父将撒在河中的大网收起，他们惊讶地发现此五百木箱，于是交给了国王。

国王问道：「这些木箱内装有何物？」

「大王！我们并不知晓，只觉得怪异。」

于是，国王吩咐他们将箱子打开。首个被打开的木箱内，正是婴儿摩诃巴杜玛王子，每一个被打开的木箱里皆躺着一名婴儿。由于王子们过去的波罗蜜，他们被放入木箱以后，奶汁自然从他们的拇指流出，以喂饱自己。

为了清除国王心中的疑惑，帝释天在木箱内刻了讯息：「这些婴儿为帕杜玛娃帝王后所生，他们是波罗奈国王之子。对王后生起怨恨的五百王妃及同谋，将王子们放入木箱而投入水中，波罗奈国王应知此事。」

国王恍然大悟，抱起摩诃巴杜玛王子而下令：「来人！快备马车！我将入城向我的王后表达爱意。」

国王匆匆赶至城内，进入王宫，下令让御象在国内巡回，并将装有千金的袋子挂在御象的脖子上，请使者击鼓宣布：「谁能寻得帕杜玛娃帝王后，将获得国王赏赐的千金。」

帕杜玛娃帝听闻宣布后，对收留她的老妇人说：「母亲！您从那御象的脖子上取下那袋金币。」

「喔！女儿！我不敢那么做。」妇人回答。

帕杜玛娃帝催促老妇人二、三次，老妇人终于开口：「喔！女儿！我取下那袋金币后，该说些什么呢？」

「母亲！您且说：『我见到了帕杜玛娃帝王后』。」

于是，老妇人勇敢地取下御象脖子上的金币。侍卫问道：「妇人！你确实见到帕杜玛娃帝王后吗？」

「我并未亲眼见到王后，但我的女儿见到了。」

「您的女儿在何处？」老妇人引导侍卫至家中，侍卫们认出帕杜玛娃帝王后，纷纷下跪。老妇人至今才知悉少女的真实身分，出于爱护而训斥她：「这高贵的女士如此轻率行事，尽管持有王后的尊贵身分，却选择在如此卑微的地方生活、无人服侍。」

侍卫在王后的简陋住处围绕白帘，加强守卫，并派遣一人向国王禀报寻获王后的消息。国王听了雀跃欢喜，下令以黄金车乘迎接帕杜玛娃帝王后回宫。然而，帕杜玛娃帝坚持道：「我不以如此的方式离开此处。从此住处至王宫的道路上，请铺上高贵精致的地毯，沿路覆以黄金装饰的宝盖。我将以王后的盛装步行至王宫，让所有城民见识我的尊贵。」国王满足帕杜玛娃帝的每一项心愿。

当帕杜玛娃帝饰以王后的盛装后，她宣布：「现在我将前往王宫。」她每走一步，莲花即从精致的地毯上盛开绽放，

所有城民皆见识她的荣耀，她以如此之殊荣步入王宫。帕杜玛娃帝将精致的地毯赠予老妇人，作为对她的回馈及感恩。

国王唤来伤害她的五百王妃，并对帕杜玛娃帝说：「我的王后！我赠予你此五百女人作为奴隶。」

帕杜玛娃帝回答：「大王！请让举城人民知晓，您将此五百女人赠予我。」

于是国王下令使者击鼓宣布此事。当此事已被所有人知晓后，帕杜玛娃帝问道：「大王！我是否有权力让我的奴隶恢复自由身？」

「王后！你有权力对她们作任何事。」

「大王！请使者再击鼓宣布，赠予帕杜玛娃帝王后的五百奴隶，王后已让她们恢复自由身。」

帕杜玛娃帝让恢复自由身的五百王妃养育四百九十九位王子，自已则亲自养育摩诃巴杜玛王子。

当王子们逐渐长大至活泼奔跑的年龄时，国王为他们在御花园内提供种种游乐玩物。当王子们满十六岁时，有一次，他们聚在御花园的莲花池塘游戏，观察池塘中的莲花盛开及凋零的情况。由于过去的波罗蜜，此景触动他们的心。他们端坐而思惟：「连这些仰赖阳光及养分而生长的莲花，都经历凋谢及凋零，更何况是依赖业、心、食及时节的身体。此身不可能不经历老死。」

他们以此作为禅修所缘，观照无常而了知身心的实相，在无人教授下，他们皆证得道果，获得辟支佛的智慧（Paccekabodhiñāṇa），成就辟支佛的果位。

五百王子从座而起，以神通各结跏趺坐于一朵莲花之上。傍晚时分，侍从们提醒：「王子们！时候不早了，该返回宫殿了。」五百辟支佛沉默不语。

于是，侍从前往宫殿向国王报告此事：「大王！王子们各端坐在一朵莲花之上，当我们对他们说话时，他们沉默不作答。」

国王仅说：「随他们的意愿而坐。」

于是，五百辟支佛在侍从们彻夜守护下，端坐在莲花之上直至拂晓时分。当清晨曙光初现，侍从再度趋近王子，并说：「王子们！是时候该返回王宫了。」

五百辟支佛说：「我们已不是王子，我们是辟支佛。」

「王子！这事可重大了！辟支佛并不像您们这般，他们的头发及胡子仅有二指长，身上备有隐士所需的物品。然而您们依然是王子的装束，须发尚长，佩戴王子的装备，怎能说您们是辟支佛呢？」侍从们依据自己对辟支佛的认识而作此言。

端坐在莲花上的五百辟支佛以右手轻抚头，在那一瞬间，他们即现辟支佛的外相，备有隐士所需的八种必需品。在众人的注目下，他们集体腾空飞往香醉山窟的方向。

帕杜玛娃帝亲眼目睹自己疼爱的孩子们腾空飞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在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儿子，悲伤地哭泣，心想：「我曾有众多孩子，如今我变得膝下无子了。」她的心被悲伤占据，郁郁而终。

供养五百辟支佛

从该处没后，她出生在王舍城仙吞山（Isigili）附近的一座村庄，随后嫁入夫家。一日清晨，她为丈夫送粥饭至田地，见八位辟支佛飞空而过。她急忙奔跑至田地，告诉丈夫：「看！他们是辟支佛！让我们邀请辟支佛接受饮食供养吧！」

她丈夫回答：「亲爱的妻子！那些是被称为『飞翔的碧库（Bhikkhu）』之鸟类，在其他地区亦存在。他们不是辟支佛，仅是奇异的鸟类。」

在他们夫妻俩谈话议论之际，八位辟支佛降落于地面，站立在距离他们不远处。她欢喜地将自己的食物供养辟支佛，并作出邀请：「明日请八位圣者接受我的饮食供养。」

「善哉！明日你仅需准备八份饮食、八个座位，但是若你见到除了我们之外的众多辟支佛，你的信心将更为增益。」八位辟支佛接受她的邀请。

翌日，这位过去生为辟支佛母亲的女人，恭敬地准备了八份饮食及八个座位。

那八位辟支佛前往其他辟支佛之处，对他们说：「今日不前往他处托钵，让我们一同利益我们的母亲。」辟支佛们皆同意。五百辟支佛腾空并降落在前世为辟支佛母亲的女人家门前。

女人见五百辟支佛出现在她家门前，她毫不犹豫地邀请他们进入屋内应供。辟支佛们依序坐下，当八个座位坐满后，辟支佛以神力变现另八个座位，屋内的空间亦随之增大。当

所有的辟支佛都坐好后，她以八人份的饮食供养辟支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所供养的饮食却足够让每一位辟支佛食用饱足。

随后，她将八束深蓝色的莲花置放于最先邀请的八位辟支佛足上，发愿：「尊者！无论我出生在何处，愿我的肤色如深蓝莲花之蕊一般。」

辟支佛随喜母亲的功德，腾空飞往香醉山窟。她一生持续行善，舍报后转生天界。

最后一生俱精彩

莲华色比丘尼在多生的轮回中经历苦与乐，受多种苦、享多种福，直至此最后一生，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舍卫城富人之家。由于她的肤色如深蓝莲花之蕊，因此被命名为「莲华色」。最后一生，她终于圆满十万劫前的心愿，达到无学的果位，被佛陀誉为「神变第一比丘尼」，成为比丘尼僧团的二上首女弟子之一。

无尽的轮回中，生命之画应如何描绘呢？尊贵的出生、不凡的样貌……生命所求的一切，皆随着善行及发愿而成就。莲华色比丘尼过去世求子及求美色之愿纵然达成了，然而她所经历的生命之苦却未递减，甚至因失去孩子郁郁而终。然而，她追求出世间之愿，却让她终止了轮回而获得大乐。

以三宝为对境，行广大善行之后的发愿，皆将在某一世圆满达成。以善行铺陈生命之画，细细描绘出世间的道路，唯有光明的解脱之道，才能为绵绵不绝的轮回之苦画下终点。

第一冊・第四章

绝处逢生的奇迹

——持律第一比丘尼——波吒左罗

Paṭācārā

生命有许多起伏与苦乐，由于一些信念与依靠，我们总有让自己坚强的理由，那或许是对家庭的责任、对孩子的寄托、对事业的坚守等等。然而，这些依靠是不稳定的，无常总会侵袭我们所认为属于自己的一切，我们既无法主宰，也无从守护。

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支柱与依靠全失，生命发生巨大的转变，悲伤与绝望粉碎所有的认知。此时，切勿惧怖忧虑，这正是觉醒的音声响起的时刻，是我们的心，真正找寻永恒依靠的时机。

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的事迹，成为我们面临绝境的最佳鼓舞。她先后遭遇了失去丈夫、孩子、亲人等接二连三的重大打击，而被击垮崩溃了。然而，值遇佛陀而听闻佛法，她彻底从无止尽的轮回梦里觉醒，以自己的智慧及经历帮助众多女性证悟，佛陀将她誉为「持律第一比丘尼」。

轮回泪如四大海

波吒左罗出生于舍卫城（Sāvatthī）富者之家，享有富贵荣华及大财富。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却爱上自己家中的男仆。然而父母为她安排婚事，打算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富人儿子。

在订婚的前一天，她对自己所爱的男仆说：「从明天开始，即使你敲我的房门上百次，亦无法再见到我了。倘若这对你而言是值得的，请立刻带我离开此处，我们一起走吧！」

那名男仆听了说：「好！就这么办！」

男仆匆忙带了丁点储蓄及实用物品，立即带她逃出城外，在距离舍卫城三至四由旬外的一座村庄落脚，建起小屋。

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与爱人私奔，她的生活因自己一念的选择，而有了巨大的转变。向来如温室花朵般被服侍的她，如今却得承受日曝风寒，日日过着贫苦的农耕生活。但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再艰苦的日子也得咬紧牙根承担苦果。

后来她怀孕了，她对丈夫说：「夫君！为平安地生下孩子，此处没有庇护，让我们回到我的父母家吧！」

她的丈夫是个胆怯的人，不敢承担返回主人家所将面对的惩罚与毒打，于是一再拖延：「明天我们去吧！」、「后天我们去哦！」他犹豫不绝，迟迟无法决定启程的时间，让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

波吒左罗知道丈夫没有送她回家的意愿，于是决定：「我将自己返家见父母。」她趁丈夫外出耕田时熘出家门，启程回家。

丈夫从田里回来找不到她，询问邻居才得知她独自回娘家去了。对妻子深感怜悯，他心想：「这出生在良家的女孩，因我而受苦。」内心愧疚不已，疾速追赶前去，最终跟上她的步伐。在途中，她腹中的男婴等不及回到娘家就出世了。孩子平安诞生，已无任何返回娘家的理由，于是他们抱着孩子回家。

在怀第二胎时，她再次请求丈夫带她回娘家待产，丈夫如前再度拖延时间，于是她自行带着孩子出走。丈夫随后亦追赶前去，在途中见到她时，她已诞下第二名孩子。在他们见面的那一刻，大雨突然滂沱而下，风雨雷电交加，她对丈夫说：「夫君！这场不合时令的暴风雨降临了，请努力建造一座避风所。」

丈夫说：「好的！」

他急忙四处找寻树枝，搭建一座暂时遮蔽风雨的简陋棚子，接着他说：「我去找些茅草覆盖屋顶。」于是前往大丘垤，在丘垤附近拉出野草。此时盘卷在丘垤内的眼镜蛇被激怒，从穴里窜出咬了他一口，剧毒顿时进入血液，迅速蔓延至全身，他倒下毙命于林野中。

可怜的波吒左罗，彻夜心急如焚地在棚子内等待：「待会他将回来，他即将归来。」然而，她始终没有等到丈夫的身影，于是喃喃自语道：「他一定想着：『这女人现在最无助了』，将我抛弃而独自离开。」

她刚诞下第二名孩子，用羸弱的身子护着婴儿及孩子一整夜，直至大雨已过，黎明曙光破晓。她将婴孩抱在手上，一手牵着儿子，缓缓地循着丈夫的足迹，寻找他的身影。在丘垤旁，她发现丈夫僵硬的尸体，悲伤地哭泣哀号：「因为我的缘故，这男人死了！」她为他的死亡百般内疚自责。失去丈夫为依靠，她悲伤地带着孩子继续前往回家的路。

走了一段路，他们来到河边，河水因下过大雨而暴涨至腰际，水流湍急。她心想：「我无法同时带着两个孩子渡河。」于是她将长子放在岸边，先把幼儿抱至对岸，让他躺在布上，再度返回河中，想着：「我将接我的长子过来。」

当她在河的中央时，一只大鹰以为那婴儿是一块肉，从天上俯冲下来，直往婴儿的方向扑去。她在一旁惊吓地大声尖叫，挥动着双手尝试把大鹰赶走。长子在岸边看见母亲停在河中比手势，又听见母亲叫喊，误以为母亲唤他渡河，于是一脚踏入河中。她眼睁睁地看着长子被急流卷走，淹没在湍悍的河水中。在还来不及回到婴儿那岸，大鹰用其长爪抓起婴儿飞上天空，她阻挡不了婴儿成为大鹰的猎物。

瞬间失去了两名孩子，她痛不欲生，泣下交颐，久久不能自已。她喃喃自语：「我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丈夫也在途中身亡。」一天内接二连三的不幸，让她已濒临疯狂。现在唯有父母家人是她的唯一依靠，她忍着悲痛继续前往舍卫城。

在抵达舍卫城时，由于悲伤过度，她找不到自己的家，于是向路人询问：「此处有某某家庭，请问那户住家在何处？」

路人回答：「即使找到那户人家又有何用呢？他们居住的房屋已在昨日的暴风雨中倒塌，屋内所有人已被活埋，尸体全在同一座葬堆中被焚化。」路人指向不远处的焚化场。

眼见焚化场升起的袅袅青烟，她喊道：「什么？你说什么？」这是她唯一能吐出的话语，由于过度悲伤，她昏厥在地。

当她甦醒过来时，已失去理智，不顾礼节地扯破衣服赤裸行走，徬徨无助地像小孩一般哭泣。她失魂落魄地走到父母、亲人的焚化场，说着：「我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丈夫在途中身亡，父母及兄长在同一座葬堆中被火化。」

自此她裸身四处游走，即使好心人递布或衣服给她，她却屡次将衣服拨开丢弃，旁人见而讥笑她为疯婆子，她所到之处皆围绕着惊讶声四起的人群。渐渐地，大家都称她为「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意为「不知羞耻的女人」。

当她重复述说那些悲伤的话语时，人们厌恶地说：「喂！走开！疯婆子！」有些人甚至以石头及泥土掷向她。

觅得真正皈依处

有一天，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说法。此时，波吒左罗漫无目的四处游走，碰巧踏入佛陀正说法的祇树给孤独园，站在听法群众的后端。

当佛陀见到波吒左罗时，知悉波吒左罗的证悟因缘已成熟。然而，在座的在家弟子见到波吒左罗后，阻止道：「别让疯婆子进来！」

佛陀说：「别拦她，让她到我这里来。」

当她走近佛陀时，佛陀慈爱地说：「波吒左罗！恢复你的正念！」

当波吒左罗听见佛陀的声音时，由于佛陀的力量，她立刻恢复了正念。当她开始觉察自己时，顿时发现自己赤裸着身子。为此感到羞愧，她弯曲身子就地坐下，双膝紧合并贴着身子，以手尽力地遮掩自己的身体。此时，有善心人士递给她一块布，她用布裹好身子。

以礼敬的姿势，她向佛陀述说其悲伤的遭遇：「世尊！请您成为我的皈依！我的幼子被大鹰叼走，我的长子被急流卷走，我的丈夫在半途死了，我的父母及兄长在倒塌的屋中身亡，在同一座火葬堆中被火化。」

佛陀仁慈地说：「波吒左罗！不要再犹豫徘徊，你已来到堪为真正皈依者的面前。如你现在为失去丈夫、儿子、父母及兄长而痛苦流泪一般，在无始的生死轮回以来，你如是流下的眼泪更胜于四大海之水。波吒左罗！与累劫轮回失去所爱之人而流下的眼泪相比，四大海之水仅是少许。我的女儿！为何你现在依然放逸？应慎之！」

听闻佛陀述说轮回的过患时，她的悲伤减少了。佛陀知悉波吒左罗已能调适自己的悲伤，接着对她说：「波吒左罗！死后投生的旅程，孩子、丈夫皆无法成为庇护，亦无法作为依靠。即使孩子、丈夫尚存活，对于流转于轮回的流浪者而言，他们就好比不存在一般。因此，智者应净化其戒，修习导向涅槃的圣道。」

佛陀为波吒左罗说出以下偈言：

父子与亲戚，莫能为救护；
彼为死所制，非亲族能救。

了知此义已，智者持戒律，
应速令清净，至达涅槃道。[1]

听闻佛陀所说之法，波吒左罗领悟「凡生起的，终将灭去」的真理，当下证得须陀洹果。此时，跪在佛陀座前的已不是一名疯婆子，而是一位入流的圣者。她恳请佛陀立即让她出家及受具足戒，佛陀允诺并让她加入比丘尼僧团。

谛观流水得启发

波吒左罗比丘尼出家后，精进于修习佛法，时刻不放逸地以正念观照身与心。

有一次，当她盛水而将水倒出洗足时，见水缓缓流而止于一处；第二次将水倒出时，水则流得较远而止于一处。第三次倒出水时，水则流得更远才止于一处。

证得须陀洹果的波吒左罗比丘尼，以三次流水作为禅修所缘，她从中领悟：世间有情的寿命长短不一。好比第一次的流水止于近处，有情的前段生命容易遭受死亡；又如同第二次的流水止于较远处，有情的中段生命容易遭受死亡；有的则犹如第三次的流水止于更远处，有情的后段生命容易遭受死亡。三次的流水终将渗入土中消失，一切有情终将死亡。她观照此无常之理，遍及一切现象，一切有为法皆是苦、无常与无我。

1　《法句经》第 288 ～ 289 偈。

如此深入观察，她返回寺院住处，心安定且安住，持续观察身心无常、无我及苦的现象。她进入僧寮，将点燃的油灯置放于平常之处，为让油灯熄灭而拿起一根细针，拨挑灯芯。

在那一刻，佛陀端坐在祇树给孤独园的香室（Gandhakuṭi），了知波吒左罗比丘尼的禅修进展，以神通放光，犹如出现在她面前一般，对她开示：「波吒左罗！你观照对了！一切有情皆会死。若对五蕴不具正观，不见其生灭，即使活了一百岁亦徒然；反之，若全然洞见五蕴，仅存活一天亦具价值。」

佛陀接着说了以下偈子：

若人寿百岁，不见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得见生灭法。[2]

当佛陀对她如是语毕，她在瞬间证得阿罗汉果，犹如灯火之熄灭，永远斩断轮回及苦因。她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在《长老尼偈》记载了她的证悟偈子：

以犁耕田地，田上播种籽，
养活妻与子，青年得财富。

我严持净戒，力行佛教法，
无怠无骄慢，何未证涅槃？

清洗双足已，谛观彼流水，
我见洗足水，高处往下流。

2 《法句经》第 113 偈。

依此调心定，如调善良驹；
尔后携灯火，我入精舍内，
举灯见卧具，坐于卧床上。

我复取一针，拨挑油灯芯，
灯火即熄灭，我心得解脱。[3]

波吒左罗比丘尼出家后，在短时内证得阿罗汉果，具足神通及善巧，并勤习戒律。她在佛陀座下广学一切律，能如实宣说，亦善于判断取舍。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赞誉波吒左罗比丘尼：「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持律者，以波吒左罗为第一。」[4]。

春风化雨育僧才

波吒左罗比丘尼曾经走过生命的谷底，经由佛陀的教化而重生。藉由自身的苦难经历及修行经验，她更能体会他人的苦，并以慈悲善巧帮助无数的比丘尼达至证悟。

其中一位旃陀比丘尼（Chandā）曾是沦落街头长达七年的乞丐，无丈夫、无亲友及子女，捧着碗、拄着枴杖挨家乞讨，常吃不饱亦穿不暖。由于波吒左罗比丘尼慈悲施食的因缘，她请求出家。波吒左罗比丘尼悲悯而许可她出家，并以最高之法义激励她修行。依波吒左罗比丘尼的教导而落实，旃陀比丘尼证得阿罗汉果，并获得三明。

3　《长老尼偈》第 112 ～ 116 偈。

4　《增支部》1 集 238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vinayadharānaṃ yadidaṃ paṭācārā」。

在《长老尼偈》记载了她对波吒左罗比丘尼的感激：

波吒左罗以悲心，悲悯许可我出家；
尽心给予我教导，使我励行最上道。

我闻彼语教诫言，随其教导而奉行；
圣尼教导诚不虚，吾得三明诸漏尽。[5]

另一位郁多罗比丘尼（Uttara）出家前是王舍城富人之女，她听闻波吒左罗比丘尼说法而生起出离心，出家成为比丘尼。藉由精进而在不久后证得阿罗汉果，她宣说证道偈言，记载于《长老尼偈》。前三偈复述波吒左罗比丘尼为其说法的内容。后三偈是郁多罗比丘尼听闻波吒左罗比丘尼的教导后，修习及证悟的过程。

波吒左罗比丘尼曰：

彼等以犁耕田地，并于田上播种籽；
养活彼等妻与子，青年因此得财富。

力行佛陀之教导，一切所作皆无悔；
汝且疾速洗濯足，静处端坐于一面。

令心安住于一境，以此修习善得定；
观察诸行皆无我，亦非我及我所持。

郁多罗比丘尼：

波吒左罗比丘尼，我闻彼语及教言；
疾速洗净双足已，并于一面跏趺坐。

5　《长老尼偈》第 125 ～ 126 偈。

于夜晚之初时分，吾得宿命忆多世；
于夜晚之中时分，吾获清净天眼通。

于夜晚之后时分，吾破无明愚痴闇；
三明俱得从座起，师之教导已达成。[6]

《长老尼偈》亦记载三十位不知名的比丘尼，波吒左罗比丘尼对她们谆谆善诱地教导佛法。她们听闻后洗足坐于一面，依其教诲而精进修行，最终证得阿罗汉果。她们对于波吒左罗比丘尼的礼敬，犹如三十三天的天人礼敬帝释天，她们如此礼敬及拥戴波吒左罗比丘尼，以示对恩师的感念。

波吒左罗比丘尼，对吾等谆谆教导；
闻已洗足静处坐，心得安止勤习法。

初夜证得宿命智，中夜证得净天眼；
后夜拂晓天黎明，吾等驱散无明闇。

起座礼敬圣尼足，「置汝教导于心中，
犹如三十三诸天，礼敬战胜者帝释，
吾等礼敬拥戴汝，吾皆漏尽达三明。」[7]

另有不知名的五百位比丘尼，她们出生于不同的家庭，出家前曾嫁入夫家并育有孩子。由于过去生曾经造作共同的恶业，她们此生皆遭受孩子夭折的命运。她们悲伤不已，前往波吒左罗比丘尼处礼敬并坐于一面，哭诉她们的哀伤。

---

6 《长老尼偈》第 175 ～ 181 偈。

7 《长老尼偈》第 119 ～ 121 偈。

波吒左罗比丘尼对她们开示：「任何有情来到世上又离去，他们来去的行踪，你都不知晓。不知来者从哪一趣来，也不知他往何处去，既然彼此不相识而相聚投生，为何你哭泣呼唤『我的儿子』呢？」

「既然来者从何而来，去者往何而去都不知道，切莫为他感到忧愁悲伤，因为有生皆有死，生命皆依此规律运作。不请求便从他处来，未被许可便从此处去，他仅在此处短暂地住留一些时日。在此处以此形态离去，在他处以其他形态再生。或以人的身形而死亡，流转再生为其他形体，如此持续地来去者，你为何依他在此界的某个名字而悲伤哭泣？」

来到世上又离去，来去行踪难知悉；
既不知其何处来，何呼「我儿」痛悲泣？

如何而来不知悉，亦不知其如何去；
如此勿须忧悲伤，生命本依此规律。

未得应允彼处来，未先告别此处去；
不知由何处而来，少顷之日便离去。

以人形态而来此，去后流转多变异；
依此来而依彼去，此处死亡它处生；
如此生来如此去，何须为此悲哭啼？[8]

8　《长老尼偈》第 127 ～ 130 偈。

波吒左罗比丘尼以人生无常、轮回不息之理为她们开示。她们闻法后即止息悲伤，请求出家修道，并致力于修习佛法，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她们复述波吒左罗比丘尼的教导，并宣说自己的体证：

殇子甚悲伤，难见箭插心；
彼为拔除箭，悲痛不再生。

吾今箭拔除，无欲得涅槃；
吾向牟尼尊，皈依佛法僧。[9]

波吒左罗比丘尼将此生面临的种种苦难，转化为利益众生的资粮。由于自身曾经历重大的苦难，由此她更能贴近及感受众生的痛苦，慈悲地给予权巧的引导，帮助众多女性从各种苦中解脱，达至圆满的证悟。

多世愿心已圆成

从一位丧失丈夫、孩子、父母及兄长而陷入疯癫的妇女，至成为比丘尼僧团持律第一的典范，此发生并非偶然，她在十万劫前已值遇佛陀而累积广大波罗蜜。

《譬喻经》记载，过去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时期，波吒左罗出生在富者之家，居家因各种宝石而光辉闪耀，生活具足大安乐。当时，她往诣胜莲华佛之处听闻佛陀说法，生起净信并皈依三宝。当时，胜莲华佛称赞无畏比丘尼之德行，清净持戒律，谦和、中立，对于

9　《长老尼偈》第 131 ～ 132 偈。

「何者应为，何者不应为」皆谨慎，佛陀誉为「持律第一比丘尼」。

她听闻佛陀的赞许，心生欢喜并希冀其殊荣。她邀请胜莲华佛为首的僧团，一连七日供养饮食、布施袈裟。之后她以头面伏礼佛足，在佛前发愿：「大勇者！愿我成为八日前佛陀所赞誉的那位比丘尼一般。」她发愿获得「持律第一比丘尼」的功德与殊誉。

胜莲华佛为其授记：

> 贤善者勿怖，未来得欣求。
>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
>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 名波吒左罗，尊师女弟子。[10]

她听闻后心生欢喜，终生以虔敬之心敬侍佛陀及僧团。由于此善业，她从该处没后出生于三十三天。

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为刹帝利，乃迦尸国（Kāsi）奇奇国王（Kiki）的第三位公主，名为密库尼（Bhikkhunī）。奇奇国王是迦叶佛的护持者，国王及公主们皆对佛法十分敬重。虽然公主们向往出家修行，然而奇奇国王并不允许。于是，她们以居士身过清净的梵行生活长达两万年，精进修习佛法、建寺护持、供养比丘僧团。

10　《譬喻经》四 • 2 品 20 • 第 8 ～ 10 偈。

奇奇国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乔达摩佛教法时期的忏摩（Khemā）、莲华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跋陀军陀罗盖萨（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昙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由于此善业，她从该处没后出生在三十三天。她仅在天界与人间流转，直至乔达摩佛的教法时期，她出生在舍卫城富者之家。她一度因失去丈夫、幼子、父母及兄长，悲伤绝望而陷入疯癫。在遇见导师乔达摩佛，她恢复理智而证得须陀洹果。出家之后依佛陀的教导精勤修行，以极短的时间内证得阿罗汉果，达到苦的止息。她以慈悲及智慧，扶助无数的尼众修行，帮助她们达到究竟的解脱。

苦难与绝望，是出离心生起的契机。当生命出现极大的打击及挫折，甚至让我们绝望无助时，沉醉于轮回的痴梦将被敲醒，误以为恒常的认知将被粉碎，如此的际遇将让我们真切地寻求离苦之道。波吒左罗比丘尼，从一位悲伤至疯颠者，成为比丘尼僧团的长老导师、人天礼敬的阿罗汉尼，她的事迹示现了「心」有无穷的力量。

一个人累劫的波罗蜜及证悟因缘，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具足。它可能以生命重大的苦难为契机，亦可能以绝望及打击为因缘。即使面临再大的苦难，若我们能忆念波吒左罗比丘尼，她一生的际遇及转凡入圣的改变，那就足以成为我们面对困难时最大的激励与鼓舞。

你唾弃之物，我亦不眷恋

第一册·第五章

——说法第一比丘尼——

昙摩提那

Dhammadinnā

倘若我们挚爱的伴侣突然减少对世俗的欲望，放弃财产及世俗的亲密关系，心倾向于佛法，我们将会如何应对？是埋怨、极力挽留，还是给予最深的祝福？

身为妇人，昙摩提那（Dhammadinnā）却作出另类的选择——出家。她以傲然的骨气，不屈服于世间的情爱及财富，以灭苦为目标，努力净化自心。她修行的成果丰硕，甚至比过往挚爱伴侣的成就更胜一筹。由于她说法的能力出类拔萃，佛陀誉她为「说法第一比丘尼」。

伴侣成圣，化情为智

昙摩提那（Dhammadinnā，意为「法施」）出生于王舍城（Rājagaha）富者之家。她具有美丽容貌及高尚德行，生活丰足且安乐，凡是她所希求的皆得遂愿。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嫁给富人维沙卡（Visākha），过着幸福的日子。

她的丈夫维沙卡与王舍城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是要好的朋友。那时，佛陀为了兑现成道前与频婆娑罗王的约定 —— 成佛后先至频婆娑罗王的国土教化，于是在度过首个雨安居后，佛陀于大历一〇三年弗沙月[1]（Phussa）满月日前往王舍城。[2]

当时，佛陀偕同千位阿罗汉，从象头山（Gayāsīsa）前往王舍城附近的杖林苑（Suppatiṭṭha Cetiya）。频婆娑罗王得知佛陀已抵达王舍城，欢喜地率领十二万众前往杖林苑向佛陀礼敬，维沙卡亦在此十二万人之列。

佛陀为众人说法，其中十一万人证得须陀洹果，一万人成为皈依三宝的在家居士。维沙卡在此法筵中证得须陀洹果，随后在另一个场合听闻佛陀说法，而证得斯陀含果。之后，他证得阿那含果。阿那含果阶段的圣者，断除了对感官欲乐的执着，他对可意的视觉目标、声音、香气、味道或身触皆没有了渴爱，斩断了欲贪与瞋恚二结。

1　大历一〇三年相当于西元前 589 年；弗沙月（Phussa）大约在十二月至一月之间。

2　佛陀为兑现与频婆娑罗王的承诺，而前往王舍城的事迹，请参阅第一册第二章「无畏狮子吼」。

阿那含圣者的外相与行为将有着明显的转变，往常维沙卡笑脸盈盈而期待看见自己的妻子，如今他看起来却十分沉稳及平静。妻子昙摩提那一如既往守在窗户，等待他的归来，当她看见维沙卡沉稳的举止时，心想：「发生了什么事？」

昙摩提那走下阶梯并站立在楼梯下端，向维沙卡伸出她的手。然而，维沙卡并没有像往常一般牵着她的手走上阶梯、与她亲密地交谈，反而平静地独自走上楼。她心想：「现在似乎不合时宜，待会我将在饭桌上向他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在用餐的时间，维沙卡并没有像平常一样与她同桌进食，反而沉默地独自进食，犹如修习禅定的长老比丘一般。她心想：「在傍晚的时候，我将询问这究竟怎么回事！」

然而傍晚时分，维沙卡并没有进入他们同卧的房间，反而独自睡卧在另一房间的小木床上。昙摩提那开始担心：「我的丈夫是不是已经有了其他的女人？是否有人刻意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造成误会？或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吗？」她的心中盘旋这些恼人的困惑。

相同的情况延续二至三天，她终于忍不住，决定打破沉默的僵局。于是，她进入维沙卡独卧的房间，谦和地站立在维沙卡的身旁，行礼并合掌，期待丈夫给予回应。

维沙卡见到她后，说：「为何你在这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我的身边？」

「不合时宜？是的，我的夫君！你已经变了，发生了什么事呢？除了我之外，你是否已有其他的女人？」

「不是的，昙摩提那！并没有这回事。」

「那么，是否有人在我们之间进行挑拨、造成误会呢？」

「不是的，并没有这回事。」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呢？」

「不是的，昙摩提那！你没有做错事。」

「倘若如此，为何你待我如此冷漠，犹如陌生人而非夫妻呢？这几天，你没有像往常一般对我说许多话了。」

维沙卡心想：「心灵上的体验是重要的事，出世间法甚深，不像世间事那般容易解释，不向他人显露为宜。但是我无法避开昙摩提那的质问，若我不回答，她将心碎。」

如此思惟后，他平静地说：「昙摩提那！你并没有做错些什么。我听闻佛陀说法后，有了超凡的体验，了知出世间法。一位了解出世间法的人，世间的一切再也无可比拟。从今日起，我已不渴望满足你我之间的爱恋及亲密关系。」

他接着说：「若你同意，我将把你父母给予的四亿及我父母给予的另外四亿，一共八亿的财产，全归你一人所拥有。你可以像对待你母亲或姐姐那样地对待我，我将接受你任何形式的照顾；若你不想住在此处，亦可选择带走那些财产，回到父母家去。若没有其他男人照顾你，我也将会待你如同我的妹妹或女儿一样地照顾你。」

舍弃世间，如弃唾秽

昙摩提那听了维沙卡这番重要且坦诚的话后，内心感到满足，她心想：「这并非出自凡人口中所能道出的言语。我的丈夫必然已了悟真理，但这真理仅限于男人才能体证吗？」当她如是思惟时，对维沙卡提问：「真理仅限于男人方能体证吗？女人是否也有能力体证呢？」

维沙卡说：「昙摩提那！所有人，无论男或女，只要精勤于修习佛法，皆能成为佛法的继承人。若过去的波罗蜜成熟，道果自然得成。」

「倘若如此，我不会提起如同涕唾或呕吐秽物一般被你唾弃之物。请允许我出家！」昙摩提那视那八亿财产如唾弃之物，心中并无丝毫眷恋。

维沙卡听后欢喜地说：「善哉！昙摩提那！我欢喜你立志于获得道果。由于之前不知道你的志向，故未向你作出此建议。」

维沙卡立刻前往王宫觐见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问道：「富人！你在这不合时宜的时刻来见我，有何事呢？」

「大王！昙摩提那希望出家成为比丘尼。」

「我该提供昙摩提那何物？」

「大王！我仅需两项物品：黄金轿子及整洁的城市。」

于是，频婆娑罗王允诺执行这两件事。

盛大典礼，出家为尼

维沙卡让昙摩提那以香水沐浴，并让她华丽盛装地端坐在黄金轿子内。在昙摩提那及维沙卡的亲戚们护送之下，此黄金轿子穿梭于布满熏香及花朵的城市。以如此盛大庄重的场面，昙摩提那被担抬前往尼众寺院。

抵达尼众寺院后，维沙卡请求寺院的长老尼为昙摩提那剃度。尼师们误以为维沙卡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于是劝他说：「富人！若她只是犯一、两次错，你就原谅她吧！」

维沙卡回答：「圣尼们！我的妻子并没有犯错，她自愿加入僧团。」

于是，在尼众僧团中精通戒律的比丘尼，教导昙摩提那观照「发、毛、爪、齿、皮」为禅修业处，随后为昙摩提那剃发，并披上袈裟。

维沙卡礼敬昙摩提那，对她说：「佛陀所宣说的法，最初善妙、中间善妙、结尾善妙。」语毕，他返回住处。

自从昙摩提那出家成为比丘尼之后，她得到众人的尊敬，亦收到不同人的馈赠，拜访的人接踵而至，以致她仅剩少许的时间能独自禅修。她心想：「虽然维沙卡维持在家居士的身分，但他已解决了生命的苦，而我的苦却依然持续着。既然我已出家，应想办法止息所有的苦。」

于是，她往诣老师及戒师处请求：「尊敬的老师！我的心不悦于人群聚集处，对这充满五欲的地方感到厌倦，我将前往乡间的小寺院居住。」老师们念着她舍弃显赫身世出家，对她的请求无法作出指责，于是带她一同前往乡间的寺院居住。

说法无碍，智慧如剑

当她居住于乡间的寺院时，她已证得阿那含果，但尚未证得阿罗汉果。当时，她正往最高的道果而精勤努力，一心志向于涅槃。

于是她述说以下偈子，记载于《长老尼偈》：

欲达最上果，志向涅槃心，
彼心不系欲，堪称上流者。[3]

由于昙摩提那比丘尼具足波罗蜜，她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证得阿罗汉果，诸漏烦恼已舍，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譬喻经》记载她的证悟宣言：

我奉事导师，奉行佛之教，
已舍弃重担，再生系已断。

由在家出家，而为无家已，
其义已得达，诸结缚灭尽。

我有诸神变，天耳界自在，
他心智自在，遵奉导师教。

我知宿世住，得天眼清净，
一切诸漏尽，清净善无垢。

烧尽诸烦恼，断除一切有，
如象断系缚，我住于无漏。

3　《长老尼偈》第 12 偈。

我实善来哉，来至世尊前，
已逮得三明，完成佛教诲。

四种无碍解，此等八解脱，
以作证六通，圆满佛教导。[4]

证得阿罗汉果后，她心中生起此念：「应作之事皆已成办，何需再住此处？我应前往王舍城，由于我的缘故，众多亲戚朋友将有机会累积福报。」她请求长老尼们与她一同返回王舍城。

维沙卡得知昙摩提那比丘尼回来了，心想：「她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返回城内，是否对出家生活不满意？」于是，在傍晚时分，他前往拜见昙摩提那比丘尼，对她恭敬礼拜后坐于一面。

此时，他心想：「直白地向她提问是否不满意出家生活，似乎不太适宜。」于是，他向昙摩提那比丘尼询问法义：「圣尼！佛陀说法时，以世俗谛说『自身』，此『自身』所指为何？」

身为阿那含圣者，维沙卡知道此基础问题的答案，他采取渐进式的问题铺陈，以了解昙摩提那比丘尼的心灵进展。

昙摩提那比丘尼回答：「贤友维沙卡！此等五取蕴，为世尊所说的『自身』，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

4　《譬喻经》四 • 3 品 23 • 第 30 ～ 36 偈。

昙摩提那比丘尼的回答值得深思，凡夫将五取蕴认为是「我」或「我的」，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我」存在，纯粹是凡夫对五取蕴的执着，持续地让他们有错误的幻觉，认为五取蕴为坚固的「我」，这是「身见」。

「善哉！圣尼！」接着，维沙卡又问：「此五蕴集起的因缘为何？」

「贤友维沙卡！渴爱引诱当来之生，伴随喜贪，乐此处、乐彼处者即：欲爱[5]、有爱[6]及无有爱[7]。」

如此，二人来回提问及解答，谈论的法义涵盖四圣谛、八正道、三行、三受、四禅八定、如何进入灭尽定等甚深法义。昙摩提那比丘尼一一回答维沙卡的问题，回应疾速犹如飞驰的骏马，答案精准犹如锋利刀刃切断莲梗一般，维沙卡见识了昙摩提那比丘尼智慧之锋利。此法义问答，收录在《中部 • 有明小经》[8]（Cūḷavedallasuttaṃ）。

维沙卡已问尽所有他了知至阿那含道果的相关范围，于是进阶到他所未证、与阿罗汉道果相关的知识，维沙卡问：「什么与涅槃对比呢？」

5　欲爱：对欲望的渴爱，指感官对色、声、香、味、触的渴爱。

6　有爱：对生命的渴爱，「有」指生命及存在，认为永恒，与此类「常见」同时生起的贪爱。

7　无有爱：对断灭的渴爱，持断灭见者认为生命结束即断灭消失，与此类「断见」同时生起的贪爱。

8　《中部》44 经。

昙摩提那比丘尼了知他仅是阿那含圣者，心想：「他已越过自己的范围。」

于是说：「贤友维沙卡！此问题的深度，超越你所能理解的范围。贤友维沙卡！梵行以涅槃为深入、以涅槃为彼岸、以涅槃为究竟。若你想了解，应往诣世尊之处，问其深义，如世尊所说的那般受持。」

维沙卡听闻昙摩提那比丘尼的回答，欢喜、随喜地从座而起，礼敬比丘尼，作右绕礼敬后，往诣佛陀的住处。抵达佛陀的住处，他顶礼世尊坐于一面，并向佛陀复述与昙摩提那比丘尼的所有法义问答。

佛陀听后说：「我的女儿昙摩提那比丘尼，对过去、现在、未来诸蕴已无执取。」随后说出此偈：

> 前后与中间，彼无有一物，
> 不着一物者，是谓婆罗门。[9]

前、后、中间分别指的是：过去诸蕴、未来诸蕴及现在诸蕴。对于这些诸蕴，已没有因爱执而造作，没有贪欲及任何取着，这即是所谓的「婆罗门」。

佛陀说：「维沙卡！昙摩提那比丘尼是贤智者。维沙卡！昙摩提那比丘尼是大慧者。维沙卡！你若以此法义向我提问，我亦如昙摩提那比丘尼所说的一般如是作答。如昙摩提那比丘尼所说，此即是其义，应当如是受持。」维沙卡心满意足，欢喜于佛陀的教导。

9 《法句经》第 421 偈。

昙摩提那比丘尼的说法，佛陀印证为如佛亲自所说的法一般，佛陀如此认可昙摩提那比丘尼的智慧。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说法者，以昙摩提那为第一。」[10]

佛陀给予昙摩提那比丘尼崇高的赞誉，对大众说：「比丘尼说法师，贤智如昙摩提那者，我未曾见。诸比丘！汝等应铭记。」[11]

多生善愿，今得圆成

昙摩提那比丘尼在短时间内证得阿罗汉果，被佛陀誉为比丘尼弟子中说法第一者，这与她过去世所累积的波罗蜜及发愿有深切的渊源。

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昙摩提那是鵞城（Haṃsavatī）某户人家的取水婢女，她严持净戒且聪颖。当时，胜莲华佛二上首弟子之一的苏伽陀比丘（Sujāta）刚从灭尽定出定，走出寺院而入城托钵。此时，取水婢女持瓶前往汲水处，在街道上值遇苏伽陀比丘。她生起净信而布施蛋糕给予苏伽陀比丘。

苏伽陀比丘为了让她获得布施的利益，在该处坐下食用她所供养的蛋糕。取水婢女心生欢喜且信心倍增，她邀请苏

10　《增支部》1 集 239 经。巴利文「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dhammakathikānaṃ yadidaṃ dhammadinnā」。

11　《譬喻经》四 • 3 品 23 • 第 28 ～ 29 偈。

伽陀比丘至自己的住处接受饮食供养。为了供养苏伽陀比丘，她将自己的头发剪下售卖，并将所获得的些许钱币换作饮食，恭敬地供养苏伽陀比丘。当取水婢女的雇主得悉她所做的善行后，将她许配给自己的儿子。由此取水婢女摆脱了贫穷，成为富贵人家的媳妇。

有一次，她与家婆前往寺院听闻胜莲华佛说法。那时，佛陀嘉许某位比丘尼，并誉为「说法第一比丘尼」。她听闻后欢喜，邀请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接受饮食供养。她作广大布施后礼敬佛陀，并发愿获得如该比丘尼一般的功德及殊荣。

胜莲华佛为其授记：

为我乐奉侍，僧伽亦同侍。
努力闻正法，志欲功德增。

贤善者！
如是汝欢喜，愿果将得成。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名昙摩提那，尊师女弟子。[12]

她听闻后心生欢喜，终生虔敬奉侍佛陀一切所需的物品。由于此善业，她舍报后往三十三天。

12 《譬喻经》四•3 品 23•第 9 ～ 12 偈。

九十二劫前，在弗沙佛（Phuss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与维沙卡是一对富有的夫妇。那时，弗沙佛的父亲迦亚瑟那王（Jayasena）虔敬供养以弗沙佛为首的僧团，其他人因此而失去了供养的因缘，城内无人有机会供养弗沙佛。

当时，弗沙佛同父异母的三位王兄心想：「如何有机会供养我们的兄长——弗沙佛呢？」于是他们策划一场边界叛乱，使迦亚瑟那王派遣他们前往平息叛乱。当他们成功平息叛乱赋归时，迦亚瑟那王欢喜赐愿，以满他们心中所求。

三位王子趁此机会提出请求，愿在七年之间供养弗沙佛。然而，迦亚瑟那王以期限太长为由，不给予允诺。他们递减至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七个月、六个月，直至三个月时，迦亚瑟那王终于答应。于是，三位王子欢喜地前往弗沙佛之处，邀请佛陀在为期三个月的雨安居期间，接受他们的住处及饮食供养，佛陀默然而许。

三位王子雀跃欢喜，命令丞相（频婆娑罗王的前生）建造寺院，作为佛陀及九万比丘众雨安居的住处。当寺院建造完成时，王子与千位士兵迎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盛重地将寺院献给佛陀，并安排二千五百名侍者，侍奉四资具供养。雨安居期间，三位王子与千位士兵身着树皮染色之衣，住在寺院内受持八斋戒、闻法及侍奉僧团。

此段期间，王子的财务大臣（维沙卡的前生）及妻子（昙摩提那的前生）代替王子履行供养僧众的职务。他们负责从王子仓库中取出食粮物品，以供养佛陀为首的僧伽。他们将取出的食粮交给丞相，丞相则交给城内十一万民众，以烹煮

每日供养佛陀及僧众的饮食。当财务大臣交代妻子准备所需的供养物品时，其妻常取出双倍的数量以作供养，此善行让她得以累积广大的波罗蜜。

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为刹帝利，乃迦尸国（Kāsi）奇奇国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第六位，名苏丹玛（Sudhammā）。公主们向往出家修行，然而父王却不允许。于是，她们以在家居士身修习梵行长达两万年。苏丹玛公主与姐妹们共同布施寺院予僧团，终生行善。

奇奇国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乔达摩佛教法时期的忏摩（Khemā）、莲华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跋陀军陀罗盖萨（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昙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从该处没后，她转生三十三天。十万劫间，她仅出生于天界及人间，直至此最后一生，为富人维沙卡之妻。身为富人之妻，在知悉丈夫的心已超越凡夫的境界，无法回到过去的恩爱时光，她不陷入悲伤沮丧。反之，她不亢不卑地拒绝维沙卡给予的财产，选择让心如从泥沼长出的净莲般，走向清净的出家梵行。此充满智慧及贤明的选择，在她精进努力下，快速地证得阿罗汉果，甚至比阿那含圣者维沙卡居士有更高的成就。

此证悟典故传为佳话，印证在修持道上，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源于过去波罗蜜之差别，谁能领先抵达涅槃的彼岸尚未知数。每一个人过去是否曾经累积波罗蜜，自己或许并

不知晓。因此，在修行路上切勿轻言放弃，犹如昙摩提那比丘尼的最后一生，她在法上的努力终于水到渠成，圆满成办心愿。即使我们在此生的波罗蜜尚未圆满具足，亦莫辜负过去生的努力而停摆不前。且让每一生的努力，如涓涓水滴汇聚成海，圆满心愿的那一天终会到来。

第一册·第六章

当自恃美貌时

——禅定第一比丘尼——难陀

Nandā

从古至今，人人皆爱护自己的身体，认为色身为自己所属、洁净、漂亮、恒常。每日甦醒的首要任务，便是无微不至地照顾色身，殚思极虑地为它梳洗装扮、以美味饮食滋养、以适当衣物保护。为了色身的舒适，甚至不惜付出毕生的努力，以换取华美的住所、大床、名车等。

然而，事与愿违，无论我们如何汲汲营营、竭尽所能地爱护色身，它却始终背叛我们。即使敷用养颜极品，皱纹依然愈加明显；摄入优质保健营养品，身体依然被疾病所侵袭。

色身的不净时时呈现，五味俱全的玉盘珍馐一旦进入身体，排出的则是臭味薰天的粪便及尿液；洁净衣服一旦碰触身体，则散发恶臭而不得不清洗。由于尚未照见身体不净的实相，年轻貌美的少女，尤其容易自恃貌美而心生骄慢，对自己的身体犹怜爱着。然而，不净的色身终究以败坏、衰老及死亡为终结。

难陀（Nandā）拥有仙姿逸貌，美如天女下凡，由于爱恋色身而在圣道上无法增进。佛陀慈悲善巧地为她开了一剂特效药方，以神通变现女人在瞬间变老、死亡的场景。由此惊醒长久沉睡的心灵，她了知自己的色身亦如是无常、不净与易坏。难陀契入身心的实相而证得最上道果，以禅定闻名，被佛陀誉为「禅定第一比丘尼」。

母劝出家修梵行

难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国，为净饭王（Suddhodana）及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Mahāpajāpatī Gotamī）之女，亦是佛陀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出生之时，释迦族欢庆她的诞生，因此命名为「难陀」，意为「欢庆」。

难陀的美貌倾国倾城，在迦毗罗卫国内具有美誉及高知名度。她的皮肤自然散发光芒，堪能照亮十二肘的暗室。她亦被称为孙陀莉难陀（Sundarī Nandā）、茹帕难陀（Rūpanandā），意译皆为「美丽的难陀」。有时，人们亦称她为「迦娜帕达卡雅尼难陀」（Janapadakalyāṇī Nandā），即「全国最美的女人」。

随着佛陀成道首次返迦毗罗卫国弘法，由于佛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感得多位释迦王族亲戚纷纷跟随佛陀出家，其中包括难陀的姪子罗睺罗（Rāhula）及她的兄长难陀（Nanda）。在佛陀成道第五年，难陀的父亲——净饭王（Suddhodana）罹患重病，他听闻佛陀说法后证得阿罗汉果，在喜悦中般涅槃。

当佛陀允许女人得以出家成为比丘尼时，难陀的母亲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1]及兄嫂耶输陀罗[2]（Yasodharā）等亦出家。王族亲戚们大多已加入僧团，唯独她一人依然居家。

此时，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督促她：「我的女儿！你出生在释迦族，是佛陀的妹妹，为何你尚在俗家，失去了喜悦及快乐？年轻如春最终亦敌不过衰老，你应观年轻美丽的色身实为不净，即使健康无病的身体亦将疾病丛生，生命最终以死亡为结局。」

她继续劝诫：「你所谓美丽、悦意又魅人的色身，以种种装饰来装扮及庄严，犹如祥瑞聚集一身的天人，又仿佛如世间精髓的聚集，令见者之眼如敷眼药般滋润及悦意。由福德而受到赞誉，你为释迦族带来庆喜，即便如此，不久之后你亦将被『老』所征伏，不如舍弃居家，实践无有过失的佛法。」[3]

听了母亲的一番劝诫后，难陀即出家。当难陀出家时，佛陀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

虽然难陀比丘尼身已出家，但心却未出家，她依然迷恋于青春及美貌。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频频劝她应致力于修行、调伏自心，然而她对此并不热衷，心耽着于世间五欲，对自己的身体执着爱恋。

1　摩诃波闍波提瞿昙弥（Mahāpajāpatī Gotamī）被佛陀誉为「资深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一章「因为您，僧尼梵行立」。

2　耶输陀罗（Yasodharā）被佛陀誉为「大神通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的守护」。

3　《譬喻经》四 • 3 品 25 • 第 24 ～ 28 偈。

从出家的那一日起，她心想：「佛陀常说色身的过患，必然将谴责我的美貌。」因此，不愿意谒见佛陀。

佛以神通巧教示

佛陀知悉难陀比丘尼证悟的因缘已成熟，对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指示：「所有比丘尼须轮流接受我的指导。」当轮到难陀比丘尼时，她请另一位比丘尼作代表。

于是，佛陀再指示：「比丘尼需亲自前来接受指导，不许派遣代表。」即便如此，难陀比丘尼依然不愿前往谒见佛陀。

一日清晨，舍卫城人民前往祇树给孤独园供养僧众、持守八斋戒[4]及听闻佛法。闻法之后，他们礼敬佛陀而进入舍卫城，比丘尼们亦返回尼寺。

在舍卫城内，在家居士及比丘尼们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举城遍布称赞如来之声：在人类与天人之中，无有见如来而不生信者，尤其以此四事见如来而生信，即：色（Rūpa）、音声（Ghosa）、淡泊（Lūkha）、法（Dhamma）。

得见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及八十种随形好、佛身散发六色光芒，以色衡量者（Rūpappamāṇika）无不生起信心；听闻佛

4　八斋戒（Aṭṭhaṅga samannāgata uposatha-sīla dhamma）：又称八关斋戒、八支戒。在家居士所持守的学处之一。自从佛陀在世时开始，在家居士就有于每个月的斋日（古印度的历法，相等于阳历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廿九与三十日）来到塔寺，亲近僧团，听闻佛法，受持八戒的传统。八戒是离杀生学处；离不与取学处；离非梵行学处；离虚妄语学处；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学处；离非时食学处；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及妆饰、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学处；离高、大床座学处。

陀的名誉声望及八好音声，以声音衡量者（Ghosappamāṇika）无不生起信心；得见佛陀淡泊无欲，使用粗糙的袈裟、钵、住所等，以淡泊衡量者（Lūkhappamāṇika）无不生起信心；得见佛陀的戒、定、慧、解脱等功德，以法衡量者（Dhammappamāṇika）无不生起信心。

舍卫城四处遍布如是赞佛之语，延绵不绝。当难陀比丘尼听闻众人以不同言辞赞扬佛陀的功德时，她心想：「这些人正赞叹我的兄长——乔达摩佛的功德，仿佛一切言语皆无法道尽。倘若世尊批判我的美色，难道他能说上一整天吗？或许我该前往礼敬世尊，听闻世尊说法而不露脸。」

如此思惟后，她对其他比丘尼说：「我将与您们一同前往听闻世尊说法。」比丘尼们听后十分欢喜，随后带着她一同前往祇树给孤独园，心想：「难陀比丘尼终于愿意谒见世尊了，这实在耗时太久，世尊必将宣说善妙精细的法义。」

抵达祇树给孤独园时，难陀比丘尼与比丘尼众向佛陀礼敬，随后她将自己匿身于众多比丘尼当中。端坐在该处，她由头至足细细瞻仰佛陀的相好。此时，她突然发现佛陀身边站立一位妙龄少女，正为佛陀徐徐搧动扇子。

佛陀知悉难陀比丘尼耽着于五欲，为了使她厌离于色，于是在她的视线里，以神通变现一位比难陀比丘尼更光辉出色的端丽女子。难陀比丘尼见此美女深感讶异，心想：「我自恃美貌而心生骄慢，实为惭愧！此女的容色是我无可比拟的，我的容色甚至不及她的二百五十六分之一。我是何等愚痴，竟不想亲自前来亲近世尊！」

难陀比丘尼凝视这人间不可多见的绝世美人，想着：「今日得见此等美丽容色，双眼真有丰硕的收获。」佛陀以神力使这女孩在她面前逐渐变老、生病、死亡、腐化。

此情节在《譬喻经》有更详细的记载。难陀比丘尼对佛陀以神通变现的美丽少女说：「来吧，幸福者！告诉我，你如何来至此处。若你愿意，请告知你的家庭、名字和族姓吧！」

那明豔动人的女孩回答：「你问得不是时候，我将躺在你的膝上休息片刻。」女孩将头卧在难陀比丘尼的腿上，睡眼惺忪地歇息。

此时，有一只剧毒蜘蛛停留在女孩的额头，那少女的额头突然肿起，不断地扩大，破开而渗出腐烂的浓血。她的容貌变得极其恐怖，散发尸腐恶臭，全身化脓肿溃，皮肤变得青黑。

这身体溃烂的女孩言语不清，最后几乎倒地不起，全身颤抖喘息不已。她遭受极大的苦楚，悲惨地哭泣流泪：「我承受大苦，被激烈的苦受占据，我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朋友！成为我的依怙！」她请求难陀比丘尼的帮助。

难陀比丘尼见此恐怖之状，内心悚惧，身毛竖立，心想：「美丽容貌、高挺鼻尖、如铜般的红唇，现在归何处？如月般的齿唇，像螺贝般的颈项，如今又在何处？漂亮摇曳的双耳已经变了颜色！丰满如钵、青春如嫩芽的乳房，如今已破裂，这美姬突然变成污秽的女子，成为流出脓血的恶臭尸体。原本细腰丰臀胸，如今充满不净与秽物，啊！诸色皆无常，色身皆相同，腐臭令人怖畏，可厌犹如坟场，只有愚者才喜爱。」

彻见实相证涅槃

慈悲的佛陀见难陀比丘尼心已调伏，对她说法：「难陀！看看你这聚合的身体，亦是生病、腐败、不净的尸体。你应当于身修习不净观，于此训练心达一境，使心安住于禅定。自己的色身与那色身是相同的，那色身与自己的色身亦相同。色身腐败且释放恶臭，反而被愚痴者所喜爱。你应当日夜精勤如此观察，依于自己的智慧，亲自见证而得厌离。」

难陀！
见此聚集身，病体腐败尸，
不净于一境，修心善得定。

此身如彼身，彼亦同于此，
腐败散恶臭，凡愚以为喜。

昼夜勤精进，如实作观察，
依于己智慧，照见生厌离。[5]

佛陀接着对难陀比丘尼说：

此城骨所建，涂以血与肉，
其中藏老死，我慢与虚伪。[6]

佛陀述说偈子的尾端，难陀比丘尼证得须陀洹果。[7]

---

5 《譬喻经》四 • 3 品 25 • 第 47 ～ 49 偈；《长老尼偈》第 82 ～ 84 偈。

6 《法句经》第 150 偈。

7 《长老尼偈注释》对难陀比丘尼的证悟有不同的说法，当佛陀说「难陀！见此聚集身……」此偈后，难陀比丘尼证得须陀洹果，佛陀再说「此城骨所建……」此偈结束时，难陀比丘尼即证得阿罗汉果。

于是，佛陀再为她宣说《征胜经》（Vijayasuttaṃ）[8]：

或立或步行，或坐又或卧，
身有屈与伸，此是身动作。

骨腱相结联，深皮肉上涂，
表皮外包蔽，如实不见身。

身充肠与胃，肝脏与膀胱，
心脏与肺脏，肾脏与脾脏。

充洟与唾液，充汗与脂肪，
关节血滑液，胆汁与油膏。

此身有九孔，常时流不净，
由眼流眼垢，由耳流耳垢。

由鼻流洟液，时口吐胆汁，
时时吐痰液，由身流汗水。

此头虽空洞，其中脑充满，
愚者障无明，思彼身为净。

一旦身死尸，肿胀且青瘀，
弃置于墓场，亲族亦不顾。

8　《经集》蛇品 • 征胜经 • 第 193 ～ 206 偈。又名「Kāyavicchandanikasuttaṃ」、「Nandasuttaṃ」。佛陀首次宣说此经，是在佛陀成道后第五年至第六年之间，乃为难陀比丘尼而说。在佛陀成道后第十七年，佛陀对执着师利玛（Sirimā）的比丘第二次宣说此经，详情请参阅第二册第十三章「一日千金，死后无人问津」。

尸体为狗噉，野干狼蛆虫，
鸦鹫同来啄，其他生物啖。

已闻佛之语，具慧之比丘，
遍知身不净，彼则如实见。

此身如彼身，彼亦同于此，
从内至外在，对身应离欲。

具慧之比丘，远离贪与欲，
甘露无有死，证涅槃寂静。

此身需照料，不净实恶臭，
充满诸污秽，流漏此彼处。

如此不净身，犹自思高扬，
轻视他人者，是无见愚盲。

当难陀比丘尼听闻佛陀的教导而深被触动，心想：「我真是愚痴！对于我的兄长，这位教导善妙之法、具足慈悲且关注我的世尊，我竟然不前来亲近礼拜！」

她返回尼寺精进修习佛陀的教法，二至三天后即证得阿罗汉果，断尽一切烦恼，从生死轮回中解脱，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她的证悟偈子记载于《长老尼偈》，述说她精进不放逸，如理作意地观察色身，如实见色身的实相而心离欲，断除系缚而获得涅槃：

精勤不放逸，我如理作意，
此身内与外，皆已如实见。

由此我厌身，内心亦离欲，
精勤无系缚，寂静得涅槃。[9]

证得阿罗汉果后，难陀比丘尼能疾速且随意地入定或出定，她的禅定能力出类拔萃，在比丘尼中无人能及。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禅定者，以难陀为第一。」[10]

宿业波罗蜜成熟

《譬喻经》记载，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难陀比丘尼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富者之家，具大财富且安乐。有一次，她往诣胜莲华佛之处，听闻佛陀宣说甘露妙法。当时，胜莲华佛赞誉一位比丘尼，并将她置为「禅定第一比丘尼」。她听闻后欢喜，邀请佛陀及僧伽接受饮食供养，亲手作广大供养后顶礼佛陀，发愿未来成为「禅定第一比丘尼」。

胜莲华佛为她授记：

汝得善所愿。

9　《长老尼偈》第 85 ～ 86 偈。

10　《增支部》1 集 240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jhāyīnaṃ yadidaṃ nandā」。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汝名为难陀，尊师女弟子。[11]

她听闻后心生欢喜，终生奉侍佛陀及布施必需品。由于此善业，她舍报后出生在三十三天。从该处舍报后，转生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无论生在何处，以其善业的缘故，她皆为天后。从天界没后，她投生于人间，亦是转轮圣王或诸小王的王后。她仅出生于天界及人间享受祥福，在多劫的轮回中，在一切处皆安乐。

此最后一生，她出生于迦毗罗卫国，为净饭王之女。由于累劫的波罗蜜成熟，在佛陀的善巧引导之下，她迅速获得最高的成就，从迷恋色身的公主，成为一位解脱三界的阿罗汉尼。

举凡束缚我们的，亦相对能成为让我们解脱的助缘。难陀比丘尼曾经对色身十分执着，然而她以色身作为禅修所缘，观身的过患及不净而放下对身的执着，进而放下对心的执着，成为自在解脱的阿罗汉尼。从此再也没有任何苦能抵达她的心，她寂静、喜悦且自在。

11　《譬喻经》四•3品25•第11～13偈。

第一册·第七章

残余的生命，分秒都是恩赐

——精进第一比丘尼——

索那

Soṇā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便迈向年老及死亡。当生命垂垂老矣，耳不聪、目不明时，我们是否能获得良好的照顾及保障呢？由于担心未来，不少人一生努力为老年铺路，甚至将生命投资在孩子身上，寄望有一天他们能照顾我们晚年的起居。

然而，「养儿防老」是否真的可靠？在世间变幻莫测的亲情、爱情里，真的有安全的依靠处吗？

索那（Soṇā）为十名孩子的母亲，一生忙碌于养育孩子至长大成人。年迈时，当她将全部财产平均分配给十名孩子后，却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照顾她。她觉醒一生庸庸碌碌为了孩子，仅是一场没有意义的空忙。年老无依，仅有佛法才是真正的依靠。她发奋精勤，以老迈之身证得最上道果，被佛陀誉为「精进第一比丘尼」。

孩子，你是我年老时的依靠吗？

索那（Soṇā）出生于舍卫城（Sāvatthī）富者之家，富荣且具大财富。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嫁入夫家并育有十名孩子。孩子们安乐成长，人见人爱，就连他们的敌人见了都欢喜，更何况是身为母亲的她。

她对孩子十分疼惜怜爱，为了孩子的安乐，她周旋于孩子们的大小事务而乐此不疲，因此人们称她为「多子的索那」。在忙碌生产、照顾、养育及安排孩子的婚事中，她的生命犹如沙漏，点滴不断地流逝。

她的丈夫对三宝具有信心，持守在家戒律一些时日后，觉得世间的欲乐不再有意义，于是选择出家。这对索那而言是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她并不意志消沉，反而积极投入修行，过着淡泊简单的在家居士生活。

由于她已迈入高龄，心想：「我已将孩子抚养长大至成家立业，孩子们将照顾我，留着财产有何用呢？」

于是她唤来十名孩子，连同女婿及媳妇皆一同唤至身边，将庞大的财产毫无保留地平均分配给孩子，仅要求他们为她提供简单的生活所需。

刚开始一切安排得很顺利，她轮流住在不同儿女的家。过了一些时日，她的大儿媳妇开始有了怨言：「你母亲并没有因为你是大儿子而将一半财产分给你，她应该住在其他儿女家，或返回自己老家去住。」当她寄住在其他儿子家时，儿媳妇也说了同样的话语，无论她住在儿子家或女儿家，他们全都众口一辞，道出如此无情的话语。

索那在孩子心中已失去利用价值，他们想：「母亲已经年迈，她还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当她住在孩子家时，孩子们甚至不以「母亲」来称呼她，待她如同陌生人般冷漠。

对索那而言，孩子们的冷落与厌恶，比丈夫的离开更令她觉得痛苦难受。她的内心五味杂陈，一生对孩子的信任与期望，只换来捶心的失望与落空。这一切印证佛陀在《增支部•沙愣达达经》[1]（Sārandadasuttaṃ）的教导，世间懂得感恩的人是稀有难得的。孩子们已遗忘母亲对他们的怀胎养育之恩，更不记得自己的财富是母亲所给予。

老迈之身为道用

养儿防老仅是错误的期待，一生辛苦到底为谁忙？子女们对她已失去敬意，视她为累赘负担，索那心想：「此生命已不足为惜，况复我已衰老，众苦来袭。丈夫与孩子皆无法成为究竟的依靠，我将追随丈夫所走的修行之路。」如此思惟后，她毅然选择出家，进入比丘尼僧团。

然而，出家并非如她所憧憬的那般美好。由于她年事已高，尼师们对她作务的缺失经常给予指正，并在大众中惩罚她。索那比丘尼的孩子们每每见母亲被惩罚时，都当面嘲笑轻蔑她：「直至今日，她还学不会僧团的戒律规矩。」

1 《增支部》5 集 143 经（《沙愣达达经》）：「世界上有五种宝是难得的，哪五种呢？一、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觉出现在世间是难得的；二、教导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的人是世间难得的；三、当教导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时，能够了解的人是世间难得的；四、当教导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时，能够了解并能依法奉行的人是世间难得的；五、知恩感恩的人是世间难得的。」

听见这些冷嘲热讽，索那比丘尼生起修行的急迫感，她心想：「我的生命仅剩少许，必须得找出自我净化的方法，以保护自己免遭不幸的命运。」从那一刻开始，她发奋自我净化，行住坐卧的任何时刻，皆精进不懈地修习念处，努力培养正念，观照身与心的运作。

她将身体当作修行的道用，观三十二分身：在我此身中有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肋膜、脾、肺；肠、肠膜、胃中物、屎、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油、唾、涕、关节液、尿。她以身体为禅修所缘，切切观照身心的实相。

日间，她对上座比丘尼们履行种种义务，心想：「夜晚我将修习沙门法。」当黑夜来临时，她在高楼下方禅坐，为避免身子过累而倒下，她以手抓持柱子而不放开。当在黑暗处、在树林等处经行时，为避免头部被撞伤，她以手触摸树干，一棵树至下一棵树次第而行。以此毅力，她精进不懈地修行，从不轻言放弃。

她仅有少许的睡眠时间，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她彻夜观修，日夜不舍。虽然年迈体衰，身体常不听使唤而生起各种不适及疼痛，但她从不以此作为懈怠的理由。她心想：「我年老出家，不应放逸。」以老苦激励自己，决不轻易让自己在不具正念的情况下虚度分秒。

由于决意与用功，她的精进能量如同被启动的引擎轮子般不断地转动。从此，人们对她的称呼，从「多子的索那」（Bahuputtikā Soṇā Therī）改为「精进的索那」（Āraddha Vīriya Soṇā Therī）。

生命一点一滴不断地流逝，不确定下一辈子先到，或是明天先到。对她而言，活着的每一天皆是一种恩赐，趁此珍贵人身尚未失去以前，她精进不懈地修行，让生命的分秒都充分发挥其价值。

烧水作务中证悟

一日，寺院的尼众们外出，前往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听闻佛陀说法。临行前交代索那比丘尼：「你帮忙烧水，提供整座寺院的尼师使用。」她们集体离开，仅留下索那比丘尼一人。

于是，索那比丘尼精勤地汲水，将水倒入锅子，再将锅子置放于锅灶上。汲水作务的分秒都在她的观照与觉知中进展，她的心安住且平舍。此刻，她的修行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譬喻经》记载索那比丘尼这一时千载的历程：

彼诸比丘尼，遗我于住处，
临行前嘱咐，命我烧沸水。

尔时我运水，由器注入锅，
置灶而端坐，吾心入三昧。

诸蕴为无常，见苦与无我，
舍弃一切漏，逮得罗汉位。[2]

2 《譬喻经》四 • 3 品 26 • 第 15 ～ 17 偈。

索那比丘尼的觉知，在作务时亦绵密不间断。当她在汲水时，心逐渐变得微细，她坐下进入了禅定。她将心导向观照五蕴，身心无常、苦及无我的实相。此时，观智的火候不断地烧开，渐次将微细的烦恼燃烧殆尽。在那一瞬间，她迅速且直接地证得阿罗汉果，彻底断除轮回，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这是她的最后一生，所作已办，不再有来生。

对于索那比丘尼的证悟，《法句经注释》有不同的说法。当索那比丘尼汲水后，坐下来进入禅定。当时，佛陀知悉索那比丘尼证悟的因缘已成熟，在祇树给孤独园的香室（Gandhakuṭi）散发光芒，仿佛出现在索那比丘尼的面前一般，对她说出以下偈子：

若人寿百岁，怠惰不精进，
不如生一日，坚固勤精进。[3]

当索那比丘尼听闻佛陀述说的偈子后，即证得阿罗汉果。

证得最上道果的索那比丘尼内心清楚：「我已证得阿罗汉果。」然而，未知此事的比丘尼们从祇树给孤独园归来时，若如往常一般待她不敬，她们将造下巨大的恶业。索那比丘尼自忖，应事前让她们知晓自己已转凡入圣之事，于是她让锅子静置于锅灶上而不生火，将心集于火界，以神通力让锅里的水疾速成沸。

3 《法句经》第 112 偈。

当比丘尼众从祇树给孤独园归来时，发现锅灶并未生火，她们嘀咕：「我们交代索那比丘尼烧煮热水，但是她却尚未生火呢！」

索那比丘尼对她们说：「贤友们！为何您们需要火呢？若需要热水，请直接从锅中拿取吧！」

听见索那比丘尼这番奇怪的话语，她们感到诧异，心想：「她这么说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于是她们走到锅子旁，伸手测试水温，惊讶地发现未起火的锅内竟盛满了滚烫的水。她们各自拿取容器盛水，水量却神奇地自动回补，无论多少人盛水，锅里的水量始终如一，未曾递减。

见此奇异现象，比丘尼们知道索那比丘尼已不是凡人，而是一位阿罗汉，并具备大神通力。年轻的尼众们到索那比丘尼尊前五体投地做礼敬，跪在她足前向她忏悔：「索那长老尼！过去我们长时间对您的指责、不敬及不当的言语及过失，请您宽恕我们。」

较为资深的长老尼们亦跪在索那比丘尼面前说：「圣者索那比丘尼！请求您的宽恕。」

德行馨香传四方

索那比丘尼的事迹迅速传遍各处，成为佳话。即使高龄出家，却在短时间内证得最高解脱，她的勇猛及大精进力成为比丘尼修行的典范。

当比丘尼众向佛陀禀报此事，佛陀欢喜以相同的偈颂赞叹索那比丘尼的成就：「若人寿百岁，怠惰不精进，不如生一日，坚固勤精进。」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精进者，以索那为第一。」[4]

由一位忙碌养育子女、老年被孩子遗弃的平庸老妇人，索那比丘尼却凭着超凡的精进力，翻转了自己的生命。索那比丘尼自述其生命经历，记载于《长老尼偈》。

她在出家前，曾谒见德高望重的比丘尼，听闻关于蕴、界与处的法义而出家。当她尚为学法女时，已获得各种神通。她将心制于一处修习无相观，以无间解脱获得最高果位，不在任何较低阶段的道果耽搁。衰老、下劣让人嫌厌，如今她已不再有来生。

吾以此色身，已生十子女；
羸弱年老时，往谒比丘尼。

彼为我教示，蕴处界诸法；
听闻此法义，吾剃发出家。

吾为学法女，得天眼清净；
我知宿世住，知前世住处。

4　《增支部》1 集 241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āraddhaviriyānaṃ yadidaṃ soṇā」。

心一境安止，修习无相观；
得无间解脱，无执达涅槃。

五蕴已洞悉，根断彼等执；
老劣令人厌，不再受后有。[5]

自在无悔笑看生死

索那比丘尼今生的成就，与过去生所累积的波罗蜜息息相关。《譬喻经》记载，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时期，索那比丘尼出生于鹫城（Haṃsavatī）富者之家，安乐且被敬重。

有一次，她往诣胜莲华佛之处，听闻佛陀宣说微妙之法。当时，佛陀赞许最上比丘尼，并置她为「精进第一比丘尼」。她冀求与该比丘尼同等的殊荣，对佛陀及僧团行广大供养后发如是愿。胜莲华佛为她授记：

汝愿将遂成。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汝名为索那，尊师女弟子。[6]

5 《长老尼偈》第 102 ～ 106 偈。

6 《譬喻经》四 • 3 品 26 • 第 4 ～ 6 偈。

她听闻后欢喜，终生护持佛陀及僧团，供养各种必需品。由此善业，她舍报后出生于三十三天。十万劫间，她仅在天界及人间流转，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她出生为舍卫城富家之女，嫁入夫家生育十子，此乃她的最后一生。

在多生累劫的生命舞台上，她扮演了各种角色；于此生，索那比丘尼为自己写下最精彩的剧本，为这场生死不断的轮回剧场画下圆满的句点。此生的大精进力，使她圆满累劫的心愿，自在无悔地笑看生死。

以索那比丘尼的精进事迹为激励，我们趁此难得的人身尚未失去、修行者及道迹尚存在于此世间时，无论自己多么老迈羸弱，当下就精进起修吧！切勿等到解脱的道迹已灭，如此真的仅能在了无出期的轮回中孤苦无依了。

第一册·第八章

施灯朗耀俱无碍

——天眼第一比丘尼——

萨故拉

Sakulā

拥有明澈的双眼是每一个人的希望，然而无论眼睛长得多么明亮照人，我们的感官有其一定的局限。眼睛受限于空间及距离，凡有质碍者皆无法穿视，还需仰赖光线作为助缘才能得见。然而，心的力量却远远超越感官的限制。

透过禅定的修习及宿世的善业，获得天眼神通者，将能自在无碍地彻见一切，善知远、近、粗、细的形色，得见天堂与地狱，一切通达无碍。以超越凡人的清净天眼，亦能了知众生如何依他们所造之业而死亡与投生，见众生死时、生时各随所造之业而有贵贱、美丑，善趣、恶趣。

萨故拉（Sakulā）比丘尼为众比丘尼中天眼第一者。由于曾经布施明灯于佛陀，加上过去的愿力及在修行上的精进，她超越人类眼根的局限，开启天眼神通，成为女性中获得天眼神通的佼佼者。

舍一切漏，得净天眼

萨故拉出生于舍卫城（Sāvatthī）一户具名望的婆罗门家，受国王的供养而财富谷米丰盈不缺。

当时，舍卫城给孤独长者（Anāthapiṇḍika）以五亿四千万建造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a），并将此寺院献于佛陀。当寺院建造完成时，给孤独长者派遣使者前往邀请佛陀接受此寺院供养。于是，佛陀率领比丘众从王舍城竹林精舍（Veḷuvana）前往四十五由旬外的舍卫城。

在佛陀莅临舍卫城当天，萨故拉准备前往参与此典礼而盛装严饰。当她正立于窗前时，见到佛陀在城门准备进入舍卫城。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具有光辉名望，诸天及人皆向佛陀礼敬。此时她内心欢喜，生起想要出家之念。在祇树给孤独园的捐献典礼时，她听闻佛陀说法而皈依成为在家女居士。

之后，她有因缘听闻一位阿罗汉比丘阐述说法，当下证得须陀洹果，了知一切诸法仰仗因缘而生，没有独立自主的「我」存在。从那一刻起，她生起出离之心，随后放下儿女及财富，毅然落发出家。

当她尚为式叉摩那学法女时，即已证得阿那含果。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尼之后，她精进不放逸地奉行佛陀的教导，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舍弃烦恼重担，断尽一切结缚，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在所获的六种神通之中，萨故拉比丘尼以天眼为胜。

在《长老尼偈》记载她最后一生的证悟事迹：

吾居住俗家，闻比丘说法，
得见离尘法，涅槃不死道。

儿女财与谷，一切皆舍去，
吾落发出家，而为无家者。

为式叉摩那，吾履修直道，
断除欲贪结，瞋恚漏尽弃。

受具足戒已，忆念宿世生，
得清净天眼，无染善修习。

诸行败坏质，无我因缘生，
弃除诸烦恼，清凉得涅槃。[1]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天眼者，以萨故拉为第一。」[2]

天眼所见与天人等同，天人之所以获得清净天眼，是由于善业而生 —— 无胆汁、痰、血等障碍，以及解脱随烦恼所致。因此，距离遥远之物亦能穿墙透视，不受空间障碍而得见。由于精进修习的力量，行者生起如天人的净眼般之智眼。

1 《长老尼偈》第 97 ～ 101 偈。

2 《增支部》1 集 242 经。巴利文「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dibbacakkhukānaṃ yadidaṃ sakulā 」。另一版本作「Bakulā」。

天眼并非具体的感官，而是一种执行视觉工作的智明，以见为义而名「眼」，具光明而有大光辉，故为「天」。由于天眼的作用，行者得见众生的生与死，这是获得「见清净」（Diṭṭhivisuddhi）之因，故名「清净」。

具天眼者，能向下方的地狱扩大光明，而见诸有情于地狱受极大苦，此为天眼的作用。然而他作如是想：「此等众生造何种业而受此大苦？」以作意而知晓：「他们造如是业而受苦。」同样的，他向上方的天界扩大光明，见诸有情在欢喜林、杂合林、粗涩林等处享有大幸福，这亦是天眼的作用。他如是想：「此等有情做何种业而有此幸福？」他知晓：「他们造如是业」。

具天眼者了知，这些世间的有情，造作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辱骂诽谤圣人，怀诸邪见，奉行邪见之行；一旦身坏命终，转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但这些世间的有情，具足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辱骂诽谤圣人，心怀正见，奉行正见之行；一旦身坏命终，转生于善趣，乃至天界。

因此，天眼的特殊功能即是知晓众生转生与死亡的智明，又称为「有情死生智」（Cutūpapātañāṇa）。行者藉由决心，亦能知晓有情造作何种业而有此投生，此为「随业趣智」（Yathākammūpagañāṇa）。天眼能照亮整个有情世间，上至最高层的天界，下至最底层的地狱，以天眼观千世界，恰如具眼者登上高楼观千辋圈。

过去善愿，施灯之果

萨故拉比丘尼在此生达到最高的证悟，此乃过去波罗蜜之汇聚，最终水到渠成。《譬喻经》记载，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萨故拉比丘尼出生于鹭城（Haṃsavatī），为阿难陀大王（Ānanda）之女，名难陀公主（Nandā）。她是胜莲华佛同父异母的妹妹，具有出色容貌及盈满财富，被众人所敬重及爱戴。

有一次，难陀公主盛装严饰，与侍女们往诣胜莲华佛之处闻法。当时佛陀称赞一位具有天眼的比丘尼，并在众中置她为「天眼第一比丘尼」。她听闻后心生欢喜，对胜莲华佛为首的比丘僧团作广大供养，并向佛陀作礼敬，发愿在未来获得「天眼第一比丘尼」之功德与殊荣。

佛陀为她授记：

难陀！
汝决得所愿，施法灯之果。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汝名萨故拉，尊师女弟子。[3]

难陀公主终生广行善业，由于此善作之业，她舍报后往三十三天。之后，她仅出生于天界与人间。

3　《譬喻经》四 • 3 品 24 • 第 13 ～ 15 偈。

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人间为婆罗门女，孤身云游四方，成为一名女隐士。有一次，她乞食仅获得一些油脂，于是将它作为油灯，怀着净信彻夜燃灯供养佛塔，佛塔内供奉着迦叶佛的舍利。由于具清净动机作此善行，她舍报后出生在三十三天，成为具有清净天眼的天人。

由于此施灯之果报，无论生在何处，她所去之处皆有光明，犹如灯火炽燃，光辉熠熠。由于施灯的果报，凡想看见的，穿透墙壁、岩石，越过山岳，她皆能得见。由于施灯的果报，她获得清净法眼，拥有显赫名声，具有信心、正念与智慧。

萨故拉比丘尼如是述说，记载于《譬喻经》：

无论生何处，以所作业故，
前行之路上，为我大灯辉。

穿壁与穿岩，越过山岳岭，
所见遂我欲，施灯之果报。

法眼得清净，我有名声辉，
信慧及正念，施灯之果报。[4]

之后，她仅出生于天界，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她出生为婆罗门女。此是她的最后一生，心已达全然的清净，烧尽所有烦恼。在她获得的六种神通中，以天眼为优，实现胜莲华佛的授记，如愿被佛陀置为「天眼第一比丘尼」。

4 《譬喻经》四 • 3 品 24 • 第 21 ～ 23 偈。

一念之善，可以影响多生；一念之恶，亦可以延伸多世。我们在轮回中所值遇的人、事、物，看似充满无奈，甚至无从选择。其实不然，生命中的每一分秒、每一刹那皆能作善恶的选择。

一念善恶的决定，将影响此生及未来的命运。如同萨故拉比丘尼曾经的施灯与发愿，虽仅仅是生命续流中的一念善，却带来多生善业的果实，在累劫的轮回中，此善业善愿如影相随，直至圆满达成最高的解脱。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任何时刻，善良与善行应是我们永远的坚持，并将此善业回向至道果，让它成为我们成就证悟解脱的最大助缘。

第一册·第九章

情爱只是梦一场

——速证智第一比丘尼——跋陀军陀罗盖萨

Bhaddā Kuṇḍalakesā

女人用情之深，为了所爱不惜一切地全心付出，有时结局却未必能尽如人意。我们期待轮回中的美好，然而在真理之前，这些不实的期待总是瓦解得支离破碎。当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仅是一厢情愿，甚至换来以怨报德的结局，此不期而然的背叛与伤害，是否足以让我们放下对轮回美好的错误期待？

跋陀军陀罗盖萨（Bhaddā Kuṇḍalakesā），这一位为爱不惜付出一切的女人，在面对丈夫萌生杀害之心时，以机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此恩将仇报的背叛，让她生起对世间极大的厌离，并成为追求真理的动力。她从一位为爱不顾一切的女人，成为疾速证悟的圣者，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重新探索。世间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好，轮回的事物终将以悲剧终结，唯有真理及佛法的修持，才能永不衰败。

过去业缘爱难舍

跋陀军陀罗盖萨出生于王舍城（Rājagaha）富人之家，她的名字跋陀（Bhaddā）意为「吉祥」。在她出生的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国师家也有一名男孩诞生。此男孩出生之时，从国王的宫殿至整座王舍城，所有的兵器皆莫名地闪烁光影。

次日，国师向国王请安时，问道：「大王！昨夜是否睡得安好？」

「国师！昨夜王宫的所有兵器在夜间突然闪闪发光，在刀光剑影下，恐惧占据我的心，我怎么可能睡得安好？」国王回答。

「倘若仅是如此，大王请勿忧心，不仅是王宫的兵器闪烁光亮，整座王舍城的所有兵器皆剑光闪闪。」国师回答。

「国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不瞒大王，昨夜我们家出生一儿，此儿出生于贼星宿，预计他将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大盗贼，为王舍城之敌。倘若大王担忧，我们将带他离开此处。」

「他不造成我个人的伤害，我并无任何遣走他的理由。」国王念及小儿并未犯下任何过错而没有驱走他。于是，国师将此儿命名为「萨荼卡」（Sattuka），意为「敌人」。

萨荼卡稍微长大至嬉戏奔跑的年龄时，举凡双目所见，皆顺手牵羊地带回家，居家的空间都被他偷取的物品给囤积满了。即使国师教诫他上千个不能偷盗的理由、苦口婆心地教导，但他偷窃的习性始终无法改变。

萨荼卡长大成人时，国师见此儿朽木不可雕，改变他已是不可能的事，心感到疲累而放弃。于是递给萨荼卡两件蓝袍、破墙的器具及一道绳梯，无奈且悲痛地说：「拿去！无用的孩子！你靠偷盗养活自己，离开吧！」

自此，萨荼卡发挥自己所向无敌的大盗贼本色，以破墙的器具及一道绳梯，他遍至城内的每一户人家，干净俐落地破墙入屋，将他人居家的物品顺手搬走，犹如物品是自己之前暂放的一般。王舍城没有一户人家侥幸逃过他的行窃，不久之后，每一户住家的墙壁皆出现萨荼卡入侵后留下的裂口。

有一次，阿阇世王（Ajātasattu）乘坐马车出巡王舍城，看见这些墙壁裂口而心生好奇，询问车夫：「为何城内每一户住家的墙壁皆有裂口？」

车夫回答：「大王！您有所不知，城内有一个大盗贼，名为萨荼卡，他破墙潜入每一户人家盗走财物。」

阿阇世王觉得此事重大，于是唤来大臣问道：「我听说城内有如此一个大盗贼，为何你不将他缉捕？」

「大王，此盗贼隐迹潜踪，我们实在找不到他。」大臣回答。

「今日将此大盗贼擒来，否则这就是你的死期！」阿阇世王如此下令。

大臣的生命危在旦夕，他派遣卧底遍布城内各个角落搜寻，成功将正破墙入户偷窃的萨荼卡逮个正着，连同偷窃之物一起押至王宫面见阿阇世王。

阿阇世王下令：「将这大盗贼押至南门，处以死刑！」

大臣奉命行事，将萨荼卡的双手系缚在后方，押至南门，并在沿途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处，施于鞭刑一千次。

与大贼萨荼卡同日出生的富人之女跋陀，听见窗外传来不寻常的喧哗声，随即打开窗户往外看，看见在十字路口正被施于鞭刑的萨荼卡。由于过去世曾经的钟爱之情，跋陀在那一瞬间对他生起巨大的怜悯及爱恋之心，她深感不快乐，将双手紧放在自己胸口，走回房间埋头伏卧在自己的床上。

她是家中唯一的独生女，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父母对她疼爱有加。平日连她脸上露出丝毫的忧愁之情，父母都于心不忍，如今见她不寻常地伏躺在床上，怎不叫父母心急如焚呢？他们急切地问：「爱女！你怎么了？」

跋陀并未隐藏自己的情感，她说：「您们是否看见那一个正被行刑的盗贼？」

「有的。」父母说。

「倘若不与他结婚，我就去寻死。」她任性地说。

父母听后十分震惊，苦口婆心地劝导她别做傻事，但她却深陷在情爱的冲动里，不顾一切、死心塌地爱着这个死囚。眼见劝说无效，女儿活着总比死了好，于是父亲前往拜见大臣，动用千金的巨额贿赂，打通关节，并对大臣说：「我的女儿对这盗贼痴迷爱恋，请你想想办法，把他从死门关里救出来吧！」

大臣答应富人的请求，于是带着萨荼卡四处游逛，拖延行刑的时间。直至日落时分，大臣从监狱里带出另一个囚犯作为代罪羔羊，将萨荼卡松绑并送至富人家，再将那替身囚犯捆绑，押至南门服刑。

富人见到萨荼卡之后，心想：「我应让我的爱女满愿。」于是交代仆人让萨荼卡以香水沐浴，穿着最好的服饰，并将他带至跋陀所住的高楼。

在同一座屋檐下的跋陀心想：「我的希求与心愿已经圆满达成。」于是以无量华丽及闪耀的黄金、玛瑙、钻石、珍珠等宝石严饰自己，与萨荼卡快乐地结婚。

情爱虚幻梦一场

新婚刚过几天，萨荼卡生起了歹念：「她身上的宝石装饰将归我所有，可是我该如何获得这些宝石呢？」

于是，当他们夫妇俩舒服地并肩而坐时，萨荼卡说：「我有话要对你说。」

跋陀脸上挂满幸福的微笑，仿佛得到一千份礼物般满足地说：「亲爱的！请说。」

「或许你想，我的命是你救的，其实我却是受山神的再生之恩。当他们将我抓到那无数盗贼粉身碎骨的盗贼断崖（Corapapāta）时，我对山神恳求：『倘若我大命不死，必定对你祭祀供养。』我对山神必须履行承诺，速速准备供品吧！」

跋陀心想：「好的，我将满他所愿。」

于是她准备供品，身戴所有宝石及装饰，与丈夫坐上马车启程。她想着：「我将以这些珍贵的供品奉祀山神。」当抵达盗贼断崖时，她从马车而下，准备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之下，登上那座盗贼断崖。

此时，萨荼卡心想：「倘若所有人一同登上山顶，我可就没机会盗走她的宝石了。」于是，他游说跋陀独自登山，并解散其他随从。跋陀将祭祀之器置于头顶，与萨荼卡一同登上盗贼断崖。

当他们在登山的途中时，萨荼卡对跋陀说话的语气越来越不客气，从他的各种肢体语言，跋陀敏锐地察觉丈夫心怀不轨。登至高峰时，萨荼卡现出他本来的冷酷无情，对跋陀说：「脱掉你的袍子，将身上琳琅满目的宝石堆叠在此处。」

跋陀佯装对萨荼卡的邪恶动机毫不知情，说：「夫君！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萨荼卡冷笑：「愚蠢！你真以为我来奉祀山神啊？我甚至可以把山神的心肝撕开吃了！呵呵！我是为了你那些华丽闪烁的宝石而来的。」

萨荼卡终于露出他的真实面目，这些话语句句刺入跋陀的心，内心窜起一阵酸楚悲痛，但她机智敏捷，为自保而礼貌地说：「但是夫君！这些宝石是属于谁的？我又属于谁的呢？」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我只知道你的财产属于你的，与我无关。美人！宝石装饰取下。别感到悲伤，不杀而得的财富，我无法接受！」萨荼卡说。

「好！我仅有最后一事相求，请你满我心中所愿。请让我在脱下这些宝石装饰以前，以最美的装扮再次表达对你的爱意，允许我从你的身前及身后，对你作最后一次的拥抱，如此就已满足矣！」跋陀如是请求。

「好吧！」萨荼卡毫不质疑。

跋陀从萨荼卡的身前拥抱他，之后再绕至他的身后，作势要拥抱他之际，顺势将他用力推下断崖。萨荼卡当场摔得粉身碎骨，毙命于断崖之下。

跋陀此举出于自卫。当她将萨荼卡推落断崖时，确实基于杀心及瞋恚使然。然而，在紧随的下一念，是属于善巧方便智（Upāyakosallañāṇa），即避开死亡威胁的善巧方法。

在电光火石的极短瞬间，跋陀即疾速策划出谋略，如同使用引出野兽的弓，萨荼卡完全被射杀。由于智慧劣等的盗贼萨荼卡无法迅速觉察所发生的状况，他毙命于山谷中。反之，疾速了知情势变迁的跋陀，脱离了萨荼卡的杀害。

守护山区的天人目睹这一切，以偈称赞跋陀惊人的机智聪明：

非所有场合，男人皆贤明，
女人于诸处，贤智明察深。

非所有场合，男人皆贤明，

女人甚敏睿，速思有利事。[1]

在所有场合，男人并非皆是贤智者；女人处处留意观察，亦具有贤明才智。在所有场合，男人并非皆是贤智者；女人富有敏锐觉察，仅片刻思考即能善于辨识何者有利。

世俗宛如刀锋蜜

跋陀迅速地从虚幻如梦的情爱中清醒，萨荼卡因贪恋财富而毙命，自己亦险为迷恋爱情而身亡。犯下滔天大罪，她不想再回家过世俗的生活。追求世俗的一切，犹如以舌舐食刀锋上的蜜糖，终将被割得遍体鳞伤；又如抓取燃烧的火球，无论碰触任何一处都将被灼伤。情爱、财富、欲乐对她而言，全失去意义，她想：「我将舍弃尘世，寻找永恒的真理。」

跋陀离开盗贼断崖，漫无目的地游走，内心向往成为隐士。她来至耆那教女隐士之处，请求加入耆那教团。

「你想以何种形式出家？」耆那教女隐士问。

对希望从轮回中解脱的跋陀而言，她果断地回答：「以你们教团中最殊胜的形式出家。」

「好，就那么办！」

于是，她们以棕榈坚果壳将她的头发一一从根拔起，作为一种特殊的苦行。对苦行者而言，以剪刀或剃刀剔除发丝

1　《譬喻经》四 • 3 品 21 • 第 31~32 偈。

是最下等级的出家仪式；反之，以最痛苦的方式，一根一根将头发拔掉，才是最殊胜的出家方式。当跋陀的头发被一一拔除后，再度长出来时，头发变得卷曲，由此得名「军陀罗盖萨」（Kuṇḍalakesā），意为「卷发」。

一些时日后，她迅速地掌握耆那教的教义，这些知识再也无法满足她，她心想：「这些人仅知道这么多，超出此范围则无任何不同及特出之处。」

于是，她开始云游至村落及市镇，举凡智者大德，她皆前往拜访学习，并获取与他们相等的学识智慧。渐渐地，对她所提出的疑问，再也无人能作出答辩，因为她实在太博学了。于是，她迅速地成为著名的辩论师之一。

举凡所到之地，她竖起标志，向城内的人宣战，然而却无人敢与她辩论。眼见再也无人能与自己一较高下，她开始在所进入的村落或市镇城门旁堆起一座沙，并插上一根蒲桃树枝，对附近的小孩宣布：「谁能与我辩论，就将这蒲桃树枝踏断。」语毕返回住处。如果七日后仍然没人踩断树枝，她便带走树枝离开该地。

生命翻转速证果

那时，佛陀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跋陀仅披一片布，在城市、市镇、乡村四处云游，恰好抵达舍卫城。她在城门再次竖立她的特殊标志，向小孩宣布后即入城。

此时，佛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独自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由于舍利弗尊者发心履行照顾祇树给孤独园的任

务，尊者经常在比丘们离开寺院之后才独自入城托钵。舍利弗尊者发心整理比丘们的坐具及用具，并履行扫地、盛水、照顾患病比丘等例行工作，随后才出发入城。

当舍利弗尊者入城时，看见跋陀所堆砌的沙堆及蒲桃枝，出于慈悲想调伏跋陀，于是问小孩们：「这沙堆为何如此置放呢？」小孩们七嘴八舌地将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尊者。

「果真如此，将树枝取下踩断。」小孩听见尊者的话语，一些不敢轻举妄动，一些则果断地将树枝取下，踩成段块。

跋陀用膳完毕出城时，见蒲桃枝已被踩断，问道：「这是谁做的？」

小孩们告知是舍利弗尊者让他们这么做的。于是她心想：「若不知道我的能力之人，绝不敢如此轻易地向我挑战！看来这位尊者必定具足大智慧及德行。现在我应宣布自己将与舍利弗尊者——佛法的大将进行一场辩论。在还未见到他之前，我将聚集自己的群众！」于是，她入城散播消息。舍卫城人民在互相传递消息之下，八万户皆已知晓此事。

舍利弗尊者用膳完毕后，坐在一棵树下等候跋陀的到来。跋陀率领广大群众与舍利弗尊者会面，彼此相互问好后，跋陀尊敬地站立于一旁，问道：「尊者！是您让孩子们将树枝折断吗？」

「是的。」舍利弗尊者回答。

「那么，尊者！我们是否开始进行辩论？」

「跋陀！就这么做吧！」

「但是，谁是提问方？谁又该回答呢？」

「我原有发言提问的优先权，但是你可依据你所了解的，先向我作出任何提问。」舍利弗尊者说。

得到舍利弗尊者的允许后，跋陀以她所知晓的所有义理，向舍利弗尊者提出问题，而舍利弗尊者皆无碍地一一给予解答。当所有问题都问尽后，她保持沉默。

舍利弗尊者接着说：「女隐士！对你的提问，我已全部作答，现在我将问你一个问题。」

「尊者！请说。」

「何者为『一』？」

跋陀对此提问全然无知，仿佛进入黑暗之处，她落莫地说：「尊者！我不知道。」

「女隐士！在我们教法中，连幼小沙弥都知道的义理，你却不知晓，你还知道些什么呢？」

由于过去的波罗蜜，跋陀知道对手的价值，她完全臣服于舍利弗尊者的智慧。当下她立即跪在舍利弗尊者足前，说：「尊者！我以您为皈依处。」

「你不该以我为皈依处，应该以世间最尊贵者 —— 世尊为皈依处。世尊正在祇树给孤独园香室（Gandhakuṭi），你应前往皈依世尊。」

「好的，我遵从尊者之言。」

傍晚时分，佛陀正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她在佛陀尊前作五体投地的礼拜，并坐在适当的位子闻法。佛陀知悉跋陀证悟的因缘已成熟，说出以下四句偈：

> 虽诵千句偈，若无意义者，
> 不如一句偈，闻已得寂静。[2]

当佛陀说四句偈的最后一句时，坐在一旁的跋陀即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她断除一切烦恼，从轮回的束缚中解脱。

跋陀请求佛陀让她加入僧团，佛陀允诺。于是，她在比丘尼僧团正式剃度出家。

跋陀证悟最高实相的速度如此迅速，仅在听完四句偈结尾的一瞬间，即从凡夫步入最高的阿罗汉果位。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速证智者，以跋陀军陀罗盖萨为第一。」[3]

出家之不同说法

以上跋陀的出家历程，出自于《法句经注释》。在《长老尼偈》，跋陀的出家及值遇佛陀的经过呈现不同的情景。当时，她仅披一片布四处云游，对于错误的事，颠倒为无错；对于正确的事，颠倒为错误。在灵鹫山峰上，当她从白天所

2　《法句经》第 101 偈。

3　《增支部》1 集 243 经。巴利文「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khippābhiññānaṃ yadidaṃ bhaddā kuṇḍalakesā」。

住的处所走出时，遇见清净的佛陀，身后有众多比丘跟随。于是她顶礼佛陀，佛陀唤：「善来，跋陀！」她即现出家相，获得比丘尼具足戒。

往昔仅掩一布游，落发积秽覆污泥；
于无过处思有过，于有过处见无过。

吾于灵鹫山峰上，白昼住处中而出；
吾见离垢清净佛，身后比丘众随侍。

双膝跪地吾顶礼，合掌趋至彼尊前；
「善来，跋陀！」世尊唤，吾即得受具足戒。[4]

依《长老尼偈》，跋陀遇见佛陀是在王舍城的灵鹫山峰上，而且佛陀以善来比丘（Ehibhikkhu）的方式为她受具足戒。

另外，《譬喻经》对跋陀的证悟提供另一个说法。跋陀在耆那教出家，学习耆那教的宗义。她受持宗义后，独自静坐思惟教理。此时，她看见一只狗衔着腐烂不全的人手，啃咬并掉落在她面前。当时，她见蠕虫爬附的人手，以此为禅修所缘而进入三昧。她感到惊慄怖畏，询问同道者有谁能为她解释其义。她们对跋陀说：「乔达摩佛的比丘们知道此问题的答案。」

于是，跋陀往诣拜见佛陀的弟子，询问其义。佛陀的弟子引荐她谒见佛陀。佛陀为跋陀开示有关蕴、处、界之义，教示不净、苦、无常与无我。跋陀听闻佛法而证得须陀洹果，并请求佛陀让她出家，佛陀唤：「善来，跋陀！」跋陀即现出家相，得受具足戒。

4　《长老尼偈》第 107 ～ 109 偈。

尔时，跋陀看见少量水，于是以水洗足。经由洗足的水流，见水溅起及落下，了知生灭的过程，当下明了：「诸行皆如此生灭不已。」心断除所有执着，获得漏尽及解脱。佛陀誉为「速证智第一者」。[5]

以上跋陀出家的说法虽然不一，但是却有相同的情节 —— 遇见佛陀而疾速获得最高的证悟。

自在云游勤教化

跋陀军陀罗盖萨比丘尼证得阿罗汉果之后，洒脱地云游四海，足迹遍及北印度，包括鸯伽国（Aṅga）、摩揭陀国（Magadha）、跋耆国（Vajjī）、迦尸国（Kāsi）及憍萨罗国（Kosala）。

跋陀军陀罗盖萨比丘尼慈悲教导他人亲证自己所达到的证悟，在《长老尼偈》记载其自在的心境，随缘教化行乞，成为众生的一亩福田。当时有一位男居士智者布施一套袈裟予跋陀军陀罗盖萨比丘尼，此举已培植广大福德，因为跋陀军陀罗盖萨比丘尼已是一位远离一切执着系缚之人。

游化鸯伽摩揭陀，跋耆迦尸憍萨罗，
漏尽解脱五十年，无债诸地行乞食。

优婆塞乃真智者，布施跋陀一袈裟，
已植广大福田海，因她乃是离系者。[6]

5 《譬喻经》四 • 3 品 21 • 第 38~46 偈。

6 《长老尼偈》第 110 ～ 111 偈。

累劫波罗蜜成熟

跋陀军陀罗盖萨比丘尼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凡夫而证得最高的阿罗汉果位，此证悟能如此迅速实在极为少有，这是因为跋陀军陀罗盖萨比丘尼多生所累积的波罗蜜所致。

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鵞城（Haṃsavatī）富者之家，居家充满宝石而闪耀光辉，生活具足大安乐。有一次，她往诣胜莲华佛之处闻法，生起欢喜及净信，并皈依佛陀。当时，胜莲华佛称赞优美比丘尼（Subhā），并誉她为「速证智第一比丘尼」。她听闻而心生欢喜，布施供养佛陀后伏礼佛足，发愿得到与优美比丘尼同等的殊荣。

胜莲华佛为她授记：

> 贤善者！
> 汝愿全成就，安乐且寂静。
>
>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
>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 军陀罗盖萨，尊师女弟子。[7]

由于此善作之业，她舍报后往三十三天。从该处没后，往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无论生在何处，由于所作的善业，她在其处皆是天王的王后。若出生在人中，

7 《譬喻经》四 • 3 品 21 • 第 6~8 偈。

皆为转轮圣王及诸王的王后。十万劫中，她仅在人间及天界流转，在一切处皆幸福。

在此贤劫中，于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是迦尸国（Kāsi）奇奇国王（Kiki）的第四位公主，名为密迦达依迦（Bhikkhadāyikā）。奇奇国王是迦叶佛的护持者，他的七位公主皆对三宝虔敬，希望加入僧团，但是奇奇国王并不允许。于是，她们坚守清净梵行长达两万年。她精进修习佛法，与姐妹们一同建寺护僧。

奇奇国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乔达摩佛教法时期的忏摩（Khemā）、莲华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跋陀军陀罗盖萨（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昙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由于此善作之业，她舍报后往三十三天。在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为舍卫城富人的独生女，并爱上大盗贼萨茶卡。曾是一位娇嫩、为爱不顾一切的平凡女人，在经历挚爱伴侣的恩将仇报，如同一记当头棒喝，让她从情爱的梦中清醒。她毫无疑虑地迅速抽离看似美好的欲乐，全心全意投入于真理的追求，最后成为超脱三界的阿罗汉尼，乃佛陀杰出的比丘尼弟子。

当她回顾这精彩的最后一生，或许会微笑看待萨茶卡的伤害。此恩将仇报所承受的苦与累劫轮回的苦相比，不过是无量繁星中的其中一小点，但是亦是众多繁星中最闪烁耀眼

的那一颗。由于此契机，她领悟世俗的一切毫无意义，彻底舍弃世间，步入向内探索的解脱之道，成就最高的证悟。

任何苦难都能成为我们生命中那颗最闪耀的星星，成为带领我们走向解脱的最佳契机。因此，微笑面对痛苦，并将苦难转化为修道的动力。这并非传说，跋陀军陀罗盖萨比丘尼如是做到了！

清净梵行的伴侣

——宿命智第一比丘尼——

跋陀迦比罗尼

Bhaddā Kāpilānī

第一册・第十章

跋陀迦比罗尼（Bhaddā Kāpilānī）在比丘尼弟子之中，拥有「宿命智第一」之称誉。或许源于她在宿命智的杰出成就，堪能忆念过去无数劫之事，因此她前世多生的典故比其他比丘尼弟子更为丰富。

迦比罗尼的事迹与大迦叶尊者（Mahā Kassapa）息息相关。在值遇佛法以前，他们是千年难得一见的模范伴侣。在世间欲望的沼泽里，他们始终守护对出家的向往及梵行的坚持。即使身陷在一段无法避免的婚姻里，他们选择成为有名无实的夫妻，彼此相敬如宾地生活，情同兄妹般地持守梵行。

当世间歌颂情爱与婚姻的幸福时，他们却视之为焚身之烈火。在爱欲的洪流里，他们选择逆着世间而傲然地活出自己。这一对清净伴侣静候出家的因缘，展现坚持梵行之美。虽然他们拥有的财富及眷属可媲美一小国，但是当出离的时机成熟时，他们毅然舍下一切而出家修行，最终成就最高的道果。

无法避免的婚姻

跋陀迦比罗尼出生于摩达国（Madda）沙竭罗城（Sāgala），父亲是哥西婆罗门种姓（Kosigotta），母亲名为苏慈玛蒂（Sucīmatī）。她天姿绝色、貌美绝伦，由于宿世的善业，其身自然散发金黄色的光芒。这辈子是迦比罗尼的最后一生，她自幼即怀有出家的意愿。

毘巴利（Pippali，大迦叶尊者未出家前的名字）则出生于摩揭陀国（Magadha）大渡头港（Mahātittha）婆罗门之家。父亲名为迦毗罗（Kapila），母亲名为苏玛娜德威（Sumanadevī）。毘巴利与迦比罗尼同样出生尊贵，拥有显赫家世。

当毘巴利年值二十岁时，迦比罗尼正值十六岁。那时，毘巴利的父母观察他们的儿子毘巴利，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儿子！你已达成熟的年龄，应当延续家族血脉而成家立业。」

毘巴利听后说：「亲爱的父亲、母亲！您们在我耳边所说的这些话语并不适宜。只要您们还活着的一天，我必定会照顾您们，但是当您们离世后，我将出家。」

过了几天后，毘巴利的父母又再提起婚事，然而他再度拒绝；父母再提，他又再拒绝。自此，毘巴利的母亲不放弃地向他催促婚事。毘巴利心想：「我得想办法说服我的母亲。」

于是，他动用上千黄金，聘请金匠打造一座纯金少女像，此少女像拥有举世无双的美貌。当此纯金像完成时，他为金像擦亮磨光，穿上红色衣服、戴上各种华丽装饰及各色花朵，随后请他的母亲来到纯金像面前，并对她说：「亲爱的母亲！若在这世上能找到如这纯金像般一模一样的女孩，我将住在居家；若找不到这女孩，我将出家。」

他的母亲十分聪慧，心想：「我这具有许多福德的儿子显然已下定决心，他将获得恩赐。当他在过去世行善造福时，绝不会是单独一人累积善行的。因此，他必将觅得一位与他相称，并一同累积福德的伴侣，如同这纯金像一般的女孩。」

于是，她召唤八位婆罗门，装备他们所需的用品、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她将纯金像放上马车，对他们说：「去吧！前往那些与我们拥有相同背景及财富的家庭，寻找如这纯金像一般的女孩，并将聘礼交给她。」

这八位婆罗门心想：「这是我们的任务。」他们坐上马车启程。

他们又想：「但是，我们该往何处呢？」

「摩达国以拥有众多美女而闻名，我们前往摩达国吧！」

于是，他们趋车前往摩达国沙竭罗城。抵达沙竭罗城后，他们将纯金像立在供人洗澡处的石梯上，并坐在附近观察。

此时，女侍正为迦比罗尼的沐浴装饰，让她坐在小房间内，自己则前往洗澡处沐浴。当她在石梯处看见纯金少女像时，心想：「主人的女儿怎么到此处来了？」

女侍误以为这尊纯金少女像是迦比罗尼，而对她说：「女孩！您为何来到此处呢？」

她举起手说：「快回去！」然后轻轻碰触她的身体。

「啊！好硬啊！」当她再次仔细端视，发现原来是一座没有生命的金像时，忍不住嘲笑自己：「怎么会将金像当作是主人家的女儿呢？」

那八位婆罗门见此情况，赶忙冲上前围绕着她，问道：「你主人的女儿长得与这纯金像一样吗？」

「这金像有什么美？我主人女儿的美貌更胜于她百倍、千倍！她拥有成百上千的美德。当她坐在十二肘的暗室时，根本不需要任何烛光，她身上散发的光芒足以照破黑暗。」

「那带我们去见她吧！」婆罗门将纯金像放回马车，带上聘礼前往哥西婆罗门家。他们将马车停放在门口，知会他们的到来。

哥西婆罗门亲自接待并表示欢迎，随后问道：「你们从哪儿来呢？」

「我们来自摩揭陀国大渡头港，迦毗罗婆罗门家。」

「你们到访此处有何事吗？」

他们详述到访的理由，哥西婆罗门欢喜地说：「太好了！迦毗罗婆罗门拥有与我们相同的种姓及财富，我们会把女儿许配给他。」哥西婆罗门欣然收下聘礼。

八位婆罗门完成任务后，迅速捎讯息给迦毗罗婆罗门：「我们已找到与纯金像如出一辙的女孩，请张罗接下来该做的事。」

收到此消息后，迦毗罗婆罗门喜不自胜地告诉儿子昆巴利：「那女孩已经找到了！」

昆巴利听后心往下一沉，想着：「我以为他们不可能找到如此这般的女孩，没想到他们说这女孩已有下落。不幸的事已发生，我得写信给她。」

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了封信，内容如下：「跋陀迦比罗尼！请嫁入与你门当户对的家庭，我将出家，不希望你以后承受痛苦。」

在摩达国另一端的迦比罗尼也听到风声：「他们似乎要将我许配给某某人。」她也到静处写信，内容亦非常相近：「昆巴利！请找与你门当户对的伴侣，我将出家，不希望你以后承受痛苦。」

委任派送这两封信的差使，碰巧在路途中相遇。他们其中一人问道：「这是给谁的信呢？」

「这是昆巴利给跋陀迦比罗尼的信。」

「这又是给谁的信？」

「这是跋陀迦比罗尼给昆巴利的信。」

于是，他们将信函打开，仔细阅读而不满地说：「看看这些孩子的作为！」然后，他们擅自做主地将信函撕掉，丢

弃在林野间，随即窜改内容，写了笔迹相似的信，互相表达同意及欢喜之情，然后送交给双方。

昆巴利与迦比罗尼的出家意愿并未被成功地传达。实际上，他们俩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成婚。万般无奈之下，他们依照父母的安排而结婚，迦比罗尼被送至摩揭陀国，这婚姻就在两方不情愿之下进行。

在婚礼当天，昆巴利以花朵编串花环，迦比罗尼亦编串花环，他们各自将花环置放于睡床的中间。晚膳后，他们心想：「我们将上楼躺下。」当他们在房间见面时，昆巴利躺在床的右边，跋陀迦比罗尼则躺在床的左边，他们达成协议：「任何一方的花朵倘若凋谢，则表示欲望在那一方的心中生起，任何一方都不应靠近这花环。」

他们彻夜未眠，亦不敢弯曲身子，深怕身体碰触到对方，那花环并没有凋谢。白天时，他们犹如兄妹般，甚至不互相微笑。由于双方皆有想出家的决心，他们同意如此坚守梵行。因此，他们纯属有名无实的夫妻，俩人一同过着清净的梵行生活。

他们的生活远离世间的财、食、利等欲乐，甚至不必忧心居家的俗务。然而，当父母离世后，他们必须肩负起管理田地以及生活起居等事务的责任。

昆巴利拥有家财万贯，享有八亿七千万财富，仅是一日沐浴后所丢弃的黄金粉末，就已将近一公升半[1]。他拥

1　12 Magadhanāḷi（古印度摩揭陀国的测量单位），约 1.5 公升。

有不少于六十座水库，各各备有灌溉器械。除此之外，尚有面积十二由旬的田地、十四座面积如同阿努拉德普勒城（Anurādhapura）[2] 大小的村庄，都住着他的仆人和工人。他还备有十四支象军、十四支马军及十四支车军。

有一日，昆巴利骑着一匹装饰严好的骏马，在随从的簇拥下前往农地。他站立在最高处，俯视千万个正被耕犁的田地。他看见乌鸦及各种鸟类正翻土吃蚯蚓和昆虫等，于是询问身边的侍从：「亲爱的朋友！它们在吃什么呢？」

「尊敬的先生！它们正在吃蚯蚓。」

「谁来承担这些鸟儿所做的恶事？」

「尊敬的先生！这田是为您而耕的，您是承担这些恶业的人。」

昆巴利心想：「倘若我是引发这些邪恶之行的罪魁祸首，那么拥有八亿七千万财富有何用？拥有十二由旬的农地有何用？拥有六十座备有灌溉器械的水库有何用？拥有十四座村庄的仆人有何用？这些实无用处！我将把所有一切交给迦比罗尼，然后出家。」

与此同时，迦比罗尼也在田地播种三盆芝麻，在诸多随从围绕下，安坐在一旁。此时，她看见乌鸦及各种鸟类正吃着芝麻里长出的虫，于是问身边的随从：「亲爱的女孩！它们在吃什么？」

2　阿努拉德普勒城（Anurādhapura）是锡罗的古都。

「尊贵的女士！它们正在吃虫。」

「这恶业所导致的结果，归谁呢？」

「尊贵的女士！这些工作是为您而做的，这恶业归您。」

迦比罗尼听后心头一惊，思惟：「对我而言，四肘衣物与少许米饭就已足矣。倘若这些众生所造下的恶业全数归我，如此的恶业足以令我在一千次的轮回大海中，无法冒出头来。当昆巴利回来时，我将把所有一切交给他，然后出家。」

由于畏惧业报，他们生起厌离及出离心。然而依佛陀的教导，此不具杀害动机、无意伤害的作为，并不足以构成杀生业，这些随从的回答是依据当时耆那教的思想而做的回应。

舍弃繁华而出家

当昆巴利返回住处时，他洗澡后走上楼，坐在昂贵的椅子上，仆从为他准备具有转轮圣王规格的餐饮。当他们俩用膳完毕后，支开仆从，在一处舒服的地方隔开而坐。

此时，昆巴利对迦比罗尼说：「跋陀！当你来到此居家时，一共带了多少财富呢？」

「尊贵的先生！五万五千辆马车的承载量。」

「这全部的财富，加上八亿七千万的财富、六十座备有灌溉器械的水库等等，我将全都给你。」

「但是，请问你要前往何处？」

「我将出家。」

「尊贵的先生！我在此处等你归来，亦想对你说类似的话，我也想出家。」

对他们而言，三界如火宅。他们将布料染成黄色，从市场得到土钵，并互把对方的头发剃除，说道：「我们出离世间，将自己奉献给在这世间已获得解脱的阿罗汉。」他们将土钵放入袋子而背在肩上，然后离开居家，没有任何一位随从或仆人认出他们。

当他们成功离开婆罗门村庄，即将进入仆人村庄时，他们的步态及举止被仆人认出来了。仆人们哭倒在他们的足下，悲伤地说：「尊贵的主人！您们怎能离开，留下我们独自陷入无助的窘境。」

「朋友！我们感知三界犹如火宅，因此出家。由于你们人数众多，倘若让你们逐个从奴隶的身分解放，即使一百年也未必能办到。你们各自将头洗净后，即重获自由身。」语毕，他们舍下哭泣的仆从继续上路。

走在前方的毘巴利停下脚步往后看，心想：「这迦比罗尼乃是南阎浮提拥有举世无双美貌的女人，她正尾随在我的身后。或许人们将作此想：『既然已经出家，他们却依然无法分开生活，这并不适宜。』」倘若有人让此想法染污他们的心，他们将堕入恶道，因此我们应该分开而行。」

他继续往前行，在前方分叉路口处停下脚步，等待迦比罗尼。迦比罗尼到叉路时，向毘巴利礼敬，合掌并站立一旁。此时毘巴利对她说：「跋陀！当人们看见像你这么一位女子尾随我时，他们或许会生起如此的想法：『他们出家了，但

依旧无法分开生活。』由于我们的行为，导致他们染污了心，或将堕入恶趣。因此，在这分叉路口上，你选择一条路，而我走另一条路。」

「是的！对出家者而言，女人确实是障碍。人们会想：『他们出家了，却没有分开生活。』我们将成为千夫所指。你选择一条路，而我将走另一条路，我们将分开生活。」

迦比罗尼向毘巴利右绕三匝礼敬后，双手合掌作如是言：「我们跨越十万劫的交情及友谊，在今日粉碎了。」「你被认为是属于右边的，右边的道路适合你；我则是属于左边的，左边的道路适合我。」

在分道扬镳的那一刻，大地震动咆哮，仿佛诉说着：「山河大地及须弥山我皆能承载，唯此二人之德行，我无法承载！」雷声隆隆响彻云霄，世界边缘的轮围山岳亦传出回响。

当时，佛陀在波罗奈仙人堕处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度过首个雨安居后，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竹林精舍（Veḷuvana），尚未返故乡迦毗罗卫国。当佛陀在香室（Gandhakuṭi）听见大地震动的巨响时，观照大地以何因缘而震动，了知：「由于毘巴利及跋陀迦比罗尼二人的功德力，他们舍离无量财富而出家，并将他们的生命献于佛。这大地震动发生在他们分道扬镳的岔路，我将帮助他们。」

出自于慈悲，佛陀持衣钵步出香室，在没有任何大弟子的陪同下，独自步行五英里路去见他未来的弟子。在距离王舍城与那烂陀（Nālandā）之间，佛陀端坐在一棵榕树下，此树名为「多子榕树」（Bahuputtaka Nigrodhamūla），静候弟子的到来。

奇特的是，佛陀并不以普通的头陀隐士形象端坐在树下。为了让从未见过他的毘巴利生起信心，佛陀对其三十二相好及身光毫不隐藏。佛陀端坐在该处，佛身放出的光芒远至八十肘处，状如伞盖、车轮、小尖顶之光芒穿梭四处，犹如一千日月照亮整座森林。森林在佛光照耀下令人愉悦，犹如天空闪烁的繁点星光，又仿佛池面盛开五种不同品种的簇簇净莲。榕树的树干原是白色，树叶为绿色，旧叶为红色，然而沐浴在佛陀的身光中，整棵榕树金光熠熠。

走向右边道路的毘巴利，在多子榕树下遇见佛陀。毘巴利瞻仰佛陀的容貌及殊胜光芒，知道佛陀的智慧不凡，心想：「这必定是我的导师，由于他的缘故而我出家。」他站立在该处，趋近并低伏身子，以虔敬爱慕之心，三处顶礼并三次宣说：「世尊是我的导师，我是世尊的弟子。」

佛陀说：「亲爱的儿子迦叶！若你向大地作此礼敬，大地将无法承载。但我已证得过去诸佛所证，了知我的广大德行，你对我作出如此的礼敬，无法使我身上的一根毛发颤抖。亲爱的儿子迦叶！坐下来，我将让你继承我的财产。」

大迦叶尊者出自于对佛陀深深地虔敬而作礼敬。倘若以此相同之礼，礼敬大海，大海之水将干涸，犹如滴水落在极热的铁锅上；倘若以此相同之礼，礼敬轮围山，轮围山将粉碎犹如果壳；倘若以此相同之礼，礼敬须弥山，须弥山将毁坏，犹如被乌鸦啄食的面团；倘若以此相同之礼，礼敬大地，大地将成灰尘，随风而飘散。

且不说大迦叶尊者，即使有一千位如同大迦叶尊者的比丘，向佛陀作此礼敬，亦无法震动佛陀的一根毛发，就连佛陀身上的袈裟一线皆不可动摇。这是佛陀不可思议的大威力。

佛陀说：「迦叶！若有人不知、不见，却对如你一般具备诚心的弟子说：『我知、我见』，他的头将裂开。但迦叶！我已知而说：『我知』；我已见而说：『我见。』」

接着，佛陀对大迦叶尊者作三项教诫，记载于《相应部•衣经》[3]（Cīvarasuttaṃ），以此完成其出家及受具足戒：

> 迦叶！你应如是学：「对僧团中的长老、年少、中老，我皆住于大惭愧。」
>
> 迦叶！你应如是学：「凡我听闻任何一切与善有关的法，一切皆以其义饶益、思惟，皆以心屡屡思考，以倾耳闻法。」
>
> 迦叶！你应如是学：「于身念处正念乐住，我不忘舍。」迦叶！你应如是学。

大迦叶尊者由接受佛陀的教导而获得具足戒（Ovāda paṭiggahaṇa upasampadā）。自此以后，毘巴利被称为「大迦叶尊者」（Mahā Kassapa）。他精勤修习而证得阿罗汉果，被佛陀誉为比丘弟子中「头陀第一比丘」[4]，成为佛陀重要的大弟子之一。

---

3 《相应部》16 相应 11 经。

4 《增支部》1 集 191 经。

走向左边道路的迦比罗尼，当时比丘尼僧团尚未成立，因此在长达五年的岁月里，她一直在距离祇树给孤独园不远处的外道尼众住处（Titthiyārāma）生活。当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Mahāpajāpatī Gotamī）正式出家成为比丘尼时，迦比罗尼亦加入比丘尼僧团，在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座下受具足戒。

慈悲面对嫉妒尼

出家后，迦比罗尼比丘尼精勤修习佛法，在短时日内即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在六种神通当中，她尤其精通于宿命智。

迦比罗尼比丘尼多闻且善巧说法，她致力于教导比丘尼戒律，亦向众人宣说佛法，在僧团中获得崇高的礼敬，扬好名声。

有一次，迦比罗尼比丘尼在沙积多城（Sāketa）度过三个月雨安居。当时她有要务而必需前往舍卫城（Sāvatthī），于是请使者至偷兰难陀比丘尼（Thullanandā）之处传达讯息：「倘若尊姐偷兰难陀比丘尼能提供住处，我将前往舍卫城。」

偷兰难陀比丘尼说：「请她过来吧！我将提供住宿。」

于是，迦比罗尼比丘尼从沙积多城前往舍卫城。偷兰难陀比丘尼为她准备好寮房住宿。

偷兰难陀比丘尼亦是一位多闻且善巧说法的比丘尼。当时，人们心想：「跋陀迦比罗尼比丘尼多闻、善于说法、得

崇高礼敬，是卓越的长老尼。」于是，拜访迦比罗尼比丘尼。

当偷兰难陀比丘尼发现人们总是优先拜访迦比罗尼比丘尼，随后才拜访她，甚至一些自己的学生亦喜爱迦比罗尼比丘尼，她对迦比罗尼比丘尼心生嫉妒。她心想：「这位比丘尼诸多示意，诸多要求，却被赞叹说住于少欲知足、不与众交往、隐遁。」

为了滋扰迦比罗尼比丘尼，她在迦比罗尼比丘尼面前来回步行、或立、或坐、或卧，又在迦比罗尼比丘尼面前诵经、令其他人大声诵经或学习问义。

偷兰难陀比丘尼对迦比罗尼比丘尼的嫉妒越增强烈，瞋怒不喜，最后甚至将她驱赶出寺院。然而，迦比罗尼比丘尼已是一位漏尽的阿罗汉尼，面对此无理的对待，她丝毫不受影响，云淡风轻地看待世间的一切，慈悲无执着地对待她们。

在比丘尼僧团中有少欲者，对此事责难：「为何偷兰难陀故意恼乱跋陀迦比罗尼呢？」、「为何偷兰难陀准备寮房给跋陀迦比罗尼，而后瞋怒不喜，即将她驱赶出去呢？」

那时，佛陀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佛陀集合大众，确认此事后作呵责，并立下戒律：「任何比丘尼，对比丘尼故意恼乱者，波逸提。」[5]、「任何比丘尼，以住房给与比丘尼后，而瞋怒不喜即驱出或令驱出者，波逸提。」[6]

---

5 《律藏》经分别 • 比丘尼分别 • 波逸提 33。

6 《律藏》经分别 • 比丘尼分别 • 波逸提 35。

犹如黑夜衬托出月亮的皎洁，世间的嫉妒伤害，更突显迦比罗尼比丘尼的智慧及慈悲。恰似荷叶不沾水，凡夫出于烦恼而造作的言行举止，无法令清净无秽的圣者沾染半点尘埃。圣者的心纤尘不染，朗朗明曜且宽广无垠。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赞许跋陀迦比罗尼比丘尼：「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宿命智者，以跋陀迦比罗尼为第一。」[7]

具宿命智者，堪能忆念过去多生多世的生活状况，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成坏劫：「在彼处，我有如是姓名，如是种姓，如是容貌，食用如是食物，领受如是苦乐，有如是寿量。我从此处死后，转生彼处。在彼处，我亦有如是姓名，如是种姓，如是容貌，食用如是食物，领受如是苦乐，有如是寿量。我从彼处死后，转生此处。」

迦比罗尼比丘尼在忆念过去多生多世的能力极为出色，因此获得「宿命智第一比丘尼」的殊荣。

7 《增支部》1 集 244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pubbenivāsaṃ anussarantīnaṃ yadidaṃ bhaddā kāpilāni」。

共许最美之善愿

在《譬喻经》记载，迦比罗尼比丘尼多生累劫，皆与大迦叶尊者有着密切的连系。他们曾多生成为夫妻，一同修习广大波罗蜜。以下典故，迦比罗尼比丘尼多生前的丈夫，皆是大迦叶尊者的某一生。

在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迦比罗尼比丘尼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为具有八亿财富的维德哈（Vedeha）长者之妻，维德哈长者乃大迦叶尊者的前生。那时，他们在随从的陪同下，往诣胜莲华佛之处听闻佛陀说法。当时，他们听闻佛陀赞叹「宿命智第一比丘尼」及「头陀第一比丘」倪萨巴（Nisabha），而心生欢喜。

维德哈长者夫妇邀请胜莲华佛为首的僧团，连续七日作广大供养。随后，他们伏礼佛足，维德哈长者发愿获得与「头陀第一比丘」同等的功德与殊荣，她则发愿求得与「宿命智第一比丘尼」同等的功德与殊誉。胜莲华佛以神通观察，确定他们能满愿，因此为他们授记。他们终生侍奉佛陀，亲切奉事及供养必需品。

当胜莲华佛般涅槃时，维德哈长者夫妇集合亲戚朋友，以宝石建造高达七由旬的七宝塔，宝塔犹如日光闪耀熠熠，犹如沙罗树王花朵盛开。同时，在塔内以七种宝石制造七十万枚钵，犹如芦苇燃烧般明耀光辉。钵内盛满香油，并点燃明灯供养胜莲华佛。

另外，他们又造七十万器皿，各各器皿盛满宝石供奉佛陀。另外尚有六十四枚钵，每八枚钵一组，中央各立起一座以黄金雕饰的花卉层塔，金色如秋阳，射照辉映四方。宝塔四门的牌楼、拱门及柱子皆由宝物所成，殿堂立有宝幡，各种花饰围绕，庄严且美丽辉煌。宝塔的彩色亦善调造，分为三个部分，一涂雄黄、一涂赤砒、一涂真黑。以此庄严摄受的宝塔供养佛陀，并终生以其能力所及供养僧伽。

她与维德哈长者终生行持善业，命终之后皆转生善趣，或在天界、或在人间，在轮回中他们如影随形，享受各种祥福。

净信难行之布施

在九十一劫前昔，毗婆尸佛（Vipassī Buddha）出于世间，她居住于槃头摩底城（Bandhumatī），是依卡萨达卡（Ekasāṭaka，意为「一衣者」）婆罗门之妻。

依卡萨达卡婆罗门是大迦叶尊者的前生，富有善行美德，可是却十分贫穷。他仅有一件衣服，妻子亦同。至于外衣，他们夫妻仅有一件。因此，他以「仅有一衣者」闻名。当婆罗门穿着外衣出门时，她便待在家里；当她穿着那唯一的外衣外出时，婆罗门则待在家。虽然生活极度清贫，他们却和谐安乐地生活。

当时，毗婆尸佛在每七年周期，有一次盛大的说法集会，并在白天及夜晚两个时段说法，好让每一个人皆有因缘得以闻法。在白天时段，毗婆尸佛于傍晚时分说法；在夜晚时段，

毗婆尸佛则通宵说法。当法筵开始前，天人们将游走于南赡部洲，宣布佛陀即将说法。

依卡萨达卡婆罗门听闻此消息，询问妻子：「亲爱的夫人！你将在白天时段前往闻法，或是夜晚时段前往闻法呢？」

「我们女人无法在夜间外出，我将参与白天时段的法筵。」如此回覆后，她便穿上那件唯一的外衣，与其他女居士前往寺院。抵达寺院向佛陀礼敬后，她坐在适当的坐位闻法，法筵结束再与女同伴们一同返回住处。之后，换成依卡萨达卡婆罗门穿上那件唯一的外衣，在夜晚时段前往寺院闻法。

初夜时分，依卡萨达卡婆罗门听闻佛陀开示涅槃道而生起法喜，他想将身上唯一的外衣供养佛陀。当下他有些犹豫，唯一的外衣布施出去以后，他与妻子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中夜时分，他再次生起法喜，后夜时分亦同。此时，他不顾一切，心想：「无论是生是死，我随后再来考虑衣服的事情！」于是他坚决地将外衣供养出去。

如此下定决心后，他将外衣脱下折好，恭敬地置放于佛陀足下，全心全意地供养。那一刻，他欢喜地高呼：「我战胜了自己！我战胜了自己！」

依卡萨达卡婆罗门仅穿一件衣服回家，对他的妻子说：「夫人！随喜我所做的大福业，我向佛陀布施我们唯一的外衣。」

她听后欢喜地合掌随喜：「夫君！你做得真好，善施外衣给最胜觉者。」

当时坐在帘布后方闻法的槃头摩王（Bandhumā）听见依卡萨达卡婆罗门在布施时发出的欢呼声，他派遣吏人了解事由，得知婆罗门做了难行的布施，于是送他一套衣服。然而，婆罗门心想：「过去国王不曾送我衣服，由于佛陀的恩德，国王才送此衣服给我。由佛陀的恩德而获得的衣服，我留下有何益处呢？」于是，他将此衣供养佛陀。

槃头摩王知道后，再送他两套衣服，他依然将此两套衣服供养佛陀。于是，槃头摩王再送他四套衣服，婆罗门再次将此四套衣服全数供养佛陀。如此槃头摩王每次赠送婆罗门衣服，皆是之前送礼的双倍数量。然而，出自于对布施的信心，婆罗门将所得的衣服全数供养佛陀。直至槃头摩王送上三十二套衣服时，在槃头摩王的要求下，他们夫妻仅各留下一套衣服给自己，其他皆诚心供养佛陀。

有一次，在寒冷的傍晚时分，槃头摩王见正在闻法的依卡萨达卡婆罗门，便将披在身上价值十万金的红毯送给他，请他在闻法的时候披在身上。然而，婆罗门心想：「此珍贵的红毯披在这不净之身有何用处？」于是他将红毯制成宝盖，置放于佛陀香室内的座榻上，以此供养佛陀。

此宝盖在佛陀六色身光的照耀下更为华美，当槃头摩王见此宝盖而想起自己赠送婆罗门之物，他对佛陀说：「世尊！这红毯曾是我所属之物，我将它赠予依卡萨达卡婆罗门，让他在闻法时披上。」

佛陀回答：「大王！你赠予婆罗门，而婆罗门供养我。」

槃头摩王心想：「此婆罗门知道对佛陀应做何事，而我们却不知晓。」如此思惟，国王对婆罗门作八重布施（Aṭṭhaṭṭhaka），赠予他各种物品各六十四件，并立他为国师（Purohita）。婆罗门夫妇因布施的福德而不再贫穷，夫妇每日以六十四饮食之量供养比丘，终生供养以佛为首的僧团。

由于布施之善行，他们出生于天界。在该处命终后出生于人间，婆罗门成为波罗奈国王，她则成为女群中的最上者 —— 王后。由于前世多生的情感，国王对她疼爱有加。

当时有八位辟支佛正托钵乞食，他们见而心生欢喜，以珍馐佳餚布施供养。他们再次邀请辟支佛接受饮食供养，并以黄金宝物建造房舍招待辟支佛。除此之外，他们还聘请锻工打造数量达百的金钵，让辟支佛坐在黄金法座上，以净信亲手供养金钵予辟支佛。

善业弥补诸过患

在迦比罗尼比丘尼多生的事迹中，记载她犯下恶业的典故仅此一则。在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入灭，而迦叶佛（Kassapa Buddha）尚未出于世间的期间，仅有辟支佛住世。她出生于迦尸（Kāsi）城门外的村庄，她的丈夫（大迦叶尊者前生）则出生于富者之家，生活幸福并有兄弟，她为长兄妻。

有一次，长兄妻与小姑发生争执。在争吵之际，有一位辟支佛前来托钵。小姑见辟支佛后，以饮食供养辟支佛，并

如是发愿：「愿我能远离她百由旬之外。」所指的「她」即是长兄妻。

当时，长兄妻在门处听见小姑的祈愿，心想：「此善行将让她获得荣耀，应让辟支佛得不到她供养的饮食！」

出于愤怒，她取走辟支佛手中的钵，倒掉钵内的供食，再盛满泥土给辟支佛。辟支佛接受此不净之食，对于她的怒骂或瞋视，辟支佛皆保持平等及喜悦。

此时，小姑看见她无礼的举动，责备道：「喂！愚妇！你可以欺凌我，甚至打我！但是，对于圆满无量劫波罗蜜的辟支佛，你竟然将尊者的食物倒掉，再盛以泥土，如此的作为是不恰当的！」

辟支佛平静的容颜触动她的心，此时她恢复道德意识，懊悔地说：「尊者！请稍等。」

她惭愧地将钵取回，彻底洗净后涂上香油，并盛满胜妙美食，再覆盖一层亮光酥油，颜色金黄犹如莲花蕊般。她欢喜且虔敬地供养辟支佛，并如是发愿：「如同此钵中的食物一般金黄闪耀，愿我的身体亦能如此金光熠熠。」辟支佛给予祝福后腾空飞去。由于她的丈夫也在那一生供养辟支佛，从彼处没后，他们皆出生于天界。

在迦叶佛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于波罗奈（Bārāṇasī）富者之家。由于布施的果报，她拥有如花似月的美貌。然而，过去曾经对辟支佛恶口的果报成熟，她的身体有难闻的恶臭，使她饱受他人的厌恶，拥有不美满的婚姻。

在首日嫁入富人儿子（大迦叶前生）的家，因为身上难闻的恶臭，她被丈夫抛弃并遣送回娘家。如此经历七次婚姻，皆以相同的结局收场。

当时，迦叶佛入般涅槃，人们以价值百千的纯金砖打造高达一由旬的舍利塔。当此舍利塔正在建造之际，她心想：「我是一个从七处被遣送回父母家的人，我活得长久有何意义？」难过之际，她决心将黄金首饰熔制成金砖，此金砖长一肘、宽半肘、高四指。她带着金砖、香水及八朵莲花，前往迦叶佛的舍利塔。

当时，舍利塔的砌砖出现间隙，正需一块砖补上。因此，她对建造舍利塔的工匠说：「先生！请用我的金砖来填补此空隙。」

「喔！女孩！你来得正是时候，你可以自己亲手将你的金砖补上。」

得到允许后，她爬至舍利塔的砌砖空隙处，以四种香油涂抹金砖，再以具有黏性成分之物将金砖稳固，填补舍利塔的空隙。以最上心供养之后，她顶礼舍利塔，并献上八朵莲花，如是祈愿：「愿我在轮回中的每一世，身上散发檀木之香，口中吐出莲花之芬芳。」虔敬礼敬舍利塔后，她返回住处。

此时，她首次婚姻的前夫——富人儿子突然想起她。当时正值庆典，他向侍从询问：「之前有位女孩嫁至我家，她目前住在何处呢？」

「她尚住在父母家。」侍从回答。

「你去接她过来一同过节庆吧！」富人儿子说。

于是侍从前往她家，她向侍从了解造访的目的后，说：「我已将所有的装饰供养舍利塔，目前已没有任何可装扮自身的饰物了。」

侍从回去向富人儿子报告，然而富人儿子依然坚持：「你仅需将她带过来就是。」

侍从再度前往她家，将她带至富人儿子的住处。当她踏入屋内时，顿时整屋弥漫檀香与莲花之香。富人儿子问道：「当你首次进入家门时，你的身体散发恶臭，但现在你的身体散发檀香，口吐莲花芬芳，这是什么原因呢？」

她向富人儿子叙述自己所做的善行，富人儿子得知她的改变源于供养佛陀的功德，因而对佛陀生起净信，心想：「佛陀的教法真能引导人从轮回中解脱。」

于是，富人儿子也对迦叶佛塔作广大布施及供养，他以长达一由旬的丝绒覆舍利塔，在舍利塔部分地方饰以车轮般大的金莲花，其茎及梗长达十二肘，让舍利塔更添壮丽庄严。

以极欢喜之心，她则以七宝打造七千枚钵，盛以酥油及置放灯芯，在舍利佛塔内排成七行。她点燃灯火，以此供养尊贵的佛陀。

多生齐聚波罗蜜

命终之后，她的丈夫出生在迦尸国，名为善友（Sumitta），她为善友的妻子，生活自由且被丈夫疼爱。在此世，善友布施辟支佛厚头巾，她因随喜及允诺此布施之行而得以分享此功德。

之后，她的丈夫出生在迦尸国为拘利族，为期三个月间，与五百拘利族人布施供养五百辟支佛，再施予每位辟支佛袈裟，她亦与丈夫同行此福业。

从该处没后，她的丈夫投生于波罗奈，名为难陀（Nanda），她则为波罗奈国王的唯一公主。当波罗奈国王驾崩时，难陀被众臣推选为国王，唯一的公主则成为王后。此生他们一切所欲皆得如愿，终生承事供养五百辟支佛。

此五百辟支佛是帕杜玛娃帝（Padumavatī）的孩子，以摩诃巴杜玛（Mahāpaduma）为首。[8] 难陀大王邀请五百辟支佛住在王苑，直至五百辟支佛入灭，再为辟支佛造塔供养。

辟支佛的入灭让难陀大王极度悲伤，他心想：「即使尊贵如辟支佛者依然入灭，我又怎会逃过一死呢？」于是，他将王位传给孩子，舍弃一切成为隐士。

王后心想：「国王已成为隐士，我还有什么责任尚未完成的？已无责任了！」于是，她亦成为女隐士。他们修习四无量心及禅定，命终之后共同出生于梵天界。

8　帕杜玛娃帝之子，五百辟支佛的事迹，请参阅第一册第三章「萦绕莲花的传奇」。

漏尽清凉最后身

在梵天界享有极长的天寿，从该处没后，他们出生于人间，为跋陀迦比罗尼及毘巴利。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生，过去长时累积的波罗蜜成熟，在值遇乔达摩佛时，他们皆证得阿罗汉果，断尽所有烦恼，并成为佛陀杰出的圣弟子。

在多劫的轮回中，迦比罗尼比丘尼与大迦叶尊者相互扶持，并共同完成许多难行之行的善业，此清净情谊实属稀有。

跋陀迦比罗尼比丘尼对大迦叶尊者的赞叹，以及自身在法上的体证，记录于《长老尼偈》[9]及《譬喻经》[10]。她赞叹佛陀的继承嗣子——大迦叶尊者，已达最后一生，完成佛陀所教导的证智。而她自己亦战胜死亡，不再受后有。他们俩见世间的过患俱出家，成为清凉寂灭者。

世尊之继承嗣子，迦叶尊者善得定，
彼知宿命得天眼，彻见天界与地狱。

贤者生死达灭尽，所作已办得上智，
依此而得三明智，彼为三明婆罗门。

跋陀迦比罗尼尊，战胜死亡得三明，
勇伏魔王与军势，彼已持得最后身。

照见世间之过患，我俩出离俱出家，
调御烦恼诸漏尽，我俩清凉达寂灭。

9 《长老尼偈》第 63 ～ 66 偈。

10 《譬喻经》四 • 3 品 27 • 第 64 ～ 67 偈。

在比丘尼弟子之中被誉为「宿命智第一」的迦比罗尼比丘尼，在她多生累劫的轮回中，由于对圣者广行善业，而让每一世的生命具有意义。每一次的善行皆让她更趋近波罗蜜的圆满。在漫长的轮回中，大迦叶尊者为其善友，一同增长善业及守护戒律，并在乔达摩佛出世时，他们圆满多生累劫的心愿。

大迦叶尊者及迦比罗尼比丘尼二人清净的道情法爱，犹如潺潺清泉跨越累世多劫。他们彼此守护对方清净的戒行，辅助对方善法的行持，在此最后一生结出纯净无染的圣道果实，利益广大无边有情，成为千古佳话。

渴望再生的因已被斩断，跋陀迦比罗尼比丘尼彻底结束轮回之苦，眼皮底下幕幕的轮回剧场已成云烟，她放下身心的包袱，沐浴在清凉的涅槃之中。在女性修行者中，成为杰出的阿罗汉尼，逍遥自在地遨游法性之大海。

第一册·第十一章

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的守护

——大神通第一比丘尼——耶输陀罗

Yasodharā

生命的每一段相遇，有其宿世的因缘。今生得以结为夫妻，源于愿或业的牵引。真正的爱，并非占有及专制。对于所爱的伴侣选择出家，无条件地守护对方，使其善业得以增长，乃至成就其解脱，这份超越及升华的爱，有着更宽广的自在。

耶输陀罗（Yasodharā）对未成佛的菩萨——悉达多（Siddhattha）之情，是一份冰清玉洁的爱慕。当她深爱的菩萨离开王宫，舍下她及刚出世的孩子，遁入森林隐修的那一刻起，她虽身在王宫，却也舍下了繁华，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

她多生守护着菩萨，圆满他的成佛之愿。此最后一生，随着菩萨成就正等正觉，她跨越四阿僧祇[1]又十万劫的心愿亦已圆成，并在此生获得最高的解脱，成为具大神通的比丘尼弟子之首。

1　阿僧祇（Asaṅkheyya）意思是「不可数」。有些论师认为它的数目是 10^{140}。

悉达多太子之妃

耶输陀罗为拘利族（Koliya）天臂城主的女儿，父亲为善觉王（Suppabuddha），是摩诃摩耶（Sirī Mahāmāyā Devī）及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Mahāpajāpatī Gotamī）的兄长；母亲为无量王后（Amitā）。耶输陀罗有一名弟弟，名为提婆达多（Devadatta）。

耶输陀罗与悉达多太子同一天出世，容颜倾国倾城，美貌与才智兼具。由于她具有良好声誉及众多随从，得名「耶输陀罗」（Yasodharā），「Yaso」意为众多随从、名望；「Dharā」为持有者。再者，她拥有金黄色的皮肤，并散发光芒，又得名「跋陀卡恰那」（Bhaddā Kaccānā）；「Kañcana」意为黄金。此外，别名又称罗睺罗母（Rāhulamātā）、频婆（Bimbā）等。

耶输陀罗具有戒行及成就，受到族人的尊敬及爱戴。由于过去的波罗蜜，她的心不被世间的财富、名利、恭敬等所扰动，对一切心无怖畏。

在十六岁时，净饭王想要为悉达多太子灌顶，通知八万释迦亲族：「亲爱的释迦王子们！我的太子十六岁，已达适当的年龄，我将为他进行灌顶仪式。释迦王子们！请将适婚年龄的女儿送至我的王宫。」

然而，当释迦王子们收到此诏旨时，他们如是回覆：「悉达多太子缺乏知识，虽然外貌俊俏，却不具备生存的技艺。他将无法履行成为家族支柱的义务。我们无法应允净饭王的命令，给出我们的女儿。」王子们对太子的能力有诸多怀疑，

拒绝此项要求。净饭王收到被婉拒的讯息后，要求悉达多太子在众人面前展示他的射箭技术，太子答应了。[2]

七日之后，在众臣、军兵、宫女、部属、王族亲戚等入座观众席后，悉达多太子坐于广场中间的宝石高基上，举起一千斤（Pala）力度的弓，在大众面前无畏地展示弓箭手所不能达到的十二种精湛技艺，神奇无比且前所未见。

众人见后惊叹道：「在释迦族的王家历史记载中，未曾有人得见如我们今日所见的精湛技艺。」王族亲戚见识悉达多太子的实力，他们的疑虑一扫而空，对太子赞叹不已。于是，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女儿送至王宫。在四万位血统纯净、美丽无比的诸多公主中，善觉王之女——耶输陀罗即是众中之首。

美丽不可方物的耶输陀罗，皮肤如纯金打造般细致。犹如天人一般，她的身体自然散发光芒，在黑暗中能让一室光明。她具有「五美」[3]——发美、肉美、齿美、肤美、年轻之美。她优美的身体散发栴檀香，弥漫于空气中；珊瑚般的口唇亦

2　此叙述依据《增支部注释》（Aṅguttara Aṭṭhakathā）、《佛种姓经注释》（Buddhavaṁsa Aṭṭhakathā）、《胜者庄严疏钞》(Jinālaṅkāra Ṭīkā)。然而依据《因缘谭总序》，释迦王族对悉达多菩萨的贬损，发生在同族的某一次集会中。那时，悉达多菩萨已住在三时殿，耶输陀罗已被立为王妃。

3　五美：具大福德之女，其发犹如孔雀尾，当发丝被松开滑落时能碰触裙摆，在尾端卷曲向上，此乃「发美」。嘴唇的颜色极美，犹如鲜红的葫芦，触感柔软，此乃「肉美」。牙齿洁白无间隙，犹如一排直立的钻石或切割均匀的珍珠，这是「齿美」。即使皮肤未使用檀香水或任何化妆品，都像蓝莲花环一般光滑，又如羯尼迦（Kaṇikāra）花环一样纯白，此乃「肤美」。百看不厌，即使见过无数次，却犹如初次见面一般拥有新鲜之感，此乃「年轻之美」。

常出莲花之香；身触细软犹如轧上百次的棉布，堪为转轮圣王的「女宝」[4]。由于过去的波罗蜜，她成为世间极为珍贵且胜妙的绝世美人。

耶输陀罗被立为王妃，成为十九万六千女之首。她是爱语的实践者，具足礼仪，众人待她犹如天神般敬爱。

情牵多生常相随

其实，悉达多菩萨与耶输陀罗的情感并非一般，在多生累劫前便已深植，甚至可以追溯至四阿僧祇又十万劫之前，燃灯佛（Dīpaṅkara Buddha）出于世间之时。

那时，悉达多菩萨是一位婆罗门，名善慧（Sumedha），他是雪山的隐居者，具有八禅定及五神通。多生的修持，让他已具备能被燃灯佛授记的条件[5]。由于善慧住于禅定之乐，对于燃灯佛出于世间所发生的三十二种征兆，全然不闻不见。

有一日，燃灯佛率领四十万漏尽比丘游行至喜乐城（Rammāvatī），城民听闻佛陀已抵达城市，各持生酥、熟酥、药品、香花等前往供养礼敬。他们听闻佛陀说法，并邀请佛陀次日入城接受城民的供养。

4　转轮圣王有七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

5　菩萨被授记的八种条件：一、生为人身；二、生为男性；三、具备在那一世体证阿罗汉果的潜力；四、遇见一位活着的佛陀；五、是一位相信业果法则的出家沙门或隐士；六、具有四禅八定与五神通；七、具有愿为佛陀舍弃自己生命的增上行；八、具有强烈想要成佛的善欲。

于是，城民为翌日的大施食作准备，他们建造华丽的楼阁，楼阁内具有金银宝石点缀的华盖，地面覆于莲花及香花，四周有宝石及香花串成的花环。当楼阁装饰完毕后，城民开始清扫并修整佛陀即将经过的道路，修补路面的坑洞与裂缝，并在道路覆盖一层银白沙，再洒放香花等。他们以各种染色的布匹织成旗子，沿路有各色旗子随风飘扬，壮丽庄严。

善慧从雪山飞升至空中时，见城民欢喜修路，于是降于地面，问道：「你们愉快且热忱地修补道路，你们是为谁而如此做呢？」

城民回答说：「善慧尊者！您不知道吗？这世界已出现无与伦比的燃灯佛，他征服五魔[6]，是世界的至上世尊。佛陀在各处游方，转大法轮，如今已抵达我们的城市，住在善现大精舍（Sudassana）。」

听见城民说「佛陀」一词，善慧内心充满欢喜，心想：「佛的名称世间难闻，佛的出世更难值遇。如今我已遇上，绝不能错失机会，我将在这大福田（即燃灯佛）种下殊胜的善种子，以培育善业。」

于是，他恳请道：「可否划分一段道路给我？我也想与你们一同修补道路。」

「好的！」城民回答。

由于他们相信善慧具有超凡的能力，他们分配一大段崎岖不平、难以修补的路段给他。为表达供养之诚意，善慧并未使用神通力修路，而以肉身持运土块劳作。

6　五魔：蕴魔、烦恼魔、行魔、死魔与天子魔。

在善慧尚未来得及完成修路时，燃灯佛及四十万比丘随即抵达该处。此时，天人捧着天花及薰香、奏天乐供养佛陀；人们则手持人间的薰香及花环作供养。目睹前行而来的燃灯佛庄严无比的妙相，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善慧心想：「今日我应对佛陀奉献我的生命。佛陀啊！请勿走在泥巴上，请与四十万诸阿罗汉从我背上踏过，将我的身体当成一座宝石色彩的宝桥，为我作长恒的利益与安乐吧！」

如此决定之后，他解开发髻，以羚羊皮、树皮之衣覆盖泥坑，身子平卧在泥土上，犹如一座桥梁般作五体投地之礼。

此时，他生起发愿成佛之念：「若我愿意，今日即能成为一位漏尽阿罗汉。然而，在燃灯佛教法时期仅成为一位阿罗汉、证得涅槃的弟子，利益有多大呢？我将致力于成就与佛同等的果位！」

「既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拥有超凡智慧、信与精进的非凡之人，独自脱离生死轮回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将致力于成就佛果，再解救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

「我五体投地伏在泥巴上，以身作为桥梁供养燃灯佛，以此无比善业而证得佛果后，我将把无数众生从生死轮回的苦海中解救出来。当我跨越轮回之海，脱离三界，我将乘坐八正道之法舟，救度一切众生，包括人、天等众。」善慧的心已决意成就佛果。

在善慧发愿成佛的当下，有位名为善友（Sumittā）的婆罗门少女，手持八朵莲花来礼敬燃灯佛。她在人群中见到善慧，即对他心生爱恋。虽然她想送善慧礼物，但是除了手中

那八朵莲花之外，别无他物。因此，她对善慧说：「尊敬的隐士！我将此五朵莲花送您，您可亲自献予佛陀，其余三朵我将亲手供养佛陀。」

于是，她将手中的其中五朵莲花献给善慧，并如是发愿：「尊敬的隐士！在您圆满波罗蜜期间，愿我成为与您共同生活的伴侣。」

善慧接受善友献予他的五朵莲花，然后在人群当中，供养向他走过来的燃灯佛，再发愿成佛。

燃灯佛来到善慧的头前时，停下了脚步。佛陀睁开五色净光之眼，看着卧在泥土上的善慧，观其未来：「此行者决意成佛而卧在此处，然而行者的愿望是否能达成呢？」燃灯佛知晓：「行者在四阿僧祇又十万劫之后将成就佛果，名『乔达摩佛』。」

燃灯佛站立在该处，对众人说：「众人！你们是否见到此处有一位极度苦行的行者，卧在泥土之上？」

「世尊！我们确实已见。」

燃灯佛为善慧授记：「他决心成佛而卧在此处，他的愿望必将达成。由此四阿僧祇又十万劫之后，他将成就佛果，名『乔达摩佛』。他出生于迦毗罗卫国（Kapilavatthu），母亲为摩诃摩耶，父亲为净饭王，优婆帝沙长老（Upatissa，舍利弗）及拘利多长老（Kolita，目犍连）为二上首弟子，阿难比丘为佛侍者，忏摩长老尼及莲华色长老尼为上首女弟子。他智慧成熟，为大出家行大精进，于榕树下受乳糜供养，往

尼连禅河畔，登上菩提道场，在阿沙陀（Asattha）菩提树下成就正等正觉。」

对于善友婆罗门女，燃灯佛作预言：「善慧！这名为『善友』的女孩，将是你未来多生的妻子，她的心意、行为及所作之业，皆与你等同。她具有美丽容貌、柔和言语，令人悦意及欣喜。在你的教法中，她将成为你的继承嗣子，具足诸神通。譬如财物箧的拥有者保护自身的财富一般，她亦如是守护善法之箧。她将慈愍守护着你，在你最后一生成佛时，她将圆满波罗蜜，恰如狮子破其牢槛般，舍弃一切烦恼，证得阿罗汉。」[7]

善慧内心充满喜悦：「佛陀授记我的愿望将达成。」

众人听闻燃灯佛的授记，欢喜地说：「善慧行者是佛种、佛芽！」他们如此思惟立愿：「纵然我们依燃灯佛的教法未得证入道果及涅槃，在隐士善慧行者成佛之时，我们将能在尊者面前得以证入道果及涅槃。譬如渡河，那些想渡河却被急流冲走、无法抵达彼岸的人，准备在河的下流处，寻找安全之地而抵达彼岸。」

燃灯佛称赞善慧菩萨，并将手中八朵莲花献给善慧，右脚步出而离去。四十万漏尽比丘以薰香、花环献给善慧，右行而离去。人与天人亦以香、花环献予善慧，礼敬菩萨后离去。

燃灯佛所预言的婆罗门女 —— 善友，便是耶输陀罗。无量劫至今生，耶输陀罗已多世成为菩萨的妻子。

7　《譬喻经》四 • 3 品 28 • 第 53 ～ 56 偈。

菩萨作大出家

耶输陀罗成为悉达多菩萨的正妃，为十九万六千女子之上首，众人待她犹如天神般敬爱。尽管如此，菩萨终日闷闷不乐，成了她心中隐隐的痛。菩萨心中那道深邃的门，她始终无法探入。此刻拥有的幸福犹如虚空中的云，虚幻得仿佛在任何瞬间都可能消失无踪。

净饭王为悉达多菩萨建造冬季喜乐殿（Ramma）、夏季善乐殿（Suramma）、雨季清净殿（Subha）三座宫殿，并想尽办法以各种欲乐取悦菩萨，但是菩萨始终不快乐。

有一天，菩萨想前往城外的游苑，于是请大臣车匿（Channa）备好车乘，随即乘坐犹如天人宫殿般的四马车乘出城。

此时，天人们说：「悉达多菩萨成佛的时间已近，让我们对他显示前兆，让他出离世间成为修行者。」于是，天人化为一位老朽的人，唯有菩萨及车匿得以见到。

菩萨见这位蹒跚而行的老人，问道：「车匿！这是何人？为何他的头发、体态与其他人不同？他齿落发白，面皱体偻，携杖颤抖？」

车匿回答：「太子殿下！他是老人。」

菩萨未曾听闻「老人」一词，更未曾见。于是再问：「车匿！我未曾见此现象，『老人』是什么意思？」

车匿回答：「太子殿下！无法活命长久的人，称之为『老人』。」

「车匿！我也会老吗？我亦无法克服『老』的自然法则吗？」

「太子殿下！所有人类，包括您及我，没有一人能避免老。」

悉达多菩萨听了车匿的答覆后，心受触动而想：「出生之后，老衰随至，生实在是祸患！」他对车匿说：「车匿！所有人类皆无法避免『老』，我不再前往游苑享受欲乐，当下此处即折返回王宫吧！」

净饭王见悉达多菩萨已返回王宫，问道：「车匿！为何我的儿子未至游苑，如此迅速地返回王宫呢？」

「陛下！您的儿子看见年老之人，因此迅速地折返回宫。」

净饭王说：「我的儿子应成为统治国家的君主，他绝不能出家成为隐士。婆罗门预言他将出家成为隐士，这是错误的预言！臣子们！为何你们破坏我的计划？你们且安排更多的宫女、以更多的歌舞取悦我的儿子，让他享受欲乐而不再向往出家。」如此下达命令后，净饭王在王宫四方的每半由旬，增置守卫。

如此每过四个月，悉达多菩萨皆如前，再度前往游苑。天人在每一次菩萨前往游苑的途中，依序变现病人、死人及沙门让菩萨得见。菩萨看见天人所化现的病人、死人时，皆如前折返回王宫，而净饭王亦再增加守卫。当菩萨第四次在前往游苑的途中，见到天人所变现的沙门时，菩萨下定决心：

「今日我将出家！」当时，耶输陀罗已怀妊，接近分娩，此时的悉达多菩萨正值二十九岁。

当天菩萨抵达游苑，并在游苑逗留一整天。当夕阳西下时，菩萨在游苑沐浴，随后坐于磐石座上，想做身为王子的最后一次装束。帝释天知道菩萨心中所思，派遣毗首羯摩天（Vissakamma）为菩萨作天人的装饰。

当菩萨在游苑时，耶输陀罗分娩了。净饭王派遣吏人向菩萨捎来此消息，菩萨听了并未感到欢喜，反而说：「罗睺罗来了，他是我的系缚。」罗睺罗（Rāhula）是「障碍」、「系缚」的意思。使者返回王宫将此话转述净饭王，净饭王道：「那么，我这孙子就命名为『罗睺罗』王子吧！」

悉达多菩萨饰以天人之装饰，乘坐车乘离开游苑，入城返回王宫，登上他华美的宫殿，卧在他的寝宫。当时立即有美如天仙的宫女围绕着菩萨，开始舞蹈、奏乐。然而菩萨对燃起烦恼之事心生厌离、不感兴趣，不久即入眠。

宫女们见菩萨已睡着，心想：「我们为太子歌舞、奏乐，但他已睡着，为何我们还要让自己疲惫呢？」于是，她们各自抱着乐器随地卧睡。

油灯的灯火闪烁明亮，照耀着悉达多菩萨的宫殿。不久之后，菩萨即甦醒，他在卧榻上结跏趺坐，环顾四周，看见宫女和舞女们皆已熟睡，有些唾液流出、有些轧齿鼾声、有些张口敞胸，丑态百出。诸欲实在可怖，菩萨更迫切地想出离诸欲。在这装饰犹如帝释天宫的王宫中，实际上宛如死尸纵横遍地的墓场，三界如同火宅，菩萨如此感叹：「这实在是祸，这实在悲惨！」菩萨一心倾向于出家。

菩萨决心自忖：「我今日必须出家！」

他从卧榻起身，走至门前问道：「谁在此处？」

当时，头卧在门槛的车匿回答：「太子殿下！我是车匿。」

菩萨说：「我今日想出家，别让他人知道，你去准备一匹可疾速奔驰的良种辛头（Sindhi）骏马！」

「谨遵命令！」车匿回答。

车匿持马具前往马厩，在油灯的照耀下，他看见壮硕的骏马——犍陟（Kaṇḍaka）站立在素馨花棚下，他想：「我应为太子准备这匹吉祥的骏马——犍陟，让太子出家。」于是将马具套在犍陟身上。

犍陟骏马心知：「今日为我戴上的坚固马具，与平时出游御苑所戴上的马具不同。今夜我的太子即将骑着我，出家成为隐士！」犍陟欢喜地高声嘶叫，声音震动整座迦毗罗卫国，但天人遮蔽其音，不让他人听见。

当车匿正在备马时，菩萨心想：「前去看一看婴儿吧！」于是解跏趺坐而起身，前往耶输陀罗的宫殿，轻轻地将室门打开。

在那瞬间，菩萨见室中的香油灯火孤独地燃烧，耶输陀罗卧在撒满素馨、茉莉花的床榻上，将手置放在婴儿的头上熟睡。菩萨伫立在门槛，见此而心想：「倘若我拨开王妃的手去抱小孩，王妃必然醒觉，如此我的出家之行将受到阻碍。待我成佛之后，再来相会吧！」

于是悉达多菩萨由宫殿下来，走至犍陟骏马的身边，说：「犍陟！今日你须陪伴我走一夜的路程！藉由你的助力而我成佛后，我将度世界一切人、天人从轮回之海达至涅槃之岸！」如是语毕，菩萨即乘上犍陟的马背。

犍陟全身纯白如砗磲之贝，由颈至尾体长十八肘，体形高硕，奔跑时化驰如神，它的嘶声及蹄音响彻全城。当犍陟的马蹄每一次着地时，天人以手掌放在马蹄下，使其声音不被任何人听见，并遮蔽它的嘶声。

悉达多菩萨坐在马背中央，车匿则捉着马尾，夜半时奔驰而抵达城门。净饭王为了让菩萨在任何时候皆不得打开城门外出，于是设置两扉门，若想打开其中一扇门，亦须使用千人的力量。然而菩萨具有等同一百亿大象的力量，若以人来计算，则等同是一千亿男人的力量。

于是菩萨思惟：「倘若城门不开，我便乘坐在犍陟背上，车匿捉尾，犍陟在我两腿之间，可跳越高达十八肘的城壁。」车匿思惟：「倘若城门不开，我可以让太子乘坐在我的肩上，以右手抱着犍陟的腹部，腋下靠紧马背，跳越城壁。」那时骏马犍陟亦心想：「倘若城门不开，太子可以乘坐在我的背上，车匿捉着我的尾巴，随我飞越城壁。」

若城门不开，他们必然以其中之一的计划实行，以达目的。然而，栖在城门旁的天人让城门自动开启了。

那时，他化自在天的魔罗天子欲阻止菩萨出家，犹如力士屈伸手臂的速度，瞬间出现在空中，说：「悉达

多太子！别出家！从今日起的第七日，世间将出现轮宝[8]（Cakkaratana），你将成为转轮圣王，统领二千小岛围绕的四大洲。请你迅速返回！」

「你是谁？为何欲令我退失？」菩萨问。

「我是他化自在天（Vassavatī）的魔罗天子！」

「我比你更早知道轮宝将为我而出现，然而我不冀求转轮圣王的王位。魔罗！离开此处，别阻碍我！我将成佛，度一切准备闻法的人、天人达至胜利之乡——涅槃，让一万世界法轮旋转、法音回响，犹如陶轮。」

魔罗威胁道：「悉达多太子！你且紧记，此后你若生起贪欲之念、瞋恚之念、危害之念时，我将让你清楚知道我是谁！」从那一刻起，魔罗为探寻菩萨的过失，长达七年与菩萨形影不离，为逮得菩萨生起染心的时机，而将菩萨杀害。然而菩萨不曾生起染心，魔罗就连弹指间的机会亦逮不得。

当菩萨即将成为转轮圣王时，他却视此王位犹如涕唾，毫无留恋地舍弃。在大历九十七年的阿沙哈月[9]（Āsāḷhā）满月日夜晚，菩萨离开那犹如转轮圣王般辉煌的王宫。

菩萨想再次转头回望自己的故乡，当菩萨生起此念时，在念起之处犹如陶轮旋转，恰如大地正说：「菩萨！您所累积的善行波罗蜜，使您不必转头回望任何事物，任何您想见

8　轮宝（Cakkaratana）：即转轮圣王七宝之一，即位时从天感得轮宝，随轮宝之所转，四方皆降服，使王之行处所向无敌，而可制伏四方，统一宇内。

9　大历九十七年相当于西元前 595 年；阿沙哈月（Āsāḷhā）大约在六月至七月之间。

的事物，将自然呈现在您的面前。」于是菩萨不转头回望，而得见迦毗罗卫国。

悉达多菩萨骑乘于犍陟的马背上，继续他的出家路程。一路上，天人与梵天在菩萨的前、后、左、右护驾随行，天人们高举六万炬火，献上花环、粉香、薰香。天花纷纷落下，天人们轻唱悠扬的天曲、奏响天界的乐器。菩萨以如此殊胜庄严之势，在一夜之间踰城跨越三国 —— 释迦族国（Sākiya）、拘利城（Koliya）和摩罗国（Malla），直达三十由旬外的阿奴摩河（Anomā）。由于天人撒散的花与香之多，高达犍陟的肚脐，使犍陟的奔驰速度变得迟缓，仅前行三十由旬的路程。

菩萨站立在河畔边问车匿：「此河何名？」

「此河名为『阿奴摩河』。」

「阿奴摩」（Anomā）意为「非卑、尊胜」。悉达多菩萨认为这是好征兆，说：「我的出家亦为尊胜！」

于是菩萨以足踵叩马，指示犍陟跨越此河，瞬间犍陟便一跃飞越横宽八乌萨巴[10]（Usabha）的阿奴摩河，站立于对岸。

悉达多菩萨从马背而下，站立在银白沙的河原上，说：「朋友！车匿！你携带犍陟及我的随身璎珞装饰返回迦毗罗卫国，我将出家。」

「太子殿下！我也出家。」车匿三次提出他想出家，然而菩萨三次如此劝退：「朋友！车匿！你不能出家，返回城市去！」随后便将犍陟及身上的璎珞交给车匿。

10　一乌萨巴（Usabha）=140 肘。

悉达多菩萨心想：「作为沙门，我的发髻并不适合！我将以刀断发。」随即右手持刀，左手握其头发而断发。菩萨的头发存留二指长，右卷地附在头上。从此菩萨的头发一生都保持二指长，不曾再剪；须发亦保持庄严的长度而无须再剃。

悉达多菩萨持握断下的发髻及冠冕，抛向空中说：「倘若我将成佛，且让此发髻在空中停止；倘若我不成佛，则让发髻掉落在地面。」菩萨的发髻及冠冕神奇地停止在空中一由旬处，犹如悬挂的花彩一般。帝释天以天眼见此发髻及冠冕，将它纳入长达一由旬的宝函之中，安奉在三十三天的髻宝珠塔（Cūḷāmaṇi Cetiya）内。此塔高达三由旬，以七宝所建成。

悉达多菩萨再思惟：「作为沙门，这迦尸国（Kāsi）所产的衣服并不适合。」此时，菩萨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教法时期的故友——瓦工大梵天（Ghaṭīkāra）思惟：「我的菩萨朋友见生老等过患，今日作大出家（Mahābhinikkhamana），我将持沙门的用具，供养这位往昔的故友。」于是持来八种沙门的必需品：三衣、钵、剃刀、针、线、斧、滤水囊，献给菩萨。

悉达多菩萨披上阿罗汉的标章——袈裟，将俗服抛向天空，瓦工大梵天则拿取菩萨在空中的衣服，于净居天（Suddhāvāsa）的色究竟天（Akaniṭṭha Brahmaloka）梵天界，建造一座以各种宝石所造、高达十二由旬的衣宝塔（Dussa Cetiya）供奉。

悉达多菩萨对车匿说：「朋友！车匿！请向我的父王及母后（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传达我的话语：『我平安无事』。」

车匿礼拜菩萨，右绕为礼而离去。骏马犍陟听见悉达多菩萨与车匿的谈话，悲不自胜地心想：「从现在起，我将无法再见到太子了！」当它步行远至无法看见菩萨的身影时，悲痛不堪，胸肝张裂而死，转生在三十三天成为犍陟天人。车匿与菩萨告别已是一重悲痛；现在犍陟死了，是车匿的二重悲痛，他悲伤涕泣地返回迦毗罗卫国。

车匿遵奉悉达多菩萨的吩咐，携带他平日随身的璎珞宝饰等回宫，并报告悉达多菩萨已剃发出家，前往南方山林的消息。迦毗罗卫国王宫顿时陷入一片愁云，耶输陀罗更是悼心疾首、悲伤难过。随着菩萨的离开，她的幸福在瞬间被粉碎得荡然无存。

抚摸着呱呱而泣的儿子罗睺罗，她下定决心，从这一刻开始，直至再次与悉达多菩萨见面为止，她将不再睡卧华丽的床榻，亦不穿着绚美的服饰，仅穿着粗布；不化妆、不香油涂身、不戴花鬘璎珞；不进美食，仅日中一食。虽然身居繁华的宫中，她却过着犹如深居山林般的苦行生活。

人中狮子归

悉达多菩萨踰城出家后，在大历一〇三年于菩提树下成就佛果[11]。随后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仙人堕处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初转法轮，度过首个雨安居。[12] 雨安居后的第五个月，佛陀在王舍城受迦留陀夷比丘（Kāludāyī）的恳请，决定返迦毗罗卫国。

佛陀率领二万比丘众从王舍城步行六十由旬路程，在两个月后抵达迦毗罗卫国，住在净饭王为佛陀及僧团准备的尼拘律园（Nigrodhārāma）住处。

佛陀抵达迦毗罗卫国当日，为降伏释迦亲族的骄慢而展示了双神变（Yamaka pāṭihāriya），并为释迦亲族说法。[13] 然而，并未有一人向佛陀及僧团作出次日的饮食供养邀请，净饭王心想佛陀明日必然将到王宫来，因此未向佛陀作出邀请便返回王宫，命令侍从妥善地准备佛陀及二万僧众明日的饮食及暂时的住宿。

次日，佛陀与二万比丘入迦毗罗卫国城镇，从城中最前端的住户开始次第行乞。此消息不径而走、迅速传开，城中居民相互说：「那尊贵的悉达多太子在街上步行托钵啊！」他们奔至二楼、三楼或更上层的楼阁处观看。

11　大历一〇三年相当于西元前 589 年。菩萨成道证得佛果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二章「菩萨成道日的金钵乳糜」。

12　佛陀初转法轮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九章「世间首位证悟优婆夷」。

13　佛陀为降伏释迦亲族的傲慢而施展双神变的事迹，请参阅第一册第一章「因为您，僧尼梵行立」。

耶输陀罗心想：「我尊贵的太子，往昔在此同一座城市，曾以太子的威望乘坐金舆巡视四方。如今剃除须发身披黄衣，手执土钵步行乞食，不知形貌如何？」她亦登至王宫较高的楼阁处观看，立即被佛陀无与伦比的超凡相貌所震摄。

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及八十种随形好，佛身周围放出光明一寻，断除各种染着而辉耀的身光，照彻城市、街道、楼阁、壁垒等，四周建筑皆因佛陀的身光照耀而呈金色，辉映佛陀气宇轩昂的高贵尊严。佛陀具有千辐轮的足心，均匀地触地，不沾染一丝尘土。当佛陀步行时，较低的地块自动上升，较高的土堆则自动下沉，地面呈现平坦，所有碎石、砾石、树墩、荆棘等皆自动移开。佛陀目视前方，不朝上或往下，亦不左盼右顾，视线落在不超越四手的长度范围内。佛陀专注且优雅地行走，犹如六牙白象散发六色光芒。

当时幼小的罗睺罗王子在耶输陀罗身边，于是耶输陀罗指向佛陀，对罗睺罗说出赞偈，从头顶至足底赞颂佛陀的庄严，又称《人中狮子偈》[14]（Narasīhagāthā）：

千辐轮文足心现，足踵圆满趺相称，
足掌严饰拂伞盖，彼乃汝父人中狮。

释迦族中尊贵子，众妙相好以严身，
利益世间大丈夫，彼乃汝父人中狮。

面貌犹如净满月，人中龙象天人师，
行步威仪类象王，彼乃汝父人中狮。

14　出自《心义灯疏》（Sāratthadīpanī），是《善见律毗婆沙》（Samantapāsādikā）的注疏。

刹帝利种生胜族，人天归敬彼尊足，
戒定等持心意间，彼乃汝父人中狮。

鼻高修直若金铤，睫如牛王目绀青，
眉细纤长似霓虹，彼乃汝父人中狮。

颈项圆隆极柔软，颔如狮子兽王身，
其肤细滑真金色，彼乃汝父人中狮。

音声微妙复深远，舌相赤好喻红莲，
四十白齿犹珂雪，彼乃汝父人中狮。

发彩绀青比蜂王，额广平正有金光，
眉间白毫若晨星，彼乃汝父人中狮。

犹如满月处虚空，无量众星所围绕，
诸弟子等伴牟尼，彼乃汝父人中狮。

耶输陀罗率领众多随从前往净饭王的宫殿，对净饭王说：「陛下！父王！您的太子——如来，正与二万阿罗汉步行托钵乞食。」她的双眼闪烁着喜悦的泪光，语毕返回自己的宫殿。

净饭王听了耶输陀罗所说的话，知道佛陀未至宫中，反而在街道上托钵行乞，他感到震惊且心意恼乱。他稍稍以手整理衣服，便怆惶出宫，站立在佛陀尊前阻止托钵。佛陀为净饭王说法，净饭王闻法后即证得须陀洹果。他从佛陀手中接过钵，邀请佛陀及僧众入宫应供，并请佛陀及僧众坐在为他们所设的座位上。

净饭王供养各种殊妙饮食给予佛陀及比丘僧众。佛陀用膳完毕后，后宫所有女人都来向佛陀礼敬，唯独耶输陀罗缺席。

侍女们皆劝请：「耶输陀罗王妃！请走出您的宫殿，向如来礼敬！」

耶输陀罗回答：「若我具足德行，世尊自然会来见我，那时我将礼敬世尊。」她始终安静地端坐在自己的宫殿内。

佛陀心想：「倘若今日我不往耶输陀罗的宫殿，她将心碎。」于是，佛陀使净饭王执钵，带着两位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与目犍连尊者（Moggallāna），一同前往耶输陀罗的宫殿，并示意：「让耶输陀罗随其所意地向我礼敬，你们在旁勿语。」

佛陀抵达耶输陀罗的宫殿，坐在为他所设的座位上。当耶输陀罗见到佛陀时，她立刻迎上来礼敬，双手扶着佛陀的足踝，将头置于佛足上，一遍又一遍地礼敬。佛陀的双足犹如清凉的泉水，熄灭她内心的灼热悲伤。佛陀平静地看着，没有人上前劝阻，直到她心满意足而恭敬地坐下。

此刻，净饭王在一旁称赞她的善德，赞美她说：「世尊！当我的儿媳听见您穿着黄色袈裟时，那日起她亦穿着黄色粗布；当她听说您一日仅进食一餐，她也成为一日一食者；当她听说您舍弃华丽的高广大床时，她亦结布条作卧榻；听说您不以花环和香油等饰身时，她也放弃一切装扮严饰；当她的娘家派遣信使转达：『有年轻王子愿意照顾你。』她连一眼都不看，心始终寄情于您。我的女儿有如是崇高的美德。」

佛陀说：「父王！耶输陀罗今生的智慧已成熟，在王的保护下，如此忠诚且善守其身，并不足以为奇。过去生在她的智慧尚未成熟以前，在无人保护之下，她独自在山麓步行，亦如是善守其身，难抑对我的思慕。」接着，佛陀叙述《紧那罗月姬本生经》（Candakinnara Jātaka）[15]。

过去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当梵与王（Brahmadatta）治国时，菩萨出生于雪山，是一名紧那罗[16]，名为月郎（Canda），他的妻子名为月姬（Candā）。当时，梵与王将国政委任大臣，自己身披两件微服，携带五件武器，只身进入雪山。

那时，月郎与妻子月姬一同下山，在各处涂香、食用花粉、以花朵缠身作为上衣及下衣，并以悠扬且优美的声音歌唱。梵与王听见他们的声音，躲在隐处观察紧那罗夫妻。他看见紧那罗妻子的美貌而动心，心想：「我将射死紧那罗，与这女子共居。」于是向月郎射出一箭。月郎中箭倒于花床，断气反转而卧。

国王心想：「紧那罗应已死去。」于是他现身上前而去。

月姬见他，心想：「我的爱夫必为此匪贼所射。」她逃往山顶，对国王骂唱五首偈。

国王为安慰立于山顶的月姬，说道：「月姬！别哭泣，勿忧愁。你的眼睛如森闍花，我将立你为王后，服侍于王宫。」

15　《本生经》485 经。

16　紧那罗（Kinnara）：又作人非人，或称歌神、歌乐神、音乐天。拥有人头鸟身，是八部众之一。

月姬回答：「国王！你怎能口出此言？即使让我死，我也决不成为你的所属。你待我的丈夫如儿戏，杀害我无辜的丈夫！」国王听了月姬这一番话后，他失去了情欲，毫无留恋地离去。

月姬知国王已离去，下山将丈夫的遗体背上山顶，让他卧在平台地上，将他的头置放于自己的膝上，伤心悲叹不已。由于月姬强烈的悲叹力，感得帝释天的宝座炽热。帝释天观察而知其缘由，化身为婆罗门趋近月姬，并用水壶汲水向月郎紧那罗泼洒。月郎旋即甦醒复活，毒与箭创均已消失。月姬见到自己深爱的丈夫健在，心生大愉悦，向帝释天礼足唱偈赞颂 。

月姬便是耶输陀罗，月郎则是佛陀的过去生。耶输陀罗多生以来，皆如此守护及爱恋着菩萨，一再给予他诸多帮助。在菩萨成就佛果的道上，她纯洁、温柔和忠诚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她希望成为菩萨的妻子，这即是她的愿力。虽然她的悲伤一直无法言喻，但是随着她崇高的德行及心灵的提升，所有的苦皆奇迹似地转化为无量的喜悦。

爱子跟随佛出家

佛陀在迦毗罗卫国的第七日，率领众比丘入宫应供。此时，耶输陀罗为七岁的罗睺罗王子装扮严饰后，对他说：「我亲爱的儿子！那位像梵天一般散发金黄色光芒、被二万僧侣

围绕的沙门，他是你的父亲。在出家以前，他拥有四瓮黄金[17]宝藏，在他出家的同时消失了。你前往父亲身边向他讨取财产的继承，说：『尊敬的父亲！我是王子罗睺罗，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灌顶仪式，而成为统治四大洲的转轮圣王。我需要成为转轮圣王所需的财富，希望继承您的四瓮黄金宝藏，如此将符合儿子继承父亲财产的传统。』」

幼小的王子走到佛陀身边时，他感受到父爱而生起喜悦，说道：「沙门父亲！就连您的影子都能令我感到快乐及宁静。」他天真地站立在旁，说种种孩童的话语。

佛陀用膳开示后，起座离去。这时，罗睺罗王子紧紧跟随着佛陀，并说：「沙门父亲！请您将财产交给我！请将王家财产给我！」佛陀并没有对王子说：「儿子！回王宫去！」周遭的人也无法让那紧随佛陀的罗睺罗王子回头。因此，罗睺罗王子一路跟随佛陀至尼拘律园。

此时，佛陀心想：「王子罗睺罗希望继承父亲的财产，世间的财富及财产皆导向苦、具败坏性及助长轮回。我将让王子罗睺罗继承我降伏五魔的七种圣财，即：信、戒、惭、愧、闻、舍和慧，让罗睺罗王子成为出世间财富的继承者。」

如是决定后，佛陀对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罗睺罗王子向我讨取财产的继承，准备为罗睺罗剃度出家为沙弥。」

17　菩萨出生时同时出现的七者，其中一项即是四瓮黄金，分别名为：一、善迦（Saṅkha），瓮口直径一伽乌达（Gāvuta）；二、依罗（Ela），瓮口直径二伽乌达；三、优鉢罗（Uppala），瓮口直径三伽乌达；四、芬陀利迦（Puṇḍarīka），瓮口直径四伽乌达，相等于一由旬。

于是，舍利弗尊者遵照佛陀的指示，为罗睺罗安排出家的程序。舍利弗尊者（Upajjhāya）为戒师；目犍连尊者为出家阿阇黎（Pabbajjācariya），为罗睺罗剃发、提供袈裟及三皈依；大迦叶尊者（Mahā Kassapa）为教授阿阇梨（Ovādācariya），以此罗睺罗出家而成为僧团中的首位沙弥。

多生与菩萨一同累积波罗蜜行，耶输陀罗已不只一次为了菩萨而舍弃自己的儿子。罗睺罗加入僧团，耶输陀罗亦向往出家。

漏尽具足大神通

佛陀成道后第五年，当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向佛陀提出请求让女人得以出家，而比丘尼僧团正式成立时，耶输陀罗亦加入比丘尼僧团。从那之后，人们多以跋陀卡恰那长老尼（Bhaddā Kaccānā）称呼她。

由于她的大精进力，加上宿世波罗蜜成熟，她出家未至半个月[18]即证得阿罗汉果，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她在六种神通的能力上皆出类拔萃，如：宿命通，普通声闻弟子能忆念百劫、千劫；八十大声闻弟子能忆念十万劫，而耶输陀罗比丘尼仅在瞬间的转向（Āvajjana），即能忆念一阿僧祇又十万大劫。在佛陀弟子中仅有四位具有此能力，耶输陀罗比丘尼是其中一位，另外三位则为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及巴故拉尊者（Bakkula）。

18　《譬喻经》的另一版本记载耶输陀罗出家未至八个月便证得阿罗汉果。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赞许耶输陀罗比丘尼：「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大神通者，以跋陀卡恰那（耶输陀罗）为第一。」[19]

在耶输陀罗座下有一万八千位漏尽比丘尼，皆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那位苦守空房、目盼心思的王妃已不复存在。由于佛法的力量，以及她在四阿僧祇又十万劫所累积的波罗蜜所致，她已成为一位具大神通力、能作大狮子吼的阿罗汉尼。

入灭宣言 —— 最美的告别

耶输陀罗比丘尼般涅槃的事迹，记载于《譬喻经》[20]。那时，佛陀居住于王舍城灵鸠山，耶输陀罗比丘尼亦居住于王舍城的尼众寺院。

耶输陀罗比丘尼端坐于一处，心想：「佛陀入般涅槃当日，我亦将入般涅槃。然而，世人将面对二重损失而无法承受。因此，我应提早入灭为宜。难陀、罗睺罗、佛陀的二上首弟子、净饭王及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此具有大名声的长老、具有大神力的长老尼皆已般涅槃，犹如灭去的灯火般无踪迹。世尊尚住于世间，我将入般涅槃。」

得知佛陀将在两年后入般涅槃，耶输陀罗比丘尼心想：「我应速至世尊之处，请求忏悔并获得今日入灭的允许。」

19　《增支部》1 集 245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mahābhiññappattānaṃ yadidaṃ bhadda kaccānā」。

20　《譬喻经》四 • 3 品 28 • 第 1 ～ 87 偈。

于是具大力及大慧的耶输陀罗比丘尼着衣持钵，从尼众寺院启程出发，往诣佛陀之处。当时，一万八千位以耶输陀罗为上首的比丘尼，亦前往佛陀之处，犹如群星拱月闪耀光辉。

当耶输陀罗比丘尼抵达佛陀之处时，她伏身礼敬佛足，坐于一面，对佛陀如是说：「在此向佛陀奉告，我已达最后一生，年龄已七十八岁，生命处于下坡。我已达完熟的年龄，即将舍弃剩余少许的生命，以自己为皈依处。生命的最后，我将破除死亡，在今夜入般涅槃。大勇者！我将前往那没有生、老、病、死的无为之城。犹如所有的阿罗汉一般，在入灭当日来至佛陀尊前，请求宽恕并获得入灭允许，这是传统，如今我亦如是奉行。」

耶输陀罗比丘尼向大众忏悔：「奉侍佛陀的众人，若我曾对你们犯下罪过，在如来尊前，请给予宽恕。世尊！在累劫的轮回中，若我有过失，请世尊宽恕我。」

佛陀知悉在多生累劫，耶输陀罗比丘尼在其菩萨道上多有助益，对她如是嘉许：「在这佛陀的教法时期，无任何一位女人堪与耶输陀罗媲比。此受人尊敬者已获得忆念多生累劫的宿命智、具清净天眼及天耳，已断尽一切烦恼诸漏。所获得的三明已达至巅峰，她的神通仅次于如来。然而，自她证得阿罗汉果的那一日起，她未曾施展神通，仅平凡地过着比丘尼的梵行生活。」

「世人并不知晓罗睺罗母是何等人物，是否已证得阿罗汉果、是否具备神通力，他们对此怀有疑虑。耶输陀罗！如

你这般具大波罗蜜者，未向世人展示神通而默然入般涅槃，此并不适宜。我教法的奉行者！现在展示你的神通，让大众断除对教法的疑惑。」

听闻佛陀如是说后，耶输陀罗比丘尼心想：「在多生累劫之中，我皆顺从其意而不曾违背，在此最后一生我亦将如是顺从。依世尊的意愿，我将施展神通。」

耶输陀罗比丘尼向佛陀礼敬，对佛陀说：「大勇者！您已圆满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的波罗蜜，有些菩萨则需经十六阿僧祇又十万劫，或八阿僧祇又十万劫来圆满。[21] 我在如您一般至尊的佛陀尊前施展神通。」

「我是耶输陀罗，在居家是您的第一妃，生于释迦族而被立为王妃。勇者！在您的居家，我是十九万六千女之首，这些女孩皆具有美貌、优雅、青春，是奉行爱语者，她们敬我犹如人敬天神。」

「在释子之家，我是万尼之首，我们苦乐等同，犹如在三十三天欢喜园内的天人一般。我超越欲界，安住于色界，除了佛陀最上者之外，无人能与我等相比。」

耶输陀罗比丘尼如此述说后，腾跃上空，获得佛陀的允许而显示广大神通。她向佛陀礼敬，展示数量多种且形态不同的大神通：

21　若为智慧型菩萨，最短需勤修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的波罗蜜即当成佛；若为信心型菩萨，则需勤修八阿僧祇又十万劫的波罗蜜才能成佛；若为精进型菩萨，则需勤修十六阿僧祇又十万劫的波罗蜜方能成佛。

身等轮围山，头作北俱卢，
东西二洲为两翼，身作南阎浮。

南海为我尾，诸支流为羽，
日月为两眼，须弥山为冠。

轮围山为喙，连根阎浮树，
趋近侍搧风，敬礼世导师。

象马诸像现，山海如彼同，
日月须弥山，化现帝释像。

我以盛开莲，覆盖千世界。
勇者！我耶输陀罗礼尊足，具眼者！

化作梵天像，我说空性法。
勇者！我耶输陀罗礼尊足，具眼者！[22]

她化为金翅鸟，身形等同环绕世界的轮围山般巨大，北俱卢洲为头部，东西二洲为双翅，南阎浮作其身体。南海作为尾巴，各分支河流为鸟羽，日月作为双眼，须弥山作为羽冠，轮围山为鸟喙。她连根拔起一棵高达百由旬的阎浮树，趋前为佛陀搧风，以此礼敬佛陀。

接着，她变现为巨象，覆盖天空一万由旬，再变现为马、山、海、日、月、须弥山及帝释。她将手延伸至三十三天帝释天之宫殿，拔起昼度树（Pāricchattaka）为佛陀遮翳，她以盛开的莲花覆盖千个世界，并说：「勇者、具眼者！我耶输陀罗向您礼足。」

22 《譬喻经》四 • 3 品 28 • 第 16 ～ 21 偈。

随后她化为高达十二由旬的梵天，双手十指闪耀千道电光照耀一万世界，并结跏趺坐于空中，宣说空性法，并说：「勇者、具眼者！我耶输陀罗向您礼足。」

「我具诸神变，已获天耳通，亦已掌握他心通，我能忆念过去宿世，亦获清净天眼。一切烦恼漏已尽，我不受后有。大勇者，由于您的出现，我具足义、法、辞、辩四无碍解。」耶输陀罗比丘尼对其证悟作如是狮子吼。

犹如金匠以黄金熔液打造精致且多样的金饰，耶输陀罗所施展神通的数不胜数。随后，她下降于众天人及圣弟子群中，犹如七宝降落，礼敬佛陀并忏悔：「世尊！若我所施展的神通、所阐述的佛法有任何缺失，请宽恕我。」

累劫广行波罗蜜

以宿命通的能力，耶输陀罗比丘尼忆念起累劫多生前的善业，并宣说她因为佛陀而累积的各种福业。

「在累劫的轮回中，我对您具足虔敬及信心，由于在轮回中对您的奉侍，亦因为您，而我渡越烦恼的大海，乘坐信心之船筏，从轮回的深渊中解脱。我将叙述我所作的奉侍。」

「大勇者！佛陀！您在圆满波罗蜜之期，当您是具大财富的统治者毗输安多罗王（Vessantara）时，我则是您的王后摩提（Maddī）。那时，求施者前来乞讨：『大王！请布施你的王后！』您看着我，您知我并无悲伤。我知悉，这发生在无以计数的生命流转中。」

「往昔我值遇诸佛，一切皆被您所善见。大勇者！我对诸佛的奉侍，皆是为了您。回忆往昔所作的善业，大勇者！一切善德的聚集，皆是为了您。我远离九不能处（Abhabbaṭṭhāna）[23]，避免各种不当的行为，为了您，大勇者！我牺牲自己的生命。」

「过去数千俱胝[24]，我成为您的妻子，为了您，我并无忧恼。过去数千俱胝，成为您的支持与助力，为了您，我并无忧恼。过去数千俱胝，为您作饮食，为了您，我并无忧恼。」

「过去数千俱胝，在您遇见狮、狼、熊、鳄的危险时，我不顾自己的生命，推开您而无畏地面对它们，奉献自己的生命保护您，我并不感到怖畏，为您我舍弃生命。」

「庄严身上的各种宝石饰物，无数种种衣服，以及属于女人的所有物品，为了您，我没有藏匿。大勇者！我施舍财富及谷物，施舍村邑、城镇、田地及儿女。象、马、牛、仆、婢等无数，为了您，我悉数奉献。为了您，我答应求施者，无论所求何物全数布施，我作最上布施，为此我不感到忧恼。」

「当您舍弃帝释天、梵天之欲，遁入森林隐修，我虽身处繁华、贵为王后，亦舍弃舒适生活，与您一同遁入森林。当您在森林小屋修习，我奉上丰盛的野果及树根，过去数千俱胝皆如是守护着您。」

23　不能处（Abhabbaṭṭhāna）：指漏尽者不可能从事的九种行为。《长部 • 清净经》提及漏尽比丘不可能违犯九处：一、故意夺取有情性命；二、故意偷取；三、从事淫欲法；四、故意说虚妄语；五、为感官享受而贮藏物品，犹如从前在家时；六、因欲而做出错误的行为；七、因瞋而做出错误的行为；八、因痴而做出错误的行为；九、因怖畏而做出错误的行为。

24　一俱胝（Koṭi）相等于一千万。

「在无以计数的生命流转中，由于您崇高的成佛之愿，您将我布施出去，帮助负债者及商人，为此我不感到忧恼。」

「大勇者！在轮回的多种存有中流转，我经历种种、为数众多的苦，此皆为了您。在获得安乐时，我不雀跃；在面对痛苦时，我不悲伤，在一切处皆平舍，大勇者！此皆为了您。」

「您立志于成就佛果，在此道上经历苦与乐，您终于成就正等正觉，完成一切诸佛所精勤之法。为了您，我作诸多奉事，当您探索佛法时，我是您的随侍。」

佛陀说：「耶输陀罗！向聚集此处的四众宣说，你最初奉侍佛陀的决心，以除去大众的疑虑。」

于是，耶输陀罗比丘尼礼敬佛陀，在众中作狮子吼：「切勿认为我仅是累积一些波罗蜜之女，在这佛陀的教法时期，未有任何女人如我这般幸运多福，我将述说其原由。」

「佛陀的八十大弟子累积十万劫的波罗蜜；佛陀的二上首弟子累积一阿僧祇又十万劫的波罗蜜，我则不同。在四阿僧祇又十万劫期间，我无间断地陪伴菩萨圆满所有的波罗蜜。」

随后，耶输陀罗比丘尼述说值遇燃灯佛的事迹。在四阿僧祇又十万劫之前，燃灯佛为善慧隐士授记时，耶输陀罗比丘尼是一位婆罗门女，名为善友。燃灯佛为善友授记，她将是善慧隐士多生的伴侣，并将在善慧隐士成就佛果的那一世证得阿罗汉果。善慧隐士即是如今的乔达摩佛。

在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 出于世间时，耶输陀罗比丘尼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富贵家庭。有一次，她听闻胜莲华佛说法，佛陀置一位比丘尼为「大神通第一比丘尼」。她听闻后心生向往，对佛陀为首的僧团作广大供养后，发愿未来获得「大神通第一比丘尼」的殊荣。

耶输陀罗比丘尼累劫的生命，广行无以计数的广大布施，不曾停歇。她接着说：「当我与菩萨流转于轮回期间，我为供养僧团而准备的饮食，即使深达二十四万由旬之大地亦不足以承载；我烹调麦粥所使用的盐巴，即使深达八万四千由旬的海水之量，亦不足以溶解。」

「当菩萨值遇多尊佛陀而作奉侍，我亦参与其善行，并作热切的发愿。为了准确计算我自己所履行的施食供养，以下为世尊在迦毗罗卫国对净饭王所教示之法。」

「当我难过地双手扶着佛陀的足踝，将头置于佛足上礼敬时，佛陀能在瞬间透视有情之心，而说：『核心劫（Sārakappa）有一尊佛出于世间；醍醐劫（Maṇḍakappa）有两尊佛出于世间；胜愿劫（Varakappa）有三尊佛出于世间；精髓劫（Sāramaṇḍakappa）有四尊佛出于世间；贤劫（Bhaddakappa）有五尊佛出于世间。耶输陀罗王妃具信，已供养诸多尊佛。耶输陀罗王妃是给予助力及辅助者，一同承担苦乐者，亦是宣告真实者，具有慈悲者。父王！且谛听及铭记她所作的善行。』」

「『父王！在过去与我流转于轮回期间，她已具备证悟的条件，悠久长时修习十波罗蜜。父王！且听我说，为数十八万五千俱胝、又八千五百俱胝、又七千万俱胝、无量无数的诸佛，她对诸佛作广大布施供养，持续地奉侍。父王！请听我说，为数六十四俱胝的辟支佛，她持续地奉侍。不可计数的佛弟子，已断除烦恼漏者，她皆持续地奉侍。』」

当时佛陀向净饭王开显耶输陀罗王妃的坚定意志及过去圆满善行之愿，犹如揭示隐藏在净饭王宫殿地底的宝藏，又仿佛如大海之水受国王美德所感而分开，显露海底七种珍贵的宝石。

耶输陀罗比丘尼说：「我常奉行正法，奉行正法者，在此世及彼世皆得安乐。我善行正法，不作不善行，我在此世及彼世皆得安乐。」

「我厌离于轮回，与千位眷属一同出家，舍弃一切。我舍离居家后，未至半个月即了悟四谛，证得阿罗汉果。许多人献上各种四资具供养：袈裟、饮食、住处等必需品，犹如波涛海浪般不断涌来。」

耶输陀罗比丘尼在四阿僧祇又十万劫以来，所作的广大布施无可计数，已累积无量波罗蜜，这是她最后的一生，她累劫的心愿已圆满达成。

自在清凉入寂灭

佛陀赞誉耶输陀罗比丘尼：「值得被尊敬及具福的耶输陀罗！实无需宽恕一位如你一般已获得涅槃甘露之人，然而这是世间的传统，我宽恕你，耶输陀罗！」佛陀允许她入灭。

耶输陀罗比丘尼礼敬佛陀，恭敬地右绕三匝，双手合十对佛陀说：「世尊！犹如流入大海之水，不复回到小河；又如被摩竭鱼吞入的海水，不复回到大海；在无量劫中从不曾离您而去，现在我即将离开，从此不再见。」

犹如转轮圣王之轮宝忽然消失，又如太阳西沉，耶输陀罗比丘尼返回尼寺，当夜进入般涅槃。跟随耶输陀罗比丘尼的一万八千漏尽比丘尼，亦随着入般涅槃。佛陀、诸天及四众弟子参与耶输陀罗比丘尼的葬礼，为其荼毗后的舍利起塔供奉。

在佛陀的大声闻弟子行列中，多以十万劫为累积波罗蜜之期。唯独耶输陀罗比丘尼，其累劫的愿力始于燃灯佛教法时期，与菩萨共同经历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的悠久时光。由于她的善愿，她多生多世护持菩萨广行波罗蜜，直至菩萨的最后一生，圆满成就佛果。她亦如燃灯佛所预言一般，证得阿罗汉果，从轮回中解脱。

犹如泥沼中长出的净莲，犹如逐渐盈满的月亮，她对菩萨之爱，逐渐升华至清净无染。此升华的爱不再有痛苦，化为慈悲的甘露遍洒大地，亘古利益广大有情。七十八岁的她，与一万八千漏尽比丘尼清凉自在入般涅槃。这是她传奇的最后一生，闪烁着平静的精彩。

第一册·第十二章

大医王的一剂药方

——持粗衣第一比丘尼——翅舍瞿昙弥

Kisāgotamī

目录

死亡无处不在，当死亡发生在陌生人的身上时，我们心中或许仅泛起丝丝涟漪，又或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当死亡发生在至亲、挚爱者的身上时，心中激起的悲恸如同千尺浪。对未曾忆念死亡的人而言，在面对死亡的冲击时，尤其感到震惊与无助。

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曾为失去独子而陷入极度忧伤，甚至濒临疯狂。庆幸地，她值遇大善知识佛陀以权巧教化，为她开了一剂特效药方，让她了悟世间的真理而走出忧伤。藉由精进修行，她洞见身心的实相，熄灭诸苦而成为人天礼敬的阿罗汉尼。她以持粗衣及无欲知足的生活而备受众人尊敬，佛陀赞誉她为「持粗衣第一比丘尼」。

具大福报换财富

在舍卫城（Sāvatthī）有一名富人，由于善业耗尽，他的四亿财产在一夜之间奇异地变成黑炭。失去财富令此名富人感到郁闷沮丧，失去食欲而终日卧床。他的一位友人前去探访并给他鼓励，更提出如何摆脱穷困的建议。

这位友人如是建议：「朋友！在你家门前舖上毯子，就像市集一样去售卖你目前唯一仅有的黑炭。如果路人见后说：『喔！其他人售卖油、蜂蜜及糖浆等，但是富人！你却卖炭！』你仅需回应：『卖自己仅有的东西，何错之有？』说那些话的人是过去没有大福报的平凡人。」

接着这位友人又说：「倘若有一人来到你的面前，说：『喔！其他人售卖油、蜂蜜及糖浆等。但是富人！你正售卖金与银！』你应如此回应：『金与银在何处？』那人将指向你所卖的炭堆，说：『在那儿！』你应回覆：『将它拿过来。』然后接下从他手中递给你的任何东西。由于此人具大福报，他所触碰的东西一旦到了你手中时，那些东西将恢复为原来的金与银。」

友人继续说：「此人若是一位少女，你应让自己的儿子迎娶她，并将四亿财产托付于她，让她成为管家。此人若是一位少年，你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将四亿财产托付于他，让他成为管家。」

「好建议！」

这位一夜间变得穷困的人接受朋友的建议，在自家门口摆设摊位。所有路过的人看见他售卖黑炭，对他说：「喔！其他人售卖油、蜂蜜及糖浆等，但是富人！你却卖炭！」

他回应：「卖自己仅有的东西，何错之有？」

有一日，一位出自贫困家庭的少女来到此人的摊位，她原名「瞿昙弥」，但她纤弱清瘦，因此被称为「翅舍瞿昙弥」，翅舍（Kisā）是「清瘦」的意思。翅舍瞿昙弥对他说：「喔！其他人售卖油、蜂蜜及糖浆等，但是你正售卖金与银！」

那人问道：「金与银在何处呢？」

「你不就在此处进行交易吗？」

「女孩！你把那些金与银递给我。」

于是，翅舍瞿昙弥抓取一些售卖的黑炭交至他的手中，那些黑炭在瞬间恢复成原来的金与银。

那人问道：「你的姓氏为何？」

「翅舍瞿昙弥。」

那人知道此少女尚未嫁人，于是他将金银收集好，将翅舍瞿昙弥引导进入屋内，并让自己的儿子迎娶她。于是，富人化成炭的财富皆恢复成原来的金与银。富人将四亿财产全部交由翅舍瞿昙弥管理。

花未全开月未圆

古印度的阶级制度森严，虽然翅舍瞿昙弥嫁入富贵人家，且掌管家财，但是夫家始终认为她的身世贫贱而鄙视、轻蔑她。直到她顺利诞下一名男婴时，家人的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夫家上下对她爱护有加。孩子的诞生是她幸福的泉源，她视这孩子恰如自己的生命一般。

然而，这幸福的时光只是昙花一现，当她的孩子蹒跚学步时，却突然生病离世。此迅雷不及掩耳的噩耗，让她的幸福在瞬间如泡沫般幻灭。她悲痛欲绝地失声痛哭，被掏空的心填满了悲伤及泪水，心想：「他们将把我的孩子抛弃在墓地。」于是她紧抱着孩子的尸体久久不愿放手，不肯接受孩子已经去世的事实。

濒临崩溃的她，将孩子抱在怀里，挨家挨户地哭泣哀求：「请给我救活这孩子的药！」

人们对她的疯癫之举并不悲悯，嘲笑她说：「你曾几何时见过死人有药可治？」这些不友善的真实话语无法让她明智，她并没有因此而被说服。

城内有一位智者心想：「这位少妇因丧子而过度悲伤，陷入了心神紊乱的状态，看来唯有佛陀有能力为她开正确的药方。」于是告诉她：「女士！这世上除了具有十力的佛陀之外，无人知道救活你孩子的药。人天最尊贵者——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你前往谒见并询问佛陀吧！」

翅舍瞿昙弥听了这番话，心想：「此人说得对！」她抱着孩子的尸体，内心重新燃起希望，于是依照智者的指示，直奔祇树给孤独园见佛陀。

如病得医解心愁

当时，佛陀端坐在法座上正要开始说法，急切渴望获得帮助的翅舍瞿昙弥进入寺院，站在四众弟子的后端，对佛陀喊道：「世尊！求求您！给我救活孩子的药！」

佛陀知悉她证悟的因缘已成熟，亲切且善巧地说：「瞿昙弥！你做了正确的事，来至此处寻求救活孩子的药。去吧！进入舍卫城，从城镇的最前端开始走遍全城，在从未死过人的家庭中取来芥菜籽。」

翅舍瞿昙弥以为真有救活孩子的药，心中雀跃地回答：「好！」抱着救活孩子的唯一希望，她即刻前往舍卫城寻找符合佛陀所说的芥菜籽。

抵达第一户人家时，她说：「佛陀要我找芥菜籽，以治好我的孩子，请给我一些芥菜籽。」

「来，瞿昙弥！」这户人家伸手把芥菜籽递给她。

「在我尚未提出这问题以前，我还不能拿取你的芥菜籽。请问你家是否曾经死过人？」翅舍瞿昙弥问。

「瞿昙弥！你在说什么呢？这间家曾经死过的人，谁又能数得清？」那人回答。

翅舍瞿昙弥失望地说：「好的，请你收回这芥菜籽，这不是治疗我儿的药方。佛陀说这芥菜籽，必须从一户没有死过人的家庭中取得。」她失落地退还芥菜籽。

翅舍瞿昙弥继续前往下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亦曾死过人。走至第三户人家时，她明白了真相：「尽管再怎么努力挨家挨户地询问，答案皆是相同的。慈悲的世尊必然已预见这样的结果。」

佛陀让翅舍瞿昙弥从未死过人的家庭找来芥菜籽，但是佛陀并未说，当她找到芥菜籽时，死去的孩子能复活。佛陀仅以此权巧的方法令她了解，世上并非只有她一人经历了丧子之痛。事实上，每一个人皆经历过亲人死亡的痛苦。

她恢复理智，前往墓地而舍下孩子，说：「孩子！身为母亲，我错误认为仅有你一人经历死亡，原来每一个人都经历死亡，死亡是世间普遍的法则。无常的法则并非仅发生在一座村邑，也并非仅发生在一座城镇，更不仅发生在一户家庭，而是包含天界的一切世间，皆有无常的性质。」

她将孩子的尸体放在墓地后前往佛陀之处，边走边喃喃自语地述说以下偈子：

> 非村邑之法，非城镇之法，亦非一家法，
> 含天世间法，皆为无常性。[1]

1 《譬喻经》四 • 3 品 22 • 第 28 偈。

当她趋近佛陀时，佛陀问道：「瞿昙弥！你取得芥菜籽了吗？」

「世尊！我已不需要芥菜籽，但请给我稳固的皈依处。」她回答。

「瞿昙弥！沉迷于子女、贪着于财富的人，将被死亡所掳，犹如海啸卷走沉睡的村庄。」

佛陀接着述说以下偈子：

溺爱子家畜，彼心执着此，
死神将掳去，如睡村瀑流。[2]

当听闻此偈的最后一句时，翅舍瞿昙弥即证得须陀洹果，对法不再存有怀疑。[3] 入流圣者翅舍瞿昙弥请求佛陀允许她加入僧团，佛陀给予允诺。她右绕三匝向佛陀礼敬，前往尼众寺院剃度出家，受比丘尼戒。

一灯照破千年闇

放下世俗的一切而出家的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对于佛陀的教导精进不懈地修行，任何时刻皆正念现前。出家不久后，

2 《法句经》第 287 偈。

3 以上说法依据《增支部注释》。《譬喻经》则有不同的说法，佛陀为她开示以下二首偈，翅舍瞿昙弥听闻二首偈而证得须陀洹果：
一、若人寿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得见生灭法。（《法句经》第 113 偈。）
二、非村邑之法，非城镇之法，亦非一家法，含天世间法，皆为无常性。

轮到她当值照顾说法堂室内及周围的灯火。当她观照油灯时，看见油灯喷溅火花，火焰明灭不断、忽明忽灭。她以此作为禅修所缘而领悟：世间有情如同火焰一般生灭不断，唯有抵达涅槃才能止息生灭。

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的香室（Gandhakuṭi），知悉翅舍瞿昙弥比丘尼究竟解脱的时机已经成熟，佛陀散发身光，犹如出现在其面前一般，对她说：「瞿昙弥！你观对了。世间有情犹如火焰一般生灭不断，唯有抵达涅槃才能止息生灭。未经由道智及果智而得见涅槃者，即使活了百岁亦徒然。」

佛陀接着说出以下偈子：

> 若人百岁寿，不见不死道，
> 不如生一日，得见不死道。[4]

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听闻佛陀叙述的偈子后，当下断尽一切烦恼，证得阿罗汉果，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知足无欲持粗衣

翅舍瞿昙弥比丘尼清心无欲，生活清贫简朴。她身上的袈裟由尘堆、路边及塚间捡来的裹尸布块缝制而成。她穿着的袈裟具有三种粗糙，即布料粗糙、线粗糙及染料粗糙。

4　《法句经》第 114 偈。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如是赞誉翅舍瞿昙弥比丘尼：「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持粗衣者，以翅舍瞿昙弥为第一。」[5]

一日，佛陀在灵鸠山（Gijjhakuta）。初夜时分，帝释天率领天人众往诣佛陀之处，礼敬佛陀后坐于一面，听闻佛陀说法。

此时，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心想：「我将前往礼敬世尊。」于是，她腾空前往灵鸠山。然而，当她见帝释天及天人等众正闻法时，她礼敬佛陀后折返回去。

帝释天询问佛陀：「世尊！那位亲近您又转身离去的人是谁呢？」

佛陀回答：「帝释天！她是我的女儿翅舍瞿昙弥，持粗衣第一比丘尼。」

佛陀述说以下偈子：

诸着粪扫衣，瘦而露脉管，
林中独入定，是名婆罗门。[6]

佛陀如是赞誉翅舍瞿昙弥比丘尼持粗衣的功德。

5 《增支部》1 集 246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lūkhacīvaradharānaṃ yadidaṃ kisāgotamī」。

6 《法句经》第 395 偈。

无价之宝善知识

《长老尼偈》记载她的证道偈，首段她赞叹值遇佛陀大善知识的可贵，藉由亲近善知识，智慧得以增长，藉由善知识的帮忙，甚至可以解脱一切苦。由于佛陀的教导，她翻转自己的生命，因此她赞颂与圣贤为友的意义：

牟尼示世间，有善友者福；
亲近善友者，愚者成贤人。

亲近善人者，智慧得增长；
亲近善人者，得离于诸苦。

应了知苦谛，集谛及灭谛；
灭苦八正道，四谛皆知悉。[7]

在《相应部 • 一半经》[8]（Upaḍḍhasuttaṃ），佛陀对善知识的重视，与翅舍瞿昙弥比丘尼的偈子相呼应。针对阿难尊者提出「有善知识及善友的引导，即是梵行的一半」的说法，佛陀曾给予指正，并提出「善知识是梵行的全部」。

以佛陀为善知识，有生法的众生解脱生；有老法的众生解脱老；有死法的众生解脱死；有愁、悲、苦、忧、恼法的众生解脱愁、悲、苦、忧、恼。因此佛陀说：「这是梵行的全部，即善知识、善同伴、善友。」

由于有佛陀为其善知识，翅舍瞿昙弥比丘尼逐渐被引领至涅槃之道，直至究竟解脱轮回。

7　《长老尼偈》第 213 ～ 215。

8　《相应部》45 相应 2 经。

乘御逆境得胜利

偈颂中段，翅舍瞿昙弥比丘尼提出身为妇女所承受的各种苦痛，如同她未出家前所经历的过程一般。世尊曾说身为妇人的苦，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中，有共同服侍一夫之苦，怀胎生子之苦。曾有妇人因产子之苦而割喉自尽，身体虚弱或服药自杀，甚至在临盆难产时，母子双双丧命。从这些痛苦中，更突显她对值遇佛陀，并藉由佛陀的引导而离苦解脱，内心存有无尽的感激。

调御丈夫曰，生为妇女苦，妻妾共夫苦。
有者产子苦，弱身自割喉，亦有服毒者。
入胎儿杀母，母子两俱亡。[9]

佛陀叙述女人之苦，记载于《相应部•特有苦经》[10]（Āveṇikadukkhasuttaṃ）。女人有五种特有的苦，唯女人承受，男人则无此苦：一、女人年轻嫁于他家，离亲别族；二、女人有月事经水；三、女人为怀胎者；四、女人有分娩；五、女人奉侍男人。这五种特有的苦，唯女人承受，男人则无有此苦。

身为妇人虽有许多苦，然而值得庆喜的是，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在偈颂的尾端，并不是郁郁寡欢，而是战胜烦恼的胜利呼声，免除一切苦的平静喜悦。她以解脱心述说自己的证道历程，藉由修习八正道而趋向涅槃，拔除烦恼之刺而卸下重担，一切应作皆已成办，证得阿罗汉果。

9　《长老尼偈》第 216 ～ 217。

10　《相应部》37 相应 3 经。

吾修八正道，趋向于不死；
已证得涅槃，见不灭法镜。

拔刺卸重担，应作皆已作；
翅舍长老尼，解脱心颂偈。[11]

魔罗，我的朋友

魔罗波旬不欢喜于修行杰出者，曾经干扰翅舍瞿昙弥比丘尼以障碍她的修行。翅舍瞿昙弥比丘尼与魔罗波旬的经典对话，记载于《相应部•翅舍瞿昙弥经》[12]（Kisāgotamīsuttaṃ）。

有一次，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在午前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托钵及用膳完毕后，她前往安陀林（Andhavana），在一棵树下禅坐。

此时，魔罗波旬欲令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心生恐怖、惧怕、身毛竖立，从禅定中退出，而隐身来到翅舍瞿昙弥比丘尼之处。他以偈颂奚落：

汝似丧爱子，涕泣而独忧？
独自入暗林，为求男子否？

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在禅坐中听见此偈，生起如是思惟：「谁在说此偈？是人还是非人？」

那时，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心想：「这魔罗波旬欲令我心生恐怖、惧怕、身毛竖立，从禅定中退出，因此说出此偈。」

11 《长老尼偈》第 222 ～ 223。

12 《相应部》5 相应 3 经。

她以偈颂回应魔罗：

丧子日已过，亦无男子想，
我不复悲泣，亦无惧于汝，朋友！

一切喜灭尽，破除诸痴闇，
征服死魔军，我住诸漏尽。

「我已走出丧子之苦，对男人也没有念想，我已不复忧伤哭泣，我亦不害怕魔罗你——我的朋友。一切渴爱已断尽，黑暗痴蕴已破除，死亡魔军已被征服，我住于烦恼断尽的状态中。」

面对怀有恶心的魔罗，翅舍瞿昙弥比丘尼以平等慈爱，唤他一声「朋友」，并对自己的体证作狮子吼。恶魔波旬知道翅舍瞿昙弥比丘尼已看穿他，他不再具有任何干扰她的力量，失落地隐没消失。

往昔善愿已圆成

翅舍瞿昙弥比丘尼今生的成就，源于过往的波罗蜜及此生的精进所致。《譬喻经》记载，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有一次，她亲近胜莲华佛而皈依，听闻佛陀宣说微妙最上味之四谛法，内心感到欢喜与平静。

当时，胜莲华佛赞叹一位比丘尼的功德，并置她为「持粗衣第一比丘尼」。她听闻该比丘尼的德行而心生欢喜，对佛陀作广大供养后礼敬佛陀，发愿获得如持粗衣比丘尼般的功德与殊荣。

胜莲华佛为其授记：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翅舍瞿昙弥，尊师女弟子。[13]

她听闻佛陀的授记而内心欢喜，终生奉侍以佛为首的僧团，供养各种必需品。由于此善作之业，她舍报后转生三十三天。

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为刹帝利，乃迦尸国（Kāsi）奇奇国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第五，名为昙磨（Dhammā）。奇奇国王是迦叶佛的护持者，他的七位公主，对三宝十分虔敬。虽然公主们向往出家修行，然而奇奇国王却不允许。于是，她们过着清净的梵行生活长达两万年，精进修习佛法，建寺及供养僧团。

奇奇国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乔达摩佛教法时期的忏摩（Khemā）、莲华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跋陀军陀罗盖萨（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昙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由于此善业，她舍报后转生三十三天。十万劫间，她仅在人间与天界流转，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她出生在舍卫城一户贫困人家。这是她的最后一生，已圆满十万劫前的心愿。

13 《譬喻经》四 • 3 品 22 • 第 7 ～ 8 偈。

翅舍瞿昙弥，一位失子悲伤而濒临疯狂的母亲，藉由佛陀充满智慧及善巧的引导，在寻找芥菜籽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及领悟世间有生必有死的道理。由于亲见真理，她放开对孩子深深的爱执，走出忧伤悲痛，断除层层迷惑。

生命的苦皆源于未洞悉世间法则的运作，而延伸执持不放的贪爱执取。当洞见世间是苦、无常与无我的真相，智慧即在瞬间生起，心自然放下执着而不再抓取。

此丧子之苦成为她遇佛闻法、超凡入圣的契机。从此的生命再也不平凡，她获得心灵全然的自由。翅舍瞿昙弥比丘尼最后一生的示现，成为女性在修道上的激励与鼓舞。

瞻仰佛身不饱足

——信胜解第一比丘尼——私伽罗母

Siṅgālakamātā

第一册·第十三章

解脱道上的行者有不同的种类，有些人以信心为基石，有些人则以慧解为入门，以此开展智慧而证得阿罗汉果。私伽罗母比丘尼（Siṅgālakamātā）即是以信心而证得道果的阿罗汉尼。她对佛陀具有不动摇的信心，瞻仰佛陀而看不饱足。她以对佛陀的信心为重要因素，依信而得胜解，证得解脱，被佛陀誉为「信胜解第一比丘尼」。

佛为子说法，闻法入圣流

私伽罗母出生于王舍城（Rājagaha）富者之家，家庭富裕幸福，享有荣耀及无数财宝。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嫁给门当户对的富人之子，育有一子名私伽罗（Siṅgālaka）。私伽罗长大成人后，每日以礼拜六方作为他的重要修持仪轨。

那时，佛陀在王舍城竹林精舍（Veḷuvana）。午前，佛陀着衣持钵入王舍城托钵乞食，途中见私伽罗以湿衣服、湿头发，合掌礼敬六方。于是，佛陀问私伽罗：「家主子！你为何在清晨起床出王舍城，以湿衣服、湿头发合掌礼敬六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呢？」

私伽罗回答：「世尊！当父亲临死前，他对我如是说：『儿子！你应当礼敬各方。』世尊！我因为恭敬、尊奉父亲的话语，因此清晨起床出王舍城，湿着衣服、湿着头发，双手合十礼拜六方。」

「家主子！根据圣者的律，不是如此礼拜六方的。」

「那么，世尊！根据圣者的律，如何礼拜六方？请世尊教导我，如何根据圣者的律礼拜六方。」私伽罗问。

「那么，家主子！你仔细倾听并认真思考，我将叙说。」

在佛陀宣说法要时，有众多城民聚集闻法，他的母亲——私伽罗母亦在其列。

佛陀首先立下基本的道德准则：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及不妄语。同时，佛陀也告诫应避免在此四处造作恶业，即：贪欲、瞋恚、愚痴、惧畏。此外，佛陀亦指出六种衰败

之门：一、沉迷于谷酒、果酒诸酒类等麻醉品；二、在不适宜的时间于街道游逛；三、出入娱乐场所；四、沉迷放逸于赌博；五、结交恶友；六、习于怠惰。佛陀也教导如何分辨真或假的朋友。

接着佛陀悲悯且善巧地教示，圣弟子如何守护六方：东方即父母、南方即师长、西方即妻儿、北方即朋友同事、下方即仆从劳力、上方即沙门、婆罗门。礼敬者与受敬者之间，彼此都有责任。

东方代表父母，儿子应以五事事奉父母：一、我是他们所养育，当孝养他们；二、当为他们做应作的；三、当维持家族世系；四、当继承遗产；五、先人去世后为其布施与供养。父母则以此五事爱护儿子：一、令遮止恶；二、令确立善；三、令学习技艺；四、令娶合适相称的妻子；五、适时赠予财产。

南方代表师长，学徒应以五事事奉师长：一、行起立礼；二、随侍近事；三、乐闻从顺；四、虔诚奉侍；五、恭敬领受学艺。师长则以五事爱护学徒：一、教导令受良好的训练；二、使掌握应被充分掌握的；三、传授一切技艺知识；四、在朋友与同事间推荐；五、在各方作庇护。

西方代表妻子，丈夫应以五事事奉妻子：一、尊敬；二、不轻视；三、不越轨；四、让与主权；五、给予饰品。妻子应以五事爱护丈夫：一、妥善安排工作；二、善待仆从；三、不越轨；四、守护财产；五、对所应作的事，善巧精熟而不懈怠。

北方代表朋友同事，应以五事事奉朋友同事：一、布施；二、爱语；三、利行；四、同事[1]；五、诚信。朋友同事应以五事爱护善男子：一、放逸时守护；二、放逸时守护其财产；三、恐惧时作庇护；四、患难时不离弃；五、关照其后代。

主人应以五事对待下方的仆从：一、量其力安排工作；二、提供食物与薪资；三、生病时照顾；四、分享珍奇美味；五、适时停工休息。仆从应以五事爱护主人：一、先起；二、后睡；三、只拿取所给予的；四、妥善做事；五、称赞彼等主人之名誉。

善男子应以五事事奉上方的沙门、婆罗门：一、慈爱的行为；二、慈爱的语言；三、慈爱的心念；四、不关闭门户；五、供养必需品。作为被事奉者，沙门、婆罗门应以五事爱护善男子：一、令舍弃恶；二、令确立善；三、以善意慈愍；四、未听闻的法令听闻、已听闻的法令净化；五、教示趣天之道。

佛陀对私伽罗的开示，记录于《长部·私伽罗经》[2]（Siṅgālasuttaṃ）。佛陀以偈言作为结束：

世间有准则，犹行车之辖，
若无此准则，母不堪儿奉，
恭敬或供养，父亦不得之。

由于诸智者，显示此准则，
故能登高位，受得众人赞。

1　同事（Samānattatāya）：公正，自他平等相待之意。

2　《长部》31 经。

私伽罗听闻佛陀的说法后赞叹绝妙，并皈依佛、法、僧成为优婆塞。当时有二千万人在听闻佛陀说法后，当下见法而入圣者之流，私伽罗母亦在其数。私伽罗母在此法筵上证得须陀洹果，获得四不坏净，从此对佛法不再存有疑惑。她请求佛陀允许她加入僧团成为比丘尼，佛陀给予允许。

信胜解具足，瞻佛无餍足

私伽罗母出家后，佛陀知悉私伽罗母的信心已确立，于是教导她适合根器的修行方法，以此增进她的信心。然而，佛陀对她的实际教导并无详细的记载。

由于她见佛而心生欢喜，以念处精进不放逸地修习，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为了得以见佛，她每日前往佛陀之处，欢喜地以眼睛仰望佛陀。由诸波罗蜜所生、殊胜庄严的佛身，她安住瞻仰而看不饱足。

《譬喻经》如是记载：

热切喜见佛，随念为修习，
少顷不久时，逮得阿罗汉。

为欲见佛陀，我常往彼处，
悦目佛色身，瞻仰不饱足。

殊胜吉祥处，波罗蜜所生，

一切美满色，住眺我不饱。[3]

私伽罗母比丘尼以信胜解而证得阿罗汉果后，对佛陀作如是证悟宣言：「大勇者！我具有诸神变，获得天耳界自在，亦得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一切诸漏已尽，不再受后有。大牟尼！我具足四无碍解，我所获得的智慧，皆依尊师而生。」[4]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赞叹私伽罗母比丘尼：「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信胜解者，以私伽罗母为第一。」[5]

过去之善愿，波罗蜜圆成

私伽罗母比丘尼今生得以成就最高的证悟，并成为比丘尼弟子中信胜解第一者，此甚深因缘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过去所累积的波罗蜜与善愿成熟所致。

《譬喻经》记载，过去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鵞城（Haṃsavatī）大臣之家，具有荣富及大财产，居家闪耀珠宝光辉。有一次，在众多随从陪同下，她与父亲一同前往听闻佛陀说法，她闻法后生起出离心而出家。

3　《譬喻经》四 • 4 品 34 • 第 21 ～ 23 偈。

4　《譬喻经》四 • 4 品 34 • 第 25 ～ 27 偈。

5　《增支部》1 集 247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saddhādhimuttānaṃ yadidaṃ siṅgālamātā」。

出家后，她戒除身与语的恶行，过着清净的梵行生活。对于佛、法、僧，她具有虔敬及净信，敬重并爱好听闻正法，喜见佛陀而不饱足。

有一次，她听闻佛陀赞誉一位比丘尼，并置她为「信胜解第一比丘尼」。她听闻后欢喜，并发愿求得如该比丘尼一般的功德与殊荣，于是更精进于三学。

胜莲华佛对她如是开示：「对佛陀确立坚毅且不动摇的信心，善持净戒者，为圣者所喜爱与赞叹。对僧伽正见有净信，此人无不幸或贫困，此生亦不空过。智者应当精勤行持信与戒、净信与见法，当忆念佛陀的教诲。」

若彼于如来，确立信不动，
彼善持戒者，圣者悦赞叹。

彼于诸僧伽，正见有净信，
当知无贫困，生命不空过。

信与戒之故，净信与见法，
智者当行持，忆念佛之教。[6]

听闻佛陀的教示，她得到鼓舞，并询问佛陀她的愿望会否达成。

胜莲华佛为其授记：

净信佛善女，汝于未来世，
得其善所愿。

6　《譬喻经》四 • 4 品 34 • 第 7 ～ 10 偈。

十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
彼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

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嗣子，
私伽罗之母，尊师女弟子。[7]

她听闻佛陀的预言而欢欣鼓舞，终生以实践佛法来侍奉佛陀。藉由实践佛法及忆念佛陀，以此作为她对佛陀的最上供养。

由于此善业，她舍报后转生三十三天。之后，她仅在天界及人间流转，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她出生在王舍城富者之家，为私伽罗的母亲。此最后的一生，她圆满多劫的心愿，成为比丘尼弟子中信胜解第一者。

信为修学首，达至最后身

在《中部 • 枳吒山邑经》[8]（Kīṭāgirisuttaṃ），佛陀教示最高的智慧并非一蹴而就，需以次第修学、次第实践而达成。

首先必须生起信心；当信心生起时，即往见导师；往见时会尊敬；尊敬则倾耳闻法；闻法者即对法忆持；受持法者即观察法义；观察法义者，即对法审谛容忍；于法有审谛容忍时，则生起志欲；当志欲已生起时，即力行；力行已则考量；考量后精进；当已正精进者，即以身自证最胜谛，以慧对最胜谛见通达。

7 《譬喻经》四 • 4 品 34 • 第 11 ～ 13 偈。

8 《中部》70 经。

倘若没有信心，则不会前往导师之处拜见；没有尊敬，也没有倾听；没有闻法、也没有受持法；没有观察法义，也没有审谛容忍法；没有志欲、没有力行、没有考量，则没有精进。倘若如此，就是离行道者、邪行道者，如此将离法、律越来越远。

私伽罗母比丘尼，由于其子怀有邪见，承蒙佛陀慈悲教导，她以此闻法因缘得入圣者之流，并对佛陀生起不动摇的信心。由此信心进而开展最高的智慧，成为比丘尼弟子中信胜解第一者。

第一册·第十四章

风尘女子亦可证得最上道果

——菴婆巴梨比丘尼、半迦尸比丘尼

Ambapālī, Aḍḍhakāsī

女人最为无奈的事，即是沦落风尘而身不由己。她们常在被逼迫及无从选择的情况下，走入黑暗的深渊而难以回头。风尘女子承受社会的排挤，活在众人的异样眼光之中，常被冠上「娼妇」、「淫女」等不雅的称号。处在不被尊重、且缺乏尊严的生命，那份深藏在心中的苦非旁人所能体会。

然而，即使是世人觉得卑微的风尘女子，亦能因为佛法的力量，而彻底地翻转生命。菴婆巴梨（Ambapālī）及半迦尸（Aḍḍhakāsī）鼓舞人心的事迹即是最好的见证。她们超越社会低贱卑微的地位，在出世间具有极为出色的成就。她们彻底地断尽烦恼，成为人天礼敬的阿罗汉尼。

芒果树下化生的菴婆巴梨

菴婆巴梨的出生与众不同，她化生在毗舍离（Vesālī）的芒果树枝间，离车族（Licchavi）御花园的园丁发现女婴在一棵芒果树下，于是将她取名为菴婆巴梨，「菴婆」（Amba）意为「芒果」。

菴婆巴梨长大后清秀绝俗，容色具足端丽与殊妙，令人乐见及欣喜。此外，她还擅长歌舞及乐曲，因此被喜好音乐者所喜爱。众多离车族王子想娶她为妃，谁都不肯退让。为避免纷争，他们一致决定菴婆巴梨不该属于任何人，而应让大家共同拥有。于是，菴婆巴梨被迫沦落为风尘女子。

当时，毗舍离富庶繁荣，人民众多而资源丰饶，再加上菴婆巴梨以美貌闻名，又能歌善舞，一夜身价五十金，毗舍离因此而愈益繁荣。

美貌远近驰名

那时，王舍城（Rājagaha）有一人前往毗舍离办事，他见识了毗舍离富庶繁荣，又见到因为菴婆巴梨的端丽殊妙，而使毗舍离愈增繁荣的情况。

他在毗舍离办完事后，返回王舍城向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禀报：「大王！毗舍离富庶繁荣，人民集多而资源丰饶，该国有七千七百七座殿楼、七千七百七座重阁、七千七百七座游园、七千七百七座莲池，加上菴婆巴梨的美貌闻名、能歌善舞，一夜身价五十金，毗舍离因此而越来越繁荣。大王！愿我们能效仿毗舍离，安立一位淫女。」

频婆娑罗王回答：「若是如此，去寻找可以安立为淫女的女子吧！」于是，那人找来一位名为娑罗跋提（Sālavatī）的俏丽女孩，以效法菴婆巴梨，让王舍城越来越繁荣。

为了此事，频婆娑罗王亲自到毗舍离一睹菴婆巴梨的美貌。一如其他人，他被菴婆巴梨的美貌所倾倒，享受她所提供的欢乐。菴婆巴梨因此怀了频婆娑罗王的孩子，这孩子名为毗摩罗憍陈如（Vimalakoṇḍañña）。

毗摩罗憍陈如长大后，有幸听闻佛陀说法而跟随佛陀出家。他精勤修习，最终证得阿罗汉果。在《长老偈》收录毗摩罗憍陈如比丘的证悟偈言：

> 母以树为名，父持白旗者，
> 法旗击慢旗，灭魔罗大旗。[1]

「我的母亲以树为名字（谓菴婆巴梨），我的父亲是一位持白旗者（谓频婆娑罗王，白旗象征王权）。我以佛法击败我慢，消灭魔罗的大旗。」

布施净信不移

菴婆巴梨对布施具大信心。在《长部•大般涅槃经》[2]（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记载她对佛陀所作的广大布施。

那时，佛陀从那提伽（Nātika）前往毗舍离，住在菴婆巴梨的芒果园中。有五百比丘刚加入僧团，精勤力微弱，他们即

1　《长老偈》第 64 偈。

2　《长部》16 经。

将见到前来向佛陀礼敬的菴婆巴梨。为了让比丘们在看见美撼凡尘的菴婆巴梨时不忘失正念，佛陀对比丘们作此开示：

> 诸比丘！比丘应当始终具念正知，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教诲。诸比丘！何谓比丘具念？比丘于身观身，精勤正知具念，摒弃俗世贪欲忧戚。比丘于受观受……比丘于心观心……于法观法，精勤正知具念，摒弃俗世贪欲忧戚，比丘具念即是如此。
>
> 诸比丘！何谓比丘正知？比丘在前行后退时有正知，在前瞻后顾时有正知；在弯曲伸展时有正知；在持僧伽梨[3]、钵、袈裟时有正知；在食、嚼、吞、饮时有正知；在大小便时有正知；在行、止、坐、眠、醒寤、言谈、沉默时有正知。诸比丘！比丘正知即是如此。诸比丘！比丘应当始终具念正知，这即是我对你们的教诲。[4]

此时，菴婆巴梨听闻：「佛陀已至毗舍离，住在我的芒果园林中。」于是，她吩咐随从准备多辆华丽车乘，自己则乘坐其中一辆车乘，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下趋车出发，前往自己的芒果园林拜见佛陀。凡车辆可通行之处，她们皆以车乘代步，直至车辆无法行驶之处，她们下车步行，前往佛陀所在之处。

---

3 僧伽梨（Saṅghāṭi）是佛教僧侣的三衣之一。

4 《长部》16 经。

抵达后，她礼敬佛陀而坐于一面。佛陀为菴婆巴梨宣说法要，为她教示及训诫，令她愉悦欢喜。菴婆巴梨闻法后对佛陀作出邀请：「世尊！恳请世尊慈许，明日与大比丘众接受我的饮食供养。」佛陀默然而许。菴婆巴梨知道佛陀已默许，起座礼敬，右绕佛陀而离去。

此时，住在毗舍离的离车族王子听到消息：「佛陀确实已来到毗舍离，住在芒果园林中。」他们亦各自乘坐精美的车乘，前往芒果园林谒见佛陀。

那些离车族人有些是清一色的蓝色，涂蓝妆、穿蓝衣、配蓝饰；有些是清一色的黄色，涂黄妆、穿黄衣、配黄饰；有些是清一色的红色，涂红妆、穿红衣、配红饰；有些是清一色的白色，涂白妆、穿白衣、配白饰。

在前往芒果园林的途中，这些离车族王子的车辆，与反方向驶来的菴婆巴梨之车辆相互击撞。在车乘上的离车族王子问菴婆巴梨：「菴婆巴梨！你为何与离车族王子的车辆相互击撞呢？」

菴婆巴梨回答：「贵王子们！因为我已邀请世尊与大比丘众，明日接受我的饮食供养。」

离车族王子对她说：「菴婆巴梨！我们给你十万金，你将此供养的机会让给我们吧！」

菴婆巴梨回答：「贵王子们！即使你们将毗舍离及周边的领土都给我，我也决不会让出此供养的机会。」

那些离车族王子听见菴婆巴梨不甘示弱的言论，弹指懊恼地说：「我们败给了一位芒果女，我们输给了一位芒果女！」

离车族王子继续往诣世尊所在之处。佛陀见诸离车族王子从远方来，告诉比丘众：「比丘们！若有人尚未见过三十三天的天人，比丘们！且观这些离车人众！且将这些离车人众当作三十三天众。」

佛陀阐述人类的荣耀可媲美天人的殊荣，这是佛陀说法的例行次第：教示布施的利益、持戒的利益、生天之道，再指出诸欲的过患、出离的功德。以此激励在场精进力未足的比丘，修习教法能达至犹如离车人众般，可与天人媲美的殊荣。

再者，佛陀预见离车人众随后将被阿阇世王（Ajātasattu）所毁灭，回想离车人众犹如三十三天般的殊荣而得见他们衰败的比丘，将获得无常的智见，由此证得阿罗汉果，因此佛陀促比丘们见离车人众的殊荣。

此时，离车族王子的车乘开至车辆不可通往之处，然后下车步行至佛陀之处。他们礼敬佛陀后坐于一面，佛陀为他们说法，他们闻法后对佛陀及僧众作出饮食供养的邀请：「世尊！明日请与比丘众，接受我们的饮食供养。」

佛陀回答：「离车众！明日我已接受菴婆巴梨女的供养。」

那些离车族王子听了佛陀的回答后，弹指懊恼地说：「我们败给了一位芒果女，我们输给了一位芒果女！」他们随喜佛陀的开示说法，起座礼敬佛陀，右绕而离去。

离车族王子虽知菴婆巴梨已向佛陀作出饮食邀请，但他们依然再次向佛陀作出邀请，因为他们视菴婆巴梨为堕落之女而不相信她的言说。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履行身为在家弟子的责任，即在闻法后对佛陀及僧团作出饮食邀请。

夜过之后，菴婆巴梨在自己的芒果园林中准备各种殊妙美味的饮食。当饮食准备好后，她对佛陀作出邀请：「世尊！食时已到，饮食已经准备好了。」

佛陀于午前着衣持钵，与比丘众一同前往菴婆巴梨的住处，坐在所设好的座位上。菴婆巴梨亲手将殊妙美味的饮食，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令他们食用饱足。

当菴婆巴梨看见佛陀食用完毕，手离钵时，她对佛陀说：「世尊！我以此芒果园林（Ambapālivana），布施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

佛陀接受了菴婆巴梨所供养的芒果园林，并在该处居住一些时日。

闻儿说法出家

菴婆巴梨热衷于布施及行善，由于过往的波罗蜜成熟，她在一次听闻儿子毗摩罗憍陈如比丘开示后，决定加入比丘尼僧团。

出家后她精勤修习，以自己的色身作为禅修所缘，如实照见色身是苦、无常与无我的实相，以此更进一步照见心的实相。当她如实彻见身与心仅是纯粹的苦，她放下了对身心的执着而证得阿罗汉果。

《譬喻经》记载她的证悟宣言：

诸有情见证，正法中出家，
达至不动法，为佛真女儿。

我有诸神变，天耳界自在，
他心智自在，大牟尼！

我知宿世住，得天眼清净，
一切诸漏尽，今再无后有。

义法辞与辩，广大清净智，
最胜觉者依。[5]

菴婆巴梨比丘尼成为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的阿罗汉尼。

身老真实不虚

晚年时，她观照色身衰败的实相。往昔乌黑的秀发，如今变得犹如树皮；过去眼如摩尼珠，如今老来混浊无光；身体过去犹如紫磨黄金箔，如今细皱纹已遍满身体；年轻时的音声犹如杜鹃，老来声音中断嘶鸣。这些现象都与真实语者 —— 佛陀所说的无异。

5　《譬喻经》四 • 4 品 39 • 第 10 ～ 13 偈。

在《长老尼偈》[6]有详尽地叙述，以下为节录：

毛发黑如蜜蜂色，尖端虽以种卷缩，
老来犹如麻树皮，真实语者不相违。

我头犹如香匣香，虽以种种花充满，
老来发出兔毛臭，真实语者不相违。

我之眉毛画师巧，描绘如画美若弯，
老来眉尾皱垂下，真实语者不相违。

我眼犹如摩尼珠，绀色明亮有爱媚，
老来坏眼闇无光，真实语者不相违。

我年少时鼻柔高，端正垂直美均匀，
老来恰如火炙过，真实语者不相违。

我齿先如芭蕉芽，洁白光润美如见，
老来脱落麦黄色，真实语者不相违。

密林之中往来者，甘美声如杜鹃鸟，
老来处处声中断，真实语者不相违。

我二乳房实胀圆，配合均匀满向上，
今已松垂如水囊，真实语者不相违。

我身昔如黄金板，紫磨金色甚美观，
今为细皱掩体上，真实语者不相违。

我两腿昔如象鼻，修长直立不弯曲，
而今恰似竹与苇，真实语者不相违。

6 《长老尼偈》第 252 ～ 270 偈。

我之合成身如是，老衰之时有众苦，
涂料剥落如古舍，真实语者不相违。

菴婆巴梨比丘尼曾经惊为天人的美貌，经过岁月的洗礼已消失殆尽。菴婆巴梨比丘尼感叹，这因缘聚合之身是各种苦的住处，年老时犹如一座老破的古屋灰泥剥落，这些现象皆与佛陀所说的实相不相违背。

往昔恶业殆尽

从风尘女子成为解脱自在的阿罗汉尼，菴婆巴梨比丘尼峰回路转的生命故事，与其过去世的造作息息相关。她在多劫前已广植波罗蜜。

九十二劫前，在弗沙佛（Phuss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为刹帝利，为弗沙佛的妹妹。在听闻自己的兄长——弗沙佛说法后，她生起净信，作广大布施，并希求获得美丽容貌。

在三十一劫前，在尸弃佛（Sikhī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阿鲁那城（Āruṇa）婆罗门家。那一辈子，她在尸弃佛的教法出家成为比丘尼，但是却造作了影响至深的恶业。

有一次，众多比丘尼前往礼敬佛塔后作右绕。当时走在前端的一位漏尽比丘尼突然打了喷嚏，一团痰唾落在佛塔外的庭院上。但是，该位漏尽比丘尼并未发现而继续往前走。当漏尽比丘尼走远至看不见身影时，她从后方走来，看见那团唾液而责备道：「哪个娼妇在此处吐唾团！」[7]

7　出自《长老尼偈注释》。

另一处则记载，她出于愤怒而恶骂一位解脱的比丘尼：「娼妇不正行者、胜教的败坏者。」[8]

由于骂詈圣者的恶业，她舍报后堕入恐怖的地狱中遭受大苦。地狱果报尽后，她出生为人而成为一位苦行尼。之后流转的一万世，她皆受娼妇之身，犹如服下恶毒一般，始终无法脱离此恶报。

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修习梵行，依于异熟业而转生三十三天。

由于过去成为比丘尼时善守护戒，她厌恶住于母胎而倾向于化生。因此，她的最后一生化生在毗舍离御花园的芒果树下，被抚养她的园丁命名为「菴婆巴梨」。过去的恶业已尽，她在乔达摩佛的教法中出家，断尽烦恼而达不动，成为佛陀的女儿、人天礼敬的阿罗汉尼。

菴婆巴梨的一生，启示因果业报的平等，每一个人都得承担自己身口意所造下的业；每一个人对于佛法的体悟亦是平等的，个人累劫有多少的付出，即有多少的收获。

8 《譬喻经》四 • 4 品 39 • 第 4 ～ 7 偈。

身价敌国的半迦尸

另一位与菴婆巴梨有着相似背景的，即是半迦尸（Aḍḍhakāsī）。半迦尸出生于迦尸国（Kāsī）富者之家，由于过去梵行的果报，她具有犹如天女般的美貌。由于她清丽出尘的美貌，人们立她为风尘女子。

迦尸国是古印度重要的河港，以出口棉布、丝绸等闻名，由于优渥的经济来源，富裕的商人增多，迦尸国每日的税收有一千金。

半迦尸一夜的身价，与迦尸国一天的税收等同。但是，就连最富裕的富商都付不起这昂贵的身价，于是他们付她一半五百金，仅在一天的部分时间与她交欢，以此她得名「半迦尸」，「Aḍḍha」为「一半」的意思。

由于过去对佛法曾有薰习，她在一次听闻佛陀说法后，决定加入比丘尼僧团。那时，佛陀在舍卫城（Sāvatthī）欲传授具足戒，半迦尸希望前往舍卫城受戒。

此时，诸多恶者听到风声后，怀恶心而将前往舍卫城的道路堵挡，以阻碍她前往受戒。半迦尸得知这些恶人阻挡了道路，只好派遣一位使者至佛陀之处传达：「世尊！我希望受具足戒，我应如何做呢？」

佛陀以此因缘，对比丘众立下这条戒律：「**诸比丘！允许受使者而授具足戒。**」[9] 因此，半迦尸由使者授戒而得比丘尼具足戒。

9　《律藏》小品 • 第十比丘尼犍度 • 受使比丘尼（V.ii 277）。

她精进修持，不久之后即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在《长老尼偈》，半迦尸比丘尼如是叙述：

我之卖身钱，等同迦尸税；
市民作彼值，一半定我价。

色相起厌离，厌恶则离欲，
不复更生死，不再经轮回，
逮得三种明，成就佛教导。[10]

「我的卖身价与全迦尸国的税收等同，由于人们付不起千金，便定下半价五百金。我观色身苦、无常、无我，对色身生起厌离，生厌离而喜贪尽，喜贪尽则从此不再生死轮回。我已证得三明，成就佛陀的教导。」

半迦尸比丘尼从世间风尘走向寂静解脱，她亦在过去曾培植了广大波罗蜜。但是在某一辈子，她却犯下殃及多生的恶行。

过去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是一位持戒清净的比丘尼。她常坐在低座、饮食知量，谨慎且精勤于修持。然而，她却一度怀有恶心，恶骂某位证得四无碍解的漏尽比丘尼为「娼妇」。由于此恶业，她舍报后堕在地狱受苦。地狱业报尽后，她承受此恶行的余业而出生在娼妇家，屡屡犯下罪恶。

10　《长老尼偈》第 25 ～ 26 偈。

今世出生在迦尸国富者之家，名为半迦尸。这是她的最后一生，藉由修行的精进力，她已跨越生死的大海，断尽诸苦。

在《譬喻经》记载，她如是作狮子吼：

我之罪与福，一切业已尽，
超越诸轮回，废弃娼妇身。

我有诸神变，天耳界自在，
他心智自在，大牟尼！

我知宿世住，得天眼清净，
一切诸漏尽，今再无后有。[11]

「我的恶业与福德，所有一切业果皆已尽，如今已超越轮回，舍弃娼妇之身。我得神变、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及漏尽通，如今不再有来生。」

在未出家前，菴婆巴梨比丘尼及半迦尸比丘尼都曾有过坎坷的命运，然而她们在此生的波罗蜜已趋近圆满。由于她们不放弃佛法的修持，精进不懈地投入修行，过去的波罗蜜成熟而迅速跨越生死的大海。

我们并不知道自已过去曾经累积了多少的波罗蜜。由于宿世的业力，我们今生得承受各种的业果。即使生命再艰巨，也勿轻易放弃佛法的修持。或许仅差那么一步，我们就能登上那安全的彼岸。

11 《譬喻经》四 • 4 品 37 • 第 10 ～ 13 偈。

第一册·第十五章

解开轮回的枷锁

——伊悉达悉比丘尼

Isidāsī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会莫名的系在一起，有时又戏剧性地因厌恶而离开。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莫名」，所有的发生必有其因缘。因果业力牵引生命的流转，举凡所作必留下业报的轨迹。生命的悲欢离合并不受控于任何人，仅随着心的造作所产生的业力作为轮回的剧本，不断地逼迫身心继续轮转与造作。

伊悉达悉（Isidāsī）曾是一位具有贤德的妻子，然而她却不知其所以然地连被三任丈夫抛弃。这个看似不公平的待遇，在她证得宿命通时才知悉，原来这是过去世纵欲的果报。

此世被丈夫离弃的痛苦，让她的心走向寻觅离苦之道。她不再投入轮回的演绎与造作，进而为轮回的剧本画上句点。她动人的证悟事迹，记载于《长老尼偈》[1]。

1　《长老尼偈》第 400 ～ 447 偈。

生命不解之迷

伊悉达悉出生于郁禅尼城（Ujjenī）富人之家，她的父亲是一位具德且拥有良好声誉的人。她是独生女，父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对她宠溺疼爱有加。

当她正值青春年华时，沙积多城（Sāketa）有一位具有大财富及大名声的富人为儿子安排婚事，派人上门向伊悉达悉的父亲提亲。该富人是伊悉达悉父亲的朋友，于是她的父亲欢喜地将伊悉达悉许配给该富人的儿子。

伊悉达悉是一位谦虚有礼、贤慧持家的良妇。她早晚对公婆礼足孝敬，待他们犹如自己的父母一般，见到丈夫的兄弟姊妹，更是谦卑畏惧地起座让位。她与夫家的亲人相处融洽，每日依照他们个人不同的需求及喜好，勤快地为他们准备新鲜的饮食。

伊悉达悉从不曾在清晨迟起，在跨进门槛接近丈夫之前，她会勤快地将自己的手足擦洗干净，再恭敬地走到丈夫面前。她拿起梳栉、香粉、药膏等，犹如侍婢般为自己的丈夫梳装。

即使家里不缺仆人，她还是凡事亲力亲为，亲手下厨烹饪、亲自清洗碗盘，犹如母亲对待自己唯一的孩子般，无微不至地服侍自己的丈夫。伊悉达悉如此温柔典型的良妻，贤良且谦卑地服侍丈夫，却莫名换来丈夫对她的极度厌恶。

丈夫对她的嫌弃与厌恶已达至极点，他再也无法忍受，对他的父母乞求说：「请允许我离开，我无法与伊悉达悉同住，无法再忍受与她同居一屋。」

「儿子！你别那么说，伊悉达悉贤慧又通达情理，勤奋且具德，她做了何事让你不欢喜了？」

「她并没有做任何伤害我的事，但是我就是无法与她同住，我对她感到厌恶。我已经受够了！请允许我离去！」伊悉达悉的丈夫如是说。

公婆听了儿子的这番言说，前往伊悉达悉之处询问缘由：「亲爱的伊悉达悉！你是如何触怒他呢？你可直言告诉我实际的状况。」

伊悉达悉回答：「我并未犯下任何过失，我不曾伤害他，亦不曾粗言对待他，为何他如此憎恨我呢？」

其实，由始至终，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她丈夫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为何自己对伊悉达悉如此反感。当伊悉达悉的公婆知道这段婚姻已无法挽回时，他们感到沮丧及悲痛。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儿子，他们只好作出抉择，难过地对伊悉达悉说：「我们无福接受犹如吉祥天女化身般的你！」

于是，伊悉达悉以弃妇身分，被遣返回自己的父母身边。这段莫名失败的婚姻，对她而言是极大的打击，她默默承受被抛弃的难堪与痛苦。虽然无法理解怎么回事，但她父亲依然积极为她另择夫婿，将她嫁给另一位富人，身价聘金是前夫家的半数。

伊悉达悉一样日夜勤于服侍第二位丈夫，以最深的爱意，犹如婢女一般照顾服侍。仅仅一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又再度

重演，第二任丈夫也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为何他如此厌恶这么温柔贤良的模范妻子。于是，她又被遣返回自己的父母家，第二段婚姻再次如此莫名地结束。

第二度被丈夫抛弃，伊悉达悉痛彻心扉，犹如刀箭刺穿她的心。她把自己深锁在房里哭泣，哀怜自己坎坷的命运。然而，他的父亲并未放弃，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再度觅得幸福。他父亲极度失望及迫切，以致于对一位上门托钵的苦行者如是说：「作我女儿的丈夫吧！扔掉你的乞食钵，脱去你的褴褛衣。」

这位行者对目前苦行的生活并不满意。美丽的妻子、豪华的房子、富贵舒适的生活对他而言极具吸引力，于是他立刻答应这诱人的建议，将长袍及钵交给伊悉达悉的父亲，并娶伊悉达悉为妻。

然而过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对伊悉达悉的父亲说：「请你将钵及褴褛衣交还给我，我想乞食及云游。」

此时，伊悉达悉的父母及亲友们询问他想离开的缘由，恳求他留下来，并说：「在此处你有任何需求尚未达成的，请速速对我们说，我们立刻为你做。」

如此被询问后，他说：「我的心若能得到自由，我已感到满足。我无法与伊悉达悉同住，再也不堪与她共处一室。」

他甚至不愿意多花一天的时间与伊悉达悉共处，于是伊悉达悉的父亲只好让他离去。

解开轮回枷锁

三度被丈夫莫名地抛弃，伊悉达悉极度难堪及沮丧，她万念俱灰，忖思生命如此继续下去毫无意义，于是她心想：「要么去寻死，不然出家去。」

恰巧那一天，耆那达陀比丘尼（Jinadattā）次第托钵乞食，站立在伊悉达悉的父亲家门前。该位比丘尼持律且多闻，具有高尚的德行，伊悉达悉被她的庄严威仪、智慧祥和所摄受。她起立恭迎耆那达陀比丘尼，为她设座并向她恭敬礼足，供养诸多美味饮食。

当耆那达陀比丘尼用膳完毕后，伊悉达悉述说自己的愿望：「圣尼！我愿能出家。」

她的父亲不愿失去独生女，对她说：「我的女儿！你在家亦可遵循佛陀的教导，布施供养饮食给沙门及婆罗门。」

此时，伊悉达悉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切，泪水夺眶而出，内心明白那些令人不解的苦难，必然与自己过去世所造作的恶业息息相关。她双手合掌啜泣，乞求道：「父亲！过去造作的恶行，我必须使这些罪业消毁。请允许我出家！」

父亲不忍伊悉达悉继续受苦，终于允许她出家：「愿你成就觉悟及证果，实证佛陀亲证之涅槃。」得到父亲的祝福，伊悉达悉礼拜父母及亲族后便出家。

她剃度之后精勤修习，在出家第七日即获得三明，成就阿罗汉果。藉由忆念宿世的能力，她得知自己此生为何承受如此的命运。

业报真实不虚

随后，伊悉达悉比丘尼与菩提比丘尼（Bodhī）一同住在华氏城[2]（Pāṭaliputta）。二位比丘尼皆具有戒德，精通禅定且多闻，是解脱一切烦恼的阿罗汉尼。

有一次，她们入城托钵乞食，用膳洗钵后自在地坐在树荫下。菩提比丘尼注视她的法侣伊悉达悉比丘尼，深为她的貌美及年轻所感触。一般而言，年轻貌美的女孩多耽于感官的欲乐，在何种不寻常的情况之下，让一位妙龄少女加入僧团呢？

于是，她问：「大姐伊悉达悉比丘尼！您貌美且令见者欣喜，年纪尚轻而青春未失，您是看见居家何种过患，而倾心于出离世间呢？」

伊悉达悉比丘尼向菩提比丘尼叙述，她曾遭遇被三任丈夫抛弃的过去，由此因缘而出家。具有宿命通的能力，她了知今生经历的痛苦，源自于过去恶业的果报。

她阐述自己过去的七世。她曾是男人，出生于艾拉噶迦城（Erakaccha），是一位英俊潇洒、魅力十足的富裕金匠。当时许多妇女被他所吸引，然而他却贪好女色，无论是他人之妻或无辜少女，他皆处处留情。他玩世不恭且不停地更换伴侣，为了欲乐不惜伤害许多女人的心，亦破坏他人幸福的婚姻。加诸于他人的千倍痛苦，他不但毫无悔意，还将此风流之举视为他吹嘘及炫耀之事。

2　华氏城：摩揭陀国一座城市的名字，是现在的巴特那（Patna，印度东北部城市，比哈尔邦首府）。

由此命终之后，他长期在地狱受苦，地狱之苦尽后，入母猴胎投生为公猴。他出生为小猴七日时，猴王因担心雄性成员造成威胁，便咬掉它的睾丸，遭此果报源于过去淫人妻所致。

投生为猴死亡后，他投生在辛达波国（Sindhavārañña）森林中，入一只独眼又跛脚的母羊胎之中。在那一生中，它痛苦地活了十二年，除了被阉割之外，还饱受寄生虫的折磨，经常被小孩骑乘而且还罹病，这皆是过去生通奸恶业所招致的果报。

投生为羊死亡后，他入母牛之胎，出生为古铜色的牛犊，刚满十二月即被去势，以适用于犁地及拉车。长时在烈日下劳作，导致眼盲且身体虚弱多病，那一生受的苦皆源自于犯他人妻之故。

这金匠在经历地狱、猴子、羊、牛的转世之后，出生为人，生于婢女之家，但却是非男亦非女的阴阳人，寿命短暂，三十岁便死亡。

之后，他投生为贱民车夫之女。她的车夫父亲一事无成，贫贱穷困且负债累累，债主经常找上门而他却无法还债。由于欠债金额越来越多，车夫首领直接闯入车夫家，将车夫之女拖拉出家门。车夫之女就如此啼哭着，从家中被掠走了。

当时车夫之女正值十六岁，容貌皎好而得车夫首领之子——义利达萨（Giridāsa）的恋慕，并娶她为妾。义利达萨的元配妻子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爱夫且具有良好声望的妇人。车夫之女刚嫁入门即对正室生起嫉妒心，为捍卫自己

的地位，她不惜在丈夫及正室之间挑拨离间，毁谤及伤害这位善良的元配妻子。最终，她成功地令丈夫生气、怨恨元配妻子，造成他们之间不和与相互敌意，因此造作了恶业。

涅槃最后一生

此世她转生为伊悉达悉，过去金匠的业报已尽。但由于上辈子为车夫之女时，曾经伤害善良有德之人，因此在此生遭受连被三任丈夫鄙夷及抛弃的命运。

但是，她始终克尽厥职，履行并遵守妇人之道，在面对前夫的憎恨时，亦不伤害任何人。由此感得过去的善业及波罗蜜成熟，她出家第七日即证得阿罗汉果，彻底解脱轮回之苦。

她在《长老尼偈》如是说：

> **此我业缘果，如奴待彼等，**
> **彼却弃吾去，今生业果尽。**[3]

「这是我造下的业所承受之果，我如奴隶般对待及照顾他们，而他们却抛弃我而离去。今生的业果已殆尽，此事已经了结。」

充满爱恨情仇的八世已经足够，如今所有业的潜力已彻底止息。这是伊悉达悉阿罗汉尼的最后一世，再也不会有来生，所有的苦已彻底地结束。

---

3 《长老尼偈》第 447 偈。

伊悉达悉慈悲自在地讲述自己的过去，仿佛叙述他人的故事一般，砥砺世人在因果业报上切切谨慎，勿存侥幸之心。过去所作的一切，无论是善或恶，终将在业果成熟时受报。唯有证悟涅槃，所有造作止息时，业的潜力方能止息，不再受后有。

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无论过去所作所为如何，每一个当下都是全新的开始。伊悉达悉比丘尼所作皆办，清凉自在地安住于涅槃寂静之中，她的事迹足以成为我们在修道上的鼓舞。

第一册・第十六章

孩子，感谢你让我遇见佛法

——乌毘利比丘尼

Ubbirī

目录

慈母怜爱孩子的心时刻无歇，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关爱孩子的心分秒相随。对于一位母亲而言，最悲痛的事莫过于失去孩子。无论是两千五百年前或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份悲痛始终如一。在面临如此巨大悲恸之际，切勿失去了希望与勇气，因为生命的苦难蕴藏着智慧开展的无限生机。

经典里有不乏佛陀对失去孩子的悲伤者宣说佛法的记载，其中乌毘利（Ubbirī）、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等事迹，深刻地体现女性洞见生命实相的智慧。她们在面对失子之痛时，听闻佛陀的善巧说法，瞬间解开对孩子的执着枷锁，内心获得宽广的自由。

八万四千女儿，我不再为你们哭泣

乌昆利出生于舍卫城（Sāvatthī）富者之家，她长得貌美如花，举止高雅且被众人所敬爱。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拘萨罗国（Kosala）国王纳她为王妃。

几年后，她生下一名女婴，取名为「智瓦」（Jivantī）。国王十分疼爱智瓦小公主，乌昆利也因此得宠而被晋升为王后，享有宫廷的荣华富贵与权势。纵然在王宫内有众多随从簇拥围绕，然而在乌昆利的世界里，这些荣耀都不及智瓦小公主的一个微笑。这女儿是她生命的福星，亦是她快乐的泉源。

当智瓦小公主长大至活泼奔跑的年龄时，很不幸地，她突然去世了。此晴天霹雳的噩耗让乌昆利痛彻肺腑，终日沉浸在丧女的悲痛里，思念孩子如渴思浆。她每日前往智瓦小公主的墓地哀伤痛哭，失去智瓦小公主，她的世界仿佛失去了色彩。

有一天，乌昆利往诣佛陀之处，她向佛陀礼敬，并在该处小坐一段时间。随后她起座离开，前往阿致罗筏底（Aciravatī）河畔边，徘徊在智瓦小公主的墓地，想起女儿而哀悼哭泣。

佛陀端坐在香室（Gandhakuṭi），得知乌昆利证悟的因缘已经成熟，以神通出现在乌昆利面前，问道：「乌昆利！你为何哭泣？」

「世尊！我因失去女儿而难过哭泣。」

「你有八万四千名女儿已在此墓地被火化，你为她们哪一位哭泣呢？」

佛陀为乌昆利指出她们被火化之处，然后对她述说以下偈子：

> 乌昆利！
> 汝唤「智瓦」女，汝于林中泣，
> 我今且问汝，汝自应须知，
> 同名智瓦者，八万四千人，
> 墓所被荼毗，汝悼彼等谁？[1]

佛陀以超越凡人之天眼，看见乌昆利王后在无始的生死轮回中，曾有八万四千同名为「智瓦」的女儿。在多次的生死流转中，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失去孩子的悲恸。

此智慧之语如雷轰顶，她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了知在累劫的轮回中，自己因执着孩子而一再上演爱别离苦的悲剧。对于世间，她彻底地生起厌离，确信轮回中不存在真正的安稳与快乐。

乌昆利听闻佛陀叙说的偈子后，心安住而趣入身心是苦、无常、无我的实相，站立在该处证得阿罗汉果。

1 《长老尼偈》第 51 偈。

乌昆利道出以下两首偈子：

殇女甚悲伤，难见箭插心，
彼为拔除箭，悲痛不再生。

吾今拔取箭，无欲得涅槃，
吾向牟尼尊，归依佛法僧。[2]

「由于缺乏福德，我难以看见心中的苦，此悲苦及贪爱犹如无形的箭，刺入内心而难以拔除。佛陀已为我拔除丧女的忧伤，此悲痛不再生起。如今贪爱的箭已拔除，一切欲爱已止息，证得寂静涅槃。我至诚皈依佛、法、僧。」

乌昆利累劫的波罗蜜成熟，面对失去孩子的悲痛，在听闻佛陀说法后，以在家身分在极短的时间内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她出家成为比丘尼，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宿世善业之成熟

乌昆利比丘尼今生的成就，源于过去已累积的广大波罗蜜，《譬喻经》[3]记载她的事迹为「一座施者」（Ekāsanadāyikā）。

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乌昆利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是一名花鬘编织者。当时，她的父母外出工作，她看见一位比丘在烈日下步行，

2 《长老尼偈》第 52 ～ 53 偈。

3 《譬喻经》四 • 2 品 14 • 第 1 ～ 24 偈。

于是将珍贵的毛毡敷于座上，随后走向沙门，净信欢喜地说：「尊者！日中太阳炎热，土地被烤焦了，亦无凉风吹过，此时适宜稍坐休息。我已为您设座，请您哀愍我，坐在我所敷设的座上。」

那位清净的漏尽比丘接受她的邀请，端坐在为他设好的座位上。于是，她从比丘手上拿取钵，盛满胜妙饮食作供养。

由于此善业，她在该处没后转生三十三天，住在为她而造的宫殿内，设有六十由旬高、三十由旬宽的座位。此外，尚有种种的坐具及卧具，由金、银、水晶、红宝石所造。她的坐具皆敷上垫子、覆有刺绣羊毛毯、丝绸宝石及毛织。当她外游时，常伴随欢笑及愉悦，任何时刻皆随其所愿而获得最上寝座。

在多次的轮回流转中，她曾是八十位天王的天后，七十位转轮圣王的王后。由于施座的果报，在多次轮转中皆具大财富，物资不欠缺。由于此善业，她仅出生为婆罗门或刹帝利，无论生在何处皆出生高贵。由于施座的果报，幼时她有众多乳母照顾，亦有随从服侍，为其沐浴、饮食、涂香等。由于此善业，她在十万劫间不堕在恶趣。

直至乔达摩佛的教法时期，她出生在舍卫城，名为乌昆利。此是她的最后一生，由于丧子之痛而令她值遇佛陀，累劫的波罗蜜成熟而速证阿罗汉果。

这是她最后一次为失去孩子而哭泣，因为她的心已达解脱，无欲、无执着，轮回的因已彻底地被斩断，所有的苦已寂灭及止息。

第一册・第十七章

赐纠缠者的一记猛棒

——苏巴比丘尼

Subhā Jīvakambavanikā

若感官接触让心悦意的所缘，则容易生起贪欲。对尚未见「欲望是苦」的凡夫而言，心生起贪欲，则进一步想拥有及获得那令心悦意的对象。这全然沉浸在欲望的心，毫无平静可言。

凡夫迷恋色身，未见其污秽不净的实相，尤其对异性的身体更易生起贪爱。当一位已证悟的女性对「此身是苦」有清晰的洞见以后，碰到异性的爱恋与纠缠时，她将如何应对呢？

耆婆芒果林的苏巴比丘尼（Subhā Jīvakambavanikā），在面对风流少男的挑逗与纠缠时，以超凡的慧眼，无所畏惧地破除愚者的邪见，更不惜挖出自己的眼睛以示教诫。

此身是不净及苦的聚合，这是不争的事实。唯有未见实相的心，才会认为此身洁净又可爱。当那念念不忘的色身已离散为一堆不净的物质，炽盛的欲望亦随之灰飞烟灭。苏巴比丘尼的智慧及勇猛事迹，记载于《长老尼偈》[1]。

1 《长老尼偈》第 366 ～ 399 偈。

愚者的恶心挑逗

耆婆芒果林的苏巴出生于王舍城（Rājagaha）一户显赫婆罗门家。她拥有如花似玉的美貌，由此得名「苏巴」（Subhā），意为「美好」。[2]

有一次，佛陀至王舍城说法，她听闻佛法后生起净信，皈依三宝成为女居士。由于对轮回深感恐惧，她见欲乐的过患而决定出家修行。

于是，她至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Mahāpajāpatī Gotamī）座下出家，精勤修习佛法，不久便证得阿那含果。此阶段的圣者断除对感官欲乐的执着，对可意的视觉目标、声音、香气、味道或身触都没有了渴爱，斩断欲贪与瞋恚二结。

有一天，苏巴比丘尼前往王舍城耆婆芒果林（Jīvakambavana），途中有一名风流少年见她貌美而心生爱恋，站立在该处拦截她的去路。这位风流少年是舍卫城具大财富的金匠之子，样貌俊俏，常四处游荡。

苏巴比丘尼对拦截他的风流少年说：「我对你做错何事？为何你站在此处阻拦我？」

2　在《长老尼偈》，苏巴比丘尼的全名为「苏巴 • 智瓦甘巴瓦尼卡」（Subhā Jīvakambavanikā），「Jīvakambavanikā」意为「耆婆芒果林」。由于尚有同名为「苏巴」的长老尼，因此以「耆婆芒果林的苏巴」来作区分。苏巴比丘尼应是由此事件后而得此名。

「先生！碰触出家的僧尼是不当的。善逝[3]所立的戒学律仪乃无瑕、善美且纯净。我依于世尊的教导而清净无系着，为何你阻拦我呢？你的心污浊有尘垢，我的心清净无垢染，我的心在一切处得解脱，为何你阻拦我呢？」

风流少年挑逗道：「你有漂亮的容色，正值青春年华，为何要出家？脱去那黄色袈裟，来吧！我们到花林寻欢。耸立的树木花朵盛开，花粉随着风飘而香气四溢。初春是美好的时季，来吧！我们到花林寻欢。林中的树木冠着花，花枝迎风摇摆而发出骚音，你独自一人进入森林，如何寻欢呢？森林常有猛兽成群出没，发情的狂象骚动不安，那没有人迹的森林多恐怖，你却想在无人陪伴之下而独自前往。」

接着，风流少年又说：「你拥有无与伦比的美貌，犹如黄金锻造的雕像，犹如天界美曼园[4]的仙女。绝美者！你将穿着那迦尸国（Kāsi）所出产的细软绸服，绚丽得耀眼夺目。若你与我一同住在林中，我将对你唯命是从，无人比你更令我倾心，你这拥有紧那罗女的柔美双眼者。」

他一再尝试劝服苏巴比丘尼：「倘若你接受我的劝告，你将过得幸福快乐。来吧！你且还俗过居家生活，居住在清凉的楼阁，有众多仆女服侍，穿着迦尸国所出产的细软绸服，戴上花鬘，涂上香油及颜料。我将为你打造各种装饰，各各皆以黄金、宝石及摩尼珍珠所造。你将卧在覆有华盖的昂贵卧榻，敷有崭新且洁净的垫毯、蓬软的羊毛敷具，卧具皆以旃檀木雕饰，弥漫着高价的旃檀树精香。」

3　善逝（Sugata）：佛陀、世尊的十种德号之一。

4　美曼园（Cittalatāvana）：欲界三十三天的花园之一。

「现在的你，犹如出水的青莲花，盛开在非人所守护的池塘，无人可以触碰。你这贞洁的梵行女，让这美器空凋残。」

此身充满不净物

苏巴比丘尼平静地问这风流少年：「此充满不净腐肉、充塞坟墓且易坏的皮囊，何处值得你爱恋？」

风流少年回答：「你的眼睛似牝鹿，又如山中的紧那罗女，看见你这双眸，情欲倍增添。长在那犹如纯金般完美无瑕的脸颊，这双眼似莲瓣一尘不染，看见这双眸，情欲倍增添。纵然你离我而远去，我也将思念你。你那长长的睫毛，你那纯洁的目光，你这拥有紧那罗女的柔美双眼者，再也没有何东西比你的眼睛更令我爱恋。」

苏巴比丘尼说：「你想走向那错误的道路，你想捕捉天上的月亮为玩物，你想跳越须弥山，你对佛陀的孩子有非分的企图。」

她接着如是作狮子吼：

涵盖天界之世间，我于一切处无欲；
不知何物能贪着，藉由圣道连根除。

犹如投炭之火焰，恰似剧毒之器皿；
不知何物能贪着，藉由圣道连根除。

有者未省察五蕴，有者未曾侍导师；
汝可诱惑如彼者，诱惑识者徒忧恼。

骂詈礼敬苦与乐，我以正念为安立；
我知不净有为法，心于一切处无染。

我为善逝弟子尼，八正道为乘而行；
拔除烦恼之箭刺，我入空舍而为乐。

我见木制玩偶形，多种色彩善绘成；
以绳线木栓系缚，以此作种种舞蹈。

绳线木栓拔出已，散作支离破断片；
玩偶无迹无从觅，彼时心作何界定？

我身肢体各部分，譬如彼木制玩偶，
诸法离则身不存，彼时心作何界定？

犹如雄黄涂彩壁，汝见形像彩壁物，
此处汝有颠倒见，人之感知无意义。

面前所现如幻事，如同梦中黄金树；
幻作造物众人中，汝追虚物闇愚者。

眼如置球树洞中，眼皮中间泡状物；
内有泪水与黏液，眼为种种色聚成。[5]

「在这含括天界的世间，我在一切处皆已无欲，我不知还有任何事物能让我生起欲贪，圣道已将欲贪连根断除。世间犹如投入木炭而熊烈燃烧的火焰，亦如剧毒的器皿，我不知还有任何事物能让我生起欲贪，圣道已将欲贪连根断除。」

5　《长老尼偈》第 385 ～ 395 偈。

「有人尚未省察五蕴而不了知实相，有人因未亲近侍奉佛陀而得不到教诫，倘若你试图诱惑那些人，或许她们会听从；然而，试图诱惑明了圣谛的苏巴，徒使自己增添忧恼。」

「对于骂詈、礼敬、苦与乐，我始终正念现前而不为所动。我了知举凡因缘合和的有为法皆是苦，我的心在一切处皆无执取。我是佛弟子，乘坐八正道之车乘往至涅槃城，拔除了烦恼箭，我进入空舍而喜悦。」

「我曾见以各种颜色善彩画的木制玩偶，由各个部分组合而成，以绳线及木栓善巧地固定木心轴，作各种舞动。当绳线与木栓被拔出，成为支离破碎的断片，玩偶即不复存在。那时，心对此零散的断片作何界定呢？它是木栓、绳线、还是陶土呢？我身体的各各部分亦是如此，没有任何实质的存在。当组合身体的地、水、火、风四大离散时，身体则不复存在。那时，心对此作何界定呢？此是地大、此是水大？」

「譬如画师在墙壁上作画，以雄黄彩绘人的形象，乍看之下以为真实，视觉颠倒者见此壁画而说：『有一人站立倾靠着墙壁』。然而这并非实相，将不存在的物体称之为「人」，这是毫无意义的。凡夫如是以颠倒见认知事物，无任何实质的意义。」

「闇愚者！你追逐一场幻局，被眼前所呈现的幻事所迷惑，犹如追逐梦中所见的黄金树，犹如将幻术师在众人面前变现的事物当真，将此聚合而无坚实的身体认为是『我的』。这眼睛犹如置放于树洞中的蜡球，眼皮中间有水泡状之物，内有泪与黏液分泌，眼睛是由种种不同的色法聚合而成的。」

无畏掏眼示真相

如此语毕，苏巴比丘尼即平静地用手，使力地将她的一颗眼球挖出来，递给风流少年，并对他说：「来，将这眼睛拿去！」当下她的心完全不被动摇，对身体无丝毫的执着。

风流少年错愕地看着那血淋淋的眼球，他的情欲顿时荡然无存、消失无踪，惊慌地道歉忏悔：「可敬的梵行比丘尼，愿您快速地痊愈！这样的事情我再也不敢做了。如此重击地伤害如您这般尊贵可敬之人，犹如将火焰抱在怀里、将毒蛇抓在手上。请原谅我的罪过！」

苏巴比丘尼离开风流少年，往诣佛陀之处。当她得见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时，她的眼睛自然恢复如初、毫无损伤，当下她的心涌现无比喜悦。佛陀知悉她的心所处的状态，将她的心引导至平舍，于是她在当下证得阿罗汉果，彻底地断除轮回。

凡夫极度珍爱自己的色身，而苏巴比丘尼却视它为尘土、污秽的臭皮囊、苦的聚集。因此，她毫无犹豫地舍弃身体的器官，无畏地在真理面前站稳脚步，驱走愚者的无明黑暗。她战胜了烦恼魔军，这是她的最后一生，已圆满梵行及完成所有的修行，再也不受烦恼所摆布，于涅槃寂静之中，清凉自在地微笑。

第一册·第十八章

净除恶业不如不作恶

——普娜比丘尼

Puṇṇā

在面对毫无意义的仪式及信仰，我们是否会因为权势的欺压、代代相传的传统、权威，乃至出于恐惧等心理因素，而不敢作出质疑？

普娜（Puṇṇā）虽是婢女出生，在面对古印度社会最高阶级的婆罗门种姓所生起的错误见解时，她毫不犹豫地提出质疑，不亢不卑地举起智慧之剑，斩断无明与邪见。在真理前无畏的勇气，源自于智慧的洞见。

无畏破斥诸邪见

普娜（别名：普倪卡 Puṇṇikā）出生于舍卫城（Sāvatthī），是给孤独长者（Anāthapiṇḍika）的取水婢女。由于出生之时正是主人家第一百位奴隶，因此名为「普娜」（Puṇṇā），意为「圆满」。

有一次，她听闻《狮子吼经》[1] 而证得须陀洹果，入圣者之流，断除了身见、戒禁取见及疑。

在冬天的某一个清晨，她至河边打水，看见一位博学的外道婆罗门站立在冰冷的河水中哆嗦。当婆罗门从河中走上岸时，他湿着头发与衣服而冻得瑟瑟发抖。普娜看在眼里，对婆罗门生起悲悯之心，为令他远离邪见，于是与婆罗门展开对话。

她对婆罗门说：「我是一名取水婢女，深怕被主人杖打责罚，即使在冬天冒着凛冽的寒风，我依然进入此河流[2]。婆罗门！是什么令你恐惧害怕，驱使你堪忍严寒，颤抖着身子却依然进入酷冷的河中？」

婆罗门回答：「普娜姑娘！你应该知悉，我如此做是为了履行善业，为了使恶业净除。无论老人或少年，举凡造作恶业者，只要他们以河水净身，即可净除恶业。」

1 《中部》第 11、12 经。

2 阿致罗筏底河（Aciravatī），印度五大河流之一。

「婆罗门！以盲导盲，是哪位愚昧无知者对你这么说的？此人是否以河水净身而确实净除了恶业呢？倘若如此，鱼类、乌龟、青蛙、水蛇、鳄鱼以及所有水族生物，它们皆可出生在天界；那些屠羊者、杀猪者、捕鱼者、猎人、盗贼、刽子手等其他造作恶业的人，他们仅需以河水洗涤身体，所造下的恶业便能去除？倘若河水能洗涤你曾经造作的恶业，也能运走你所有的善业，你将被剥洗得赤裸裸而空无恶福。」

普娜接着说：「婆罗门！若你希望净除恶业，还不如不作恶行，正是那令你恐惧的恶业，让你不断地进入冰冷的河水之中。莫造恶业，婆罗门！切勿让严寒冻伤了你的皮肤！」

引导婆罗门正见

婆罗门听闻普娜一番智慧的话语，如醍醐灌顶，又恍如大梦初醒，他感激地说：「我误入歧途，是你将我引导至圣者之道。我将以此沐浴衣布施予你！」

普娜说：「此沐浴衣你且留着，我并不需要。若你惧怕苦、不喜苦，那么切勿造作恶行。无论是显现于外的身、语恶行，或是覆藏在内的不善心念，切莫造作任何恶业。」

「倘若你造作恶行，无论已作或将作，皆无法逃离苦的逼迫。即使祈求那些地狱等恶报之苦不跟随着你，或选择从该处逃离，恶业的果报始终令你无处可逃。倘若你畏惧苦，不喜于苦，则皈依佛、法、僧，并受持戒律，你将获得利益。」

婆罗门听闻普娜的话语，内心深感触动。他依照普娜的指示去落实，皈依佛、法、僧，并持守净戒。不久之后，婆罗门听闻佛陀说法而出家，精进修行并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

他道出以下偈子，之后被普娜所复述，记载于《长老尼偈》：

> 皈依佛法僧，严持清净戒，
> 皈依与持律，于我确有利。
>
> 先为婆罗门亲族，今为真实婆罗门，
> 逮得三明有智慧，为闻经者净行者。[3]

「我皈依佛、法、僧，清净持戒律，透过皈依与持戒，确实对我有利益。我曾是婆罗门种姓，学习婆罗门的《梨俱》、《夜柔》、《娑摩》三吠陀而谓『具三明』；精通婆罗门的经典而称『闻经者』；藉由河水净身而为『净行者』。」

「如今我成为真正的胜义婆罗门，获得宿命明、天眼明及漏尽明而谓『具三明』；证得道果之智而谓『闻经者』；净除恶行而谓『净行者』。」

3　《长老尼偈》第 250 ～ 251 偈。

出家得漏尽解脱

普娜与婆罗门展开的一席智慧对谈，赢得雇主给孤独长者的赞誉及随喜。给孤独长者解放她奴隶之身，让她获得自由。

在给孤独长者的允许下，她出家成为比丘尼，并在短时间内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譬喻经》如是记载其证悟宣言：

修习有大慧，依闻具闻者，
前生由慢故，余业生贱族。

烧尽诸烦恼，断除一切有，
如象断系缚，我住于无漏。

四种无碍解，此等八解脱，
以作证六通，完成佛教导。[4]

「我藉由修习而具有大智慧，依于听闻而成就多闻。由于前生傲慢之业尚未耗尽，我出生于奴隶贱民。如今烦恼已烧尽，一切导致再生的『有』已断除，犹如大象已断系缚，我住于无漏。我获得四无碍解及八解脱，作证六种神通，已完成佛陀的教导。」

往昔恶业已殆尽

4 《譬喻经》四 • 4 品 38 • 第 17 ～ 20 偈。

普娜比丘尼在过去多生前，已值遇六尊佛。于过去毗婆尸佛（Vipassī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于良家，由于恐惧轮回之苦而在比丘尼僧团出家。她严持净戒，精通三藏且博学多闻，成为佛法的教授者。

相同的经历一再重复于接下来她所值遇的五尊佛，即尸弃佛（Sikhī Buddha）、毗舍浮佛（Vessabhu Buddha）、拘留孙佛（Kakusandha Buddha）、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及迦叶佛（Kassapa Buddha）。在她所值遇的五尊佛期间，她皆是持戒清净的比丘尼，多闻及精通三藏，并善说佛法。但是由于傲慢，她无法根除烦恼。

《譬喻经》记载，在迦叶佛的教法时期，她出家为比丘尼，贤明且博学多闻。当人们以法义向她提问时，她的说法令听者对她生起尊敬。她常向众人开示佛法的义理，由于多闻而生起傲慢心，她轻蔑温和善良的比丘尼。

此生是她的最后一生，由于过去傲慢之业，她在舍卫城给孤独长者家的婢女胎中受孕。在遇见外道婆罗门时，她已是一位须陀洹圣者。此阶段的圣者已断除三结，包括戒禁取见，即不执取于那些错误的修行方法、禁戒或仪式，不再认为那些错误的行为可以达至解脱或导向清净。

由于须陀洹圣者已生起法眼，对「法」已不再存有疑惑，他们对「哪些修行能导向解脱」、「哪些行为对解脱毫无意义」具清净的法眼明辨。因此，即使普娜属于社会奴隶阶级，在面对最高阶级的婆罗门种姓的无益作为时，她毫无畏惧地

提出挑战。她不亢不卑地以锋利的智慧，颠覆根深蒂固的传统，轻易斩断婆罗门的邪见，引导他走向圣道。

由于过去的波罗蜜成熟，普娜比丘尼出家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由此可见，尊贵并非源于出生背景，从汲水奴隶成为人天礼敬的阿罗汉尼，普娜比丘尼因获得智慧、断尽一切烦恼，而成为如意宝般尊贵。

此承载佛法之器，人类皆平等具有，无论何种出生皆有亲证佛法的能力。善用珍贵的人身资本，投入体验佛法的努力，我们将可超越世间一切的相对，而臻至圆满。

第一册・第十九章

为修行，豁出生命

——悉哈比丘尼、瓦德悉比丘尼

Sīhā, Vaḍḍhesī

目录

在经典记载二千五百年前的佛陀时代，佛陀仅在一次的说法场合，即有成千上万的闻法者证得道果、转凡入圣。他们生值佛陀出世、又得见佛闻法，这是往昔修行而累积广大的波罗蜜所致。因此，他们的证悟极为迅速，似乎轻而易举。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如此迅速地证得道果，有些人亦经历迟迟无法证悟的煎熬。在佛陀时代，一旦决定走上解脱之道的行者，他们重视修行的程度是我们现今时代的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们将圣道的进展当作是自己生命的全部，对于尚未见法一事，无时无刻不挂在心头，为此深感焦虑、无助及难过，仿佛失去生命至关重要的一切。

由于无法证得道果，悉哈比丘尼（Sīhā）难过得想寻死；由于久未开悟，瓦德悉比丘尼（Vaḍḍhesī）悲伤得嚎啕大哭。然而，只要心中仍存有「想要」的欲望，即使是「想要开悟」的善法欲，亦无法得见真正的佛法。若心尚饥渴，圣道即不会生起。唯有彻底地放下身心的那一刻，方能契入佛法之流。

不得道不如死去

悉哈出生于毗舍离（Vesālī），是离车族悉哈（Sīha）将军的外甥女。以她舅舅的名字命名，她亦名「悉哈」。

有一次，佛陀对悉哈将军说法，她在旁听闻佛法而生起净信，在得到父母的允许后，即出家成为比丘尼。

但是，出家一些时日以后，她在道上毫无消息。无论如何精勤地用功，她在修行上始终不得力，无法调伏往外攀缘的心。如此煎熬至第七年，她被错误知见所苦而在修行道上毫无进展。眼见无数人已证得道果涅槃，自己却始终在圣道上一无所获，她陷入极度地焦虑与失望，仿佛世界全然一片灰暗。她失落地想：「如何摆脱如此的生活？与其还俗，不如让我死去！」

于是，她带着绳索前往森林，将绳索挂在一棵壮硕的树上，并将绳环往自己的脖子上套。

在这关键的一刻，她放下了一切，过去精勤修习所积聚的成果现前，她的心在瞬间进入禅定，照见身与心皆是无常、苦与无我。当下圣道生起，她彻底地断除所有的执着与束缚，证得阿罗汉果，获得四无碍解。

刹那转凡入圣的她，将绳套从颈项松开，返回自己的寺院。此时，她已不再是愁眉不展的凡夫僧尼，世间再也没有任何苦能抵达她的心，她已从烦恼的束缚中解脱，自由、喜悦与自在。

她的证悟偈言记载于《长老尼偈》[1]：

思惟不正故，欲贪所恼乱，
往昔陷掉举，不得心自在。

烦恼结所缚，乐净想所牵，
贪欲心所虏，不得心平静。

瘦黄枯憔悴，徘徊七年间，
吾为烦恼苦，昼夜不得乐。

取绳入森林，不再行俗事，
此处吾缢首，对吾为相宜。

将绳挂树枝，造一坚吊索，
投首入缳中，尔时心解脱。

「由于不如理作意，具颠倒想，我将苦视为乐，欣喜于感官欲乐而被欲贪所恼。往昔掉举散乱，我无法调伏与安住，错误认为在色、声、香、味、触中具有快乐，顺从烦恼而沉浸在欲望之中，心不得片刻平静及安止。」

1 《长老尼偈》第 77 ～ 81 偈。

「我被烦恼所苦，面黄消瘦与憔悴，徘徊七年之间，不曾有一日或一夜获得沙门之乐。于是，我取绳进入森林，心想：『倘若我无法履行出家人的义务，与其还俗过低下的俗家生活，还不如让我在林中自缢。』我将绳挂在树枝上，编结一个坚牢的绳套，在我将头放入绳套的当下，心即获得解脱。」

悉哈比丘尼的证悟与众不同，然而这种自缢的行为并不宜效法。对凡夫而言，自杀是严重的杀生罪业。无论任何人，只要以凡夫的心识自杀死去，此自杀行为足以令其堕在恶道、苦趣长久受苦。

然而，悉哈比丘尼却是特殊的个案。她在自缢的当下，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彻底放下所有的欲求，包括想要证悟的欲望。那一刻，过去正念培养的努力，让心达到安住且平舍的状态，以此照见身心的实相，当下突破修行的关卡，证得阿罗汉果。

在佛陀的教法中，她所作皆办，自知不再有来生，她的努力终于获得回报。

修行欲速则不达

另一位证悟历程较为坎坷的比丘尼，称为「瓦德悉」。她出生于天臂城（Devadaha），是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2]（Mahāpajāpatī Gotamī）的乳母。《长老尼偈》记载她为佚名（Aññatara），「瓦德悉」（Vaḍḍhesī）意为「养育」，指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的养育者，这并不是她真正的姓名。

当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出家，比丘尼僧团正式成立时，瓦德悉亦跟随出家成为比丘尼。随着时间的推移，瓦德悉比丘尼出家迈入第二十五个年头，然而她始终未证得道果及涅槃。由于她内心被念头及贪欲所牵，因此得不到片刻宁静。

随着年龄渐长，她的心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尽管如此，无论她怎么努力修行，却始终无法见法开悟。在极度渴望见法之下，她伸展双臂崩溃地哭泣，带着悲伤进入精舍，内心既无助，又对自己感到失望不已。

虽然愁肠百结，她依然不放弃修行。她崇信于昙摩提那比丘尼[3]（Dhammadinnā），亲自赴往昙摩提那比丘尼之处听闻佛法。昙摩提那比丘尼为她详说法义，解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法皆是无常的聚合，此时她的心远离感官欲乐的渴求。

2　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Mahāpajāpatī Gotamī）被佛陀誉为「资深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一章「因为您，僧尼梵行立」。

3　昙摩提那比丘尼（Dhammadinnā）被佛陀誉为「说法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五章「你唾弃之物，我亦不眷恋」。

她在一旁安坐禅修，由于过去的修行成果使然，她的心安住于一境，转向观照身与心的实相，在短时间内即证得阿罗汉果，开展六种神通，圆满了佛陀的教导。

在《长老尼偈》[4] 记载她的证悟偈言：

> 吾自出家来，二十五年间，
> 未曾弹指间，获得心寂静。
>
> 心不得寂静，充满诸贪欲，
> 展腕悲涕泣，吾入于精舍。
>
> 崇信比丘尼，我亲赴其处，
> 彼为吾说法，蕴界处之义。
>
> 闻彼尼说法，端坐于一面，
> 吾知宿世住，已得净天眼。
>
> 智慧知他心，耳界已清净，
> 已证得神变，诸漏达灭尽，
> 证此六神通，圆满佛教导。

悉哈比丘尼与瓦德悉比丘尼在证果前，由於心尚未趋入中道而在修行路上跌跌撞撞、煎熬不已。当心放下欲求与造作，远离太紧及太松的两种极端，任何时刻以正知正念观照身心，以此精进修行，道果涅槃自然水到渠成。

4　《长老尼偈》第 67 ～ 71 偈。

以悉哈比丘尼与瓦德悉比丘尼的事迹作为激励，但观自心，我们曾有多少次为了修行而流下眼泪？又曾几回为了修行而不顾一切地豁出生命呢？世间的成就尚无法平白获得，更何况是出世间的殊胜道果。悉哈比丘尼与瓦德悉比丘尼在道上的坚毅及忍耐，成为我们的最佳鼓舞。

悉哈比丘尼与瓦德悉比丘尼的事迹也为我们开显了重要的教示，譬如种植果树，农夫的工作仅是灌溉、施肥、照料，至于果树何时开花结果，则非农夫的职责，也不在其掌控的范围之内。行者亦如是，仅需在道上正确地付出努力，证悟的果实何时结成，亦非行者的任务。修行只要在「因」上努力不懈，道「果」自然瓜熟蒂落。

第一册·第二十章

孩子的无情，我的增益

——鸠摩罗迦叶母比丘尼

Kumāra Kassapamātā

对一位母亲而言，最难割舍的就是对孩子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怜没有歇息之时，无论是在近处或远处，心都时常挂念着孩子。然而，此深深的情爱，在圣道的进展上将成为牵绊及阻碍。

鸠摩罗迦叶比丘（Kumāra Kassapa）的母亲虽是比丘尼，但是她日夜思念孩子如渴思浆。她的孩子鸠摩罗迦叶是一位证得阿罗汉的比丘，为了母亲的利益，他以善巧斩断母亲对他的执着，让母亲在圣道上一跃而进，最终获得最高的道果。

心向出离，静候时机

鸠摩罗迦叶比丘的母亲（无名，但以下将简称为鸠摩罗迦叶母）出生在王舍城（Rājagaha）富人之家。经过长久累积善业及远离俗事，此生是她的最后一生，犹如瓶中的明灯，她的心中燃起圣力的火焰。

鸠摩罗迦叶母（Kumāra Kassapamātā）自幼不乐居家生活，一心向往出家，她对父母说：「父母双亲！我居住在俗家，心中并不快乐，我想出家，请给予允诺。」

「孩子！为何你作此言说？这家中有许多财产，你是我们的独生女，我们绝不允许你出家！」父母如是拒绝她的请求。

她再三恳求父母不果，于是心想：「在父母膝下无法出家，若嫁到夫家，我再请求丈夫给予出家的允许！」

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他嫁入富者之家，成为贤良的妻子，并常积德行善。不久之后，她有了身孕，但是她却全然不知自己已怀妊。

那时，城中欢度节庆，举城装饰得犹如天人之都。她在这热闹的节庆时，不涂香水、不佩戴饰品，一如平日的朴素装束前往城中欢度节庆。她的丈夫问：「亲爱的妻子！大家在城中庆祝节庆，你为何不严饰自身？」

「夫君！这身体充满三十二种污秽，为何装饰它？这身体并非由天人、梵天所化生，也不是黄金、摩尼、黄栴檀所造；它更不是从白莲、赤莲、青莲中化生，亦不是由不死的香药

充填而成。这身体是从污秽中受生，由父母所生，具有无常、破坏、磨灭、衰败、散灭的性质，徒使墓地不断地扩大而已。」

她接着说：「这身体是渴爱及执取的所缘，是沉沦在悲哀、忧苦之因。它是万种疾病的宅舍，是承受业力的容器。身内充满脓血腐臭，身外常流不净之物，它是各种虫类寄居的虫巢。最终，身体将被送往墓地，以死亡为其终结！这是一切世间的真实现相。」

她以偈言叙述色身的过患：

筋骨相结合，皮肉覆其身，
污秽藏腹内，真相不现露。

肝脏与膀胱，心肺肾脾脏，
涕唾胆汁膏，九孔常流秽。

眼眵与耳垢，鼻洟口痰唾，
粪便由肠出，汗垢身分泌。

头腔满脑髓，屑皮充发际，
思此为净者，愚人覆无明。

无限灾厄身，堪比为毒树，
疾病之宅舍，诸苦之积聚。

执棒防鸦狗，闭门防盗寇，
祸由外部来，触身已命终。

恶臭不净身，腐烂如粪土，
此身愚人喜，具眼者所贱。[1]

1 《本生经》12 经。

「夫君！为何我还装饰此身呢？这不就像是装饰一具充满粪秽器的外部吗？」

她的丈夫听见她所说的这一番话语，问道：「既然你已见色身的过患，为何不出家呢？」

她喜不自胜，欢喜地说：「倘若你允许我出家，今日我即出家去！」

「善哉！我允许你出家！」

于是，她的丈夫对僧团作广大供养，在多位随从的陪伴下，将她送至提婆达多（Devadatta）所属的比丘尼僧团出家。她终于得以出家，圆满一直以来的心愿，内心愉悦欢喜。

怀妊出家，未审遭逐

那时，她腹内的胎儿逐渐成形，怀孕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她的手足变得粗大，腹部隆起。比丘尼们问道：「你现在是名妊妇，为何如此？」

「我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但是我确实持守戒律！」她回答。

比丘尼众将她带至提婆达多的面前，向提婆达多禀告：「尊者！这良家女儿经艰辛，方才得到丈夫的允许而出家。但是，她所怀的胎儿日渐明显，我们不知道这妊妇是在出家前有妊，或是出家后才有身孕？」

提婆达多并不具备作为佛陀的资格，也无佛陀的忍辱与慈悲等德行。他听了比丘尼们所禀报的情况后，心想：「在我提婆达多的比丘尼僧团竟然有妊娠者，人们将认为我鉴察不明、纵容恶行而对我责难。我应将她逐出僧团！」

于是，提婆达多在未善加考察的情况下，犹如推开岩石球一般，在众中宣布：「离开！她已不再是比丘尼，将她逐出僧团！」

比丘尼们听后，起身礼敬，返回尼众寺院。

那时，鸠摩罗迦叶母比丘尼对比丘尼众说：「诸位尼师！提婆达多长老并非佛陀，我不是在他座下出家，而是在世间无上士 —— 佛陀尊前出家。别让我出家的苦心化成泡影，请带我前往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佛陀尊前！」

比丘尼们同意她的言论，陪伴她从王舍城启程，步行四十五由旬的路程，渐渐抵达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并向佛陀申述此事。

佛陀心想：「纵然这位年少比丘尼在尚未出家前已妊娠，但是这将让外道逮得说话的机会：『沙门乔达摩收留提婆达多弃舍的人！』为断此谣言，此事应当在国王及侍臣面前判定！」

佛示慈智，复其清白

次日，佛陀召集拘萨罗国波斯匿王（Pasenadi）、给孤独长者（Anāthapiṇḍika）、给孤独长者的长子（Culla

Anāthapiṇḍika）、毘舍佉[2]（Visākhā）及其他著名的长者前来。

在黄昏时分，佛陀集合四众弟子，在众中授权持戒第一的优婆离尊者（Upāli）明察此事，以作出判决。

佛陀对优婆离尊者说：「优婆离！你在四众面前，清楚地宣布这位年少比丘尼之事。」

优婆离尊者回答：「谨遵世尊的指示。」

于是，优婆离尊者在四众当中，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波斯匿王及大众面前，请毘舍佉审察：「毘舍佉！确定这少年比丘尼的出家日期为何月何日后，应能确认她怀妊的日期究竟是在出家前或出家后。」

毘舍佉应诺：「谨遵尊者所说！」

毘舍佉在周围拉起帷幕，在帘内检查鸠摩罗迦叶母比丘尼的手足及脐腹，然后比较月、日，推算她怀孕的时间。以此，毘舍佉确认她在未出家前就已怀妊。

毘舍佉以充足的证据，前往优婆离尊者面前汇报此事。优波离尊者随即在四众面前证明这位比丘尼的清白。她并无违犯戒律，是洁白之身。佛陀赞扬优婆离尊者在此具有争议性的事件上，作出了适当的裁决。

于是，鸠摩罗迦叶母向佛陀及比丘僧团作礼，与比丘尼众前往居住的尼众寺院。

2　毘舍佉（Visākhā）被佛陀誉为「布施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三章「这大福报，不是幸运或偶然」。

王保育儿，七岁出家

当怀孕足月时，她生下一名健康的男婴，此男婴漂亮得犹如纯金打造的雕像。

有一天，当波斯匿王经过比丘尼住处附近时，听见婴儿啼哭的声音，他询问身边的侍臣。

侍臣们回答：「大王！这是那位年少比丘尼所产下的孩子，是那婴儿的啼哭声！」

波斯匿王说：「比丘尼作为保姆，在修行上将有诸多障碍，我将保育那名婴儿！」

于是，波斯匿王将那名婴儿交付到王宫的宫女手中，以王子的资格养育。波斯匿王为他取名为迦叶（Kassapa），以迦叶王子之名将他扶养长大。人人待他如王子，称他为鸠摩罗迦叶（Kumāra Kassapa），意为「迦叶童子」。

当鸠摩罗迦叶七岁之时，有一次他与孩子们游戏而击打一群孩子。孩子们大声哭喊：「我们被那无父、无母的孩子击打了！」

鸠摩罗迦叶听见小孩的话语，立即奔跑至波斯匿王之处，对他说：「陛下！他们说我没有父母，究竟谁是我的母亲？」

波斯匿王随意指向公主们而说：「她们是你的母亲。」

「我不可能有那么多母亲，事实上，生我的母亲仅有一人，请告诉我她是谁。」

波斯匿王心想：「我无法欺骗这小男孩。」因此如实地

对鸠摩罗迦叶说：「亲爱的男孩！你的母亲是位比丘尼，我从比丘尼寺院将你带来此处。」

于是，鸠摩罗迦叶对波斯匿王说：「陛下！请允许我出家。」

波斯匿王允诺：「亲爱的孩子！我允许你出家。」波斯匿王将七岁的鸠摩罗迦叶带至佛陀尊前出家。

爱子之心，瞬间舍下

当鸠摩罗迦叶已达成年时，他受比丘具足戒。在听闻佛陀宣说《蚁塚经》[3]（Vammikasuttaṃ）后，他在安陀林（Andhavana）精进禅修，短时间内证得阿罗汉果，并在林中度过十二年。鸠摩罗迦叶比丘在布教说法上尤其卓越，对佛陀教法的巧妙诠说，犹如空中的满月般圆满明耀，佛陀赞誉他为「妙说第一比丘」[4]。

居住林中十二年间，鸠摩罗迦叶母比丘尼未曾见过他，对儿子鸠摩罗迦叶比丘牵挂思念，不时涕零如雨。有一天，她在托钵路上巧遇目盼心思的孩子鸠摩罗迦叶比丘，多年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她泪眼盈眶地冲前去，跪倒在鸠摩罗迦叶比丘尊前哭喊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随后，她站起身子将尊者抱在怀里。此时，鸠摩罗迦叶比丘心想：「倘若此时我对她说柔软慈爱之语，我将使她毁灭。」

3 《中部》23 经。

4 《增支部》1 集 217 经。

鸠摩罗迦叶为了母亲的福祉，不惜示以怒目之相，令母亲断除对他的执着。于是，他将母亲推开，并说：「你身为比丘尼，怎么连对儿子的情爱都无法割舍呢？」

鸠摩罗迦叶母比丘尼心想：「他说话粗暴如匪徒！」

她再次对鸠摩罗迦叶比丘说：「亲爱的儿子！你在说什么呢？」

「你身为比丘尼，怎么连对儿子的情爱都无法割舍呢？」尊者以严苛的语气，重复相同的话语。

听到这番严厉的指责，她心想：「啊！为了他，我十二年间无法克制自己的眼泪！然而，他却待我这般铁石心肠，以如此的话语苛责我，我还需再为他付出些什么吗？」

在那瞬间，她彻底放下对儿子的执着。在当天，她去除根深蒂固的无明，证得阿罗汉果，断除诸漏而解脱轮回。

受菩萨恩，慈沾无际

某日午后，佛陀托钵归来，教诫比丘后进入香室（Gandhakuṭi）。比丘们在日暮时，集于法堂互相谈论：「诸位贤友！提婆达多并不具备作佛的资格，也不具足忍辱慈悲等德行，令鸠摩罗迦叶比丘与他的母亲长老尼险些陷入破灭及毁坏。然而，佛陀具有法王的资格，并具足忍辱慈悲，使他们母子俩生起信心！」比丘们宣扬赞叹佛陀的威德。

那时，佛陀进入法堂坐于法座上，问道：「比丘们！你们集合在此处，正谈论何事呢？」

比丘们回答：「世尊！我们正谈论佛陀的威德。」并将所谈论的内容如实禀报佛陀。

于是，佛陀道出以下偈言：

自为自依怙，他人何可依？
自己善调御，获难得依所。[5]

自己成为自己的皈依，他人并不是真正的依靠。妥善调御自己的人，获得难得的依怙 —— 阿罗汉果。

佛陀接着对比丘们说：「比丘们！我成为他们的依止及助缘，并非始于今日。在过去生，我亦是他们的依止。」于是，佛陀述说《榕鹿本生经》[6]（Nigrodha Jātaka）。

昔日，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梵与王（Brahmadatta）治国时，菩萨是榕鹿王，在其近处有枝鹿王，两只鹿王的身体皆呈黄金色，各有五百鹿眷属。

那时，波罗奈王喜爱狩鹿，每一餐无兽肉而不欢。为了满足国王的口腹之欲，人们将榕鹿与枝鹿从森林赶入御花园，送给国王作为每日的食物。

当国王前往观看鹿群时，他发现两匹特别的金鹿，于是下令保护这两匹金鹿不被杀害。往后的每一日，有时由国王亲自持箭射杀一只鹿，有时则由厨夫射杀。但鹿儿见弓箭皆恐惧逃亡，每次总有二至三只受伤、病痛而死。

5 《法句经》第 160 偈。

6 《本生经》12 经。

鹿儿将此事禀告菩萨榕鹿王，于是菩萨向枝鹿王建议：「虽然所有的鹿只最终都难逃被杀的命运，但是今后不要再让国王使用弓箭射鹿。为避免鹿只惊慌而造成更多伤亡，不如我们立下规定，让鹿只们按照顺序自己往断头台赴死。一日由榕鹿的眷属，一日由枝鹿的眷属，依序前往断头台横卧受宰！厨夫可以前往拿取横卧的鹿，如此可避免更多鹿只受伤。」枝鹿王同意这项建议。

某日，轮到枝鹿群中一只怀妊的鹿赴死。那只鹿希望能生下小鹿后再去断头台，然而枝鹿王并不许可。于是，那只怀妊的鹿前去向菩萨榕鹿王求救，菩萨为帮那只怀妊的鹿，亲自代替它前往断头台横卧。

当厨夫见色身金黄的榕鹿王躺在断头台，他向国王报告此事。国王在侍从的簇拥下，乘车至断头台，见榕鹿王而问道：「鹿王！我已赐你免死，为何你还躺在此处？」

「大王！有一只怀孕的鹿只前来求我推迟他的死期，我无法将一只鹿的痛苦转移给另一只，因此我献出自己的生命，躺卧在此处代替它受死。」

国王为之动容，说道：「色身金黄的鹿王！即使在人类当中，我亦未曾见具备如你这般忍辱、慈悲、怜悯者。由于你的福荫，感得我的心地清净。请你起来吧！我保证你与怀妊鹿只的安全。」

「大王！我们俩获得保证，其余的鹿怎办？」

「其余的鹿，我也保证它们的生命安全。」

「大王！御花园里的鹿获得保证，御花园外的鹿怎办？」

「我也保证它们的生命安全。」

「大王！鹿获得保证，其他的四足禽兽怎办？」

「我也保证它们的生命安全。」

「大王！四足禽兽获得保证，鸟类怎办？」

「我也保证它们的生命安全。」

「大王！鸟类获得保证，水栖鱼类怎办？」

「我也保证它们的生命安全。」

榕鹿王请国王保证一切生物的生命安全后，站起来劝导国王遵守五戒，说道：「大王！遵行正道吧！在父母、子女、婆罗门、长者、市民、农夫之间遵行正道，如此命终之后将转生于天界。」

受榕鹿王的忍辱慈悲所感化，国王从此受持五戒而不伤害众生。

佛陀说，枝鹿王是提婆达多，其眷属是提婆达多的眷族；那只怀妊的鹿是长老尼，其子是鸠摩罗迦叶，国王是阿难，榕鹿王即是佛陀。

鸠摩罗迦叶母子在过去生已曾获得菩萨的帮助，在此生她亦因佛陀的慈悲，而未失去比丘尼的身分及错失证悟的因缘。

若心尚未见欲爱之苦，则不容易放下对欲爱的执着。由于过度思念孩子，鸠摩罗迦叶母比丘尼一度无法在圣道上迈

进。阿罗汉儿鸠摩罗迦叶比丘为助母亲在圣道上增益，以大孝心示现怒目之相。当下她的心对世间感到万念俱灰，由此彻底放下对儿子的执着，宿世的波罗蜜成熟所致，在当天即证得阿罗汉果。

鸠摩罗迦叶母比丘尼止息诸苦，结束累劫对孩子思念挂心之苦，与孩子等同证得最上道果，成为自在解脱的阿罗汉尼。

第一册·第二十一章

女人之身障道否？

——索玛比丘尼

Somā

在古印度，除了种姓阶级制度的不平等之外，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地位亦显然有别。普遍上，当时的女性远远不及男性来得被重视。此余留的世俗价值观，在人们心中留下刻板的印记，认为女性似乎较为卑微、柔弱、智慧劣等。在不断地被塑造及打压之下，女性亦不自觉地被困缚于如此价值观的框架内。在现今的社会及一些国度，男尊女卑的观念似乎尚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经典记载，魔王波旬曾尝试以此弱点，企图让索玛比丘尼（Somā）动摇，令她生起恐惧及卑劣之心，进而放弃修行。然而，男女之形虽有别，在圣道的体证上是否有差异呢？

索玛无畏狮子吼

索玛出生于王舍城（Rājagaha），乃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宰相的女儿。当佛陀在王舍城说法时，她闻法生起净信而皈依三宝。由于对轮回之苦感到急迫，她出家成为比丘尼。

出家后，她竭力完成沙门的义务，精勤于修习教法，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之后，索玛比丘尼住于舍卫城（Sāvatthī），安住在漏尽解脱之乐。魔罗波旬不乐见修行有成者，欲对索玛比丘尼制造障碍而前往干扰。此事迹分别记载于《相应部 • 索玛经》[1]（Somāsuttaṃ）及《长老尼偈》。

有一次，索玛比丘尼在清晨时分，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当她用膳完毕后将钵收起，前往她的日间住处安陀林（Andhavana），坐于一棵树下进入禅定。

此时，魔王波旬欲令索玛比丘尼心生恐怖，毛发竖立而退出禅定，于是前往索玛比丘尼之处隐身而说：「圣者所达到的证悟极难成就，女人的智慧仅在二根指头[2]，圣者所获得的证悟，并非女人的卑劣智慧所能做到。」

1　《相应部》5 相应 2 经。

2　二指智：在古印度，女人七至八岁开始煮饭，为测试米饭是否已熟，会以勺取出少量米饭，而用两指捻压作判断。此「二指智」谓「劣智」之意。

圣者所至处，是处甚难至；
非女二指智，能得至彼处。

索玛比丘尼生起如是思惟：「是谁在说此偈？是人或是非人呢？」随后，她生起如此思惟：「此魔罗波旬，欲让我心生恐怖、毛发竖立而舍弃禅定，因此说此偈言。」

于是，索玛比丘尼回应魔罗波旬：「当心已达安住而善入禅定时，对正确观照法而道果智慧现前者，女人之身有何碍？在一切处生起的喜贪已灭尽，愚痴暗蕴已被粉碎。波旬！你应如是知晓。恶者！你已被我所打败。」

内心善得定，智慧现前时，
善观照法者，女形复何关？

喜贪随处灭，打碎痴闇蕴，
波旬！如是汝当知，
恶者！汝为我所败。[3]

索玛比丘尼作狮子吼，无论是男或女，当抵达最高的道果时，即证得阿罗汉果。

在《相应部•索玛经》记载，索玛比丘尼回应魔王波旬：

内心善得定，智慧现前时，
善观照法者，女形复何关？

我若思男女，思此为何物，
心感于如是，即应恶魔语。

3 《长老尼偈》第 60 ～ 62 偈。

「若我作此思惟：『我是女人、或男人』，或落入『此为何物』的概念标签，那即与恶魔所说的相应。」

男或女仅是世间的概念法，倘若女人陷入概念的造作，认为女人之身卑微下劣而无法证得甚深之法，如此女人之身确实将成为修行的障碍。此卑劣之心已掉入魔罗的陷阱，迎合魔罗的诡计。

事实不然，众多的女性证悟者已沿着觉者之道，站在我们前方无畏自信地扬起胜利之旗。她们战胜了女性的娇弱、卑劣、欲爱、嫉妒等烦恼，以寂静的微笑鼓舞世人，证悟并无男女的局限。索玛比丘尼对魔罗波旬的无畏狮子吼，彻底地粉碎女身在圣道上为障碍的见解。

听闻索玛比丘尼的回应，魔王波旬苦恼，心想：「索玛比丘尼已知道是我」，他悲伤沮丧，在该处隐没消失。

谁能令僧团增辉

实际上，对于僧团的住世，佛陀赋予男人及女人平等的责任，亦赋予出家弟子及在家弟子平等的地位。

佛陀在《增支部 • 增辉者经》[4]（Sobhanasuttaṃ）开示，有四种人能庄严僧团，即具有以下特点的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具慧、调伏、无畏、多闻、持法[5]、法随法行[6]。

4 《增支部》4 集 7 经。

5 持法：正法的维持者，通达法的忆持者。

6 法随法行：有次第地依照法而实践。

具慧又无畏，多闻持法者，
修行法随法，彼名耀僧团。

具戒之比丘，多闻比丘尼，
具信优婆塞，具信优婆夷，
彼等耀僧伽，僧伽辉耀者。

举凡拥有以上特质者皆光耀僧团，令僧团更为增辉及庄严。以此，在圣道的体证及僧团的增辉，男女僧俗皆平等重要。

佛法平等导涅槃

在《中部•婆蹉大经》[7]（Mahāvacchasuttaṃ）亦记载，佛陀宣说的法及律，并不局限于特定的群体方能获得利益。

那时，佛陀在王舍城竹林精舍（Veḷuvana）。游行者婆蹉（Vaccha）向佛陀提问，除了佛陀之外，是否有佛陀的比丘、比丘尼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能清除诸漏，现生体证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呢？佛陀回答，不仅有一百、不仅有二百、不仅有五百，还有更多佛陀的比丘、比丘尼弟子能清除诸漏，现生体证无漏、心解脱、慧解脱。

婆蹉又提问，除了佛陀、比丘、比丘尼弟子之外，是否有佛陀的在家男居士、女居士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能证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及阿那含果？佛陀回答，不仅有一百、不仅有二百、不仅有五百，还有更多佛陀的在家男居士、女居士弟子证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及阿那含果。

7 《中部》73 经。

婆蹉听闻佛陀的回答后赞叹，若仅有乔达摩尊师是此法的完成者，其他人不是完成者，则此梵行尚有部分是不圆满的；但是乔达摩尊师、比丘、比丘尼、在家修习梵行及在家受用欲乐的男居士、女居士皆是此法的完成者，因此，此梵行是圆满的。正如恒河倾向大海、朝向大海、迈向大海、汇入大海。同样地，乔达摩尊师的在家和出家大众倾向湼槃、朝向湼槃、迈向湼槃、汇入湼槃。

佛陀教导的法、律，犹如太阳无分别地普照于大地，又如雨水降落而无处不遍洒。若依佛陀的教导修习，无论出家或在家、男人或女人皆能平等地导向涅槃。

过去善行波罗蜜

索玛比丘尼今生的成就，源自于过去的波罗蜜及今生的精进力。《譬喻经》[8]记载，过去三十一劫前，在尸弃佛（Sikhi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为刹帝利。当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她成为阿鲁那瓦提国（Arunavatī）阿鲁那王（Aruna）的王妃。

有一次，阿鲁那王赠予她七朵莲花，她心想：「以此莲花装饰自己的头顶有何用处？不如将莲花供养最胜佛陀。」于是，她坐在接近王宫的大门处，等待尸弃佛的到来。

8　《譬喻经》四 • 1 品 8 • 第 1 ～ 20 偈。《长老尼偈注释》说明「七莲花鬘施者」（Sattuppalamālikāya）是无畏比丘尼（Abhayā）的事迹，索玛比丘尼过去世的事迹与无畏比丘尼相同。

不久后，佛陀身后伴随着众多比丘众，犹如兽王狮子步行于道上。见佛陀庄严殊胜的身光，她生起欢喜及感动，打开王宫之门向佛陀礼敬。她将七朵莲花洒向空中供养佛陀，此七朵莲花却神奇地住于空中为佛陀遮阳作荫。她的心踊跃欢喜，合掌礼敬佛陀。

从该处没后，她转生三十三天，其头顶自然具有一座蓝莲宝盖，散发天花的香气，这是由于供养佛陀七朵莲花的果报。当众多眷属同行之时，此蓝莲宝盖能覆盖所有眷属。由于供佛的果报，她成为七十位天王的天后，六十三位转轮圣王的王后，他们全顺从于她，仅听命于她。

由于供佛的善业，她在多劫的轮回中不堕恶趣，其肤色如同莲花，身上亦散发妙香。由于此善业，她善修四神足，乐于修习七觉支，获得诸神通，亦善习四念处及禅定，励行于四正勤，这是由于供佛的果报。

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她出生为频婆娑罗王宰相之女。这是她的最后一生，以女人之身，她已达漏尽解脱，不受后有。

无论是男或是女，组合生命的名法及色法，始终呈现如实的样貌——无常、苦及无我。谁能洞见身心的实相，彻底放下对名法及色法的执着，谁就能抵达那不生不灭的寂静涅槃。

第一冊・第二十二章

我欲出家，至死不渝

——善慧比丘尼

Sumedhā

生起出离世间的心是无比珍贵的，犹如密暗的轮回牢狱中，有了丝丝裂开的痕迹；那古老的轮回密室里，由此迎来一抹温暖的曙光，困在牢狱的人，瞬间瞥见自由的希望。

然而，出离心与世俗心好比水火不相容。因此，想出离世间的人与沉溺欲乐之人，在见解上有巨大的分歧。在世间与出世间的岔路上，我们是迎合世间的欲乐价值观，或是傲然不群地不与俗流？

善慧（Sumedhā）一心想出离轮回，希望得到父母的允诺而出家，然而父母却动之以情，努力劝服她接受婚姻及享受王后的荣耀。透视实相的清澄心眼，使她对五欲全然不感兴趣。尽管面对众多的磨难与考验，她始终以不拔之志，屹立不摇地坚定其立场，以此战胜情爱的牵扯，迈入清净的出家生活。

透过精勤修行，她最终扬起胜利之旗，战胜所有烦恼魔军，解脱轮回的束缚枷锁。善慧决意出家修行的动人事迹，记载于《长老尼偈》[1]。

1　《长老尼偈》第 448 ～ 522 偈。

厌轮回希求出家

善慧出生于曼达沃帝城（Mantāvatī），乃科迦王（Koñca）之女。年幼起，她经常与同龄的公主及随从们前往比丘尼僧团听闻佛法。幼小的心灵逐渐生起出离之心，对轮回之苦生起怖畏，对世俗的欲乐生起厌离。她以三宝为皈依，多闻且善说，精勤持戒并善于训练其心。

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她的父王及母后作了决定：「让我们将善慧许配给瓦罗那瓦帝城（Vāraṇavatī）阿倪卡喇达王（Anikaratta）吧！」

她听闻风声后，前往谒见父王及母后，并对他们表达她坚韧不拔的出家决心，说：「父王、母后！我不再过居家的生活，我将出家。」

她向父王及母后叙述想出家的原因：「我的心向着涅槃，诸有皆是无常的，天界的寿命亦短暂，欲乐则更为空虚，苦远比乐多。爱欲犹如蛇之毒，而愚痴者却执着于爱欲，因此堕入地狱而长期受苦。愚痴的人每日放纵身口意，无信且积聚各种恶业，在地狱长时受苦。愚者无智慧及正见，不了解苦因，不明白被教示的四圣谛。」

「母后请听我说，佛陀已开示圣道，但是众多人并不知晓，渴望再出生，或求生于天界。然而，所有的生命皆是无常的，成为天人亦非永恒，仅是短暂的存在，愚者却无惧于一再出生。」

「轮回中的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四趣，以及人、天二趣，后者的二趣并不容易获得，若出生在四恶趣则不具有出家修行的机会。请求父母允诺，让我得以在具有十力的佛陀教法中出家，我将少欲、精进地修习佛法，愿出离生死轮回。」

「此不实的苦聚身，我已不复欣喜。为了灭除再生的渴望，请允许我披剃。如今已生值佛世，远离八非时[2]，此难得的时机已得，我将一生持守净戒及梵行。」

为灭苦能忍诸苦

善慧向父母诉说出家的意愿后，心坚石穿地说：「我将不再以在家之身进食，倘若不出家，死亡即离我不远。」语毕，她跪求而倒地，伏在王宫阁楼的冰冷地板上。

见善慧如此坚持，王后伤心欲绝地悲痛哭泣，科迦王亦不舍而难过流泪。但是，他们依然不放弃地苦言相劝：「我亲爱的女儿！快起来！为何你不快乐呢？你与阿倪卡喇达王已有婚约。在瓦罗那瓦帝城的阿倪卡喇达王长得年轻俊俏，你将成为王后，阿倪卡喇达王之妻。」

他们继续劝说：「孩子！出家律仪及梵行难以行持，那样的生活多么凄苦啊！拥有王权，可享权力、财富、威势与欲乐。你正值青春年华，应当尽情享受荣华及欲乐。亲爱的女儿！你应完成这桩婚事！」

2　八非时，又称「八难」：生于地狱、生为畜生、生为饿鬼、生为长寿天、出生边地、劣慧愚钝者、邪见颠倒者、于非佛时。

「父王！母后！这福我不享，轮回本来就不具有任何实质及意义。婚事我绝不妥协，要不出家，要不则死，这是我的抉择。」

善慧接着说：「身体不净且释放恶臭，这令人可怖的腐坏身，如充满腐肉的皮囊，不断流出不净之物，它有何价值？涂以血与肉的身体令人厌恶，它是虫蛆寄居之处、鹰鸟咀嚼的食物，如此之身为何不舍弃呢？死后不久，这身体即被送往墓地，亲友弃之如柴木，随即成为狗狼之食。抛弃恶心的尸体后，连父母都忙着沐浴身体，更何况是平常之人？」

「色身不坚实，此筋骨聚合的肉身，充满唾液、眼泪、粪尿等，人们却对此腐败之身徒然贪恋。若将此身剖开，并由内往外翻，身体散发的臭味，就连母亲都厌恶。蕴、处、界仅是短暂的聚合，为再生的根基，是纯粹的苦，如此我怎能选择婚姻呢？」

「我宁可日日三百茅刺身，如此忍受一百年，只要无止尽的苦得以来到终结。了知佛陀教法之人，堪忍此等苦。轮回日月漫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在天界与人间、在阿修罗与畜生、饿鬼与地狱，身心受尽无量的折磨。地狱之苦更为炽盛，堕恶趣者之苦亦同，在天界亦无庇护，没有任何事物更胜于涅槃之乐。」

「那些听闻佛陀的言教，不顾一切精进解脱生死者，他们已证得涅槃。父王！今日我即将出家，放下那没有实质的欲乐，我对欲乐感到厌恶，唾弃诸欲如呕弃物，如砍断的多罗树。」善慧笃定地向父王如是说。

诸欲过患心不喜

这时，阿倪卡喇达王为迎娶善慧公主，在众多随从簇拥下，于指定的时间从瓦罗那瓦帝城启程，渐近曼达沃帝城。此时，善慧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一头乌黑秀发毅然剪断，关闭楼阁门，在房内端坐禅修而进入初禅。

当阿倪卡喇达王抵达曼达沃帝城时，善慧沉浸在初禅的禅悦里，随后她将心转向于观照无常。

阿倪卡喇达王逐步登上宫殿的阶梯，黄金及各种珍奇宝石在其身上闪烁光耀，他向善慧合掌求爱，并说：「王家有威势、财宝与主权，你且安稳享受荣华欲乐。正值青春年华，你应当尽情享受诸欲，世间的欲乐在世上是难以获得的。我的王国托付于你，你且享有此荣华富贵，庞大的财富随你处置。切勿愁颜不展，你的父王及母后因而苦恼忧伤。」

善慧视诸欲为尘土，远离愚痴的她作如是智慧的回覆：「勿让心欣喜于诸欲，诸欲有过患。过去统领四洲的曼陀多王[3]（Mandhātā），在欲乐享受者当中为第一，然而他的欲望却至死未曾满足。即使雨神普降七宝之甘霖遍及十方，人们对诸欲依然饥渴，始终在欲求未饱足的情况下死去。」

3　《曼陀多王本生经》（Mandhātā Jātaka，《本生经》258 经）记载，曼陀多王仅需左手与右手拍合，虚空即降下七宝之雨覆没至膝。他八万四千年享王子之乐、八万四千年为副王、八万四千年为统领四大洲的转轮圣王，更以人身的状态治理天界四天王天，又在三十三天治理诸天人，与帝释天分半统治权。如此经历三十六位帝释天般悠长的统治时间，他依然欲求未满，希望杀害帝释天而由他一人统治三十三天，最后在欲望未满足之下死去。

「诸欲犹如刀和砧，有断命的危险；如毒蛇头，可怖可畏；如燃烧的炬火，持炬向风逆走必为所烧；如骸骨，狗啃骸骨而不能疗饥。诸欲是无常不稳固的，毒大而苦多，如热铁丸；诸欲是恶害的根源，以苦为结果。」

「诸欲有害，如树果，为采果而爬树，终被另一名锯树取果之人所伤；诸欲有苦，如肉脔，使众鸟竞逐；诸欲如梦，醒时全空；诸欲如借品，债主终必索还。诸欲如长矛、疾病、肿瘤、火坑，一切害恶与灾祸的根源，怖畏及杀害之因。」

「诸欲有如是众多苦，实为解脱的障碍。请你回去吧！对于此生导向『有』的再生，我已无信赖之处所。当他人自身的头尚燃着火时，他能为我作些什么呢？老与死步步追迫，一刻都不宜耽搁，我应尽全力来粉碎它。」

乐法得清凉涅槃

善慧如是述说之后打开房门，看见她的未婚夫阿倪卡喇达王及其父母，坐地伤心地哭泣、黯然神伤。

善慧温和地对他们说：「愚者长时沉陷轮回，由于父亲、兄长之死，一次又一次地忧悲哭泣，自己始终难逃一死。应当忆念无始的生死轮回中，所流的泪水、所饮的乳水、所洒的血液，以及堆积如山的骸骨。」

「若集合轮回中的泪、乳、血，足以汇成四大海，若堆积生死轮回一劫的骸骨，则等同毗富罗山（Vepulla）。若将南赡部洲粉碎如枣核般大之丸，此等数量犹不及在无始生死

轮回中，世代母亲之数；若将世上树枝、树干、草及叶皆断成四指般长的寸段，追溯至往昔的世代父亲之数，犹不及此数。」

「人身难以获得，犹如盲龟在大海，海上飘有木轭，盲龟浮出海面时，龟头刚好穿过正漂浮的轭眼，人身难得犹如此喻。身体如聚沫般不坚实，五蕴悉皆无常，切勿忘记地狱之苦。应当思惟我们如何一再地出生，埋葬于坟场而徒使墓地增大；思惟如鳄鱼之惧，为填腹而造恶；思惟四圣谛之法义。」

善慧述说诸欲及轮回再生的过患，以各种善巧令闻者得以忆念及思惟其过患。为了更深入地开显义理，善慧接着说：「涅槃甘露是存在的，为何尝五辛？欲乐比五辛更苦涩。不死甘露是存在的，为何欣求欲乐？所有欲乐皆炽燃、灼热、沸腾。若希求无敌者，诸欲有众多敌人，为何还欣求诸欲？诸欲如王、火、盗、水、怨等类有众多敌人。」

「解脱是存在的，为何欣求诸欲？诸欲使人被束缚及伤害，贪着诸欲的人，将被捕缚、杀害及受苦。譬如点燃草炬火，手持火把不舍弃的人，终将被火烧伤；同样的，诸欲如炬火，抓取诸欲而不舍离的人，终将被火烧伤。」

「切勿为了丁点的欲乐，而舍弃出世间的大安乐，否则将如鱼吞饵而遭遇死难。在诸欲中应善调伏欲望，否则将如狗被链所拴而失去自由。倘若臣服于诸欲，则将被诸欲所吞食，犹如饥饿的贱民弑狗食肉。心被诸欲所夺者，身心承受无量苦恼。诸欲并不坚固，请速放弃吧！」

「不老是存在的，为何欣求诸欲？凡是有所生，皆离不开老、病与死。」

「这是不老，这是不死，这是不老不死之道，无悲伤、无怨敌、无障碍、无过失、无怖畏、无热苦。众多圣者已经证得涅槃，今依教法而精进者依然可证，但懈怠者则无法得。」

对诸行不乐，善慧述说以上这番话后，为向阿倪卡喇达王表达决心，她将断发抛在地上。

阿倪卡喇达王从座而起，合掌对科迦王如是请求：「请允许善慧出家，她将见谛而得解脱。」

善慧畏惧于再生之苦，在得到父母的允诺即出家。善慧的父母、王族亲戚、眷属等由此而对佛法生起信心。

当她尚为学法女时，即已获得六种神通，证得阿罗汉果。善慧王女证得涅槃，此实为善妙稀有。她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如实叙说她的过去生。

施佛善业恒吉祥

在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于富者之家。那一辈子，她与两位朋友一同打造价值千金的庄严精舍，布施以拘那含佛为首的僧团。此两位一同布施精舍的朋友是忏摩[4]（Khemā）与陀然（Dhānañjāni）的前生。由于此布施功德，她舍报后转生三十三天。

4　忏摩比丘尼（Khemā）被佛陀誉为「大智慧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二章「无畏狮子吼」。

从该处没后，她往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无论生在何处，由于业的缘故，她皆成为天后；若出生在人间，则为转轮圣王的女宝或诸小国王的王后。无论生在何处，她在天界拥有大神力与光耀，在人间亦具有如是名望及威势。

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是迦尸国（Kāsi）奇奇国王（Kiki）七位公主的朋友，勤守五戒并常行布施，命终之后，出生于三十三天。她仅在人间与天界流转，无论出生在天界或人间，她皆享受各种祥福，在多生的轮回中，在一切处皆幸福。

在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于曼达沃帝城，为科迦王之女，名为善慧公主。此是她的最后一生，由于多生累积的波罗蜜成熟，她厌离轮回之苦，以坚毅的决心出家修行，并彻底解脱诸苦，享有清凉的涅槃之乐。

善慧比丘尼宁死不屈于诸欲，那清澈的智慧之眼，看见世间如火焰般燃烧，身心仅是纯粹的苦，她无法让自己再陷于无止尽的苦海而不求出离。当一念想出家的心生起，即使再多的阻挡与诱惑亦不妥协于流俗。这一份如救头燃的急迫，引领她在此生脱离欲望的魔掌，活出无限的宽广与自由。

第一冊·第二十三章

对孩子至高无上的爱

——瓦达母比丘尼

Vaḍḍhamātā

天下母亲皆爱护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幸福安乐，牺牲自己的生命亦不足惜。然而在这一期的生命，即使我们将毕生的积蓄都留给孩子，此举是否真能保障孩子的安乐呢？生命埋伏了众多危机，老、病、死之苦仍静候着，在面临无常大苦之际，谁又能帮助谁呢？我们所给予孩子的一切，是否足以成为他们长远的幸福及保障？

瓦达母（Vaḍḍhamātā）对孩子的爱，呈现在其严厉的教诫中。为令孩子脱离轮回之苦，她给予棒喝及激励，以帮助孩子在圣道上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财富。以清净无染之爱，她策励孩子在道上用功，不再受生、老、病、死的逼迫，获得长远的幸福及保障。

严母慈悲示教诫

瓦达母出生于巴鲁卡迦城（Bhārukaccha），结婚后育有一子，名为「瓦达」（Vaḍḍha），意为「增长」。此后人们称她为「瓦达母」（瓦达之母亲）。

有一次，她有幸听闻比丘说法而生起净信，决定将儿子瓦达交给亲人抚养，自己则加入比丘尼僧团。她出家后精进修行，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

当瓦达长大成人后，他亦选择加入比丘僧团，跟随威鲁达陀（Veludatta）比丘出家。瓦达比丘广学多闻，不久即成为善于说法的比丘。

有一日，瓦达比丘仅披袈裟的下衣（Antaravāsaka）及上衣（Uttarasaṅga），独自前往尼众寺院探望母亲。瓦达母比丘尼看见儿子，问道：「为何你仅披下衣及上衣，独自来此处？」

瓦达母比丘尼对他如是教诫：「瓦达！切勿再误入世间的欲望稠林！我亲爱的儿子！切勿在轮回中往返，一次又一次地再出生受苦。」

「瓦达！圣者拥有真正的快乐，他们无有贪爱，透过智见而断除疑惑，远离灼热的烦恼而获得清凉。他们善于调御自心，烦恼诸漏已尽，安乐地住于世间，现在心无诸苦，未来的苦亦不再生起。」

「瓦达！圣者已修习之道，由此获得智见、终结诸苦，你应精勤修习并令其增长，以获得自身的利益。」

瓦达勿误入，欲望之稠林；
吾子勿往返，再再生受苦。

瓦达！
圣者得安乐，离欲断疑惑；
调御达清凉，住于诸漏尽。

此道圣者行，导向诸苦尽；
吾儿汝应习，令增长受益。[1]

身教激励儿修行

瓦达比丘心想：「我的母亲确定已获得阿罗汉果。」

于是他说：「我的母亲！您充满确信且无畏地作如是言，我想您已无任何爱着。」

瓦达母比丘尼如是作狮子吼：

瓦达！
诸迁流之法，有卑高中分，
微尘或微量，吾均无爱着。

精勤于禅思，吾诸漏灭尽，
成就三明智，完成佛教导。[2]

1 《长老尼偈》第 204 ～ 206 偈。

2 《长老尼偈》第 208 ～ 209 偈。

「一切我所作、所说或所想的诸行造作，无论是低劣、中等或高尚，我皆没有微尘或微量的欲爱。精勤于禅修，我已获得漏尽，断除一切烦恼，成就三明，圆满完成佛陀的教导。」

孩儿证悟获至宝

瓦达比丘听闻母亲的证悟宣言后，内心生起极大的出离心，他感到无比振奋及激励。以母亲的教诫作为鞭策，他决意奋起修行，以断除一切烦恼。

他返回寺院，端坐在自己常晏坐之处精勤修习，终于如狮子破除牢笼般，从烦恼束缚中解脱，证得阿罗汉果。

他喜悦地反思自己的体证，并再次往诣瓦达母比丘尼之处，对他母亲如是宣说他的体证：「母亲对我的教言，如大刺棒激励我，以无上解脱之第一谛偈颂，慈悲地鞭策且教导我。」

「我听闻母亲的教诫而生起厌离之心，立志证得涅槃，欲令自己从诸苦的枷锁中解脱。由此，我下定决心正勤精进，日夜不懈怠，母亲的教导终于有了成果，我证得最上涅槃。」

> 母施大刺棒，对我施教法，
> 第一义谛颂，慈悲善鞭策。
>
> 闻母之诫言，厌离心生起，
> 志欲达涅槃，解脱诸束缚。

吾精勤自励，昼夜无懈怠，
为母善敦促，得最上涅槃。[3]

以上瓦达比丘所宣说的证悟偈语乃瓦达母所叙述，因此记载于《长老尼偈》。而在《长老偈》亦记载瓦达比丘的证悟偈言如下，内容与《长老尼偈》的记载大致雷同：

善哉母鞭策，闻母教诫言，
我精进自励，证得无上智。

我为阿罗汉，已具应供德，
得三明智慧，获涅槃见地，
战胜魔王军，住于诸漏尽。

或内或于外，所存之诸漏，
已断尽无余，不复再生起。

大姊实善巧，善唱此义曰，
「汝与我等，皆无爱着」。

断尽诸苦恼，此为最后身，
已度生死轮，今不受后有。[4]

对孩子至高无上的爱，在瓦达母比丘尼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她以智慧的教言引导孩子看见世间诸欲之苦，并教导涅槃之乐。虽然孩子已是一位善说法的比丘，然而，那句句从母亲口中道出的话语，如同鞭子抽在他的身上一般，惊醒他身心所有的感觉。

3　《长老尼偈》第 210 ～ 212 偈。

4　《长老偈》第 335 ～ 339 偈。

瓦达母比丘尼那一番狮子吼之证悟宣言，极具珍贵价值，她以身教展示自己在教法中的圆满。这一记棒喝，让孩子提起修行的精进与决心，成为他突破烦恼魔军的妙门关键。瓦达比丘由此发自内心真诚地精勤修习，最终证得阿罗汉果。

母亲以心传心的教导，让孩子断除所有烦恼，解脱生死轮回。这一份爱犹如荷叶不沾水，她以锋利的智慧将孩子安置于离苦之处。这一对自在的阿罗汉母子，常住于清凉的寂静涅槃之中。

第一册・第二十四章

道在厨房中

——佚名比丘尼、玛帝卡母女居士

Aññatara, Mātikamātā

很多时候，我们对所谓的「修行」有所误解，认为那仅是出家人的事，或是空闲、老年时才来投入的事。由于观念的偏差及诸多的藉口，我们筑起高墙，将自己隔绝在体证道果、涅槃之外，让此珍贵人身盘旋于忙碌的俗务之中，平白地浪费了生命。

在佛陀时代，证悟者不仅在蒲团上完成修行，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体证佛法。证悟佛法的契机，蕴藏在极其普通又平常的例行事务中，就连烹饪做饭也能成为证得道果的契机。

一旦注入精进与热忱训练自心，行者的正念将连绵不断且毫不费力地自然生起，进而开发智慧，不断地照见身心是苦、无常、无我的实相；如此滴水穿石地持续，直至累积的智慧足以斩断无明邪见，道与果就能在任何瞬间生起，证悟的果实自然水到渠成。

一位名字不详的比丘尼（Aññatara，简称佚名比丘尼）及女居士玛帝卡母（Mātikamātā），她们在家时身负许多责任及义务，从早至晚需完成众多繁琐的工作。但是，他们从不放弃每一个能落实修行的当下，进而成就不凡的道果。

生活家务即道场

在《长老尼偈》记载一位佚名比丘尼（Aññatara），她出生于毗舍离（Vesālī）具有大财富的刹帝利家。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嫁给门当户对的刹帝利青年。

有一次，佛陀游方至毗舍离，并在该处说法。她听闻佛法后生起净信，皈依三宝而成为佛陀的在家女弟子。不久之后，她听闻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Mahāpajāpatī Gotamī）说法，心中生起强烈的出家意愿。她恳求丈夫：「我愿出家。」但是丈夫却不允许。

她出家的心愿不遂，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一如既往地继续履行俗家的职责。然而，她并未因此而放弃想离苦的决心，时时忆念佛法的甘露法味。在生活作务中，她不懈怠地以正知、正念观照身与心的实相，不错失任何修行的机会。

有一日，她如往常一般进入厨房烧饭做菜。当她将青菜叶放入锅中时，强大的火焰突然窜起，青菜被热锅烧得「滋滋」作响，叶中的水分、生机顿时烧尽，新鲜的菜叶在瞬间枯萎、焦炙。她观照此无常法的呈现，心在瞬间进入禅定，当下证得阿那含果。此阶段的圣者对色、声、香、味、触已无渴爱，斩断了欲贪与瞋恚二结。

从那一刻起，她无欲知足，生活极为简朴。她不再装饰自己，过去佩戴的珠宝与装饰全封存在橱柜里。

丈夫对她的转变感到好奇，问道：「亲爱的妻子！为何你不像往常一般佩戴装饰品呢？」她如实地回答，居家生活对她而言已不再适宜，并且再次提出出家的请求。

她的丈夫听后，终于允许她出家。犹如昙摩提那比丘尼[1]（Dhammadinnā）的出家一般，她的丈夫为她举办盛大的典礼，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下，以黄金轿子将妻子送至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的僧团，并对长老尼说：「请圣尼为她剃度」。

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比丘尼为她披剃，授具足戒，并带她往诣佛陀之处礼敬如来。佛陀知悉她证得最上道果的因缘已成熟，对她述说以下偈言：

> 长老尼汝怡然眠，布片自在作法衣，
> 贪欲已寂静止息，犹如锅中炙枯菜。[2]

「长老尼！你的苦已熄灭，行住坐卧且安乐生活吧！自在披着以布片制成的袈裟，那导致再生的贪欲已止息，已被阿那含果的道智所燃尽，如同锅子中枯萎的菜叶一般。」

1　昙摩提那比丘尼（Dhammadinnā）被佛陀誉为「说法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五章「你唾弃之物，我亦不眷恋」。

2　《长老尼偈》第 1 偈。

听闻佛陀所说的偈言后，由于今生的努力及过去生的波罗蜜成熟，再加上佛陀的教导诚然善美所致，她当下证得阿罗汉果，灭尽残余的微细烦恼而获得大乐。她具足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

佚名比丘尼的证悟并非偶然，她在过去多生已累积广大波罗蜜。《譬喻经》[3]记载她为「凉亭施者」（Maṇḍapadāyikā）。

在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一座村庄部落，热衷于拘那含佛的教导，并邀请佛陀接受饮食供养。她以坚硬之木制成楼阁，覆以华盖，再将地板打磨得清莹光澈，铺满香花及喷洒香水，然后对佛陀说：「食时已到，饮食已经准备好了。」

拘那含佛前往该楼阁，坐在已准备好的座位上，她亲手供养各种殊妙饮食，并赞扬佛陀的美德。当佛陀用膳完毕后，她供养佛陀一套袈裟，并将楼阁供养佛陀。尽其一生，她不断地行持善业，无论前往城市或村邑，她皆广行布施。从该处没后，她转生天界。

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于良家。当成年时，由于对轮回生起怖畏及出离心，她在迦叶佛教法中出家成为比丘尼，修行梵行长达二万年。从人界舍报后，她再次转生于天界。直至此最后的一生，她在乔达摩佛的教法中断尽一切烦恼，从生死轮回中解脱。

3　《譬喻经》四•1品3•第1～5偈。

挑柴运水皆是道

另一位在忙碌生活中精进修行直至证悟的在家女性，名为玛帝卡母（Mātikamātā），她是一位村长的母亲。

有一次，有六十位比丘获得佛陀指导的禅修业处后，前往玛帝卡母的村落精进禅修。玛帝卡母热心照顾此六十位比丘的生活起居，除了提供饮食及必需用品之外，也建设遮风避雨的住所，好让比丘们在雨安居期间安心办道。

有一日，玛帝卡母询问比丘们：「在家人是否可以禅修呢？」并恳请比丘们指导禅修。比丘教导她观三十二分身：在我此身中有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肋膜、脾、肺；肠、肠膜、胃中物、屎、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油、唾、涕、关节液、尿。

她得到禅修业处如获至宝，返回住处精进修习。即使在烹饪或做家务时亦未曾间断，时时刻刻正念现前，并如实观照身心是苦、无常、无我的实相。如此日夜精进不懈，不久后即证得阿那含果。

由于宿世所累积的波罗蜜，她获得附赠品：天眼通、天耳通及他心通。当时她体证的智慧与获得的神通，远远超越所供养的那六十位比丘。

玛帝卡母获得殊胜的道果，对比丘们的教导充满感恩及喜悦，心想：「我所体证的佛法实为殊胜！虽然每天忙碌不已，不仅打理日常生活的杂务，天未亮前就得为比丘们准备饮食，相信比丘们所体证的佛法一定远比我殊胜。」

她透过天眼观察这六十位比丘，惊讶地发现比丘们尚未证得慧见。她亦观察而得知此六十位比丘，其实已具备足够的波罗蜜成就阿罗汉果。

「究竟问题出在何处呢？」玛帝卡母再次以神通观察比丘们的状况，发现他们缺乏适当的食物，由于身体缺乏营养，虚弱的身体进而影响道业的进展。

出自于对比丘们的感激，玛帝卡母为此六十位比丘亲自调配营养食物，并迎合每一位比丘在食物上的喜好。比丘们的色身获得充足的营养，心变得有力量发展正定。六十位比丘精进用功，在短时间内即断除一切烦恼，证得阿罗汉果。

雨安居结束后，比丘们前往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向佛陀报告他们的修行成果。他们提到在村落的雨安居，有舒适的环境、健康的身体及合适的饮食。他们亦报告玛帝卡母具有洞悉他人心的能力，能依据各人对食物的喜好，供养营养丰富的饮食。他们色身的健康得以维持，成为发展正定的重要助缘之一。

有一位比丘听闻玛帝卡母的事迹，希望在修行上亦受到玛帝卡母的照顾。他获得佛陀给予的禅修业处后，前往该村落修习。他发现只要心中生起任何想要的物品，玛帝卡母都将满他所愿。当他想要某些食物时，玛帝卡母即亲手供养那些食物。

一日，这位比丘用膳完毕后，忍不住问玛帝卡母：「你是否真的具有洞悉他人心的能力？」

玛帝卡母不正面给予回应，仅回答：「有能力洞悉他人心者，具有如此这般的言行举止。」

此时，比丘心生恐惧及焦虑，他想：「倘若我存有像凡夫一般不净的心，若被她洞察，她肯定会鄙视我。」由于对玛帝卡母生起畏惧，他决定离开村落，回到祇树给孤独园。

比丘向佛陀报告，由于担心在家居士能洞察自己不净的思惟，他无法继续留在该处。

佛陀以偈言向比丘开示：

> 难御轻浮心，随欲而流转。
> 善哉心调伏，调御得安乐。[4]

佛陀劝告该位比丘返回玛帝卡母的村落，仅须做一件事 —— 调伏自己的心，并专注于禅修业处，切勿让此轻浮、难以调御的心，随着欲望而不断流转。

于是，比丘返回玛帝卡母的村落继续精进用功。玛帝卡母如往常一般提供他所需的饮食，让他无后顾之忧地修行。不久后，比丘净化了自己的心，断除烦恼而证得阿罗汉果。

无为涅槃在当下

佚名比丘尼及玛帝卡母具有相同的特点，她们都在例行的日常作务中体证道果。由此可见，涅槃并不存在于遥远特殊的地方，圣者体证的涅槃，在远离烦恼渴爱的当下即能朗

4　《法句经》第 35 偈。

朗地照见。因此，修行并非一件极其不寻常及特殊之事。以自然、不造作之心，在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中，如其本来面目地照见身及心所呈现的一切。当彻见身与心仅是纯粹的苦，不再生起渴爱的当下，涅槃即近在眼前。

佚名比丘尼及玛帝卡母在证悟以前，其生活的忙碌程度不亚于现代的我们。然而，她们不让懒惰懈怠有机可乘。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忘失正念，勇猛精进地运用生活作务的每一个当下修行，绝不错失任何修行的机会。直至修行的火候足以燃烧烦恼，瓜熟蒂落，她们自然获得证悟的果实。

因此，忙碌并不能成为无暇修行的藉口。修行人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如佚名比丘尼及玛帝卡母一般，从不轻言放弃，在未获得胜利之前力争到底，直至战胜烦恼魔军。

心微笑了

佛陀时代的女性证悟道迹

The Mind Smiles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第二册：女居士篇

主页

目次

第二册：女居士篇

第二冊·第一章

圣洁尊贵的佛母

——摩诃摩耶

Sirī Mahāmāyā Devī

乔达摩佛的出生，是法轮转动的源头，让沉寂黑暗的世间重启佛法的光明，揭开了这一期教法的精彩。无以计数的人天得此源头活水而转凡入圣，佛子们以佛法铺陈而开展的篇篇动人事迹，皆追溯于佛陀的诞生为源。

佛母仅在一尊佛出于世间时出现。一位菩萨自从被授记以来，若为智慧型菩萨，最短需勤修四阿僧祇[1]又十万劫的波罗蜜[2]即当成佛；若为信心型菩萨，则需勤修八阿僧祇又十万劫的波罗蜜才能成佛；若为精进型菩萨，则需勤修十六阿僧祇又十万劫的波罗蜜方能成佛。由于经历悠久的时间方才出现一尊佛，因此佛母的出现亦弥足珍贵。

乔达摩佛的母亲——摩诃摩耶（Sirī Mahāmāyā Devī）具备成为佛母的一切功德，她已累积十万劫的波罗蜜，此生为孕育未来佛、将悉达多菩萨带至世间，她的今生来世皆精彩绝伦。

1　阿僧祇（Asaṅkheyya）意思是「不可数」。有些论师认为它的数目是 10^{140}。

2　波罗蜜（Pāramī）为「圆满」、「至高成就」之意。一共有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出离、智慧、精进、忍辱、真实、决意、慈、舍。为菩萨十项主要美德的圆满实行。

佛母的最佳人选

摩诃摩耶出生于释迦族天臂城（Devadaha），父亲为善觉王（Mahāsuppabuddha），母亲为善相王后（Sulakkhaṇā）。摩诃摩耶为长公主，妹妹名为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3]（Mahāpajāpatī Gotamī）。年幼时婆罗门占相而预言，善觉王的两位公主在未来怀胎时，孩子必定是转轮圣王。

当她们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净饭王（Suddhodana）将摩诃摩耶及摩诃波阇波提迎娶至迦毗罗卫国（Kapilavatthu），并立摩诃摩耶为王后。

此时，菩萨自燃灯佛（Dīpaṅkara Buddha）授记以来，已历经四阿僧祇又十万劫累积十波罗蜜之期，并将成佛所须具备的条件达至最胜。当菩萨生为毗输安多罗王（Vessantara）时，菩萨以无以伦比之行感得大地震动七次，在那一辈子圆满了所有十波罗蜜，终结累积波罗蜜之期。从该处没后，菩萨出生在兜率天（Tusita）为白幢天人（Setaketu Deva）。

白幢天人菩萨在兜率天享四千年的天寿之乐，相当于人间五亿七千六百万年。当菩萨在兜率天的天寿仅剩人间时间的一千年时，净居天（Suddhāvāsa）的梵天预告：「朋友！由今日起的一千年后，将有佛出世。」

3　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Mahāpajāpatī Gotamī）被佛陀誉为「资深第一比丘尼」，请参阅第一册第一章「因为您，僧尼梵行立」。

「遍知一切的佛陀将出于世间！遍知一切的佛陀将出于世间！」源自于天界的宣布回响于人间，在佛陀即将出世的一千年前，此消息已传遍人间。

当听见即将有佛出现的预告时，一万世界的天人，包括四天王天、帝释天、夜摩天、兜率天、他化自在天及大梵天们共聚在一个世界，讨论向白幢天人菩萨作成佛请愿之事。

当白幢天人菩萨的寿命仅剩人间时间的七日，色身已现五衰相[4]时，一万世界的天人及梵天们皆至兜率天白幢天人菩萨所在之处，合掌请愿：「天人菩萨！您圆满了十波罗蜜，不是为了获得帝释天的荣耀，不是为了求得魔王、梵天、转轮圣王的殊荣，而是为了获得遍知佛果，救度人、天人出离三界。天人菩萨！现在是您成就佛果的最佳时机！确实是您成就佛果最适宜的时机。请您入人间母亲之胎，在您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后，愿您开示无死涅槃，救度众生解脱轮回。」

对于天人、梵天们的劝请，白幢天人菩萨并没有立即允诺。犹如过去诸菩萨下降人间前所作的观察一般，白幢天人菩萨作此五大观察：时机（Kāla vilokana）、洲（Dīpa vilokana）、国家（Desa vilokana）、种姓（Kula vilokana）、生母的寿限（Janetti āyuparicchedа vilokana）。

首先，白幢天人菩萨观察时机：「此时是佛陀出世的好时机吗？」倘若人寿由十万岁递增时，则非好时机。由于人类长寿而不易见生、老、病、死之苦，对于佛所开示无常、

4 「五衰相」指欲界天人死前所出现的五种前兆（Pañca pubbanimittāni）：一、身上花萎；二、衣裳垢腻；三、腋下汗出；四、身体变丑；五、不乐本座。

苦、无我的义理不能理解，因此化导无效；倘若人寿由百岁递减时，也非好时机，此时人类的欲乐烦恼过于炽盛，对他们所教导的佛法犹如划在水上的痕迹，转眼即失；当人寿处于十万岁至一百岁期间，则为好时机，此时生、老、病、死轻而易见，苦、无常、无我之法易被理解，人类也不过于沉迷欲乐。当一万世界的天人、梵天们向白幢天人菩萨作请愿时，正是人寿处于一百岁之时，这时正是适合成佛的时机。

再者，白幢天人菩萨观察洲。世间有四大洲，诸佛不出现于其他三洲，唯出现于南瞻部洲（Jambudīpa），此为合适之洲。再者观察国家，南瞻部洲面积一万由旬[5]，过去诸佛唯出现于南瞻部洲的中土（Majjhimadesa），辟支佛、上首弟子二人、大弟子共八十人，转轮圣王、刹帝利、婆罗门、居士等也都出生于中土。中土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Kapilavatthu）为合适的国家。

随后，菩萨观察种姓。诸佛不生吠舍[6]与首陀罗[7]之家，唯出生在受人尊敬的刹帝利[8]与婆罗门[9]此二种姓。此时刹帝利为世人所敬重，因此迦毗罗卫国刹帝利净饭王作为菩萨的父亲是合宜的；最后观察生母的寿限，诸佛之母须具备谦逊及贞洁的美德典范，不沉迷于酒、此生不破五戒、为成佛母而累

5　一由旬（Yojana）大约十一公里。

6　吠舍（Vessa）：印度四种姓阶级的第三阶级，从事农、牧、工、商等生产事业的一般平民阶级。

7　首陀罗（Sudda）：印度四种姓阶级的最低等级，奴隶。

8　刹帝利（Khattiya）：印度四姓阶级的第二阶级，地位仅次于婆罗门，乃王族、贵族、士族所属之阶级，从事军事、政治者。

9　婆罗门（Brāhmana）：印度四姓阶级的最高阶级，职司祭祀。

积了十万劫的波罗蜜。净饭王的王后——摩诃摩耶是如此的女性，而摩诃摩耶仅剩十个月又七日的寿命，摩诃摩耶作为菩萨的母亲是合适的。

白幢天人菩萨作此五大观察后，心中决意：「我将下生人间，成就佛果。」于是对前来请愿的一万世界之天人、梵天们说：「诸位天人、梵天！如你们的请愿，我成佛的时机已至，你们且归去吧！我将下生人间，成就佛果。」

白幢天人菩萨作出承诺，与天人及梵天们道别后，在兜率天的天人陪同下，进入欢喜园（Nandavana）。

欲界六层天各有欢喜园，任何天人皆视欢喜园为天界最吉祥、辉煌、壮丽的花园，具有令天人悦意之色、声、香、味、触。当天人面临五衰相现，为即将失去天界之乐而难过哭泣时，一旦进入欢喜园，他们即刻忘记悲伤，恢复平静、怡然及快乐。白幢天人菩萨进入欢喜园时，陪同菩萨的天人们对他说：「由此处死去，将生善地。」他们在菩萨游园时随侍于侧，使菩萨忆念前世所行的善业，菩萨随即逝世。

圣洁母胎宿菩萨

当白幢天人菩萨在兜率天欢喜园逝世时，净饭王的王后——摩诃摩耶正值中年，大约五十五岁。那时，迦毗罗卫国正逢年度的斗宿（Uttarāsaḷha）节日，从九日至十四日间禁止饮酒、不着香花鬘及香油涂身，并广行一切善业，摩诃摩耶王后亦如是行持。

在大历六十七年阿沙哈月[10]（Āsāḷha）十五月圆日，摩诃摩耶王后早起，以香水沐浴，再以四十万金作布施。她装饰自身后食用朝食，并向她的老师——阿私陀仙人（Kāladevila）求受八斋戒，随后进入宫殿精勤持守斋戒。

在当夜的后夜时分，持守着八斋戒的摩诃摩耶王后卧在床榻上入睡，她作了奇异的梦，预示菩萨的入胎。

她梦见天界的四大天王抬着自己，连同床榻运至喜马拉雅山的阿耨达池（Anotatta），并将她置放于广达六十由旬的悦意石上。此悦意石则在一棵高达七由旬的大沙罗（Sāla）树下。

此时四大天王的天妃前来，带摩诃摩耶前往阿耨达池，将她沐浴洗净，为她穿上天人之服、涂天人的香料、装饰天界之花。在阿耨达池不远处有一座白银山，内有黄金宫殿，设有天人的床榻，她们让摩诃摩耶头朝东而卧在天人的床塌上。

那一刻，她在梦中看见优美的白象在距离她不远处的黄金山上。白象从黄金山上漫步而下，登上白银山，以银色的象鼻握着白莲花，一声高吼而进入摩诃摩耶所在的黄金宫殿中。白象三度右绕摩诃摩耶的床塌周围，然后拨开她的右胁而入胎。

10　「大历」是佛陀的外祖父——天臂城的安佳纳王（Añjana）废除旧历，新订的历法。大历元年相当于西元前692年，大历六十七年是西元前625年；阿沙哈月（Āsāḷha）大约在六月至七月之间。

当摩诃摩耶作此梦时，白幢天人菩萨在兜率天欢喜园正知、正念而命终，瞬间进入如莲花般的母胎之中。菩萨入母胎的时间为大历六十七年阿沙哈月的月圆日，那一刻正好是月亮与斗宿会合之时。

菩萨入母胎的同一瞬间，一万世界悉皆震动，出现三十二种征兆：一万世界充满无限的光明、盲者在瞬间得见色、聋者在片刻得闻声、哑者能说话、背脊弯曲者能伸直、跛者能行走、受缚者的枷锁得解开、地狱之火熄灭、饿鬼世界无饥渴、畜生不感恐怖、疾病者康复、众生说爱语、马嘶愉悦、象吼悦意、乐器各自奏音、手镯等饰清脆自鸣、一切诸方清澄明净、悦意凉风轻柔吹拂、不合时令降下大雨、地底涌水流向各处、无鸟飞翔、河川止流、海水味甘，各处盛开五色莲花、水上及陆地花朵盛开、树干绽放花朵、树枝绽放花朵、藤蔓绽放花朵、七茎花簇破磐石而出、天界莲花垂挂空中、四方降下花雨、天界乐器自奏。

一万世界的美丽庄严达至极致，犹如布满花朵的花环，又仿佛如花束、层层花海的花床。空气弥漫馥郁芬芳，犹如搧动犛尾拂子而香气四溢。

翌日，当摩诃摩耶甦醒时，她向净饭王告知此梦。净饭王召集六十四位具有高度名望的婆罗门，为他们设昂贵之座，以金钵盛满醍醐乳糜、蜜糖等美味饮食供养，再布施大量新衣、牛群等物，令他们满足。随后，净饭王向婆罗门请教摩诃摩耶之梦，问道：「此梦是吉？是凶？」

婆罗门等回答：「大王勿虑！王后已怀妊，宿胎为王子而非王女。贵君的王子降生，倘若他在居家生活，则为统领四大洲的转轮圣王；倘若他出家，则为遍知的佛陀。」

此消息传遍远近诸国，当国王们得知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摩诃摩耶王后怀了具有威德之子的消息，他们纷纷送上衣裳、饰物、乐器等珍贵贺礼。由于菩萨及摩诃摩耶过去的善行无以计数，因此获得来自诸方的献礼及祝福。

怀胎慎守护菩萨

菩萨宿在摩诃摩耶的母胎之后，四大天王的毗沙门天王（Vessavaṇa）等，进入摩诃摩耶的宫殿守护，日以继夜地执剑阻挡饿鬼、夜叉、形貌丑恶的野兽及飞禽接近，以保护菩萨及摩诃摩耶。一万世界的四位天王，一共为数四万，围绕摩诃摩耶的宫殿门口守护，延伸至一万世界的尽头。

四大天王们守护菩萨及摩诃摩耶，并非出自于担心菩萨及摩诃摩耶被伤害。实际上，即使上兆的魔罗手持一兆座须弥山，前来威胁已达最后一生的菩萨及其母摩诃摩耶的性命，魔罗及须弥山将自行摧毁粉碎，菩萨及其母亲将不为所伤。然而四大天王依然持剑守护，这仅是为了避免摩诃摩耶被不悦的声音或事物所惊吓，亦是作为敬奉菩萨之举。

当摩诃摩耶沐浴、用膳、着衣之时，四大王天们将自己隐匿；当摩诃摩耶进入宫殿卧在床塌时，四大天王们则显现他们的形貌。一般人见到天人将受惊吓，然而出于菩萨的威德及摩诃摩耶自身的波罗蜜之故，她不惊不怖，将为数众多的四大天王视为宫中的侍从般自然无奇。

在菩萨入母胎之前，摩诃摩耶经常从阿私陀仙人处蹲踞受戒。可是当菩萨入胎之后，摩诃摩耶并不适宜蹲踞在他人足下，于是她自行持守戒律。

当菩萨入胎之后，摩诃摩耶丝毫不起欲念，即使是对净饭王亦如此。由于摩诃摩耶过去的波罗蜜，她的容色出尘脱俗、白璧无瑕。她的高贵优雅是世间顶尖画家、雕塑家难以描绘的清丽。然而，倘若得见摩诃摩耶者，不满足于仅是眼见，而以爱恋之心希望亲近她，此人将发现自己的双足犹如被铁链拴牢般无法动弹。佛母摩诃摩耶是如此一位特殊、圣洁、不容被任何男性或天人以染心相向的女人。

当佛母摩诃摩耶尚在世间时，除了她之外，没有其他女人能登上王后之位，她拥有的名望达至绝顶。

摩诃摩耶怀妊时，并没有承受一般怀孕妇女所经历之苦，比如：肢体肿胀、疼痛、沉重等。她心境安乐，身体并无疲惫。

菩萨在胎中，犹如住在一座圣洁的寺院，又仿佛身置于盛满璀璨钻石之处，菩萨宿于如此之胎中。当菩萨的身体在母腹中五胞成形时，摩诃摩耶能透视胎儿，恰如色彩斑斓的丝绸线穿过清澈、透明、具八琢面的琉璃。此源于摩诃摩耶往昔的波罗蜜，她的肌肤变得格外轻透细滑、不染尘埃；腹部的肌肤亦清澈澄莹，明澈如玻璃、璀璨如红宝石。因此，摩诃摩耶能以肉眼由其腹部透视婴儿，犹如看见置放在透明水晶宝盒之物。然而，由于菩萨的眼识尚未完熟，菩萨在母胎中却无法看见母亲摩诃摩耶。

摩诃摩耶能见婴儿是否处于舒适的位置。若见不适，如天下所有母亲将做的事一般，她将调整至婴儿舒适的姿势。恰如手持盛满油的器皿，摩诃摩耶如此谨慎守护着胎中的菩萨。摩诃摩耶见菩萨结跏趺坐，适意地倚靠母亲的脊柱，犹如说法者在法座上倚靠座背而坐。

菩萨诞生人天庆

当怀胎已将近满十个月时，摩诃摩耶想返回天臂城，她向净饭王请求：「大王！我希望前往故乡天臂城拜访我的亲族。」

「好的！」净饭王给予允诺。

于是，净饭王下令修整道路，由迦毗罗卫国至天臂城之间的道路，皆令其宽广平坦，并在道路两旁伫立芭蕉，置放盛满净水的瓶子，插上随风飘扬的旗子等。随后，净饭王让摩诃摩耶乘坐新制的黄金车乘，由一千名侍卫肩担，在众多大臣、侍从相陪簇拥下，出发前往天臂城。

在迦毗罗卫国至天臂城之间，有一座沙罗树游苑，两国之人共称为「蓝毗尼园」（Lumbinī）。当摩诃摩耶抵达蓝毗尼园时，每棵沙罗树皆花朵盛开，由根干至顶枝百花齐放。在树枝及花朵之间，有五色的蜂群及各种鸟群飞绕，鸣出美妙的音声，整座蓝毗尼园宛如帝释天的游苑——阇达罗达园（Cittalatā），又如大威力的国王所设之宴，四处充满欢乐喜悦之声。摩诃摩耶见此优美的蓝毗尼园，生起想游此园的心念，于是大臣们为摩诃摩耶护驾，进入蓝毗尼园。

摩诃摩耶进入蓝毗尼园时，天人们宣告：「今日菩萨即将从那犹如莲花般的母胎中出生。」声音回响于一万世界。一万世界的人天、梵天们云集，挤满于此世界。他们各持吉祥宝物作为庆祝菩萨诞生的献礼。此时天界覆满白宝盖，四处回响着天人们吟咏的天曲、奏响的天乐及吹响螺贝之声。

摩诃摩耶身着一袭金线锦缎长裙下垂至足踝，围在身上的白色披肩，刺绣精致的鲤鱼眼纹图。摩诃摩耶犹如王者走向沙罗树，当下她突然想捉持那花朵盛开、直圆的沙罗树枝，而那树枝在瞬间犹如芦茎加温而垂下，接近摩诃摩耶的手掌。

摩诃摩耶优雅地以右手持握那伸至她掌中的树枝。她的右手饰以金环，手指纤细犹如莲花之茎，当下摩诃摩耶美丽无比，犹如皎洁的一轮明月从乌黑密集的云层中初升，如一道闪电耀眼而过，又如美丽的天女出现在天界的欢喜园。

捉持着沙罗树枝，摩诃摩耶威严地站立着，当下她确定自己即将分娩，侍从迅速以帘幕围绕摩诃摩耶而退下，摩诃摩耶捉持娑罗树枝站立分娩。

一般妇女产儿期或未满十个月、或超过十个月，孩子出生的时间无法预知；婴儿或在母亲行、走、坐、卧间不期而产。然而摩诃摩耶却大不相同，她的怀妊期恰满十个月，即受孕后的二百九十五天；菩萨仅在母亲采站立的姿势时出生。

一般生类出胎时皆有体液、血液等污染不净物，菩萨则不然。当菩萨出生之时，他清净洁白地出胎，不染一丝不净之物，犹如红宝石置放于迦尸国（Kāsi）所产的洁净绢布上。

一般婴儿将经历出生过程的煎熬，在分娩过程的初段，母亲子宫收缩阵痛时，婴儿的胎头随着下降、弯曲和内转等回旋前进，经过紧缩的产道被挤压而出，这系列痛彻心扉的过程，犹如坠入深不可测的隧道，又仿佛如大象被强拉穿越窄小的锁匙孔。然而，菩萨的诞生却犹如水流过滤水囊般轻易，又如说法者在升座说法后，平静且缓慢地从法座下座，又如太阳的万道金光越过金山而遍洒大地。菩萨自在舒服地出生，扩展两手两足、睁开双眼，具正知、正念且无畏。

此时，世间出现三十二种征兆：一万世界充满无限的光明、盲者在瞬间得见色、聋者在片刻得闻声、哑者能说话……犹如菩萨入胎时一般。

菩萨出生之时，有四位远离欲染、具清净心的大梵天，手持金网承接菩萨，并站立在摩诃摩耶面前说：「王后！你且喜庆，你产下了具大威力的儿子。」

为向菩萨及佛母摩诃摩耶表达敬意，空中降下二脉清泉，一温一冷，洗浴清净无染的菩萨及佛母摩诃摩耶的身体，使他们调适身体的冷热。四大天王以触柔祥瑞的羚羊皮布，由梵天手中的金网处承接菩萨。人类再以人间的锦缎白布，由四大天王手中的羚羊皮布处承接菩萨。

菩萨从人类的手中下降，金足平满地与地面接触，站立在大地之上眺望东方。此时东方一万世界犹如宽敞无碍的一大庭苑，无有边际。在东方的天人、人类皆手捧香花供养菩萨，并说：「大士！在东方之处，无人与您相等，无人更胜于你。」菩萨如是遍观十方：四方、四隅、上、下，不见有任何人与自己同等。

于是，菩萨面朝北迈行七步。此时，天人与梵天以各种方式作供养，一万世界的梵天以三由旬的大白宝盖为菩萨遮翳，夜摩天之天王苏夜摩（Suyāma）手执犁毛拂子为菩萨搧风，一万世界的帝释天吹响螺贝，其他天人则手持香花、天剑、冠冕等王者标志物相随而来。当菩萨步行于地面时，人类见菩萨行于空中；当菩萨裸身行走时，人类见菩萨衣衫完整；菩萨仅是初生的婴儿在步行，人类见菩萨犹如十六岁的少年。[11]

当时梵天、天人、人类皆全然无声，静默等待：「菩萨将说些什么呢？」

菩萨行七步而站立，庄严发声，作狮子吼：「我是世间最上者！我是世间最胜者！我是世间殊胜者！这是我的最后生，我再无后有。」[12] 一万世界皆能同时听见菩萨的宣言。

菩萨的诞生正值大历六十八年卫塞月[13]（Vesākha）满月日，天空中的月亮与氐宿（Visākha）会合之时。当菩萨出生时，有五者与菩萨同时出生，即：耶输陀罗（Yasodharā）、阿难（Ānanda）、车匿（Channa）、迦留陀夷（Kāḷudāyī）及犍陟（Kaṇḍaka）骏马。另外有二者与菩萨同时出现，即：大菩提树（Mahā Bodhi）及四瓮黄金[14]。

11　菩萨行七步的情形，乃依据《佛种姓经注释》（Buddhavaṁsa Aṭṭhakathā）及《本生经》（Jātaka）。

12　《长部》14 经、《中部》123 经。

13　大历六十八年相当于西元前 624 年；卫塞月 （Vesākha）大约在四月至五月之间。

14　四瓮黄金分别名为：一、善迦（Saṅkha），瓮口直径一伽乌达（Gāvuta）；二、依罗（Ela），瓮口直径二伽乌达；三、优鉢罗（Uppala），瓮口直径三伽乌达；四、芬陀利迦（Puṇḍarīka），瓮口直径四伽乌达，相等于一由旬。

当天，迦毗罗卫国与天臂城的人民护送摩诃摩耶及初生的菩萨，返回迦毗罗卫国。

阿私陀仙人预言

菩萨诞生的当天，统领三十三天的帝释天及三十三天的天人皆欢喜地说：「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王子出生，此王子将坐于菩提树下成佛。」他们将天衣抛向空中，以手拍臂而欢喜踊跃。

那天，具八定及五神通的阿私陀仙人如往常一般，进入净饭王的王宫接受饮食供养，随后登上三十三天，在宝石宫殿内端坐而享受禅悦之乐。这一天，当他在天界的宫殿门口看见天人们如此雀跃，他好奇地问道：「你们为何如此欢喜呢？愿知其中的原因。」

天人们回答：「尊敬的隐士！净饭王的王子今日出生，他将坐在阿沙陀（Asattha）菩提树下成佛，转大法轮。我们将有机会得见佛陀的无限威力、听闻佛法，因此如是欢喜。」

阿私陀仙人听了天人的一番话语后，急速由三十三天下降人间，进入净饭王的王宫，坐在为他所设的座位上，说：「大王！我听说你的王子诞生了，我想见见他。」

净饭王命人将装饰严好的菩萨婴儿带来，并抱着菩萨趋近阿私陀仙人，想让菩萨向阿私陀仙人礼拜。当净饭王如是抱着菩萨时，菩萨将双足放在阿私陀仙人的结发头顶上，犹如暗黑之云闪过霹雳雷电。菩萨的最后一生，无人堪受得起

菩萨的礼敬，倘若有人无知地将菩萨的头置放于行者的足下，该行者的头将碎裂成七片。

阿私陀仙人知道菩萨的不凡及殊胜威力，心想：「我不可自取灭亡。」即由座而起，向菩萨合掌礼拜。净饭王见此不思议之事，亦不自觉地向自己的儿子礼拜。

阿私陀仙人具五神通，他能忆起过去四十劫、预知未来四十劫，一共八十劫之事。当见菩萨具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阿私陀仙人思惟：「他将成佛吗？或将不成佛呢？」

他由智慧而预见:「他必将成佛。」了知菩萨是非凡之人，心想：「此诚然不可思议！」他愉悦地欢笑。

随后他再思惟：「我自身能否见他成佛呢？」他以智慧预见：「在王子成佛以前，我将死去而不得见佛。我将出生在无色界天[15]，纵使有百佛、千佛教导，亦不能使我证悟，该处无人得以听闻涅槃之法。」

如此思惟，阿私陀仙人不禁悲从中来，悲歎哭泣：「我没有机会得见此不可思议之人成佛，也没有机会礼敬他，我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15　无色界天的天人没有色法，仅有名法。由于没有色法，亦没有眼根、耳根等，即使佛陀出于世间，他们无法得见佛陀，亦无法听闻佛法。倘若证得无色定的须陀洹、斯陀含及阿那含圣者投生在无色界天，即使无法听闻佛法，他们也能依照通达四圣谛的经验而继续修行，体证更高的道果，甚至在无色界天证得阿罗汉果。但是，若以凡夫身投生在无色界天，如阿私陀仙人，由于无色界天的天寿极长，无色界天的非想非非想处天（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的天寿甚至长达八万四千大劫，此段时期皆无法听闻佛法，因此被列为八难之一。

王宫的众人见阿私陀仙人忽笑忽哭，心想：「我们尊敬的隐士先则微笑，后则啜泣，这实在太奇怪了！」于是问道：「尊师！有任何不幸及危险之事，将降临在我们王子身上吗？」

「王子并无危险与障碍，他必将成佛。」阿私陀仙人回答。

「那你为何啜泣呢？」

「我不得见王子成佛，损失实在太大了，因忧悲自己之事而哭泣。」

离开王宫后，阿私陀仙人思惟：「虽然我无法得见王子成佛，但是我的亲族当中，是否有人能见王子成佛呢？」

他预见自己的外甥那罗迦（Nālaka）有因缘得见佛，于是他前往妹妹的家，问道：「你的孩子那罗迦在何处呢？」

「兄长！在宅中。」妹妹回答。

「唤他过来。」阿私陀仙人说。

当那罗迦已来到阿私陀仙人的身边时，他对那罗迦说：「少年！净饭王的宫中有王子出生，他是菩萨，从现在起的三十五年后，他将成佛。我的外甥！你将得以值遇佛陀，因此你今日即可出家。」

虽然身在具有八亿七千万财富的家庭，那罗迦思惟：「我的舅父不会鼓励我做无意义的事，他指示我出家，必然对我确实有利。」

出自于对阿私陀仙人的信心，他立即从市场取得黄色衣物，持土制之钵，剃除须发，身着黄衣，对自己说：「我的出家，为献于未来必然出现在世界的最殊胜者 —— 佛陀。」

那罗迦朝向迦毗罗卫国菩萨所在的方向合掌，五体投地礼拜。随后他将钵纳入钵袋中，背着钵袋进入雪山修行，等待佛陀的出现。[16]

必定成佛之预言

菩萨诞生第五日，净饭王为菩萨举行命名仪式，王宫内以四种香粉涂香，地面撒上炒谷物及各种花朵。净饭王宴请一百零八位精通三吠陀的婆罗门，设尊贵之座，并下令侍从炊煮不混水的醇厚乳糜，以美味饮食供养婆罗门。

婆罗门用膳完毕后，净饭王献上珍贵之礼，并让他们从一百零八位婆罗门当中推选八位婆罗门，以观王子的相好与成就。

八位婆罗门细观菩萨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八人当中有七人举起二指而预言：「王子相好，若在居家则为转轮圣王，若出家则将成佛。」

然而，八位婆罗门当中最年少的憍陈如（Koṇḍañña）在仔细观察菩萨的最胜相好后，举一指而预言：「具此相好，

16　佛陀在初转法轮后第七日，对那罗迦宣说《那罗迦经》（Nālakasuttaṃ），记载于《经集》大品 11 经。那罗迦听闻佛陀说法后再入雪山修行，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

王子并无任何住在居家的理由，他确定将断除烦恼盖而成佛。」憍陈如在过去已累积无数波罗蜜，此为他的最后一生，因此他的智慧更胜于其他七人。他确认菩萨的唯一道路即成佛，其他婆罗门听后亦赞同其预言。

诸婆罗门商议后，为菩萨取名为「悉达多」（Siddhattha），意为「一切义成」，预言他将成功地圆满其利益世界的任务。

净饭王听诸婆罗门预言自己的王子将出家，他问道：「我的王子看见何事而出家呢？」

婆罗门说：「见此四种前兆相——老人、病人、死人、出家者。」

听见婆罗门如是作答，净饭王说：「自今以后，不许年老之人、生病之人、出家人在王子之侧。我的王子没有成佛的必要。我想见他成为转轮圣王，统治二千岛屿围绕的四大洲，以轮宝在空中步行，三十六由旬的群众簇拥围绕。」

净饭王为避免此四种前兆相之人被菩萨所见，他作好十足的防范措施，在王宫的四方每一伽乌达[17]（Gāvuta）安置足够的侍卫，以确保老人、病人、死人、出家人不出现在菩萨的视线范畴内。

当日的命名仪式，释迦亲族八万人皆聚集在王宫，给予王子祝福。他们相互讨论：「无论王子成佛或成为转轮圣王，

17　一伽乌达（Gāvuta）大约三公里。

我们皆各献上一名儿子。倘若王子成佛，他外出时将由刹帝利血统的出家沙门敬侍围绕；倘若王子成为转轮圣王，他出游时则为刹帝利血统的王子敬侍簇拥。」他们向净饭王承诺，将各自献上一名儿子给予菩萨。

七日逝世生兜率

摩诃摩耶诞下菩萨第七日，她的寿命已达尽头，逝世并出生在兜率天，成为一名男性天子，名为善喜足天人（Santusita）。

摩诃摩耶并非因为诞下菩萨而逝世，当白幢天人菩萨在兜率天作五大观察时，摩诃摩耶仅剩十个月又七日的寿命。此外，菩萨所住宿的母胎，犹如圣洁的寺院，无人有资格再度宿用或使用它。再者，当菩萨之母尚在人世，无人能将她冷落而另立王后，因此摩诃摩耶在菩萨诞生七日后即逝世，这是诸佛母的常法。

摩诃摩耶逝世之后，净饭王挑选二百四十位容貌殊胜、无缺点的宫女随侍菩萨，菩萨受无数宫人侍奉。虽然如此，摩诃摩耶的妹妹——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亲自授乳及照顾菩萨。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在菩萨出生三至四日后，亦诞下难陀王子（Nanda），但是她将刚出世不久的难陀王子交给乳母，自己则亲自养育菩萨。摩诃摩耶逝世后，净饭王立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为王后。

佛为母说阿毗达摩

菩萨在三十五岁，大历一〇三年卫塞月[18]满月日成佛。在大历一〇九年阿沙哈月[19]（Āsāḷhā），佛陀为降伏外道，在舍卫城（Sāvatthī）城门骞荼（Gaṇḍa）芒果树下显现独一无二、唯有佛陀才能展示的双神变（Yamaka pāṭihāriya），为数二亿的人、天人、梵天证得道果。[20]

佛陀显现大神通征服诸外道后心想：「过去诸佛显现此双神变后，往何处而行呢？」佛陀知悉：「诸佛乃往三十三天（忉利天）度过雨安居，为转生成为天人的母亲说法。」

于是，佛陀由佛座而起，举起右足，此时高达四万二千由旬的犍陀罗山（Yugandhara）峰顶自然来到佛足之下；当佛陀举起左足时，高达八万四千由旬的须弥山峰顶自动来至佛陀足心之下。三十三天界在须弥山之顶，佛陀以二步即抵达三十三天，此为佛陀所显现的大神通力。

当帝释天见佛陀出现在三十三天，他心想：「佛陀将坐在昼度树（Päricchattaka）下、无垢白石（Paṇḍukambala）之上度过雨安居，天人及梵天将获得利益。在这段时间，无人再能碰触此无垢白石。然而，无垢白石十分巨大，长六十由旬、宽五十由旬、高五十由旬，此景犹如麻雀处在巨大的磐石上。」

18 大历一〇三年相当于西元前 589 年。

19 大历一〇九年相当于西元前 583 年。

20 佛陀在舍卫城为降伏外道而展示双神变的事迹，请参阅第一册第三章「萦绕莲花的传奇」。

佛陀知悉帝释天心中所想，于是落下一片袈裟，覆盖整座无垢白石 —— 帝释天的宝座。帝释天依然持此想法：「无垢白石尚有许多空间，即使佛陀的袈裟覆满此座，但是佛陀仅将坐占一小空间。」佛陀知悉帝释天的想法，在无垢白石上结跏趺而坐，犹如大长老坐于小座上，整座无垢白石皆在佛陀的跏趺坐之空间内。

帝释天见状而自责，惭愧自己的无知：「佛陀是何许人耶！我们永远无法推测及了解佛陀全然的威力，佛陀的特质已超越我们所能想像的范畴，我生起了错误的想法。」帝释天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佛陀虔敬地礼拜。

前生为摩诃摩耶的善喜足天人，从兜率天下降至三十三天听闻佛陀宣说阿毗达摩（Abhidhamma）。以佛母善喜足天人为首，一万世界的天人、梵天皆聚集在三十三天听闻佛陀说法。当佛陀端坐在无垢白石上时，善喜足天人则恭敬地坐在接近佛陀之前侧。佛陀在天界说法的速度是正常人说话速度的一百二十八倍。

人间的人类在舍卫城城门骞荼芒果树下，见佛陀在展现双神变后，突然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犹如百千日月顿然消失。人们揣测佛陀已前往无喧嚣的静处，不再回到人间，他们悲伤地哭泣。

人们询问目犍连尊者（Moggallāna）佛陀的去处，虽然目犍连尊者知道佛陀正在三十三天，但是尊者为了让人们亲近且崇敬阿那律尊者（Anuruddha），请人们询问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向人们述说，佛陀正在三十三天的昼度树下、无

垢白石之上，以佛母善喜足天人（摩诃摩耶）为首，佛陀为诸天人宣说阿毗达摩。

当阿那律尊者被问及佛陀何事返回人间时，尊者回答：「佛陀将在阿毗达摩宣说完毕，由现在起的三个月后，在雨安居自恣日（Mahāpavāraṇā），即阿萨尤佳月[21]（Assayuja）满月日返回人间。」

于是人们决定：「直至再度礼敬佛陀为止，我们将不离开此处。」他们在该处建起临时住处，以天为盖、地为庐。

佛陀已在较早时指示目犍连尊者，向逗留在舍卫城城门骞荼芒果树处的在家居士们教授佛法，因此目犍连尊者遵从佛陀的指示，在三个月期间对他们教导佛法。他们的饮食及必需品则由小给孤独（Cula Anāthapiṇḍika）负责提供。

佛陀在三十三天度过第七个雨安居，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地在帝释天的宝座上宣说阿毗达摩法。佛陀在为期三个月的雨安居说法期间，如何维持色身呢？

当佛陀在天界说法时，依然遵照人间的时间进食。当接近托钵的时间时，佛陀以神通化现另一名化身，身光、声音、语态皆与真身佛陀一模一样，以此化身继续在三十三天说法。佛陀真身则下降人间，至喜马拉雅山的阿耨达池。天人献上杨枝，佛陀在阿耨达池梳洗沐浴后，着衣持钵前往人间的北俱卢洲（Uttarakuru）托钵乞食，再返回阿耨达池畔边用膳。用膳完毕后，佛陀将前往檀木林。

21　阿萨尤佳月（Assayuja）大约在九月至十月之间。

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每日皆前往檀木林礼敬佛陀，站立一面。佛陀对舍利弗尊者说：「我儿舍利弗！今日我已述说如是篇幅的佛法。」佛陀仅述说在天界开示阿毗达摩[22]的大意及概要。

舍利弗尊者具备四无碍解，拥有全然掌握佛陀说法内容的能力，犹如藉由一人伸张双手而能了知大海的宽广。对佛陀所阐述之法，舍利弗尊者堪能以百种、千种方式而作了解。

舍利弗尊者从佛陀之处所听闻的概要，在为期三个月的雨安居期间，遵照佛陀的指示，以既不太简短亦不过于精细的适中方式，教授其座下五百比丘。

此五百比丘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时期时，曾是挂在洞窟上的蝙蝠。他们有幸听闻两位比丘唸诵阿毗达摩，专注于比丘和谐且愉悦的唸诵音声而转生天界，从此不曾再堕入恶道。此生得生为人，见佛陀展示双神变而生起净信，在舍利弗尊者座下出家。

午后，佛陀再度返回三十三天继续说法。除了具大神力的天人之外，无一天人知晓佛陀以化身在宣说阿毗达摩，而佛陀的真身已下降人间，并再度返回天界。

在阿萨尤佳月满月日前七日，三十六由旬的人们请求目犍连尊者：「尊者！且让我们询问佛陀返回人间的准确时间，此为适宜。若不向佛陀礼敬，我们绝不返回故乡。」

22　阿毗达摩（Abhidhamma）：又称为论藏，即三藏之一。阿毗（Abhi）的意思是上等的、殊胜的、卓越的，达摩（Dhamma）的意思是法。阿毗达摩是对佛陀教法的要义，精确及系统的分类诠释，包含了四种有关于生命终极的究竟法，即心法、心所法、色法和涅槃法。

目犍连尊者受大众之请，在众目共睹之下，遁入地面，由须弥山内部升至三十三天。犹如佛足置于目犍连尊者的头上一般，尊者抵达三十三天并礼敬佛陀，转述人们的请求：「世尊！人们若不向世尊礼敬，则不返回故乡，因此人们急切地想知道佛陀下降人间的时间。」

「我儿目犍连！现在舍利弗在何处呢？」

「世尊！舍利弗在僧迦尸（Saṅkassa）度雨安居。」

「我儿目犍连！由今日起的七日后，在阿萨尤佳月满月日自恣时，我将从天界下降在僧迦尸的城门。此二城距离三十由旬，告知人们在旅途中无需准备任何饮食，如同他们持守八斋戒时，不带任何食物或必需品，而前往寺院听法一般。」

「好的，世尊！」目犍连尊者回到人间传达佛陀的讯息。

佛母得离垢法眼

在阿萨尤佳月满月日，佛陀圆满宣说阿毗达摩，八千亿天人及梵天皆获得法现观，了悟四圣谛。前生为佛母摩诃摩耶的善喜足天人，亦证得须陀洹果[23]。佛陀对天人们说：「我将返回人间。」

于是帝释天派遣毗首羯磨天（Vissakamma）建造由黄金、宝石和白银所制的三道天阶。

23　须陀洹（Sotāpanna），又称「预流果」、「初果」、「入流」、「得法眼净」、「见法」。须陀洹圣者已进入必定趣向涅槃之流，已断除最粗重的三结，即身见结、疑结及戒禁取结，对佛法僧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也解脱了一切导致恶道轮回的烦恼。

在佛陀返回人间前，佛陀站立在须弥山顶展示水与火从身体交错喷出的双神变，并眺望天空。此时，一万世界变得宽敞无碍，上至色究竟天，下至阿鼻地狱，四方皆开敞而相互得见。如此神奇之事发生在人、天人、梵天身上，因此人类得见天人，天人亦得见人类。

随后，佛陀散发六色身光，由中间的宝石天阶下降人间。诸天则由右侧的黄金天阶降下，帝释天吹响螺贝供养佛陀、五髻天人（Pañcasikha）奏琴、夜摩天之天王苏夜摩（Suyāma）持犛牛尾扇为佛陀搧风、兜率天之天王善喜足亦持宝石扇。大梵天从左侧的白银天阶降下，各持三由旬的大白宝盖为佛陀遮翳。延伸至三十六由旬的人们见识佛陀的威力、荣耀及光辉，无不生起希求佛果之心。

佛陀以如此壮丽辉煌之势下降人间，站立在僧迦尸城门。当佛陀的右足踏在人间的地面时，舍利弗尊者为首位礼敬佛陀者。舍利弗尊者对佛陀说：「世尊！我们未曾见闻如此壮丽之光景，所有的梵天、天人及人们皆敬爱及仰慕世尊，他们皆生起冀求佛果之心。」

佛陀回答：「亲爱的儿子舍利弗！梵天、天人及人们确实敬爱及仰慕佛陀的威德、荣耀及光辉。」随后佛陀说出以下偈子：

> 智者专禅定，喜出家寂静，
> 正念正觉者，天人且羡敬。[24]

24 《法句经》第 181 偈。

「亲爱的儿子舍利弗！诸佛皆精于禅修、乐于禅定，缘于涅槃而住于果定（Phalasamāpatti），梵天及天人皆敬仰、崇敬住于正念圆满的诸佛，他们思惟：『若我们能成佛，那有多好！』」

听闻佛陀的说法后，为数三亿的梵天、天人及人类皆见法入流，舍利弗尊者座下的五百位比丘则证得阿罗汉果[25]。

这一天正是大历一〇九年阿萨尤佳月满月日，亦称为「阿毗达摩日」，为纪念佛陀为了度化佛母摩诃摩耶，而前往三十三天宣说阿毗达摩的事迹。

往昔佛母之大愿

摩诃摩耶此生成为乔达摩佛的母亲，源于过去世的愿力使然。在《毗输安多罗本生经》[26]（Vessantara Jātaka）记载，于九十一劫前，在毗婆尸佛（Vipassī Buddha）的教法时期，摩诃摩耶出生为刹帝利，为槃头摩王（Bandhumā）的长公主。

当时，有某王赠送槃头摩王价值连城的最上栴檀木，槃头摩王将栴檀木赐予长公主。长公主心想：「如此珍贵之物不应使用在自己身上，而应供养佛陀。」于是向父王请求：「父王！我想将此栴檀木供养十力尊者。」槃头摩王允诺。

25　阿罗汉（Arahant），指完全解脱者、一切的漏尽者、断尽烦恼者，包括诸佛、独觉佛及阿罗汉弟子。阿罗汉有五种含义：一、已远离一切烦恼；二、已杀烦恼敌；三、已破轮回之辐；四、有资格受资具等供养；五、对恶行已无隐秘。

26　《本生经》547 经。

于是长公主将旃檀木制成旃檀香，盛满在黄金宝盒之内，前往槃头婆提（Bandhumatī）都城附近的开玛鹿园谒见毗婆尸佛。长公主以旃檀香向佛陀金黄之身作供养后，将残余的香粉遍撒于香殿之中，并如是发愿：「世尊！愿我在未来世成为佛母。」

由于此愿，摩诃摩耶在九十一劫后，为沉寂黑暗的世间迎来一道曙光，为乔达摩佛的教法时期开启了序幕，成为乔达摩佛之母。摩诃摩耶守护菩萨在胎中圆满成长，安详出胎，圆满她多劫以来的心愿。

第二册・第二章

菩萨成道日的金钵乳糜

——最初皈依第一女居士——

苏珈达

Sujātā

《长部 • 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记载，佛陀曾宣说：「此两种供食，有同样的善果、同样的果报，比其他供食更为殊胜、更大利益、更大果报。哪两种呢？一者、食用那供食后，如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二者、食用那供食后，如来入于无余涅槃。」[1]

苏珈达（Sujātā）是有幸供养此两种供食之一者。在菩萨即将成佛的那一天，苏珈达供养菩萨乳糜。食用之后，菩萨即在当天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1 《长部》16 经。

所求愿满，履行还愿

苏珈达出生于尼连禅河（Nerañjarā）优楼频螺林（Uruvelā）一座名为瑟那（Senā）的城市。她的父亲是一位富人，名为瑟匿亚（Seniya）。

当她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她到瑟那城附近的一棵榕树下献祭。对榕树守护神献供之后，她如是祈求：「愿我能嫁入相同血统的良家，首胎是男孩。若我的愿望能顺利达成，每年我将以乳糜向榕树守护神献供。」

随后，苏珈达的愿望一一实现。她嫁给波罗奈（Bārāṇasī）一名门户相对的富人，婚后首胎是位男孩，取名为「耶舍」（Yasa）。因此，苏珈达每年在卫塞月（Vesākha）[2] 满月日，皆前往那棵榕树下还愿，以乳糜供奉榕树守护神。如此持续二十余年，直至儿子耶舍已婚，拥有三座豪宅，享受富裕奢华的居家生活，她依然履行还愿的诺言。

准备乳糜，瑞相环生

在大历第一〇三年[3]，苏珈达为准备献供乳糜，而做以下筹备工作：首先，她放一千头乳牛在甘草林吃草，随后将此一千头乳牛所挤出的乳汁，喂养另外五百头乳牛；此五百头乳牛的乳汁，再使另外二百五十头乳牛饮；两百五十头乳牛的乳汁喂养另外一百二十五头乳牛；一百二十五头乳牛的

2 卫塞月（Vesākha）大约在四月至五月之间。

3 大历一〇三年相当于西元前 589 年。

乳汁喂养另外六十四头乳牛；六十四头乳牛的乳汁让其他三十二头乳牛饮；三十二头乳牛的乳汁让另外十六头乳牛饮；十六头乳牛的乳汁让另外八头乳牛饮。苏珈达采取以上步骤，以获得香浓醇厚及营养丰富的乳奶，以此乳奶烹调乳糜。

那时，悉达多菩萨放弃六年苦行。在卫塞月满月日前夕，悉达多菩萨做了五大预示梦[4]。菩萨从梦中醒来，跏趺而坐分析梦境，熟思：「今日必将成佛。」

在卫塞月满月日，悉达多菩萨洁净自身后离开该处。当他抵达苏珈达每年供奉的榕树时，菩萨在那棵树下面朝东而坐，等待托钵时间的到来。那时，整棵榕树因菩萨身上散发的光芒而光耀熠熠。

那天，苏珈达心想：「我将在今日供养乳糜」。于是在清晨早起，前往那八头精选的乳牛处取奶。那一天，小牛犊不知何故不靠近这些乳牛吸取乳汁，更神奇的是，当苏珈达的女仆将取奶的容器置放好时，乳汁自动流入容器中。见此前所未有的现象，苏珈达亲自将收集的鲜奶倒入崭新的锅中，亲手将火点燃，开始炊煮乳糜。

当乳糜煮沸时，大量巨大的泡沫在锅中向右回旋，然而却没有一滴牛奶溢出，也无丝毫烟气缭绕上腾至炉灶上方。此时，统领四天王天的四位天王，持着天剑站立守护着火炉。

4　菩萨五大预示梦：一、头枕雪山，手达两海，预示他将成佛；二、腹生藤蔓，直达云端，预示他将觉悟八圣道；三、四色诸鸟，其身化白，预示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四种姓皆可在如来所宣说的法与律中出家，证得无上解脱；四、众蛆环绕，布满膝盖，预示众多白衣在家人终生皈依如来；五、涉粪山不染，预示佛陀获得四资具而不贪爱执着。

大梵天王以白宝盖罩在锅子的上方；帝释天将柴薪平均置放，使它燃烧；天人以神通力，恰如以棒搾蜂巢之蜜，从二千岛屿围绕的四大洲中，采集适宜天人及人类的营养食物，并将它们放入锅中。天人们以此方式参与苏珈达烹饪乳糜的过程。

苏珈达在一日间频繁见到令人惊奇的瑞相，她唤女仆普那（Puṇṇā）说：「亲爱的普那！今天我们的榕树守护神心情似乎特别好，因为这二十余年间，我未曾见过此等奇妙瑞相。你赶紧前往榕树处打扫，清理守护神居住的地方。」

「好的，主人！」女仆回答。

女仆普那立即启程前往榕树处。当她抵达时，见菩萨在榕树下面朝东而坐。菩萨金身散发的光芒，使整棵榕树金光闪闪。普那惊喜交集，心想：「今天榕树守护神已从榕树降下，正端坐在该处，等待亲手接受祭品！」她欣喜若狂地急奔回家，向女主人报告此事。

苏珈达听后喜出望外，欢喜地说：「太好了！女孩！我将解放你奴隶的身分，让你获得自由。从今日起，你即是我的长女。」语毕，苏珈达赐予普那适合作为她女儿的各种衣裳及装饰品。

供养菩萨，成佛之食

依照惯例，菩萨即将成佛当天将获得乳糜供养，而且仅适于以价值十万金的金钵来接受此食。

当时，苏珈达心想：「我将把乳糜放入金钵中。」

于是，她从房里取出一枚价值十万金的金钵，随后将烹调好的乳糜倒入钵中。乳糜恰如水中的莲瓣，一滴不剩地悉数流入钵中。倒入的乳糜正好盛满至金钵的边沿，不多也不少。

苏珈达以另一枚金钵，覆盖在盛有乳糜的金钵上，以洁净的卷布围绕，并挂上美丽的花环。苏珈达将自己盛装打扮，以各种装饰严饰自身，随后将金钵置于头顶上，盛重端庄地走向榕树。

当她看见坐在榕树下的悉达多菩萨时，内心雀跃万分。她将菩萨当作榕树守护神，屈身步行以示礼敬。之后，她将金钵从头顶拿下并开启钵盖，再持馨香之花所浸的香水金瓶，趋近菩萨并站立在菩萨不远处。

悉达多菩萨在放弃王位出家时，曾有一个土钵，由瓦工大梵天（Ghaṭīkāra）所供养。这土钵在菩萨六年苦行期间从未离身。然而，在苏珈达向菩萨献上净水时，这土钵瞬间消失了。菩萨因见不到土钵，于是伸出右手接受供水。接着，苏珈达将盛满乳糜的金钵一同置放于菩萨的手上。

悉达多菩萨看着苏珈达，苏珈达见状，对菩萨说：「尊者！我供养您的乳糜置于金钵内，请尊者连同金钵一起接受，随意前往任何您想去的地方。」

接着，苏珈达如是祈愿：「一如我已达成心愿，愿尊者的心愿亦得成满！」

语毕，苏珈达即离去，对那价值十万金的金钵无丝毫眷恋，犹如舍弃树木的朽叶一般不屑一顾。

菩萨当夜，成等正觉

悉达多菩萨从座而起，环绕榕树后，带着盛有乳糜的金钵前往尼连禅河（Nerañjarā）畔。在尼连禅河有一处名为素帕提提达（Suppatitthita）的水浴场，是数十万诸大菩萨在即将成佛当日，下往河中水浴之处。菩萨将金钵置放在通往河流的台阶上，下往水浴场沐浴。沐浴之后，在一棵树下面朝东而坐。

随后，悉达多菩萨将苏珈达供养的乳糜制成四十九颗小丸，不多也不少，每一颗大小犹如多罗果之籽，菩萨在不灌水的情况下全部吞食。此四十九颗小丸是菩萨在成佛后的四十九日期间，维持色身的重要营养来源。在那七七日间，佛陀将在菩提树附近的七处进入果定，不进食、不沐浴、不洗面及不大小便利。佛陀唯以果定禅悦度日。

当悉达多菩萨食用苏珈达供养的乳糜后，手持金钵走至河岸边，说道：「倘若今日我能成佛，且让此钵逆流而上。倘若今日不能成佛，则让此钵顺流而下。」语毕，菩萨投金钵入尼连禅河中。

此时，悉达多菩萨的金钵切断顺流，直往河的中央，犹如加速的疾马，逆流上行八十肘，然后在漩涡之中沉没。此金钵直接下沉到龙王迦罗（Kāḷa）的龙宫，击中贤劫前三尊佛即将成佛当天所使用过的三枚金钵。此三尊佛即是：拘留孙佛（Kakusandha Buddha）、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及迦叶佛（Kassapa Buddha）。当菩萨的金钵与前三尊佛的金钵相撞时，发出铿鸣之音，然后止于前三枚金钵之下。

龙王迦罗（Kāḷa）听见金钵撞击之声响，说：「昨日才一尊佛出世；今日又有另一尊佛陀出世了。」话毕，龙王起身，以数百句优美的诗句赞颂佛陀出于世间。距离迦叶佛的教法时期已十分悠久，以至于大地已上升一由旬三伽乌达（Gāvuta）。但是对迦罗龙王而言，犹如昨日与今日那般短暂。

随后，悉达多菩萨在尼连禅河畔，开满花的沙罗树（Sāla）林中休息。那处遍满芬芳馥郁的花朵，令人欣喜愉悦，菩萨在该处进入八定，获得五神通[5]。黄昏时分，菩萨起立，如狮子般走在由天人及梵天所铺饰的道路上，前往菩提树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天龙、夜叉、乾达婆以天花、香水供养，并轻柔地唱诵优美的天曲。天人及梵天供养的天花及香水遍覆一万世界。

那时，悉达多菩萨遇见从反方向走来的刈草男子索地亚（Sotthiya），他手上正持着草。索地亚见到菩萨，善知菩萨的需求，将手中八攫草献给菩萨。

悉达多菩萨在菩提树处右绕，往东向西而立，东方是一切诸佛盘足、结跏趺坐之处，该处没有震摇。菩萨得悉：「此处不为一切诸佛所舍弃，又无震动之状，应可打破烦恼的牢笼。」

5　佛陀证得八定及五神通记载于《胜者庄严疏钞》（Jinālaṅkāra Ṭīkā），但《佛种姓经注释》（Buddhavaṁsa Aṭṭhakathā）及《因缘谭总序》（Jātaka Aṭṭhakathā Nidāna）并没有提及。根据《胜者庄严疏钞》，悉达多菩萨在阿罗逻迦罗摩（Ālāra Kālāma）及郁陀迦罗摩子（Uddaka Rāmaputta）处学习禅定时，已获得八定及五神通，但六年苦行期间逐渐退失。在沙罗树林时，悉达多菩萨再次修习八定及五神通。佛陀在降魔时，对魔罗说：「倘若我决意变大，我能以身覆盖整个世界」，并提起过去成为毗输安多罗王（Vessantara）的布施善行，此乃宿命通，证明此说法并无误。菩萨在金刚座上，为证得佛果，而让此神通发挥至极致。

于是，菩萨将索地亚所献的草，震抖草束将它铺上，此草立即成为面阔十四肘的金刚座。此金刚座是世上所有绘工、陶工难以绘制的坚固及壮丽。

背向菩提树，悉达多菩萨面向东方，以犹如金刚般坚固的心，作此宣言：「假令我的皮肤筋骨、全身血肉干枯，若不成正觉，我誓不解此跏趺之坐！」随后，菩萨坐在雷击亦不坏、不动的金刚座上。

此时，帝释天前来礼敬，吹响长达一百二十肘的上胜螺贝，一次吹鸣则能回响长达四个月。索诃主梵天（Sahampati）持三由旬的大白宝盖为遮翳而立，迦罗龙王率领八万龙女以百偈赞叹菩萨，一万世界的天人及梵天前来礼敬菩萨，供养香花、香粉、熏香等，并歌颂赞扬菩萨。

魔罗天子舍弃天界的享乐，在菩萨六年苦行期间形影不离地尾随菩萨，想逮得菩萨生起恶念的机会。然而，他逮不到任何菩萨偏离正念的瞬间。魔罗天子心想：「现在悉达多为成就佛果，已抵达菩提树下。他正努力地想摆脱我控制的领域，我如何能忍受他离开我统治的三界呢？」他前往他化自在天（Vasavattī）召集魔军，告知此事。

魔音轰动，魔罗天子率领庞大魔军来到菩提树下干扰菩萨，他骑着高达一百五十由旬的奇梨尔迦罗巨象（Girimekhala），变现一千只手，各持不同的武器。魔罗天子率领的魔军声势浩大，在他的前方有延伸至十二由旬的魔军，左右各有十二由旬，上方有九由旬之高，后方则延伸至一万世界的尽头。魔军叱吒风云，怒吼之声响彻一千由旬，

犹如大地崩裂。他们变现为具有可怖之貌的怪物，犹如惊涛骇浪般奔向菩萨。

当魔军大张旗鼓地接近菩提树下时，世间出现凶兆：千颗可怖的流星殒落，狂风暴雨侵袭、山崩地裂、海水逆流、烟雾弥漫四周、日月失去了光明。

见此浩瀚军势，前来礼敬菩萨的天人望风而逃，四散奔跑，没有一人敢立足在菩萨及菩提树附近。帝释天背着螺贝，逃离至一万世界的边缘；大梵天弃大白宝盖，逃往一万世界的末端，然后返回梵天界；龙王弃八万龙女潜入大地，遁隐于五百由旬外的曼蛰利迦龙宫（Mañjerika）。天人无一人敢逗留在该处，唯独菩萨无畏地独坐在菩提树下，犹如大梵天独住于幽静的天宫。

即使凶兆显然，魔军气壮山河，然而他们却无法直接进入菩提树坛城，不敢接近菩萨。魔罗天子告诉他的魔军眷属：「净饭王之子——悉达多，非比寻常之人，我们不能正面与他作战，必须由后方进攻！」

气势磅礴的魔军由北方推进前来，此时悉达多菩萨环顾前方、左方及右方，见天人们皆已逃离，空无一人，心想：「如此数如恒沙的魔军前来攻击我，现在无论是我的父母、兄弟或亲族，无一人能帮助我，唯有我长久以来修习的十波罗蜜能作为我的伴侣及眷属。我将以波罗蜜为武器，击退成群的魔军！」于是，菩萨忆念自己往昔的十波罗蜜。

此时，魔罗天子心想：「我将以九种武器攻击悉达多，逼他逃之夭夭。」魔罗天子发动旋风，威力足以粉碎山峰及

村落，然而旋风卷至菩萨身边则停歇，就连菩萨袈裟的边缘都无法吹动。于是，魔罗天子再发动大雨，大洪水波涛汹涌，淹至森林顶端，但是菩萨的袈裟却无丝毫露滴之湿。魔罗天子再发动岩石之雨、刀枪剑雨、热炭之雨、热灰之雨、砂雨、泥雨，然而各种武器之雨滴落在菩萨足下，皆化为天花、薰香、旃檀粉末。魔罗天子发动最后的武器 —— 大黑闇，但黑闇达至菩萨身边，则犹如被日光驱散般消失。

如是魔王发动的九种天灾武器全告失败，纵然他再降下陨石，使烟雾弥漫一万世界，再以千道雷击，依然无法伤害菩萨。于是他动用兵器 —— 利刃飞锤，对菩萨说：「悉达多太子！我将击碎你的头颅，让它坠落地面。」

此兵器威力十足，倘若落在地面，地面十二年间将寸草不生；倘若飞空，天空十二年间将滴雨不降；倘若投向须弥山，须弥山将裂半而散成碎片。魔罗天子向菩萨抛出如是威力兵器，如轰雷鸣响划过天际，但是达至菩萨身边却落在足下，犹如刮脚刀使用的卷绳。魔罗天子的傲气大大受挫。

悉达多菩萨说：「魔罗！见你的魔军扬着旗子从四方而来，而你骑着奇梨尔迦罗巨象，我无畏地以智慧迎战。你将无法让我从这金刚座上起座或移动，我将见你无法那么做！」

「魔罗！犹如壮者以大石粉碎瓷器，我不起此座，以单手即能将你们击碎。无论是全世界皆臣服的欲乐十魔军[6]，抑

6 《经集 • 精勤经》（Padhānasuttaṃ）记载「十魔军」如下：

汝欲第一军，不乐第二军，饥渴第三军，渴爱第四军，

惛眠第五军，怖畏第六军，疑为第七军，傲慢汝八军，

恭敬利名誉，邪行得名声（第九军），称扬赞自己，贬下毁他人。（第十军）

或是延伸至世界边际的天魔军，我将以智慧之力，一个不留地遣走他们。我将让你及你的魔军，犹如乌鸦被飞石驱走般怆惶而逃。」

「魔罗！倘若我决意变小，我能进入芥籽内往返行走；倘若我决意变大，我则能以身覆盖整个世界。魔罗！我仅需使用一弹指的威力，就足以轻松击败你及你的魔军。然而我对伤害众生的恶行，并无丝毫欣喜。你这犹如蚯蚓般大小的魔罗，我若使用兵器或武力相向又有何益？即使与你这邪恶的魔罗多做谈话亦不喜。」

焦虑的魔罗天子怒不可遏，对魔军发令：「你们为何站立不动？别让悉达多有成佛的机会！向前捕抓他、杀了他、砍截他、粉碎他，别让他逃走了！」

他命令眷属后，自己则乘坐在奇梨尔迦罗巨象的背上，一手挥舞着剑，接近菩萨并说：「悉达多！你速从此座起，这并非你所属之物，此物乃我所拥有！」那时，众魔军变现各种可怖之状，然而菩萨却犹如慈父对待犯错的孩子般，慈爱地容忍魔罗天子的恶行。

菩萨问魔罗天子：「何人能证明此物为你所拥有呢？」

魔罗天子伸出其手，说：「以他人作为我的见证人又有何用？在你面前的所有魔军，皆是我的见证人！」

那时，魔罗的上亿眷属齐声说：「我为证人！我为证人！」音声之势犹如大地震裂。

菩萨平静地说：「魔罗！我为得此金刚座，多生多世中，

未有任何布施我未落实，未有任何戒律我未持守，未有任何苦行我未实践。魔罗！暂且不论及我多生多世所累积的布施波罗蜜，仅是我生为毗输安多罗王（Vessantara）的那一辈子，我完成了七次广大的布施，以布施妻子摩提王后（Maddī）为极致，感得大地为之震动七次。」

「如今我坐在此金刚座上，魔罗前来宣战，为何大地沉寂不震动？魔罗！你使你的魔军眷属偏袒为你作证，然而此不具心识的大地乃平等无私，此厚载之大地作为我的见证人！」作如是宣言之后，菩萨伸出金色的右手，触碰大地。

此时，大地犹如制造陶瓷的辘轳般激烈转动，大地旋转之声使天空回响隆隆之声，于环绕须弥山的七座山脉间回响不绝；一万世界滚动而发出巨声，犹如竹林燃火般噼啪作响；无云的天空发出可怖的炮隆声，犹如焦干的谷物在热铁板上爆开；燃烧的火花降下，犹如余燄未尽的木炭；天空雷电交加，发出轰隆雷声。

魔罗天子发现自己被困在无止尽的喧嚣巨响的天与地之间，无有庇护而深感畏惧。他扔下战旗，舍弃千件兵器，尚未来得及看其坐骑巨象一眼，就鼠窜狼奔地迅速逃离。魔罗天子弃甲曳兵，其浩瀚魔军亦破碎瓦解，纷纷向四面八方逃散，犹如尘灰被风吹走而散落各方，返回他化自在天。

天人们见魔军已逃离，欢呼：「魔罗已败，悉达多菩萨战胜了！朋友！让我们献上胜利之物，欢庆菩萨的胜利，佛果即将圆成。」于是，龙、金翅鸟、天人、梵天，一万世界的天人众献上花环、薰香、涂香，歌咏吟唱种种赞美之歌。

在日落前，菩萨击退了魔军。当时夕阳犹如金轮沉入大海般消失，东方海线生起一轮明月，犹如银轮挂在空中，散发皎洁的光辉。菩萨金色之身，让菩提树及金刚座四周仿佛沉浸在金流之中，菩萨优美地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菩提树下。

当时，一万世界的帝释天前来吹响螺贝，一万世界的大梵天持大白宝盖而来，夜摩天之天王苏夜摩（Suyāma）、兜率天之天王善喜足（Santusita）皆前来为菩萨持扇，五髻天神（Pañcasikha）及一万世界的音乐天神以舞蹈、歌咏礼敬菩萨，所有一万世界的天人皆欢喜持香花、七宝、净水等供养及礼敬菩萨。即便如此，菩萨对天人们并不关注，菩萨仅一心观照于法，发奋精勤，次第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初夜时，菩萨证得宿命明智（Pubbenivāsānussati abhiññа），忆起自己过去多生，从彼处没后转生此处，从此处没后转生彼处；中夜证得天眼明智（Dibbacakkhu abhiñña），了知一切众生皆依于业，由于身、语、意的善行而投生善趣天界，由于身、语、意的不善行而投生恶趣、苦道、堕处、地狱，了知业果法则及缘起；后夜证得漏尽明智（Āsavakkhayañāṇa），并获得一切知智（Sabbaññutāñāṇa）。菩萨思量十二缘起[7]的前后及顺逆，如实地了知：「此是苦，此是导致苦之因，此是苦之灭，此是导致苦灭之道。」由此获得圣道（Ariyamagga），又称「如实智」（Yathābhūtañāṇadassana）。

7　十二缘起（Paṭiccasamuppāda）：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如此，这整个苦蕴生起。

在旭日东升之时，菩萨了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从那一刻起，成为「无上正等正觉者」（Sammāsambuddha），成就遍知佛果。此时佛陀正值三十五岁，当日正是大历一〇三年卫塞月满月日。

乔达摩佛出于世间，一万世界震动，世界的庄严美丽达到极致，世间出现三十二种征兆，犹如菩萨入胎、出生时一般。一万世界东方边际扬起的幢幡之光，达至一万世界西方的末端；西方末端的幢幡之光，亦达至东方的末端；北方与南方亦同。大地平面扬起的幢幡之光达至梵天，梵天的幢幡之光达至大地平面。

一万世界中的各种树木不合时令地开花结实，果树结出果实累累。花朵奇异地绽放于茎、枝、蔓上，空中垂下开放的莲花，地面有七茎之莲破磐石而向上生。大地轻微震动，一万世界犹如装饰严好的花床。

一万世界八千由旬中间为地狱，为太阳之光所不能照明，如今则被唯一的光明所照耀。深入八万四千由旬的大海之水变甘甜，河水停止流动。盲人得以见色，聋者得以闻音，跛者能够行走，枷锁自行脱落。

佛陀已得遍知，如是省思：「我已解脱巨大的轮回之苦，我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者，为三界的导师。」佛陀内心喜悦地诵出二偈：

经多生流转，吾求作屋者，
但未得见之，受苦再再生。

已见作屋者！勿再为造屋，
椽桷皆毁坏，栋梁被摧折，
得灭尽爱欲，心既证无为。[8]

「多生以来，我在轮回中寻觅，但找不到建造此屋舍之人，不断地轮回实为苦啊！造作屋舍的人啊！我已找到你了！勿再造作屋舍了！ 所有烦恼之椽皆已毁坏，所有无明栋樑皆已摧毁，一切贪爱已除灭，我已证得涅槃。」

梵王劝请，佛陀说法

佛陀最初成就正等正觉，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七日受解脱之乐。之后，佛陀在菩提树附近的六处地方各留七日，一共四十九日。

四十九日圆满之时，佛陀在王处树（Rājāyatana）下生起想洗脸之念，帝释天即持药果——阿伽陀（Agada）、诃梨勒（Harīṭaka），以及伽曼树的杨枝、净水来献佛。佛陀嚼齿杨枝，并以阿耨达池的净水洗面后，再往王处树下端坐。

那时，帝梨富沙（Tapussa）与跋梨迦（Bhallikā）二位商人率五百辆车经过该处，被往昔有血缘关系的天人阻止其车，劝他们以食物供养佛陀。于是，他们带着糕饼与蜜丸至佛陀之处，说：「世尊！请以慈心接受我们的食物。」

然而，佛陀在接受苏珈达供养乳糜当天，其钵已沉入河底而失，心想：「如来不能以手接受食物，我该以什么器皿受食呢？」

8 《法句经》第 153 ～ 154 偈。

四天王天的四大天王知道佛陀心中所想，由四方持来以青石宝珠制成的钵献予如来，但被佛陀所拒绝。于是，四大天王再持来四个菜豆色的石钵，佛陀接受四大天王的四个钵，并将此四钵合而为一，成为一个钵，以此接受食物。

当帝梨富沙与跋梨迦见佛陀用膳完毕，手离钵时，他们顶礼佛陀的双足，如是说：「世尊！我皈依世尊及法。世尊！我从今以后直至命终，请接受我皈依为优婆塞。」

他们是世间最初皈依的男居士，由于当时僧团尚未成立，仅有佛、法二宝，因此他们只有二皈依。[9]

在成道第五十日，佛陀出定后心中思惟：「我证得此法，甚深、难见、难解、寂静、美妙，超越思考及推论的范围而极致微妙，唯有智者才能体证。然而，众生乐于爱执、欣于爱执、喜于爱执。要让这些乐于爱执、欣于爱执、喜于爱执的人，见此缘依性、缘起法是困难的。要让这些人见一切诸行寂止，一切缘依断舍，渴爱灭尽，离、灭的涅槃亦是困难的。若我说法而他们不了解，我徒增疲劳、困惫而已。」佛陀如此思择，心倾向于默然，不想说法。

当时，索诃主梵天知道佛陀心中所思，心想：「啊！世间败坏！啊！世间败坏！如来、应供、等正觉的心倾向于默然，不想说法。」于是，犹如力士屈伸臂般迅速地没于梵界，出现在佛陀尊前。

索诃主梵天礼敬佛陀，右膝着地，合掌祈请：「愿世尊说法！愿善逝说法！众生有少许尘垢者，若不闻法即将退堕；

9　《增支部》1 集 248。

若得闻法，即将得悟。」佛陀告知索诃主梵天自己不想说法的原因，索诃主梵天如是作三次劝请。

由于梵天的劝请，佛陀出于哀愍有情，即以佛眼观察世间，见众生有尘垢少者、有尘垢多者、有利根者、有钝根者、有资质好者、有资质差者、有易教导者、有难教导者、有见来世与罪过的怖畏者。于是，佛陀答应梵天的劝请，决定为众生宣说佛法。

佛陀心想：「我应先为谁说法呢？谁能迅速悟得此法？」佛陀知晓阿罗逻迦罗摩（Ālāra Kālāma）及郁陀迦罗摩子（Uddaka Rāmaputta）贤明、伶俐且少尘垢，可惜已相续在七日前及昨日逝世。佛陀再观察尚有谁能快速悟得此法，决定为五比丘说法。

于是，佛陀从优楼频螺前往波罗奈（Bārāṇasī），在仙人堕处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为阿若憍陈如（Aññā Koṇḍañña）等五比丘说法，最初说法为《转法轮经》[10]（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阿若憍陈如比丘证得须陀洹果。随后其他四位比丘在佛陀的教导下，陆续证得须陀洹果。

佛陀初转法轮后第六日，为五比丘宣说《无我相经》[11]（Anattalakkhaṇasuttaṃ），说法结束时，五比丘皆证得阿罗汉果，此时世间有六位阿罗汉。佛陀在仙人堕处鹿野苑度过成道后的首个雨安居。[12]

10　《相应部》56 相应 11 经。

11　《相应部》22 相应 59 经。

12　佛陀初转法轮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九章「世间首位证悟优婆夷」。

苏珈达子，善来比丘

不久之后，佛陀观察苏珈达的儿子 —— 耶舍，其证悟因缘已成熟。

那时耶舍在波罗奈，家财万贯，拥有三座毫宅各为冬季、夏季及雨季而设，并有众多女侍伺候。当天晚上，耶舍在观赏舞女的歌舞而累得入睡。当他在半夜甦醒时，见舞女们熟睡的丑态，当下对感官欲乐生起厌恶之心，他喃喃自语道：「啊！多么可悲，身与心被各种烦恼及苦所逼迫，我自己如是被烦恼及苦逼迫！此是厄！此是祸！」

耶舍对俗家生活充满厌恶，在无人发现之下，他穿上金鞋，当晚即离家。此时，天人守护着耶舍，让家门及城门自动打开，想着：「勿让任何人妨碍耶舍出家。」于是耶舍徒步走至仙人堕处鹿野苑。

清晨，佛陀于空旷露处经行，见耶舍从远处走来，于是止步，敷座而坐。那时耶舍趋近佛陀，口中依然悲叹道：「此是厄！此是祸！」

佛陀对耶舍说：「我儿耶舍！此处无厄，此处无祸。我 —— 佛陀，已证得的涅槃，不被任何苦及烦恼所逼迫。来！耶舍我儿，坐在此处，我 —— 佛陀，将教导你导向涅槃之法。」

耶舍听了欢喜踊跃，心想：「此处无厄，此处无祸！佛陀已证得的涅槃，远离烦恼及苦的逼迫及折磨。」于是他脱下金鞋，恭敬地对佛陀礼敬，坐在适当的位子。

佛陀为他次第教示布施论（Dānakathā）、持戒论（Sīlakathā）、生天论（Saggakathā）、诸欲过患（Kāmānaṁ ādīnava kathā）、出离功德（Nekkhamme ānisaṁsa kathā）。佛陀知悉耶舍的心，已远离散乱、疑惑等而生起堪任心；远离骄慢、邪见等而生起柔软心；远离五盖而生起离障心；向往涅槃而生起欢喜心；具有净信而生起明净心。佛陀进而为他开示苦、集、灭、道。譬如清净无瑕疵的白布，堪被染为黄、红等色彩，耶舍坐在其处，生起远尘离垢的法眼，得知「凡有集法者，皆有此灭法」，证得须陀洹果。

隔天清晨，苏珈达及耶舍的妻子四处遍寻，皆不见耶舍的身影。苏珈达心急如焚，对耶舍的父亲说：「夫君！儿子耶舍不见了！」父亲急忙派遣人骑着马，往四个方向搜寻，自己则跟随儿子穿着的金鞋所留下的足迹，一路前往仙人堕处鹿野苑的方向寻去。

佛陀遥见耶舍的父亲从远处趋近，心想：「我应变现神通，使耶舍的父亲虽坐于此地，却见不到坐在此处的耶舍。」于是，佛陀以神通力将耶舍隐藏。

耶舍的父亲趋近佛陀，问道：「尊者！您有见到耶舍吗？」

「富人！若你想见你的儿子，仅需在此处坐下。当你在此处坐下时，你将得见正坐在附近的儿子。」佛陀回答。

耶舍父亲欢喜地想着：「当我在此处坐下时，我将见到我的儿子，他坐在附近。」他对佛陀礼敬后，坐在适当的位子。

此时，佛陀依次为耶舍的父亲说法，在听闻佛陀说法后，耶舍的父亲见法、超越疑惑，证得须陀洹果。他对佛陀说：「真是绝妙！世尊！真是绝妙！世尊！犹如扶起倒者、揭开盖覆者，为迷途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持来油灯，令『有眼者得见种种色』。世尊如是以种种善巧为我说示法。我皈依世尊、法及比丘僧伽。世尊！我从今以后直至命终，请接受我皈依为优婆塞。」耶舍父亲成为佛陀的男居士弟子中，首位证得须陀洹果，并皈依佛、法、僧的弟子。

当佛陀为耶舍的父亲说法时，在一旁的耶舍断尽诸漏而证得阿罗汉果。佛陀知悉耶舍已断除一切烦恼，不复被贪爱欲望所覆，于是让他与父亲得以见面。

耶舍父亲突然见到儿子正端坐在附近，雀跃地说：「我的爱儿耶舍！你的母亲见不到你而焦虑哭泣，救救你母亲吧！」

耶舍并没有回覆父亲的话语，他望向佛陀。佛陀对耶舍的父亲说：「富人！你的儿子耶舍，以有学[13]智、以有学见观法，犹如你已证得须陀洹果。他随观、随知，其心无取着，断尽诸漏而得心解脱，证得阿罗汉果。耶舍将不复像过去一般，住居家享受欲乐。」

13　「有学」（Sekha）指为断尽一切烦恼，而修学无漏之戒、定、慧，及择灭之理者。亦即佛弟子虽能知见佛法，然尚有烦恼未断，必须有待修行学习戒、定、慧等法，以断尽烦恼，证得漏尽，以其尚有法可修学，故称「有学」。在四向四果中，除最后之阿罗汉果外，其余四向三果等七者皆为「有学」；相对于此，证得阿罗汉果者，已断尽一切烦恼而无所学习，称为「无学」。

耶舍的父亲回答：「世尊！耶舍已断尽诸漏，已得利益及法乐，他已获得身而为人的最高利益。世尊！为了我的利益，明日请在耶舍的陪同下，接受我的饮食供养。」佛陀默然而许。耶舍的父亲知道佛陀默许后，起座礼敬右绕而离去。

当耶舍的父亲离去后，耶舍恭敬地礼拜佛陀，说：「世尊！请允许我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佛陀伸出其金色之手，呼唤耶舍：「善来，比丘！」此时，耶舍即现比丘相，并完善地具备比丘所应具备的袈裟、钵及其他必备物品，同时得具足戒。此时，世间有七位阿罗汉。

开悟入流，皈依三宝

第二天，佛陀带着耶舍比丘前往其父亲家应供。苏珈达及耶舍的前妻向佛陀礼敬后，坐于一面。佛陀知悉苏珈达及耶舍的妻子，因耶舍的出家而感到忧伤不已，她们无法欢喜布施饮食。于是，在接受饮食供养之前，佛陀为她们次第说法，教示布施、持戒、生天之道，再指出诸欲的过患、出离的功德。当佛陀知悉她们的心已柔软且堪任承载法，进而对她们阐明四圣谛。苏珈达及耶舍的妻子坐在其处，生起远尘离垢的法眼，证得须陀洹果。

苏珈达对佛陀说：「真是绝妙！世尊！真是绝妙！世尊！犹如扶起倒者、揭开盖覆者，为迷途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持来油灯，令『有眼者得见种种色』。世尊以种种善巧为我说示法。我皈依世尊、法及比丘僧伽。世尊！我从今以后直至命终，请接受我皈依为优婆夷。」耶舍的妻子亦皈依三宝。

当苏珈达得知当初在榕树下接受乳糜供养的榕树守护神，即是当天即将成佛的悉达多菩萨，她内心雀跃欢喜，对此具有大功德的供食感到欣悦。

苏珈达、耶舍的父亲及妻子亲手供养胜妙饮食予佛陀及耶舍比丘。佛陀及耶舍比丘用膳完毕，说法后起座离去，往仙人堕处鹿野苑。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最初皈依者，以瑟匿亚之女——苏珈达为第一。」[14]

不久后，耶舍比丘的朋友听闻他出家而纷纷来拜见，先有四位，后则有五十位，一共五十四位友人，皆被耶舍比丘引荐至佛陀之处。佛陀为他们次第说法，他们闻法后皆证得须陀洹果，并请求佛陀允许出家。佛陀唤：「善来，比丘！」他们即现出家相，得具足戒。他们精进修习佛法，不久之后皆证得阿罗汉果。此时，世间一共有六十一位阿罗汉[15]。

佛陀在仙人堕处鹿野苑雨安居结束后，对比丘们说：「比丘们！我已解脱了天、人的一切罗网。比丘们！你们亦解脱了天、人的一切罗网。比丘们！去游方吧！为了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安乐，出于对世间的哀愍，为了人天的义利、利益及安乐，切勿两人同行在一条路上。比丘们！教示初善、中善、

14 《增支部》1 集 258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paṭhamaṃ saraṇaṃ gacchantīnaṃ yadidaṃ sujātā senānīdhītā」。

15 佛陀、阿若憍陈如等五比丘、耶舍比丘及其五十四位友人，当时世间一共有六十一位阿罗汉。

后善，具足义理与文句的佛法，显示具足圆满的梵行。众生当中有尘垢较少的人，若没有机会听闻佛法则会退堕，若得听闻佛法即能证悟。比丘们！我将前往优楼频罗林说法。」[16]

苏珈达的儿子 —— 耶舍比丘及其友人，为世间首六十一位阿罗汉，成为世间首批弘扬佛法的先锋，让佛法光耀世间，利益无数有情众生。

往昔心愿，最初皈依

苏珈达此生成为最初皈依第一女居士，有其过去的渊源。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时期，苏珈达出生于鹅城（Haṃsavatī）富有的家庭。当她听闻胜莲华佛说法时，佛陀将一位女居士置为「最初皈依第一」的殊荣。她渴望自己拥有如此之殊誉，向佛陀及僧团行广大布施供养后，发如是愿。胜莲华佛预言，她的愿望将在未来佛座下实现。

她在十万劫间仅流转于天界与人间，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出生在富人瑟匿亚之家。她供养即将成佛的悉达多菩萨珍贵的乳糜，成就佛陀所说，比一般施舍更为殊胜、更大利益、更大果报的供食。

16　《律藏》大品 • 第一大犍度 • 魔缘（V.i 20）。

第二册·第三章

这大福报，不是幸运或偶然

——布施第一女居士——毘舍佉

Visākhā

当我们见到富可敌国、丰裕且不匮乏的人时，我们或许认为幸运之神特别眷顾他们而心生羡慕。然而，在世间并不存在所谓「从天而降的幸运」，一切都随着「业」的法则运行。

在佛陀女居士弟子当中，被誉为「布施第一」的毘舍佉（Visākhā），她精彩的一生，由璀璨如锦的善业花朵所堆砌而成。延续过去，贯彻今生，此善业花簇赏心悦目，且芬芳馥郁。

七岁入圣者之流

毘舍佉出生于鸯伽国（Aṅga）跋提城（Bhaddiya），一户具足特殊福报的家庭。在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统治的境内，一共出现五位大福报者，他们皆是毘舍佉的家庭成员，即：爷爷面托迦（Meṇḍaka）、奶奶詹陀帕杜玛（Candapadumā）、父亲檀那阇耶（Dhanañjaya）、母亲苏摩那德玉（Sumanādevī）及奴隶普那（Puṇṇa）。

当毘舍佉的爷爷面托迦走到粮仓门外时，谷米自然如雨降下，填满仓库；当奶奶詹陀帕杜玛分取食物给排队前来领取的人时，那些食物始终不会耗尽；当父亲檀那阇耶将一千金放进钱袋，并拿出来分给需要的人时，他的钱袋始终饱满；当母亲苏摩那德玉从一米桶取出稻种，分发给需要的人时，即使为期六个月，那些稻种依旧不会减少；当奴隶普那以金犁耕田时，每犁一畦田则出现另外六畦田。

为何他们五人具有如此的大福报呢？那是因为在某一世，他们曾经将自己和家人仅有的最后一份食物，供养一位辟支佛。由于此布施的功德，他们在此世拥有取之不尽的食物、财富、稻田及黄金。毘舍佉就在如此一户大福报家庭中长大。

当毘舍佉七岁时，佛陀与大比丘众来到跋提城。爷爷面托迦对她说：「亲爱的女孩！这对我们而言是吉祥的日子。你与五百侍女登上五百车乘，前往迎接佛陀吧！」

毘舍佉遵照爷爷的吩咐，往诣迎接佛陀。然而，她自忖乘车出现在佛陀尊前并不适宜，于是在车乘行驶至适当的距

离后，下车步行至佛陀之处。抵达后，昆舍佉礼敬佛陀，坐于一面听闻佛陀说法。在此法筵上，她与五百侍女同证须陀洹果，入圣者之流。

爷爷面托迦亦前往听法而证得须陀洹果，他对佛陀及比丘众作出饮食供养的邀请。次日，佛陀及比丘众至面托迦家应供，昆舍佉的奶奶詹陀帕杜玛及父亲檀那阇耶亦证须陀洹果。面托迦持续十五天作广大供养，布施以佛为首的僧团。

父亲建沙积多城

在频婆娑罗王统治区域内，除了此五位大福报者，亦出现五位拥有无尽财富的富人[1]。那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Pasenadi）与频婆娑罗王互为连襟关系。波斯匿王心想：「在频婆娑罗王的统治境内，有五位拥有无尽财富者及大福报者，而我的国度却没有如此之人。我应当前往频婆娑罗王之处，请他将他们其中一位迁至我的国度。」

于是，他前往频婆娑罗王的王宫，在该处得到盛情地款待。当被询问到访的目的时，他对频婆娑罗王如是说：「你的国家有五位拥有无尽财富者及大福报者，我此行即是为了将他们其中一位带至我统治的国度。」

频婆娑罗王听后回答：「他们如此显赫庞大的家庭，我不可能迁移他们任何一户！」

1　在频婆娑罗王统治区域内，五位拥有无尽财富的富人，即：迦提雅（Jotiya）、迦提拉（Jatila）、面托迦（Meṇḍaka）、富楼那悉哈（Puṇṇasīha）及迦迦瓦利耶（Kākavaliya）。昆舍佉的爷爷面托迦亦是其中一员。

波斯匿王截铁斩钉地说：「倘若无法得到所要，我是不会离去的。」

频婆娑罗王集合大臣们商议决策，然后对波斯匿王说：「若让迦提等大力人物迁移，犹如移动整个世界。这样好了，面托迦有儿子名檀那阇耶，我将询问他，请给我一些时间。」

于是，频婆娑罗王召唤昆舍佉的父亲檀那阇耶，并对他说：「亲爱的朋友！拘萨罗国国王对我说：『我希望能带走一位具有丰硕财富的富人。』除非他如愿，否则他将不会离开此处。因此，请你跟随他去吧！」

「陛下！若这是你心中所愿，我将前往。」

「很好！亲爱的朋友，请你作好准备后便迁居吧！」

频婆娑罗王为感谢檀那阇耶的配合，赐予他崇高的荣誉。当他及家人昆舍佉等做好启程的准备时，频婆娑罗王正式将檀那阇耶交给波斯匿王。于是，波斯匿王一行人启程前往舍卫城（Sāvatthī）。

傍晚时分，他们在半途一处幽美的地方扎营过一宿。

檀那阇耶问：「大王！此处是谁的领土？」

「我的领土，富人！」波斯匿王答。

「此处距离舍卫城多远呢？」檀那阇耶再问。

「七由旬。」

「城市十分拥挤，我的随从数量庞大。若大王同意，我将在此处定居。」

「很好。」

于是，波斯匿王将城市划分给他，随后离开该地。檀那阇耶在该处建造新城市，由于在傍晚时分首次有人居住，因此命名为「沙积多城」（Sāketa），「Sāyo」为「傍晚」之意。

聪颖具五美特质

在拘萨罗国首都舍卫城，有一位富人名为弥迦罗（Migāra）。那时，他的儿子富楼那瓦达那（Puṇṇavaddhana）已达适婚的年龄，当被催促婚事时，这儿子提出，只有找到具有「五美」[2]—— 发美、肉美、齿美、肤美、年轻之美的女孩，他才愿意成婚。

为了此事，弥迦罗宴请一百零八位婆罗门，并询问他们：「世间是否存在具有『五美』的女人？」

婆罗门回答：「当然有！」

「那么，请你们其中八位，前往寻找具有这些特征的女孩。当你们找到此女时，请让她戴上这礼物。」语毕，他将价值百千金的金色花环置放在他们手中。

2　五美：具大福德之女，其发犹如孔雀尾，当发丝被松开滑落时能碰触裙摆，在尾端卷曲向上，此乃「发美」。嘴唇的颜色极美，犹如鲜红的葫芦，触感柔软，此乃「肉美」。牙齿洁白无间隙，犹如一排直立的钻石或切割均匀的珍珠，这是「齿美」。即使皮肤未使用檀香水或任何化妆品，都像蓝莲花环一般光滑，又如羯尼迦（Kaṇikāra）花环一样纯白，此乃「肤美」。百看不厌，即使见过无数次，却犹如初次见面一般拥有新鲜之感，此乃「年轻之美」。

八位婆罗门接下了任务，前往各大城市寻找，但是找遍各处都无法找到具有「五美」之女。于是，他们经由沙积多城返回舍卫城，途中巧遇沙积多城正庆祝年度节庆。婆罗门心想：「逮到时机了！我们的任务即将有成果。」

这时，平日足不出户的女孩将带上侍女，赤脚走在河畔边。那些富人的儿子们驻守在路边，物色心仪的女孩，并为她戴上花环。此八位婆罗门趁此机会，驻守在河畔边的一座大堂。

此时，年龄十五、十六岁的昆舍佉装饰严好，在五百侍女的陪同下抵达河畔边。突然，天空集起乌云，大雨滂沱而下，五百侍女匆忙地奔跑至大堂避雨。在大堂的八位婆罗门对她们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具有「五美」特质者。

尾随在她们之后，昆舍佉以自然的步态走入大堂，她的衣服及装饰已被淋湿。婆罗门在昆舍佉身上发现了其中「四美」，他们急切地想观察她的牙齿，于是相互彼此对话：「这女孩真懒，看来她的丈夫只能吃酸粥自足了。」

昆舍佉听见他们的对话，问道：「你们谈论什么呢？为何作出此言？」

「亲爱的女孩！你的侍女急速奔跑至大堂避雨，她们的服饰都没被淋湿；然而仅是一小段路，你却不奔跑，任由你的衣服及装饰被淋湿，因此我们才会这么说。」

「先生！请勿那么说。我能跑得比她们更快，但是我有不奔跑的理由。」

「亲爱的女孩！是什么理由呢？」

「先生！有四种人奔跑无益，此外还有另一项原因。」

「哪四种人呢？」

「先生！国王身穿华丽的衣饰，在宫中奔跑，此乃不利，众人将指责：『为何这国王像普通人一样地奔跑？』以缓慢的步态行走，则对他有利。国王的大象戴上鞍辔而奔跑是不利的，以大象平稳的步伐前进，则对它有利。比丘急促奔跑是不利的，大家将指责：『为何这比丘像俗人一样地奔跑？』当他以平静的步态行走，则对他有利。所有的女人奔跑是不利的，众人将指责：『这女人怎么像男人一样地奔跑？』此四种人奔跑并无利益。」

「还有哪一项原因呢？」

「先生！父母将女孩养育成长，她身上的肢体都被赋予价值。他们养育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嫁入良好人家。如果我们因奔跑而被裙子或障碍物所绊倒，折断或伤及手、脚，这将使家人徒增负担。然而，衣服及装饰品湿了能干，如此思惟后，这是我不奔跑的理由。」

当昆舍佉说话时，八位婆罗门关注她的牙齿，发现其牙璀璨洁白，昆舍佉乃具有五美者。他们对昆舍佉的一番言论赞美鼓掌，并将那金色花环戴在她的头上，说：「亲爱的女孩！你就是那位适合的人选。」

昆舍佉问：「你们从哪儿来？」

「亲爱的女孩！我们来自舍卫城。」

「家主之名为何？」

「他的名字是弥迦罗。」

「我的少主何名？」

「他是富楼那瓦达那。」

昆舍佉确认该户人家与自己门当户对，即派人传达讯息给父亲，请他派送车乘。依照习俗，被戴上花环的女孩不能徒步返回，来自具有权势家庭的女孩将乘坐车乘返回。于是，父亲派送五百车乘接她回家，侍女们及八位婆罗门一同登上车乘。

昆舍佉的父亲向八位婆罗门了解提亲方的背景及姓名，问道：「那户人家有多少财富呢？」

婆罗门回答：「四亿财富。」

「他的财富比起我们，确实微不足道。但是，若能为自己的女儿找到庇护处，又夫复何求呢？」于是，昆舍佉的父亲对此提亲给予认可。他款待婆罗门两天后，即让他们返回舍卫城。

八位婆罗门向弥迦罗报告：「我们已找到那位符合『五美』条件的女孩。」

「那是谁家的女儿？」

「富人檀那阇耶的女儿。」

弥迦罗听了心头一凛，说道：「这是显赫人家的女儿，我们得赶紧前往沙积多城迎接她。」

弥迦罗向波斯匿王报告此事，并交代自己将不在城内一段时间。波斯匿王听后心想：「此号人物是我从频婆娑罗王之处迁移过来，并让他定居在沙积多城的显赫富人，我应多关注他。」于是说：「我亦将前去。」

于是，弥迦罗派遣使者传达讯息给檀那阇耶：「波斯匿王亦将与我一同前往，国王的士兵数量庞大，你是否有能力照顾如此众多之人呢？」

檀那阇耶回覆：「若你愿意，让十位国王到来亦可！」

嫁妆量盈千累万

弥迦罗几乎带上全城的市民前往沙积多城，仅留下看守房屋的人。当距离沙积多城仅剩半由旬时，他停伫脚步，派遣使者宣布他的到来。

檀那阇耶派人送出巨礼给弥迦罗，随后与昆舍佉商讨：「亲爱的女儿！你的家翁与拘萨罗国国王即将抵达，我们应准备哪间住宿给他？哪间给国王及总督呢？」

冰雪聪明的昆舍佉如是吩咐：「为我的家翁准备如此这般的房子，为国王及总督准备如此这般的房子。」

随后，她吩咐仆从：「你们当中如此这般人数之众，等候国王及总督的到来，如此这般人数之众为马夫，负责照料象、马等群畜。我们的贵客在此应享有美好的时光。」她如是吩咐，为避免有人说：「我们为昆舍佉的婚事来到此地，却让我们只是忙着照料这些群畜。」

在同一天，昆舍佉的父亲聘请五百金匠，并给他们一千尼卡（Nikkha）红金，以及银、宝石、珍珠、珊瑚、钻石等，对金匠们说：「为我的女儿打造一副『巨蔓宝冠』（Mahālatā）。」

波斯匿王及弥迦罗抵达后，得到檀那阇耶良好的款待。在檀那阇耶的住处逗留几天后，波斯匿王即派遣使者传达讯息给檀那阇耶：「对你而言，照顾众多人的饮食是件负担的事。请定下你女儿启程的时间吧！」

檀那阇耶回覆波斯匿王：「大王！现在是雨季，在这四个月期间，陛下的士兵并不适合外出走动。我将提供士兵们所需的一切物品，这是我的职责。当我送走陛下时，陛下再返回。」

从那一天起，沙积多城日日犹如过节般喜庆。从国王至下人，每人皆获得花圈、香水、衣物等各种厚礼，人人感觉宾至如归。

三个月过去了，昆舍佉的嫁妆「巨蔓宝冠」依然尚未完成。这时，负责人向檀那阇耶报告：「其他的物品不欠缺，唯独士兵们缺乏烧饭的木材。」

「亲爱的先生们！请将城里所有倒塌的象棚、建筑及破旧的房舍，作为烧饭的材火。」

他们依照指示执行，但是仅足够提供两个星期的用量，之后他们再度向檀那阇耶禀报：「没有木材了。」

檀那阇耶说：「一年中的雨季时段，人们不可能找到木材。打开那存放衣布的仓库！以粗布作成芯，将它们浸入油中，以此作为烧饭的材料。」

如此又过了两个星期，四个月过去了，昆舍佉的巨蔓宝冠终于完成。这宝冠以银丝为线，戴在头部而延伸至足，后部由金银片所造，头顶、双耳、喉间、双膝、双肘、腰部两侧各有金片。在此宝冠中，金匠打造了一只孔雀为装饰。

孔雀的左右翼上，各有五百红金打造的羽毛；喙由珊瑚所造，眼睛、脖子及尾巴由珠宝所成，羽毛中脉及小腿是纯银所造。当昆舍佉戴上此宝冠，此饰犹如山顶上翩翩起舞的孔雀，千枝羽毛滚动所发出的音声，恰如天界的交响乐。唯有近距离观看时，才能得悉这不是真的孔雀。此宝冠价值九千万，金匠工艺耗资一百千。

究竟过去何种作为，让昆舍佉今生拥有此价值不菲的宝冠呢？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供养袈裟予二万僧众，包括针线、染料及她的所有物品。此宝冠是她过去作此布施的果报。

檀那阇耶耗时四个月，准备巨蔓宝冠作为女儿的嫁妆。除此之外，他再送昆舍佉五百车金币、五百车金盘、五百车银盘、五百车铜盘、五百车丝绸布匹、五百车酥油、五百车谷米及五百车犁田工具。他想：「我女儿将前往新居，不应被迫到邻居处说：『我需要这个或那个』。」

他还送女儿一千五百位侍女，专为昆舍佉洗澡、更衣及给予饮食方面的照顾。侍女们身穿华丽衣裳，登上五百车乘，每一辆车乘各载三名侍女。

他决定再给女儿一些牛群，于是吩咐仆人：「打开牛只数量较少的牛栏！在四分之三由旬处做记号，每四分之一由旬，各置放一面鼓。让空间横阔一百四十肘。勿让牛只超越界线，当它们走到记号的位置时，则击鼓为信号。」

于是，仆人遵从指令，当牛群走出牛栏，至四分之一由旬时，他们击鼓发出信号；当走至四分之二由旬时，他们再次击鼓；当走至四分之三由旬时，他们将两侧阻挡。于是，横阔一百四十肘及长四分之三由旬的牛只，紧紧地靠拢在一起。

檀那阇耶说：「这些牛只送给我的女儿，数量已经足够，将门关上！」他们将牛棚的门关上。由于昆舍佉过去的福报所致，尽管门已关上，那些强壮的公牛及乳牛依然跳越牛栏而出。纵然仆人极力阻挡，依然有六万头强壮的公牛、六万头乳牛，尾随公牛犊跃门而出。

昆舍佉过去何种作为，使得牛只如此跃门而出呢？在迦叶佛时期，她是奇奇国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最小，名僧伽达悉（Sanghadāsī）。有一次，她供养两万比丘五种乳制品，即使比丘们以手覆盖他们的钵，说：「够了、够了！」她依然不断地将供养品递出，说：「这是甜点」、「这是糖浆」。这是为何牛只无法被阻挡，不断跃出牛栏的原因。

这时，昆舍佉的母亲对檀那阇耶说：「你增送了我的女儿许多物品，却没有男女随从，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当然在我的考量范畴中，当她登上车乘准备启程时，我将宣布：『谁想跟随我女儿的皆可前往！不想跟随的人则留在此处。』」

在昆舍佉启程的前一晚，檀那阇耶唤昆舍佉至他的房中，让她坐在身边，并以十项入住夫家的箴言作为教诫。弥迦罗在隔壁房内，听见他对昆舍佉如是说：「我的孩子！你住在夫家时，勿将室内的火拿到外头；勿将室外的火拿进屋内；仅给那些会给者；不给那些不给者；给那些既给又不给者；快乐地坐；快乐地吃；快乐地睡；注意火；尊敬在家神祇。」

隔天，檀那阇耶召集众人，在国王、军队及众人面前，委任八位家主作为女儿的保荐人，并对他们说：「如果我女儿在夫家时，有任何指向她的非难及指责，你们应公正地为她洗脱罪名。」

随后，他为昆舍佉戴上价值九千万的巨蔓宝冠，穿着以金银宝石制作的漂亮婚纱，附上五亿四千万作为洗澡香粉的费用，让她登上车乘。

檀那阇耶护送昆舍佉穿越十四座他所属的村庄，作如是宣布：「谁想跟随我女儿的，可以尾随而去！」

当十四座村庄的人们听见如此的宣言，异口同声地说：「既然我们的女主人离开了，为何我们还留在此处呢？」纷纷尾随。

檀那阇耶对国王及弥迦罗充满善意，陪伴一段路程后，他将女儿交至他们的手中，从该处离开。

弥迦罗乘坐车辆在后端，见大群人尾随，问道：「天啊！他们是谁？」

「他们是你儿媳妇的随从。」

「谁能提供那么多人的饮食？打他们、赶走他们，留下那些不逃的。」

「等等！」昆舍佉喊：「不要赶走他们！一位士兵能照顾一人。」

弥迦罗坚持说：「我亲爱的女孩！他们没有任何用途，谁来照顾他们？」于是命令人向他们丢投泥土，以棍子打赶，只留下那些不逃走的。他说：「这留下的人数还真多啊！」

当接近舍卫城城门时，昆舍佉忖思自己该端坐在车乘内，还是站立在车乘上。当她想起自己正穿戴巨蔓宝冠，她决定站立在车乘上展示自己的宝冠，让舍卫城人民都能见识她的荣耀。

人们见到昆舍佉而兴奋地说：「看！她就是著名的昆舍佉！多么豔丽夺人！她的婚纱及宝冠让她看起来多么地光耀夺目啊！」昆舍佉欢喜地嫁入弥迦罗家门。

舍卫城人民曾在沙积多城受到热情的款待，对于此事依然记忆犹新，心想：「我们在沙积多城时，檀那阇耶对我们款待有加。」于是，纷纷依他们的地位及能力，送上诸多礼物给昆舍佉。

昆舍佉将这些礼物分发至全城各户，附上短信写着：「赠予我的父亲」、「赠予我的姐姐」、「赠予我的哥哥」，依年龄而作出适当的称呼，将举城人民视为自己的亲人。

那一晚，她的骏马在半夜生下小马，昆舍佉与侍女手持火炬，赶到马棚，为马匹清洗温水及涂油，再返回房舍。

外道家翁皈依佛

弥迦罗是裸行外道的信徒，对于儿子的喜庆婚事，他连续七日宴请宾客。然而，即使佛陀住在附近的寺院，他却漠视佛陀，而宴请五百裸行外道至家中供养。他派人传达讯息给昆舍佉：「我的儿媳妇！请来供养阿罗汉。」

当证得须陀洹果的昆舍佉听到「阿罗汉」一词，喜悦从心底涌现。可是当她到现场见到裸行外道时，内心极度失望地说：「这些没有惭愧心的裸身外道，无资格拥有『阿罗汉』的头衔！」她如此评断，不满家翁为何唤她来向他们礼敬。「呸！呸！」她厌恶地转身离去。

那些裸行外道被昆舍佉的行为所激怒，他们异口同声地责备弥迦罗：「家主！为何你不找其他女孩作儿媳妇？你已经将一位不幸的人——乔达摩的弟子引进家门，速将她赶出家门！」

弥迦罗心想：「仅是这些人的言语而将她赶出去，这是不可能的！她来自极有威势的家庭。」于是，他让裸行外道们离去，并安慰他们说：「尊者！年轻人行为鲁莽，不知自己的作为，请稍忍耐。」

作为一位儿媳妇，昆舍佉对家翁尊敬地对待，她让家翁坐在高座，以醇厚的牛奶烹调乳糜，盛在金碗内端给正在享用膳食的弥迦罗。这时，有一位长老比丘站立在弥迦罗居家门前托钵。昆舍佉正为弥迦罗摇扇，见到了该位长老比丘，心想：「我的家翁是裸形外道的追随者，对他宣告比丘的到来，如此似乎不太合适。」于是，她移动身子，好让弥迦罗

能注意到这位比丘。然而，当弥迦罗见到了比丘，却视而不见，继续低头享用自己的食物。

「走吧，尊者！」昆舍佉无奈地说：「我的家翁正吃着陈旧的食物。」

弥迦罗尚能容忍裸行外道的言论，但是当他听见昆舍佉说「他正吃着陈旧的食物」时，他的手离开了碗，怒喊道：「将这碗乳糜拿出去！将昆舍佉赶出家门！看！我在这吉祥的屋内，享用吉祥的乳糜，昆舍佉却说我在吃陈旧的食物！」

然而，家中的仆人全属于昆舍佉，谁敢驱赶她呢？他们甚至不敢以言语冒犯，更何况以身碰触她。

「父亲！」昆舍佉尊敬地说：「对你不当的指责，我并没有义务遵循。当初你带我入家门时，并非如带汲水婢女回家一般。为作全面的判断，我父亲在我来此处前，委托八位家主，说：『针对我女儿的任何非难及过错，请公正地调查。』请召集这些顾问，让他们来裁决吧！」

「说得好！」

于是弥迦罗召集八位家主，对他们说：「先生们！这女孩在我家住不上七日，居然指责我吃陈旧的食物。请判定她的罪，将她逐出家门。」

「亲爱的女孩！是否如他所提出的指控那般呢？」

「并非如他所说的那般。其实上，当我的家翁正吃着乳糜时，有一位比丘站在门口托钵乞食，我的家翁无视于他的存在。我心想：『我的家翁此生不造福，仅消耗过去陈旧的

善业』因此，我对比丘说：『走吧！尊者，我的家翁正吃着陈旧的食物。』我是指这意思。」

「我们的女孩说得很中肯。为何你对她生气呢？」

「先生！这当然没什么过错。但是，在她进入家门的第一个夜晚，在男女随从的陪同下，她走出屋外。」

「亲爱的女孩！是否如他所说的那般呢？」

「先生！我关心此屋一只即将临盆的纯种马，让侍女提着火炬到马棚，好让马儿能得到细心的照料，安心生产。」

「先生！我们的女孩在你家做的事务，连让奴隶做尚且不太适宜。你认为此事有何过错？」

「先生！这当然没错。但是，在她要启程至此之前，她父亲给了她隐喻的十项箴言，我不明白意思。让她来解释吧！比如她父亲说：『勿将室内的火拿到外头』我们有可能不将火传给他们，而能与邻居继续相处吗？」

「亲爱的女孩！是否如他所说的那般呢？」

「先生！我的父亲所言，并非如他所诠释的意义。父亲的意思是：女孩！若你见到家翁、家婆及丈夫有任何过失，勿在外宣扬，没有比这更糟的火了。」

「先生！话虽如此，但他父亲说：『勿将室外的火拿进屋里』若我们屋内的火熄灭了，有可能不从外头取火吗？」

「亲爱的女孩！是否如他所说的那般呢？」

「先生！我的父亲所言，并非如他所诠释的一般。父亲的意思是：若你的邻居说你的家翁、家婆及丈夫的坏话，勿带进屋里，并复述：『某某如此说你。』没有任何火能与此相比。」

昆舍佉一一叙述箴言的意涵。以下的对话皆同，当他父亲说：「只给那些会给者」，他的意思是：「东西只借给会归还的人。」

「不给那些不给者」意思是：「东西不应借给不会归还的人。」

「给那些既给又不给者」意思是：「应帮助需要帮忙的亲友，即使他们不会回报。」

「快乐地坐」意思是：「当你见到家翁、家婆及丈夫，你应站立不坐。」

「快乐地吃」意思是：「不应在家翁、家婆及丈夫之前用餐，应等待他们，确定他们所需皆准备好后才用餐。」

「快乐地睡」意思是：「不应在家翁、家婆及丈夫睡前躺下，应确定你的义务已完成之后，方才躺下入睡。」

「注意火」意思是：「应待家翁、家婆及丈夫如待火一般谨慎照料。」

「尊敬在家神祇」意思是：「应视家翁、家婆及丈夫如神祇。」

当弥迦罗听了这十项箴言的意涵，他垂头丧气地坐着，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语。

「先生！我们的女孩有任何过错吗？」

「没有过错。」

「既然她没有过错，为何你要将她逐出家门呢？」

「很好，父亲！」昆舍佉说：「倘若听从父亲鲁莽的指示而离开，那并非智慧之举。如今已证明我的清白，我可以欢喜地离开了。」语毕，她吩咐男女随从准备车乘及所需物品。

弥迦罗说：「亲爱的女儿！我做了鲁莽的行为，请宽恕我。」

「亲爱的父亲！我宽恕你。但是，我有一项条件：我是具有坚定信心的佛弟子，无法不亲近僧团而生存。倘若我能依自己的意愿邀请僧众至家中应供，我将留下来，否则我即离开。」

「亲爱的女儿！准你邀请僧众。」弥迦罗回答。

于是，昆舍佉邀请佛陀次日至家中应供。

翌日，佛陀与比丘众前往弥迦罗的住处，人数众多的比丘占满弥迦罗住处的空间。那些裸形外道得知佛陀前往弥迦罗的住处时，他们亦不甘示弱地前往，环绕弥迦罗的住处外而坐。

昆舍佉供养饮用之水予佛陀后，派人传递讯息给家翁：「一切饮食已准备妥当，请家翁到此处供养佛陀。」

当弥迦罗欲前往时，裸形外道阻止他说：「家主！切勿亲近乔达摩。」

于是，弥迦罗回覆：「让我的女儿亲自供养佛陀。」

毘舍佉供养佛陀及僧团饮食。当用膳结束后，毘舍佉再次派人传递讯息：「请家翁到此处闻法。」此时，弥迦罗过去的波罗蜜成熟，他急切地想听闻佛法，心想：「倘若再不出席，则不妥当。」

当裸形外道见他弯曲身子欲起座时，对他说：「好吧！倘若你真想听乔达摩说法，坐在帘子的后方吧！」他们走在弥迦罗的前方，拉起帘子，让他坐在帘子的后方听法。

佛陀心想：「无论你是坐在帘子的后方，或是远于隔墙，或远至山岳，或远在世界的尽头。我是佛，自能让你听见我的声音。」佛陀次第说法，犹如甘露遍洒。

当佛陀开示说法时，那些站立在前方、站立在后方、站立在一百世界、一千世界之外，乃至天界的天人们皆惊叹：「佛陀正看着我，佛陀正对着我说法。」仿佛佛陀仅单独对着他一人说法一般。佛陀犹如月亮，对每一个人而言，月亮仿佛就置于他们顶上；对每一位闻法者而言，佛陀仿佛就站立在自己身前。

坐在帘子后方的弥迦罗听闻佛陀说法，当下证得须陀洹果，生起四不坏净。他掀起帘子走向毘舍佉，并对她说：「从今日起，你是我的母亲。」自此，毘舍佉也被称为「鹿母」（Migāramātā），「弥迦罗」（Migāra）意为「鹿」。

然后，他走向佛陀并跪在佛足前，触摸及亲吻佛足，如是述说三遍：「世尊！我是弥迦罗。」

他接着说：「世尊！过去我对供养佛陀所将获得的丰硕果报一无所知，由于我的儿媳妇昆舍佉，如今我已知晓，并已脱离恶道诸苦。我的儿媳妇是为了我的福祉及解脱，而来至我家。」

次日，昆舍佉再度邀请佛陀及僧团应供，昆舍佉的家婆亦证得须陀洹果。自此以后，这户人家为佛法敞开大门。

弥迦罗感谢昆舍佉的恩德，念及她的巨蔓宝冠过于沉重，无法经常佩戴，于是以千金打造一副轻盈的抛光宝冠（Ghanamaṭṭhaka），让她能在二六时钟佩戴。当宝冠制作完成，他邀请佛陀及比丘众至家中应供，并让昆舍佉戴着宝冠礼敬佛陀。

供僧之八项请愿

昆舍佉热衷于行善，有一次，当佛陀及僧团在她家接受饮食供养时，她向佛陀提出了八项请愿：「世尊！直至命终，我希望能布施雨浴衣给僧伽、布施饮食给远方来的访客比丘、布施饮食给出发远行的游方比丘、布施饮食给生病的比丘、布施饮食给照顾病患的比丘、布施医药给生病的比丘、定时施粥、布施浴衣给比丘尼。」

佛陀问：「昆舍佉！你见何种功德，而提出这八项请愿呢？」

「世尊！倘若有来自各方的比丘为见世尊而到舍卫城，他们前往世尊之处询问：『某某比丘死了，他往生何趣呢？』

世尊为该比丘记别，得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当我询问他们：『这位圣者比丘曾到舍卫城吗？』

倘若他们说：『该比丘曾到舍卫城』，我则思惟：『该圣者比丘必定曾接受我供养的雨浴衣、客比丘食、远行比丘食、病比丘食、照顾病比丘食、生病的医药及常粥。』当我忆念这些善行则生欢喜，欢喜则生喜悦，喜悦则身轻安，身轻安则受乐，受乐则心定。如此，我能修习五根、五力、七觉支。我见如此功德之缘故，请世尊允诺这八项请愿。」

佛陀说：「毘舍佉！善哉！善哉！你见此功德而请求八项请愿。毘舍佉！允许你这八项请愿。」随后，佛陀说出偈子随喜毘舍佉：

> 极喜心布施饮食，如来具戒女弟子，
> 战胜悭贪生天因，去除忧愁获安乐。
>
> 彼女无着得天寿，入于远尘离垢道，
> 享有快乐福无病，长久安乐喜天寿。[3]

人喜见青春不老

毘舍佉生了十名儿子及十名女儿，每一位儿子及女儿各有十名儿子及十名女儿，因此她的儿孙繁衍人数高达八千四百人。她活至一百二十岁，却没有一丝白发，样貌始终保持在十六岁。当她被儿孙围绕至寺院闻法时，见者总会问：「哪位是毘舍佉？」人们欢喜见毘舍佉，她的行住坐卧及举手投足，皆令人乐见及欣喜。

3 《律藏》大品 • 第八衣犍度 • 毘舍佉鹿母之供养（V.i 290）。

除此之外，她的健壮可比拟五头大象。有一次，波斯匿王为测试昆舍佉是否真如传闻般健壮，于是在昆舍佉从寺院返家的途中，命令使者释放一头壮硕的大象。这头大象高扬象鼻迎着她冲来，五百侍女惊慌而逃，有些则为保护她而将她搂着。

「发生了什么事？」昆舍佉问。

「波斯匿王想要测试你的能力，释放了一头大象来攻击你。」侍女回答。

昆舍佉见到那头象时，心想：「逃跑有何益？若我径直面对它，它将被击垮。」

她担心过于使力会杀了那头象，于是以二指抓着象鼻将它逼退。大象无法抵抗她的力量而摔倒在地，众人见状高声喝采：「太好了！」昆舍佉及侍女们安全抵达住家。

昆舍佉的子孙皆平安康泰，幸运多福，千位子孙远离疾病。人们视昆舍佉为吉星，每逢祭祀、飨宴、休日及重大庆典，人们皆邀请她最先进食，希望能如昆舍佉一般幸运多福。

遇不顺心佛开导

昆舍佉亦曾遭遇不顺心之事。那时，舍卫城内的比丘彼此达成共识，在雨安居期间不为人剃度出家。正逢雨安居时，昆舍佉的孙子想出家，他到比丘寺院请求出家。

基于有先前的约定，比丘们对他说：「僧伽彼此达成共识，在雨安居期间不让人剃度出家。暂且等待比丘们雨安居结束后，再为你剃度。」

当比丘们雨安居结束后，对毘舍佉的孙子说：「现在可以为你剃度出家了。」

但是，毘舍佉的孙子想出家的意乐已退失，他说：「若我已在先前出家，我将满意于出家的生活，但是现在我已不想出家了。」

得悉此事后，毘舍佉感到忿怒，并且指责：「为何如此约定，在雨安居期间不让人剃度出家？何时不能实践佛法呢？」

比丘们听闻毘舍佉感到忿怒且非难时，他们将此事禀告佛陀。佛陀为了众生的利益，制定僧伽戒律：「诸比丘！不得如此相约在雨安居期间，不令人出家，如此相约的人堕恶作。」[4]

另一起令毘舍佉不顺心的事件，记载于《自说经 • 毘舍佉经》（Visākhāsuttaṃ）[5]。那时，毘舍佉带着一些珍贵的礼物，回到她出生之地 —— 鸯伽国，准备赠送亲戚们。当她到城门时，边界的守卫竟向她强索一笔高额的关税。

毘舍佉觉得此事并不合理，于是向拘萨罗国波斯匿王报告此事。然而，波斯匿王因政务繁忙，并未善加处理。波斯匿王对此事置之不理，如此的处理方式并非毘舍佉心中所愿。

毘舍佉在中午时分，往诣佛陀之处，礼敬佛陀后坐在一旁。佛陀问：「毘舍佉！你中午时分从何处来至此地呢？」

4 《律藏》大品 • 第三入雨安居犍度 • 安居中出家（V.i 153）。

5 《自说经》2 品 9 经。

毘舍佉如实地向佛陀报告，她在城门被征高税，波斯匿王因有政务在身，而作出不如她所愿的裁决。佛陀知道此事后，对毘舍佉述说以下偈言：

受制于他者为苦，一切自主则为乐。
世人共通之苦恼，皆因难超系缚故。

一切受制于他人、受制于因缘所生的事物总是苦的， 一切自主、取决于自己的则为快乐。世人共通的苦恼，皆是因为难以超越系缚的缘故。

毘舍佉听闻佛陀几句简短的教导，于是放下了心中的忧虑及愤怒。

佛陀对毘舍佉的教导，能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面对不可理喻的对待或不顺心的情境时，可训练心不被境转。仅需如旁观者一般，如实观照所生起的一切，包括念头、感受、情绪，无任何添加或造作。如此所有的一切仅能在心中掠过，犹如明镜照物，物来不拒，物去不留。它们仅是呈现如实的面貌，即生即灭。

《自说经》[6] 记载另一起毘舍佉丧孙之痛。那时，毘舍佉疼爱的孙子达陀（Dattā）去世了。毘舍佉在日中之时，以濡湿的衣服、濡湿的头发往诣佛陀之处，礼敬而坐于一面。

佛陀问毘舍佉：「毘舍佉！为何你濡溼衣服、濡溼头发，在日中来至此处呢？」

6　《自说经》8 品 8 经。

「世尊！我疼爱的孙子已死，因此我濡湿衣服、濡湿头发，在日中来此处。」

「昆舍佉！你是否想拥有如舍卫城人民一般众多的子孙呢？」

「世尊！我愿得如舍卫城人民般众多的子孙。」

「昆舍佉！但是，每日在舍卫城有多少人死亡呢？」

「世尊！每日在舍卫城有十人死亡，或九人、八人……三人、二人，或至少有一人死亡。世尊！在舍卫城内没有一天不死人。」

「昆舍佉！如此，你作何思惟？你是否能摆脱这濡湿衣服、濡湿头发之事呢？」

「世尊！不能。我的子孙数多已足够。」

「昆舍佉！那些有一百个心爱者之人，则有一百个苦；有九十个心爱者之人，则有九十个苦；有八十个心爱者之人，则有八十个苦；有七十……五……四……三……二……有一个心爱者之人，则有一个苦，而那些没有心爱者之人，则没有苦。我说他们无忧悲，无尘垢、无苦恼。」

佛陀随后道出以下偈言：

世间愁悲苦忧恼，此等皆由爱而生，
无爱之处此等无，离爱安乐而无忧，
冀望安乐离尘者，此世何处勿生爱。

佛陀以智慧之言，叙说诸苦生起之因，一切苦皆由爱而生，昆舍佉听闻佛陀的说法，放下丧孙之痛，平静且喜悦。

不惜舍昂贵宝冠

在一次特殊的节日，众人盛装前往寺院闻法。昆舍佉刚结束一场宴席，戴着巨蔓宝冠前往寺院。她心想，佩戴这顶从头至足的华丽宝冠入寺闻法并不适宜。于是，她将巨蔓宝冠取下，并以披风包裹，交给一位能提起此宝冠的大力侍女，交代她说：「亲爱的女孩！拿着这副宝冠。当闻法结束后，我将再度把它戴上。」昆舍佉戴上轻盈的抛光宝冠入寺闻法。

当法筵结束时，昆舍佉礼敬佛陀而离开说法堂，她的侍女却将巨蔓宝冠遗留在现场。依照往常的惯例，当众人闻法离去后，阿难尊者会将人们遗忘之物置放一处。这天，他发现了巨蔓宝冠，向佛陀报告：「世尊！昆舍佉遗忘了她的宝冠。」

「阿难！将它暂放一处。」

阿难尊者将它提起，并悬挂在阶梯旁。

昆舍佉尚未离开寺院，她与好友苏碧雅（Suppiyā）[7] 巡绕寺院，供养僧众们医药及所需物品，随后从寺院的另一扇门出去。尚在寺院范围内，她停下脚步对侍女说：「亲爱的女孩！把宝冠给我，我将戴上。」

那侍女突然想起她将宝冠遗留在说法堂，说：「主人！我将它遗忘了。」

7　苏碧雅（Suppiyā）被佛陀誉为「看护病人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八章「不惜生命，只愿你病愈」。

「去将它取回来吧！但是，倘若阿难尊者已将它置放一处，那就不必再取回，我将送给尊者。」昆舍佉知晓，依照往常的惯例，阿难尊者会将信众遗忘的物品置放一处，于是说了此番话。

当阿难尊者见到侍女时，他说：「你怎么返回来了呢？」

「我遗留了主人的宝冠。」

「我已将它置放在楼梯处，去那处拿取吧！」阿难尊者说。

「尊者！您以手碰触过的任何物品，我的主人是不会取回的。」于是，侍女空手而返。

昆舍佉问：「亲爱的女孩！情况如何？」那侍女如实地向昆舍佉报告。

「亲爱的女孩！我不会使用任何尊者碰触过的物品，我将赠予尊者。然而，照顾这座宝冠徒使尊者增添困扰。我将把它卖了，再供养适合之物。你去将它取回吧！」

昆舍佉并没有再度戴上它，她将宝冠送至金匠处估价。

金匠们说：「这宝冠价值九千万，手艺价值一百千。」

于是，昆舍佉将巨蔓宝冠放在一头大象身上，在城中展示并开放出售。然而，无人付得起这般价码，况且配得上此座宝冠的女人太难找了。事实上，世上仅有三位女人有能力拥有巨蔓宝冠：佛陀的弟子昆舍佉、摩罗国般度罗（Bandula）将军之妻末利迦（Mallikā）及波罗奈国王之女。

在无法觅得买者的情况下，毘舍佉亲自将此宝冠买下，将九千万又一百千放上运货马车，运载至寺院。

她礼敬佛陀后，说：「世尊！阿难尊者曾保管我的宝冠，从他碰触宝冠的那一刻起，我不可能再戴上它。我几经努力欲将它卖了，想将卖后所得用在供养僧众适合的物品上。但是，我见无人有能力买下这座宝冠，于是自己将它买下，并将这些款项带来了。世尊！我应供养四资具的哪一项呢？」

「毘舍佉！在东门建造一座僧众的住处是适宜的。」

「世尊！此最适宜不过了！」毘舍佉以欢喜心，耗资九千万买下一块地，再以另外九千万开始建寺。

欢喜建鹿母讲堂

有一次，佛陀见跋提雅（Bhaddiya）证悟的因缘已成熟，决定前往度化。佛陀在给孤独长者（Anāthapiṇḍika）家应供后，前往北门。

依照佛陀的惯例，若佛陀在毘舍佉家应供，则会往南门出城，住在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a）。若佛陀在给孤独长者家应供，则会往东门，住在东园（Pubbārāma）。当佛陀在清晨出北门，人们知道佛陀即将游方远处。因此，当毘舍佉得悉佛陀及僧众们往北门走时，她急忙赶到该处向佛陀礼敬，并说：「世尊！您要游方远处吗？」

「是的，毘舍佉！」

「世尊！以那巨大的款项，我正为您盖一座寺院，能否等待寺院完成呢？」

「毘舍佉！这一趟旅程无法延后。」

「好的，世尊如是说必然有其原因。倘若如此，世尊能否指定一些善于工程的僧众留下？」

「毘舍佉！你心中想让谁留下，可前去将其钵拿下。」

毘舍佉虽然喜爱阿难尊者，但是想着目犍连尊者具大神通，若有尊者的帮忙，寺院的工程必定能顺利进展。于是，她拿下了目犍连尊者的钵。

目犍连尊者目视佛陀。佛陀说：「目犍连！带着你训练的五百弟子折返回去。」

目犍连尊者遵照佛陀的指示。以尊者们的神通力，他们能到达远至五十至六十由旬处收集石头及木材，并在同一天将巨大的石头及木头运回。他们毫不费力地将材料运上车，而车轴并没有因此而断坏。

不久，一座拥有高平地基的双层建筑随即耸立而起，内有千间套房，上下层各有五百。为增添此寺的美观及实用性，毘舍佉增建五百小禅室、五百僧寮及五百阶梯，环绕于主建筑的周围。

佛陀游方九个月后再度返回舍卫城。那时，在目犍连尊者的监督下，毘舍佉的建寺工程已经完成。她将犹如六十盛水器皿般宽大的鎏金宝顶，作为寺院的刹顶。

得知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她前往谒见佛陀，并诚意邀请佛陀及比丘僧团住在那已竣工的寺院，她将举办寺院捐赠典礼。此座寺院名为鹿母讲堂（Migāramātupāsāda）。

她对佛陀作出邀请：「世尊！请与比丘众们在鹿母讲堂安居四个月。」佛陀默然而许。

自此，昆舍佉以丰足的四资具，供养佛陀及住在该寺的僧众。

有一次，昆舍佉的一位朋友带着一片价值千金的布来见她，并说：「我希望能更换建筑内覆盖地面之布，请以这片布取而代之。」

「亲爱的朋友！若我告诉你，已无可放置之处，你或会想：『她不让出空间给我。』请你亲自巡视这双层建筑的地板及千间套房，并自己找地方放置。」

于是，她带着这块价值千金的布，仔细观察建筑的每一处，但找不到任何尚未置放地面布之处，而且每一片已置放在寺院的地面布，价值都比她手中这块布来得昂贵许多。她感到万分沮丧，心想：「我无法参与建造此座寺院的功德。」她伫立在该处难过地哭泣。

阿难尊者见到她，问道：「你为何哭泣？」她如实地将情况告诉阿难尊者。

「勿为此烦恼，我将让你知道这块布可放置之处。让它成为拭足垫，放置在阶梯及洗足处之间，僧众们洗足后，在进入建筑之前，他们将以拭足垫擦干双足，你将获得大福报。」仅有那一小处是昆舍佉忽略的地方。

宿世愿圆满达成

四个月期间，昆舍佉供养饮食予佛陀为首的僧团。在四个月结束前，她供养僧众袈裟，即使刚出家的沙弥，所得到的袈裟亦价值千金。她以九千万药品盛满比丘众之钵，以九千万购买寺院之地、九千万建造寺院、再以九千万作寺院捐赠典礼，她的供养不少于三亿六千万。

在这座寺院进行捐赠典礼的那一日，当夕阳下的影子斜长时，昆舍佉带着她众多儿孙环绕寺院，欣喜过往的愿力已达圆满，她唱出五首偈子：

何时我布施寺院，水泥及砂浆涂抹，
四众见者皆愉悦？以此我愿已达成。

何时我布施僧居，椅子长凳及床座，
卧具枕头及垫子？以此我愿已达成。

何时我供给物粮，珍妙殊胜美味食，
覆以各种珍馐餚？以此我愿已达成。

何时我供养袈裟，精致柔软迦尸布，
亚麻布及纯棉衣？以此我愿已达成。

何时我布施医药，新鲜奶油纯酥油，
蜂蜜糖浆及纯油？以此我愿已达成。

当比丘们听见昆舍佉如是唱，他们向佛陀报告：「世尊！这段时日我们从不知道昆舍佉会唱歌，现在她被儿孙们围绕着，环绕寺院边走边唱歌。她是不是疯了？」

「比丘们！我的女儿并不是在唱歌。她诚挚的愿望如今实现了，内心涌现愉悦欢喜。当她行走时，道出那些庄严的偈语。」

「世尊！她何时许下愿望呢？」

「比丘们！你们想知道吗？」

「世尊！我们想知道。」

于是，佛陀向比丘众们叙述昆舍佉的过去。在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的朋友是胜莲华佛布施第一的女弟子。昆舍佉常陪伴她前往谒见胜莲华佛。

当昆舍佉见她的朋友如亲人般与佛陀交谈，心想：「如何得到佛陀的喜爱呢？」

于是，她询问胜莲华佛：「世尊！在您的教法中，她为何等人呢？」

「她是我布施第一的女弟子。」

「如何能成为佛陀布施第一的女弟子呢？」

「藉由十万劫的发愿。」

「世尊！若我发愿，是否能成呢？」

「当然。」

于是，她邀请胜莲华佛及比丘众至她家中，连续七日作广大供养，并发愿成为佛陀布施第一的女弟子。佛陀为她授记，在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的愿望将圆满达成。

从该处舍报后，她转生天界。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为刹帝利，乃迦尸国（Kāsi）奇奇国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最末。

奇奇国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乔达摩佛教法时期的忏摩（Khemā）、莲华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罗（Paṭācārā）、跋陀军陀罗盖萨（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昙弥（Kisāgotamī）、昙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她供养迦叶佛时，亦发相同之愿。

之后，她仅出生于天界及人间。直至今生，她为檀那阇耶之女，面托迦之孙女，并在乔达摩佛的教法中，作广大供养及布施。

佛陀对比丘们说出以下偈子：

> 如从诸花聚，得造众花鬘，
> 得生于人中，当作诸善事。[8]

手艺精湛的巧匠，采集众多艳丽芳香的花朵，以这些花朵制成丰富多彩的各式花环。同样地，获得人身的生命有限，应当多多益善，做不可胜举的各种善行。

布施第一美胜誉

清晨，毘舍佉的居家放眼望去皆是一片土黄色，那是众多比丘身上穿着的袈裟所辉映的色彩。由于众多比丘来去走动，空气弥漫着袈裟染料的味道。

8　《法句经》第 53 偈。

毗舍佉家中不间断地提供饮食给不同需求的僧人，包括游方比丘、生病比丘及访客比丘。清晨，毗舍佉将供养僧众饮食；午后，她将带着酥油、奶油、蜂蜜、糖浆，以及八种水果所制成的流质，包括葡萄汁、芒果汁、印度奶油果汁、末度迦果汁、香蕉汁等，依比丘的需要作供养。之后她将听闻佛陀说法后再返回。这是毗舍佉每日例行的善业。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布施者，以毗舍佉鹿母为第一。」[9]

毗舍佉圆满宿愿，成为佛陀「布施第一女居士」，她所作的布施，在史上是稀有的。她对布施坚定不移的决心，完成了十万劫的大愿，并享有无尽的福乐。毗舍佉的事迹，鼓舞我们对布施善行的坚持，更勿轻视任何微小的布施。此芬芳的善行，将在每一世的生命悠悠弥漫，遍薰十方，成就出世间善美的果实。

9　《增支部》1 集 259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dāyikānaṃ yadidaṃ visākhā migāramātā」。

第二册·第四章

过耳成诵无尽藏

——多闻第一女居士——久寿多罗

Khujjuttarā

目录

久寿多罗（Khujjuttarā）是一位传奇女居士，她虽然出生在奴隶之家，为沙玛瓦帝[1]王妃（Sāmāvatī）的婢女，但是佛法让她的生命转为尊贵。她在证得须陀洹果后，凭着复述佛陀说法的内容，让沙玛瓦帝王妃及其五百侍女证得须陀洹果。从此在宫内获得沙玛瓦帝王妃及五百侍女们的崇高敬意，视她为再生母亲及老师。

1　沙玛瓦帝（Sāmāvatī）被佛陀誉为「安住慈心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五章「慈心清凉月」。

沙玛瓦帝妃之婢

久寿多罗出生于憍赏弥（Kosambī），她是财务大臣瞿沙伽（Ghosaka）家中的一名奴隶。她天生驼背，故取名为久寿多罗（Khujjuttarā），「久寿」（Khujja）意为「驼背」。

大臣瞿沙伽的朋友巴达瓦提雅（Bhaddavatiya）为避开城市爆发的一场瘟疫而颠沛留离，最终逝世。于是，瞿沙伽收留朋友巴达瓦提雅的女儿为养女，此养女名为沙玛瓦帝。瞿沙伽对她疼爱有加，赐予她年龄相近的五百女孩作为随身侍女。

后来，憍赏弥优填王（Udena）对沙玛瓦帝一见倾心，欲迎娶她为王妃。大臣瞿沙伽并不愿意，因此受到优填王的惩罚。沙玛瓦帝机智地建议瞿沙伽传达讯息给优填王：「倘若国王允许沙玛瓦帝的贴身侍女与她一同在王宫生活，我将把女儿交给国王。」优填王听后欢喜允诺，让沙玛瓦帝的侍女跟随她一同进宫。

于是，久寿多罗在此因缘下，离开财务大臣瞿沙伽的家，跟随沙玛瓦帝入宫，成为沙玛瓦帝王妃的婢女。

闻法入圣者之流

优填王深爱沙玛瓦帝王妃，每日固定给久寿多罗八枚金币，作为买花送给沙玛瓦帝的费用。然而，久寿多罗每次仅取出四枚金币买花，其余四枚金币私入囊中。

有一天，久寿多罗一如既往地前往苏玛纳（Sumana）园丁家买花，以履行她的日常职责。当苏玛纳见到她时，对她说：「亲爱的久寿多罗！我今早没时间为你服务，我正忙着准备佛陀及比丘众的饮食供养，你可否帮忙我们准备食物呢？这善行将帮助你从轮回的束缚中解脱。今日的花朵将供养佛陀及僧团，你且留下听闻佛法，之后你能带走那些剩余的花朵。」

「好的。」久寿多罗答应留下来协助准备食物，并与苏玛纳及其亲友们一起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丘众。佛陀食用完毕后开示佛法，所说的法皆流入久寿多罗的心。当开示结束时，久寿多罗的心在瞬间进入禅定，证得须陀洹果。从那刻起，她具足四不坏净，不再违犯五戒。

忏悔罪过戒清净

久寿多罗已入圣者之流，她不复偷取四枚金币，而诚实地以八枚金币购买花朵，并将盛满花朵的篮子带回王宫。

那天，当沙玛瓦帝王妃看见篮子里异常大量的鲜花，她惊讶地问：「亲爱的久寿多罗！为何今日篮子内的鲜花比往常多了一倍呢？今天国王是不是增加了买鲜花的费用？」

久寿多罗已得法眼净，无法再说谎，她如实地承认过去不当的偷窃行为，她向王妃忏悔：「国王并没有增加买鲜花的费用，那是因为我今日没有偷窃。国王每日给予八枚金币，过去我仅以四枚金币买鲜花，其余四枚金币私自保留，以储蓄更多的财富。」她对自己过去不诚实的行为深感惭愧，请求王妃宽恕。

慈爱的沙玛瓦帝没有责备久寿多罗，并且宽恕她过往的错误。但是，她不解地继续询问：「今日你为何不再拿取四枚金币？」

「我无法那么做，从此以后再也不偷盗。今日在苏玛纳园丁家听闻佛陀说法后，我的内心有了极大的转变。我已见涅槃，了知无死。」

当沙玛瓦帝王妃与五百侍女听见久寿多罗的这一番话语，她们伸出双手，对久寿多罗说：「亲爱的久寿多罗！你已饮用不死的甘露，请与我们分享那无死的涅槃！」

久寿多罗说：「亲爱的姐姐们！涅槃不是一件可以分派给别人的物品。我将复述佛陀的开示，倘若过去世的波罗蜜成熟，当听闻佛法时，你们或能得见那无死的涅槃。」

「亲爱的久寿多罗！请你复述佛陀的开示。」沙玛瓦帝王妃请求。

多闻复诵佛教法

出自对佛法的恭敬心，久寿多罗说：「在我尚未开始复诵佛陀的开示之前，请允许我沐浴洁净自身，并且合宜地装扮自己。我必须坐在高座，以示对佛陀及佛法的尊敬。」

沙玛瓦帝王妃以香水盛满十六个器皿，供久寿多罗沐浴，并让她穿上以精美布料制成的衣服。她为久寿多罗安排说法的高座，自己与五百侍女则坐在较低的位子。

久寿多罗上座后，一字不漏地复诵佛陀的开示。那时，

她已具备四无碍解[2]，当复诵完毕后，沙玛瓦帝王妃及五百侍女因过去世的波罗蜜成熟，当下证得须陀洹果。她们对久寿多罗礼敬，并视她为再生母亲及老师。

从那时起，久寿多罗在宫中的繁琐职责全被豁免，而被赋予闻法的神圣任务。由于优填王不是佛陀的追随者，因此沙玛瓦帝王妃无法自由出宫听闻佛法。沙玛瓦帝王妃让久寿多罗每日前往佛陀所在的寺院，听闻佛陀说法，再返回王宫为沙玛瓦帝王妃及五百侍女复述佛陀的开示。她如是开始其复述：「我闻应供已说，世尊说此……」。当久寿多罗上座复述佛法时，仿佛当天她们也在佛陀说法的现场闻法一般。

女居士修道典范

久寿多罗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她仅需听闻一次，即能一字不漏地复诵。她用心履行闻法复诵的要务，这特权使她有机会沉浸在法海中。她精勤学习三藏，熟记佛陀所有的法教。久寿多罗在佛陀之处听闻的开示，已收集成册，成为巴利藏经中的一部经，即《小部 • 如是语经》（Itivuttaka）。此经一共收录一百一十二篇偈诵与散文。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多闻者，以久寿多罗为第一。」[3]

2　四无碍解：法无碍解、义无碍解、辞无碍解、辩无碍解。「法无碍解」谓于一切法相、名字有无碍自在的智解，故能善于辩说；「义无碍解」谓关于一切法相、名字的义理有无碍自在的智解辩才；「辞无碍解」谓通晓一切方言而无碍辩说的智解、辩才；「辩无碍解」谓随顺众生根机而巧妙演说，令众生乐闻的智解、辩才。

3　《增支部》1 集 260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bahussutānaṃ yadidaṃ khujjuttarā」。

佛陀嘉誉久寿多罗为女居士的榜样。在《增支部》记载，佛陀赞誉久寿多罗为女居士的衡量基准：「诸比丘！有信心之优婆夷作希求时，应作如是正当之希求，我当如久寿多罗优婆夷、及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4]。诸比丘！彼等久寿多罗优婆夷、及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是我等优婆夷女弟子之秤、之量。」[5]

《相应部》记载：「诸比丘！有一具信之优婆夷，对己所慈爱之女，如是说：『汝应如久寿多罗优婆夷、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优婆夷。』诸比丘！久寿多罗优婆夷与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乃我弟子优婆夷中之秤、量。」[6]

今生果报往昔因

久寿多罗天生驼背，此缘于过去世曾经造作的恶业所致。过去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当梵与王（Brahmadatta）治国时，有一位辟支佛略微驼背，前往王宫托钵乞食。当时，久寿多罗为王宫的宫女，当她看见前来乞食的辟支佛时，生起戏谑之心，她将毯子披在左肩，手持金色的容器，在其他宫女面前弯腰模仿驼背的辟支佛，并说：「这是我们辟支佛走路的样子。」由于此恶业，导致她此生驼背。

为何久寿多罗在此生具有多闻及智慧呢？有一次，有八位辟支佛到王宫托钵乞食，她为辟支佛们在王宫安排座位，并拿起他们的钵，盛满热腾腾的米粥。由于米粥过于热烫，

4　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十二章「女居士之秤与量」。

5　《增支部》4 集 176 经、《增支部》2 集 134 经。

6　《相应部》17 相应 24 经。

辟支佛们只好交替着双手，拿那热烫的钵。当她看见此状，立刻将佩戴在手上的八只金手镯取下，作为辟支佛的钵垫，以避免辟支佛的手被烫伤。她说：「尊者们！这些手镯我用不上，我将这些手镯供养您们。」辟支佛将手镯带至难陀姆罗山窟（Nandamūlakapabbhāra）。由于此善行，她在此生具有博大精深的智慧，并精通三藏经典。

久寿多罗今生为奴隶，亦与过去世的造作有关。在迦叶佛（Kassapa Buddha）出于世间时，久寿多罗是一位家主的女儿。有一天黄昏，她在镜前梳装。那时，她的一位亲密朋友来探望她，这朋友是一位解脱烦恼束缚的比丘尼。当时，碰巧家主的女儿身边没有任何侍女在旁伺候，于是她对比丘尼说：「尊者！我向您致敬。请将那一篮装饰品拿过来给我吧！」

比丘尼心想：「若我不递那篮子给她，她将生起瞋心而厌恶我，这将导致投生地狱的果报。但是，若我将篮子递给她，她将投生为婢女。然而，成为婢女总比在地狱遭受折磨来得好。」出自于对她的怜悯，她拿起篮子交给她。由于这不当的行为，她连续五百世出生在奴隶的家庭。

亲近菩萨智慧增

久寿多罗曾在过去世跟随菩萨学习，多生前已累积智慧波罗蜜。根据《莲根本生经》[7]（Bhisa Jātaka），那时菩萨

7 《本生经》488 经。

出生在具有八十亿财产的婆罗门家，名为金太童子（Mahā Kañcana）。菩萨照顾父母至他们逝世后，将八十亿财产布施贫穷、流浪的人。随后，菩萨与六名弟弟、一名妹妹、一名奴仆、一名婢女及一名朋友，为出家计划而进入雪山。他们在雪山莲池湖畔一处幽美的地方建造兰若，过着清净纯朴的出家生活，食野生的草根与树果。久寿多罗即是那位与菩萨一同进入雪山过出家生活的婢女。

此外，在《蛇本生经》[8]（Uraga Jātaka）记载，菩萨出生于波罗奈婆罗门家，以农耕维持生计。菩萨一家六口，即菩萨、妻子、女儿、儿子、儿媳妇及婢女，过着和睦欢乐的生活。

菩萨教导家中的五人修习「死随念」，对他们说：「你们应各自视自己的财力而行布施，持守八斋戒及守护戒法，落实对死亡的正念，常忆念自己及他人之死。一切有情的死亡已确定，生则不定，一切有为法皆无常，终有坏灭之时，应当昼夜精勤勉励。」

他们听后回答：「谨遵如命。」全家如是应诺，精勤修习死随念。

有一天，菩萨与儿子一同前往田地耕田，儿子将杂草等堆聚一处，点火焚烧。此时，在儿子的身侧有一蚁窝，内栖毒蛇，毒蛇因烟触眼而起瞋心，窜出咬了他一口，当下菩萨的儿子即倒下身亡。菩萨见儿子倒下，将牛只置放一旁，观察儿子的状况而知他已身亡，于是将儿子抱起，使他卧在一棵树下，并以衣物覆盖。

8　《本生经》354 经。

菩萨既不哭泣，亦不悲哀，心想：「具败坏性质者已坏，具死亡性质者已死，一切有为法皆是无常，终当死去。」菩萨如是忆念无常，继续耕种田地。

不久，菩萨看见一名邻居走过田地，他问道：「你要回家吗？」

邻居回答：「是的。」

「可否请你经过我家时，向我的妻子传话：『今日不必携带二人份的便当，仅需带一人份的食物前来。之前由女仆一人送来便当，今日则四人一同穿着白净衣服，携带香与花前来。』」

邻居应诺，在路过菩萨家门时，向婆罗门的妻子转述菩萨的话语。菩萨的妻子听闻此番言语，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身亡，她不悲伤，穿着白净衣裳，手持香花及便当，与家人一同前往田地，并无一人哭泣或悲歎。

菩萨坐在儿子仰卧的树荫下进食，用膳完毕后，他们一起收集薪木作火葬堆，供养香、花并将儿子的尸体火化，没有任何人落下一滴眼泪，他们皆作死随念的修行。

由于他们的戒德之力，感得帝释天的宝座发热。帝释天观察人间而得知，由于他们的威德而使宝座发热。于是，帝释天化作一位青年，站立在火葬堆旁问道：「你们在做什么呢？」

「大德！我们在烧人。」

「我想你们并非烧人，而是杀鹿烧烤吧！」

「大德！并非如此，我们在烧人。」

「那他是你们的敌人吗？」

菩萨说：「大德！他是我的儿子，非为敌人。」

「那他是你可憎的儿子吗？」

「大德！他实为我最心爱的儿子。」

「那你为何不哭泣？」

菩萨述说此偈：

如蛇舍旧皮，己之身舍去，
逝者已往死，其身已无用。

此被烧之身，不知亲属悲，
故吾无悲泣，彼已往去所。

帝释天如是询问其他家庭成员，对于亲人之死不哭泣的原因。由于每一位家庭成员皆精勤忆念死亡，他们给予帝释天充满智慧的回答。

当帝释天询问那位婢女：「妇人！此人是你的何人呢？」

「尊者！他是我的主人。」

「你曾遭受他的压制或虐待吗？你认为他的死是适宜的，因此不哭泣？」

「尊者！并非如你所言，我的少主具足容忍、慈爱，富有怜悯之心，他是我抱于胸前而养育长大的，犹如我的亲生儿子一般。」

「那你为何不哭泣？」

婢女说明不哭泣的理由：

恰如水瓶破，不得再接合，
对死者悲泣，同无济于事。

被烧的尸体，不知亲属悲，
故此吾不悲，逝者已逝去。

那婢女即是过去生的久寿多罗，她不止一世跟随菩萨学习，已累积广大波罗蜜，造就她此生的多闻与智慧。

久寿多罗在此生被佛陀誉为「多闻第一女居士」，此乃源于过去世的愿心。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久寿多罗出生于鹜城（Haṃsavatī）富者之家。当她前往寺院听闻胜莲华佛说法时，佛陀赞誉一位女居士为「多闻第一」。她渴望自己在未来佛座下拥有如同那位女居士一般的功德与殊荣。她以饮食供养以佛为首的僧团，并发此愿。胜莲华佛预言，她的心愿将圆满实现。

她舍报后转生天界，十万劫间仅在人间与天界流转，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她出生在憍赏弥，成为财务大臣瞿沙伽家中的一名奴隶。

久寿多罗在此生获得「多闻第一女居士」的称誉，圆满了累劫的心愿。她的多闻与智慧，成为后世女居士亘古不朽的榜样及典范。

第二册・第五章

慈心清凉月

——安住慈心第一女居士——

沙玛瓦帝

Sāmāvatī

若无污泥，则无法衬托出莲花的纯洁芳净；若无黑暗，则无法突显月亮的皎洁明朗。沙玛瓦帝的一生坎坷波折，多次遭遇计谋陷害，甚至因此而断送了生命。然而，对于施害者，她不曾以瞋心相向，反而报以慈爱及宽容。世间的黑暗及阴险，更衬托出她的高洁与尊贵。

瘟疫毁天伦之乐

沙玛瓦帝（Sāmāvatī）出生在跋达瓦提城（Bhaddavatī）一户富人之家，她的父亲名为巴达瓦提雅（Bhaddavatiya）。沙玛瓦帝天生清丽绝俗，父母取名为「沙玛」（Sāmā）。

她的父亲有一位朋友名为瞿沙伽（Ghosaka），他是国王的财务大臣，但是他们两人从未谋面。瞿沙伽听闻来自跋达瓦提城，有一位名为巴达瓦提雅的富人，了解其财富及年龄后希望与他为友，因此送礼给他；巴达瓦提雅亦听闻来自憍赏弥（Kosambī）有一位国王的财务大臣瞿沙伽，希望与他为友而送上礼品。因此，他们的友谊就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建立。

有一次，巴达瓦提城爆发一场灾难性瘟疫，从蚊虫、老鼠、家禽、牛羊到城镇的大部分人，都因感染瘟疫而迅速死亡。沙玛瓦帝的父亲对妻子说：「亲爱的妻子！此瘟疫在城里肆虐，不知何时才会停止，我们得离开此处。我的朋友瞿沙伽住在憍赏弥，若我与他见面，他将认得我，让我们去投靠他吧！」

于是，他们留下奴隶，带着沙玛瓦帝前往跋沙国（Vaṁsa）首都憍赏弥，寻求大臣瞿沙伽的庇护。沿路颠沛流离，他们备用的食物与水皆在途中耗尽。忍着饥渴及曝晒，抵达憍赏弥时，他们的身体已疲惫不堪。于是，他们在一处清凉的池塘洗澡，在城门外一座供众人休息的住处停留。

当时，大臣瞿沙伽在憍赏弥建造一座施舍堂，免费提供饮食给旅人、穷人及遭遇不幸的人。由于长途跋涉，他们的样子显得格外狼狈，如此窘态与瞿沙伽相认并不妥当。于是，

沙玛瓦帝的父亲与妻子商量：「听说我的朋友瞿沙伽，在憍赏弥建造一座施舍堂，日日发放千金食物给乞讨者。我们请女儿到该处领取食物，在此逗留两日，待恢复体力后再前往拜访大臣瞿沙伽。」

「夫君！此甚好！」妻子表示同意。

次日，在用膳时间时，乞讨者纷纷至施舍堂索取食物。父母对沙玛瓦帝说：「女儿！去为我们领取食物吧！」

于是，沙玛瓦帝放下过往的娇气尊贵，克服自尊及羞耻，手持乞讨的饭碗，勇敢地走向施舍堂，往那争先恐后的贫乞者群中索取食物。

「你需要多少份食物？」

「三份。」

第一天，她领取三份食物回去。她与父母一起坐下来用膳，并说：「父亲！不必担心及顾虑我们，您尽量享用。」然而，她的父亲食用之后，由于肠胃无法消化，在隔天日出时离开人世。失去了依靠，沙玛瓦帝及母亲悲伤难过地哭泣。

第二天，她再度前往施舍堂乞讨食物。

「你需要多少份食物？」

「两份。」

她领取两份食物返回，并请母亲尽量享用。但是，她母亲在用膳完毕后，对那些食物适应不良而在当天逝世。在短时间内失去父母，孤苦伶仃的沙玛瓦帝悲伤啼泣，哀叹此不幸灾难所带来的巨变。

第三天，她带着饥饿的身体，流着泪前往施舍堂，在拥挤的贫者群中乞讨食物。

「你需要多少份食物？」

「一份。」

负责分发食物的弥达（Mitta），记得沙玛瓦帝已连续三天前来乞讨食物，以嘲讽的语气对她说：「卑鄙的女人！今天你终于了解自己的胃量了吧？」此话听在出生尊贵的沙玛瓦帝耳中，犹如锋利的剑刺入心中，又如盐水洒在伤口上。

她立即问道：「先生！为何你口出此言？」

「前天你领三份食物，昨天领两份，今天却拿一份。今天你终于知道自己的胃量了吧？」

「先生！切勿认为我为自己而领取那些食物。」

「那你为何领取那些食物呢？」

「先生！第一天我们有三人，第二天有两人，今天仅剩我一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沙玛瓦帝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当弥达听着她的叙述，眼泪不听使唤地流下，悲伤占据了他的心，他说：「亲爱的女孩！倘若如此，你不必担心。过去你是巴达瓦提雅的女儿，但是从今日起，你将是我的女儿。」弥达亲吻沙玛瓦帝的额头，并将她带回家里，作为自己的长女。

善规施舍堂动线

一日，沙玛瓦帝听见施舍堂传来吵杂的叫喊声，她询问养父：「父亲！当您在分发食物时，为何不让他们安静下来呢？」

「亲爱的女儿！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弥达回答。

她坚持说：「父亲！这是可能做到的。」

「亲爱的女儿！你会怎么做呢？」

「父亲！在施舍堂周围建设围墙，设两道门作为出口及入口，作一次仅允许一人通过的空间。人们由唯一的入口进入领取食物，再从另一端出口离开。倘若父亲如此落实，他们就能依序安静地领取食物。」

当弥达听了她的提议后，说道：「亲爱的女儿！这是很好的建议。」

他按照沙玛瓦帝的建议实行，终结施舍堂一直以来无法平息的骚乱。乞讨者井然有序地排队，不再争先恐后及喧哗。由于建造了围墙（围墙的巴利文为「Vati」），从那日起，原名「沙玛」（Sāmā）的她，被称为「沙玛瓦帝」（Sāmāvatī）。

财务大臣之养女

那时，财务大臣瞿沙伽习惯于施舍堂的喧哗，并以听见吵闹声而感到高兴，心想：「这是从我的施舍堂处传来的音声。」但是，一连几天的安静，让他感到不自在。当弥达来

见他时，他问：「这几天是否有持续施舍食物给盲人、穷人及不幸的人？」

「有的。」弥达回答。

「那为何连续几天，我都没有听见那些吵杂声呢？」

「我已作了妥当的安排，让人们在不喧哗的情况下领取食物。」

「为何你之前不作此安排呢？」

「先生！我之前并不晓得该如何做。」

「如今你又是如何找到方法呢？」

「先生！是我的女儿告诉我该如何规划施舍堂的动线。」

「你有女儿吗？我怎么没见过呢？」

于是，弥达向大臣瞿沙伽讲述，关于沙玛瓦帝的父亲巴达瓦提雅富人的不幸遭遇，从瘟疫开始直至接受沙玛瓦帝为养女的过程。

瞿沙伽听了之后说：「倘若如此，为何你不早点告诉我呢？巴达瓦提雅是我的朋友，我朋友的女儿即是我自己的女儿。」

于是，他召见沙玛瓦帝，并问：「你是巴达瓦提雅的女儿吗？」

「是的，先生！」

瞿沙伽终于见到故友的女儿，他说：「太好了！别担心，

你现在是我的女儿。」瞿沙伽赞许沙玛瓦帝的聪慧及高贵的举止，他亲吻沙玛瓦帝的额头，将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并赐予五百位与她年龄相仿的侍女当随从。

念父恩嫁优填王

有一天，憍赏弥优填王（Udena）出宫巡访，看见沙玛瓦帝与五百侍女在花园嬉戏。当优填王见到沙玛瓦帝那一刻，就对她一见钟情。于是问道：「那女孩是谁？」

「陛下！他是富人巴达瓦提雅的女儿，财务大臣瞿沙伽的养女，她的名字是沙玛瓦帝。」

于是，优填王派遣使者向瞿沙伽传达：「请将女儿沙玛瓦帝送至王宫。」

瞿沙伽心想：「沙玛瓦帝是我唯一的女儿，我们不能将她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宫廷里，那处遍满有阴谋的女人。」于是，他直言拒绝优填王的御旨。

优填王大怒，立即撤除瞿沙伽财务大臣的职务，封锁他的住所，并将他及妻子逐出家门，下令不让沙玛瓦帝跟随他。

当沙玛瓦帝及随从们从花园归来，见养父及养母悲惨地坐在家门外，她问道：「亲爱的父亲！发生了什么事？」

瞿沙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她。沙玛瓦帝听后，感念养父对她恩重如山，为爱护她而失去一切，她心想宁可自我牺牲，也不能让养父为她受苦。于是，她说：「亲爱的父亲！当一位国王对您下令，您不能说：『我们不给。』您应

当如是说：『倘若我女儿的五百侍女被允许留在她的身边，我们将让她进入王宫生活。』父亲！请您依照我此建议回覆国王。」

「好的，亲爱的女儿！若这是你的意愿，我将依照你所说的去做。」

瞿沙伽依照沙玛瓦帝的建议，向优填王传达讯息，优填王听后喜形于色，欢喜地说：「即使她们的人数上千，也要让所有的侍女进宫，并待在沙玛瓦帝的身边。」

优填王恢复瞿沙伽的职务，撤回对他的一切惩罚。在吉祥的日子，沙玛瓦帝与五百侍女被迎接入宫。优填王为沙玛瓦帝举行册封典礼，将她册封为王妃，并让她登上黄金打造的阶级，通往属于她的宫殿。

玛甘蒂雅仇恨佛

沙玛瓦帝的养父——瞿沙伽有两位憍赏弥的朋友，名为库库达（Kukkuṭa）及帕瓦利迦（Pāvārika）。瞿沙伽及两位友人听闻佛陀的盛名，他们各带盛满供养物品的五百车乘，前往舍卫城（Sāvatthī）谒见佛陀。

在听闻佛陀说法后，他们皆证得须陀洹果，一连十五日对以佛为首的僧团作广大供养。他们得到佛陀的允诺，未来将应他们的邀请前往憍赏弥。因此，从舍卫城至憍赏弥的路程，他们在每一由旬各建造一座休息处所。在返回憍赏弥后，他们各自以庞大的资金为佛陀建造一座寺院，期待佛陀的莅临。

瞿沙伽建造之寺名为「美音精舍」（Ghositārāma）；库库达建造的寺院名为「库库达寺」（Kukkuṭārāma）；帕瓦利迦在其芒果园建造的寺院名为「帕瓦利迦菴婆林」（Pāvārikambavana）。当寺院建成时，他们派遣使者往诣佛陀之处，邀请佛陀前往憍赏弥。

佛陀慈悲履行承诺，从舍卫城启程前往憍赏弥。但是，当佛陀观察到一对名为「摩健地耶」（Māgaṇḍiya）的婆罗门夫妇证悟因缘已成熟时，佛陀在途中转往拘楼国（Kuru）卡玛瑟昙城（Kammāsadamma）。

摩健地耶婆罗门夫妇有一名女儿，名「玛甘蒂雅」（Māgandiyā），她长得如花似玉。许多婆罗门、刹帝利、富商等年轻男子都想娶她为妻，但上门提亲时都被一一拒绝。摩健地耶婆罗门认为他们都配不上自己漂亮的女儿，因此正物色合适的女婿。

此时，佛陀前往摩健地耶婆罗门进行火祭之处，当摩健地耶婆罗门目睹佛陀庄严相好时，他十分仰慕，心想：「世上无人能与他相比，唯有他才有资格娶我的女儿。」

他趋前对佛陀说：「沙门！我有独生女，至今未见有谁能配得上她，但您适合她，她也适合您。您应该拥有妻子，她应该拥有丈夫，我将把她许配给您，请您在此稍等。」佛陀不发一言，保持沉默。

摩健地耶婆罗门急忙奔跑回家，对妻子说：「夫人！我已找到能般配得上女儿的男人。快！为她穿上美丽的衣裳。」于是，摩健地耶婆罗门带着盛装打扮的女儿及妻子前往佛陀之处。

此时，举城人民议论纷纷：「一直以来，这婆罗门对每一位提亲者说：『你配不上我的女儿。』而拒绝将女儿嫁给任何人，如今他却说：『今天我遇见适合我女儿的人。』那是何等人物呢？我们得去瞧瞧。」

因此，人们成群地跟着摩健地耶婆罗门到城外去。但是，佛陀已不在该处，而往其他地方去，仅留下足迹。当佛陀为某人留下足迹时，仅有那人能看见，而且这足迹并不会被野兽、风雨等任何之物所磨灭或覆盖。

婆罗门的妻子问：「那男人在哪儿？」

摩健地耶婆罗门说：「我对他说：『请留在此处』，他往何处去了呢？」

他四处观望，见到了足迹，说道：「这是他的足迹！」

她的妻子熟悉吠陀典籍（Veda），趋前近看足迹所呈现的印记，说道：「这足迹的主人是位清心无欲者。」

婆罗门并没有将妻子的话放在心上，他依循足迹的方向，坚持要找到佛陀。

「就是他！」他见到了佛陀，趋前对佛陀说：「沙门！我将女儿许配给你！」

佛陀并没有针对他所言给予直接的回应，佛陀对他说：「摩健地耶婆罗门！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

「沙门！请说。」摩健地耶婆罗门回答。

佛陀叙述自己成佛时，魔罗波旬最美丽的女儿如何诱惑他，她们如何以失败收场，使魔罗愈加失望。佛陀以偈言道：

彼已不具于结缚，爱欲难以诱使去，
佛智无边无行迹，汝复以何而诳惑。[1]

佛陀以偈言表达，犹如罗网般纠缠的贪爱，他已不再有，贪欲无法引诱他去往任何地方。佛陀的智慧无边，无有任何贪爱、无明造作。欲诱惑已断除执着与渴爱的人，这是无效的，因为如此之人不为任何诱惑所动。

佛陀知悉婆罗门夫妇的心已安住，继续说出以下偈子：

爱贪不乐三魔女，我对淫行已无欲；
粪尿秽身作何为，以足触彼亦不欲。[2]

「即使见到了魔罗的三位女儿——渴爱（Taṇhā）、不乐（Arati）和贪欲（Ragā），我对欲爱及淫行没有丝毫欲求，更何况这充满粪尿的污秽身体（指摩健地耶的女儿），有什么值得贪恋？我甚至不愿用足碰触她一下。」

当摩健地耶婆罗门夫妇听闻佛陀说至此偈的尾端，他与妻子一同证得阿那含果，不再染着欲界的五欲。

但是，站在一旁的婆罗门女儿玛甘蒂雅心想：「这男人若不需要我，他仅需说『不』。他却说我充满了粪尿！非常好！凭我出生尊贵、有财、有势、有青春，我必定能觅得与我相般配的丈夫，到时我将给沙门乔达摩好看！」

1　《法句经》第 180 偈。

2　《经集》八颂经品 • 摩健地耶经 • 第 835 偈。

她感觉自己被佛陀羞辱而萌生恨意，立誓向佛陀报复。其实，佛陀知道玛甘蒂雅将生气，但是佛陀为了这两位具足波罗蜜及证悟潜力的婆罗门夫妇而宣说佛法。然而，尚未具备能承载佛法的心灵，在听闻实相及真理后，反而生起瞋恨。

摩健地耶婆罗门夫妇证悟之后，委托弟弟小摩健地耶（Culla Māgandiya）照顾女儿，他们随后加入僧团，并快速地证得阿罗汉果。

小摩健地耶心想：「玛甘蒂雅不适合嫁给低阶级的人，她适合嫁给国王。」于是将她盛装打扮，带至憍赏弥王宫献给优填王。优填王一见玛甘蒂雅就爱上了她，将她册封为王妃。

沙玛瓦帝与玛甘蒂雅，她们同在一座王宫。随后因对佛陀的仇恨，玛甘蒂雅延伸许多事端。

沙玛瓦帝的证悟

佛陀抵达憍赏弥，并接受由瞿沙伽、库库达及帕瓦利卡各自建造的三座寺院。佛陀及僧众们轮流住在此三座寺院。

瞿沙伽等三人拥有同一位园丁，名为苏玛纳（Sumana）。有一天，园丁对他们三人说：「主人！我成为你们的园丁已久，我希望有机会能供养佛陀，请让出一天给我吧！」

「好吧！明天由你供养佛陀。」他们回答。

于是，苏玛纳欢喜地邀请佛陀次日接受他的饮食供养。

那时，优填王每日赐予八枚金币作为沙玛瓦帝买花的费用。由侍女久寿多罗[3]（Khujjuttarā）每日负责向园丁苏玛纳买花。然而，她每日仅买四枚金币的花量，另外四枚金币则占为己有。

苏玛纳邀请佛陀及比丘众至他家中应供的当天，久寿多罗一如往常地前往苏玛纳家买花。苏玛纳见到久寿多罗后，对她说：「啊！亲爱的久寿多罗！我今早无法提供你卖花的服务。我诚邀佛陀及比丘众至家中接受饮食供养，这些盛开的花朵将作为供养佛陀及僧团之物。你且留下一起参与及听闻佛陀开示，随后你能带走那些剩余的花朵。」

「好的。」久寿多罗同意留下来。

佛陀与比丘们食用完毕，当佛陀手离钵时，苏玛纳恳请佛陀说法。佛陀的每一句话都流入久寿多罗的心，在说法结束之际，久寿多罗过往的波罗蜜成熟，她的心在瞬间进入禅定，证得须陀洹果。从此对三宝具有不坏净信，亦不再违犯根本戒。

从证得初果那刻开始，她不再生起想偷窃的心。当日，她买足八枚金币的花朵，将篮子盛得满满当当而返回宫中。沙玛瓦帝见数量如此众多的花朵，不解地问道：「亲爱的久寿多罗！为何你今日带来一大篮的花朵，与平日的量不同呢？国王给了你双倍的买花钱吗？」

久寿多罗已转凡入圣，如今她无法再说谎，她回答：「没有。」

3　久寿多罗（Khujjuttarā）被佛陀誉为「多闻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四章「过耳成诵无尽藏」。

沙玛瓦帝问道：「那为何今日有如此多的花呢？」

久寿多罗向王妃忏悔：「因为今日我没有偷窃。之前我仅以四枚金币买花，其余四枚金币占为己有。」她对自己过去不当的行为，请求王妃宽恕。

沙玛瓦帝问道：「那为何你今天不取那些金币呢？」

「今天我在园丁的家有幸听闻佛陀说法，内心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已见法的真义，已了知涅槃，从今以后我无法再那么做。」

沙玛瓦帝并没有责备久寿多罗，她心想：「久寿多罗停止偷窃并毫无畏惧地坦诚认错，她所领悟的佛法必定是神圣的。」

于是，她与五百侍女伸出她们的手，对久寿多罗说：「亲爱的久寿多罗！你已饮用不死的甘露，请将那不死的涅槃与我们分享吧！」

久寿多罗说：「亲爱的姐姐们！涅槃并非能分派给他人的物品。我将复述佛陀所说的法。倘若过去的波罗蜜成熟，你们将听闻佛法而得见涅槃。」

「亲爱的久寿多罗！请开始吧！」

「但是，在复述佛法之前，我必须坐在比你们更高的座位上，并沐浴及穿着适宜的衣服。」久寿多罗对于神圣的佛法怀着敬意。

沙玛瓦帝为久寿多罗安排高座，并为她沐浴及准备品质极好的衣服。久寿多罗上座后，一字不漏地复诵佛陀的开示，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们则坐在低位恭敬地聆听。当她复诵完毕后，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皆一同证得须陀洹果。

沙玛瓦帝及侍女们向久寿多罗礼敬，沙玛瓦帝法喜地说：「你是我们的再生母亲及老师。从今日起，你不必再做其他事务，每日仅需前往寺院闻法，返回王宫为我们复诵佛陀的开示。」

如此，沙玛瓦帝及侍女们藉由久寿多罗的复述，每日听闻佛陀说法。久寿多罗随所闻法，能忆持不忘，被佛陀誉为「多闻第一女居士」。

玛甘蒂雅的复仇

虽然沙玛瓦帝王妃及五百侍女已证得须陀洹果，但是她们从未有机会亲见佛陀，因为优填王并不是佛陀的追随者。从她们证悟的那日起，她们心中渴望能亲见佛陀，希望能向佛陀顶礼，并亲手献上香水、花鬘等供养。

于是，沙玛瓦帝请求久寿多罗带她们去顶礼佛陀。久寿多罗说：「亲爱的姐姐们！这在宫中是件严重的事，大家获得入宫的许可，但是未经国王的允许而想走出王宫，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沙玛瓦帝及侍女们的再三请求下，久寿多罗说：「好吧！你们可在房间的墙上钻洞，并准备好香水及花鬘，当佛

陀及比丘们前往瞿沙伽、库库达及帕瓦利卡的住处应供而经过王宫时，你们可从洞口看见佛陀，并向佛陀献供及顶礼。」沙玛瓦帝及侍女们接受此建议，在墙上钻洞，遥望路过的佛陀，并向佛陀顶礼及献供。

有一天，玛甘蒂雅从她的宫殿一路走到沙玛瓦帝的宫殿，无意间发现房间墙上的洞，她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侍女们并不知道玛甘蒂雅对佛陀的恨意，坦白告知：「佛陀已来到此城，我们站在此处瞻仰佛陀，并向佛陀礼敬。」

「现在沙门乔达摩已来到此城市！」玛甘蒂雅听了极度愤怒，心想：「我知道该对他做些什么！这些女人是他的追随者，我也该给她们点颜色瞧瞧！」

于是，玛甘蒂雅对优填王进言：「大王！沙玛瓦帝和她的侍女对你是不忠诚的，在这几天内，她们将夺走你的性命！」

「她们不会作出如此之事。」优填王对沙玛瓦帝相当了解，她对一切众生皆充满慈爱，他拒绝相信玛甘蒂雅的指控。玛甘蒂雅再次重复，优填王依然不相信。当玛甘蒂雅第三次提出指控，而优填王仍然不相信时，她说：「大王！倘若你不相信，请到她们的寝宫，自己作判断。」

优填王前往沙玛瓦帝及侍女们的寝宫，看见墙壁上的洞，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当她们向他解释后，他并没有生气，但不发一语。优填王吩咐吏人将墙上的洞口封起来，并为所有房间制作窗户。

恶人辱骂佛七日

这计谋对沙玛瓦帝及侍女们并未造成伤害，玛甘蒂雅心有不甘，她想：「无论如何，我将对沙门乔达摩再制造事端！」

于是，她贿赂城里的人民，并对他们说：「当沙门乔达摩率领弟子在城内走动时，煽动奴隶辱骂他们，并将他们驱赶出城。」

当佛陀进城时，那些不相信三宝的外道尾随着佛陀，并高声以各种不堪入耳的词汇辱骂佛陀及僧团。

阿难尊者听见这些毁谤，对佛陀说：「世尊！这座城市的人正辱骂及毁谤我们，我们到其他地方去吧！」

「阿难！我们应到哪儿去呢？」佛陀反问。

「世尊！我们去另一座城市。」阿难回答说。

「倘若那座城市的人也辱骂我们，我们又该往何处去呢？」

「世尊！我们继续前往另一座城市。」

「阿难！不应作如是言。困难在何处生起，就在该处解决，仅有在如此的情况下，方可被允许前往他处。但是，阿难！是谁在辱骂你呢？」

「世尊！每一个人都在辱骂我们，奴隶及其他所有人。」

「阿难！我就像是进入战场的大象。进入战场的大象被赋予责任，以堪忍抵挡由四面八方射来的箭矢，我的责任亦是耐心地忍受许多恶人的恶语。」

于是，佛陀说出以下偈言：

犹如象在战场上，堪忍由弓所射箭；
我忍毁谤亦如是，世人多是无戒者。

调御象可赴集会，调御象可为王乘；
彼能堪忍于谤言，人中最胜调御者。

调御之骡为优良，信度骏马为优良；
矫罗大象亦优良，自调御者更优良。[4]

佛陀以上的教示，利益了广大群众。佛陀继续说：「阿难！不必被扰动，这些人仅能辱骂你七日，在第八日时他们将沉默。如来所面对的困难，将不会延续至第八日。」如同佛陀所预言，辱骂声在第八日止息，城内恢复了平静。

遭受计谋所陷害

当玛甘蒂雅将佛陀赶出城市的计谋失败后，她心想：「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于是，如此的念头生起：「那些女人是他的追随者，我将毁了她们！」

4 《法句经》第 320 ～ 322 偈。

那一天，优填王喝醉了，玛甘蒂雅派遣使者对她的叔叔说：「领八只活鸡及八只死鸡进宫，抵达时在阶梯上宣布你的到来。当听见『进来』时，且勿进来。先送上八只活鸡，再送上八只死鸡。」

「务必传达我的指令！」她贿赂使者，以进行她的计谋。

当她的叔叔抵达时，她向优填王报告，优填王唤：「进来！」他并没有进入。这时，玛甘蒂雅对那使者说：「你到我叔叔那里去！」

那使者到玛甘蒂雅叔叔所在之处，从他手中领取八只活鸡，并带至优填王面前说：「陛下！有人送来最上等的鸡。」

优填王说：「谁来烹调呢？」

玛甘蒂雅说：「大王！沙玛瓦帝带领的五百侍女没什么事情做，将这些鸡只送到沙玛瓦帝的宫殿，请她们烹调好后，再送过来给你。」

于是，优填王对使者说：「将这些鸡只送去给沙玛瓦帝的侍女，向她们传达命令：『不得假手于他人，必须亲自杀鸡及烹饪。』」

「好的，陛下！」于是，使者将八只活鸡带给沙玛瓦帝及侍女们，并传达优填王的命令。但是，已是须陀洹圣者的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不可能再违犯五戒，故无法服从王令，她们说：「我们不杀害任何生命。」那使者到优填王之处传达她们的抗令。

玛甘蒂雅说：「看吧！大王！你应该确认她们是否真的不杀生。大王！请传旨：『烹调这些鸡，并送至沙门乔达摩之处。』」于是，优填王如是传旨。

但是，那使者假装领着八只活鸡前往沙玛瓦达的宫殿，却在半途与玛甘蒂雅的叔叔手中的八只死鸡交换。使者拿着八只死鸡，对沙玛瓦帝及侍女们说：「将这些鸡烹调好后，送至沙门乔达摩之处。」

沙玛瓦帝及侍女们说：「这理当是我们该做的。」

当使者返回优填王的宫殿，优填王问道：「如何？」

那使者如是回答：「当我说『将这些鸡烹调好，送至沙门乔达摩之处』，她们拿下那些鸡。」

玛甘蒂雅说：「看吧！大王！她们不会为了你而如此做。当我对你说：『她们的心向着别人』时，你并不相信。」

即使优填王听了这些谗言，他依然包容沙玛瓦帝及侍女们的所作所为，并保持沉默。玛甘蒂雅心想：「现在我该如何做？」

慈心不受箭所伤

优填王有三位妃子，即沙玛瓦帝、瓦苏罗答塔（Vāsuladattā）和玛甘蒂雅。他习惯将时间平均分配给三位妃子，各轮流造访七日。那天，玛甘蒂雅知道优填王即将前往沙玛瓦帝的宫殿，她请人传话给叔叔：「为我准备一条蛇，将蛇的毒囊摘掉。」她的叔叔遵照其指示去做。

玛甘蒂雅了解优填王的习惯，他总会将调伏大象的琵琶带在身边。此琵琶中间有一洞，玛甘蒂雅将蛇藏进琵琶洞内，再覆盖一束花，以防止蛇爬出来。她让蛇停留在琵琶洞孔内二至三天。

当优填王欲前往沙玛瓦帝寝宫的那一天，她问道：「大王！今天你将前往谁的寝宫呢？」

「沙玛瓦帝的宫殿。」

「大王！我做了一个噩梦，有不祥的预感，你不能去该处。」

「我将像往常一般，前去沙玛瓦帝的宫殿。」

玛甘蒂雅试图劝阻三次而失败，最后她说：「既然如此，那我也跟随你去！」

尽管优填王抗议，但她执意地说：「陛下！我不知道你将发生什么事。」她表现出一副十分关心优填王安危的样子，跟随他到沙玛瓦帝的宫殿。

优填王将琵琶放在床上，穿戴沙玛瓦帝为她准备的衣服及装饰，并享用沙玛瓦帝为他准备的食物。此时，玛甘蒂雅假装悠闲地来回走动，趁没人留意时，将琵琶洞口那束花移开。那已饿三天的蛇，从洞口爬出来盘绕在床头上，抬起头嘶嘶作响。

当玛甘蒂雅见到蛇时，她高声尖叫：「啊！陛下！有蛇！」

她紧接着辱骂：「这愚蠢、倒霉的国王！从不听我说的话！妳们这些无耻的流氓，有什么尚未从国王那处获得的吗？国王若死，妳们才会快活，只要他活着，妳们都过得很痛苦。陛下！当我说：『今天我做了噩梦，勿前往沙玛瓦帝的宫殿。』你就是不听我的劝说！」

当优填王看见蛇时，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而感到惊恐万分，愤怒之火在他心中燃烧，他怒不可遏地大声喝斥：「这是她们所做的恶事！她们都是罪犯！当玛甘蒂雅对我说她们的恶毒时，我并不相信。首先，她们在自己的房间墙上钻洞；再者，当我将鸡只送去时，被她们退了回来；今天她们竟然将蛇放在床上！」他相信了玛甘蒂雅的谗言，误认为沙玛瓦帝意图谋杀他。

此时，沙玛瓦帝对着她的五百侍女说：「此时此刻，除了慈心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庇护。你们任何人都不应当生气，也不该对任何人生气。对待国王及玛甘蒂雅王妃，就如同对待自己一般。」

沙玛瓦帝指示侍女们尽可能地散发慈爱，以去除一切怨恨、愤怒等不善心。在沙玛瓦帝的指导下，训练有素的侍女们对优填王及玛甘蒂雅散播慈心。

优填王怒气冲冲地提起那需千人拉动的角弓，将箭矢浸泡毒药，置放在弓弦上。他命令沙玛瓦帝站在最前端，所有的侍女在她身后排成一直线，他想以一箭射死所有人。

愤怒攻心的他，拉弓对准沙玛瓦帝的胸膛，但是就在此时，他发现自己既无法射出箭，也无法放下弓，就只能以如此的姿势僵持着。汗水从他颤抖的身子流下，他也抑止不了口水流出，犹如一个突然失去身体机能的人，战慄地站在该处。

这是沙玛瓦帝的「定遍满神变」[5]（Samādhi vipphāra iddhi），此藉由慈爱禅定力而引发的神通，足以影响某些生理情况及自然现象，保护行者远离危险。

沙玛瓦帝对他说：「大王！你累了吗？」

优填王回答：「我的王妃！我感到疲累，请成为我的支柱。」

沙玛瓦帝说：「很好，将箭朝向地面。」

优填王依照沙玛瓦帝的指示去做，然后沙玛瓦帝在心中祈愿：「愿此箭能释放。」那毒箭即射出，插在地面上。[6]

沙玛瓦帝教诫：「大王！不得迫害无邪恶者。」

优填王放下弓后，将自己浸泡在水中，然后湿着衣裳及头发，跪在沙玛瓦帝面前说：「请宽恕我，我因为玛甘蒂雅的唆使，而做了愚蠢的事。」

5　定遍满神变（Samādhi vipphāra iddhi）指四禅、四无色界定所遍满的神变。在生起（初禅等）定以前或以后，依其刹那止（奢摩他）的威力之殊胜妙用。

6　有关毒箭无法伤害沙玛瓦帝的说法，亦有其他版本述说优填王射出了箭，但由于慈爱的力量，那支箭发射至沙玛瓦帝胸口前，折返回转向国王，但并未射中任何人。

「我宽恕你，大王！」沙玛瓦帝说。

「真好！你对我充满慈爱与宽恕。从今日起，你能随意供养佛陀，你能前往寺院供养及闻法，你将受到良好的保护。」

沙玛瓦帝趁此机会提出请求：「果真如此，大王能否请世尊每日安排一位比丘至宫中说法呢？」优填王允诺。

优填王前往寺院顶礼佛陀，向佛陀提出沙玛瓦帝的请求。佛陀将此任务指派阿难尊者（Ānanda）。从那时候起，沙玛瓦帝与五百女侍者每日邀请阿难尊者至宫中，并在佛法教导结束后供养饮食。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安住慈心者，以沙玛瓦帝为第一。」[7]

五百袈裟供导师

有一天，在五百侍女的陪同下，沙玛瓦帝及优填王在一座花园游步。当时，沙玛瓦帝听见阿难尊者正在同一座花园的一棵树下端坐，于是向优填王恳求前往顶礼自己的导师。优填王给予允诺，于是沙玛瓦帝及侍女们前往阿难尊者之处，礼敬后坐于一面。

7　《增支部》1 集 261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mettāvihārīnaṃ yadidaṃ sāmāvatī」。

阿难尊者为她们教示、说法，沙玛瓦帝及侍女们闻法而心生欢喜，供养阿难尊者五百件袈裟上衣——郁多罗僧（Uttarāsaṅga），随后起座礼敬，右绕而往优填王之处。

优填王见沙玛瓦帝返回他的身边，询问之下而得知她们供养阿难尊者五百件郁多罗僧衣，他感到忿怒，并且责难：「为何沙门阿难接受数量如此众多的袈裟？沙门阿难想成为卖衣的商人吗？他想开商铺吗？」

于是，优填王前往阿难尊者之处，相互问好之后，坐于一面，并对尊者说：「尊者阿难！我的王妃及侍女是否来过此处呢？」

「大王！你的王妃及侍女来过此处。」

「尊者阿难！她们给予尊者何物呢？」

「大王！她们供养我五百件郁多罗僧衣。」

「尊者阿难！如此多件衣，您如何处理呢？」

「大王！我将分给那些袈裟已破旧的比丘们。」

「尊者阿难！那些破旧的袈裟，您们如何处理呢？」

「大王！那些破旧的袈裟将作为上敷具。」

「尊者阿难！那些旧的上敷具，您们如何处理呢？」

「大王！我们将把它作为坐垫的套子。」

「尊者阿难！那些旧的坐垫套子，您们又如何处理呢？」

「大王！我们将把它作为地上的敷具。」

「尊者阿难！那些旧的地上敷具，您们如何处理呢？」

「大王！我们将把它作为拭足布。」

「尊者阿难！旧的拭足布，您们又如何处理呢？」

「大王！我们将把它作为去除污垢的杂布。」

「尊者阿难！那些旧的杂布，您们如何处理呢？」

「大王！我们将把它弄碎后，与泥浆混合，作涂地板之用。」

那时，优填王心想：「沙门释子如理使用一切物品而不浪费。」于是，他再供养阿难尊者五百件袈裟，阿难尊者一共获得一千件袈裟的供养。[8]

恶业成熟葬火海

玛甘蒂雅心想：「我策划的报复行动全告失败，该如何是好？」她感到万念俱灰，因此作出绝望的尝试。她计划游说优填王前往城外的一座花园，趁优填王外出时，纵火焚烧沙玛瓦帝的宫殿，制造成是一起意外事故。她交代叔叔执行这精心筹划的计谋，自己则在事发前出城，以避开成为嫌犯的讥嫌。

于是，当优填王外出时，她叔叔依照玛甘蒂雅的命令前来王宫，将布料浸泡在油中，然后缠绕在沙玛瓦帝宫殿的柱

8 《律藏》小品 • 第十一五百（结集）犍度（V.ii 284）。

子上。当沙玛瓦帝的侍女们经过时，问道：「叔叔！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的女孩！国王下令稳固这些柱子，因此交代裹上以油浸泡的布。很难理解为何在王宫某些事得做，某些事不应做。我求求你别在这儿了！」当侍女们离他而去后，他以优填王之名让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进入他所指定的房间，并迅速将门上锁，禁止她们离开。随后他逐一将浸油之布燃火，并迅速离开王宫。

沙玛瓦帝眼看熊熊烈火犹如怒海狂涛一般，快速地蔓延扩张，她对所有侍女教诫：「即使以佛陀的神通智慧，亦无法准确地计算，从无始劫的生死轮回以来，我们的身体曾多少次被大火所燃。因此，慎勿放逸！」

当烈火将宫殿吞噬时，沙玛瓦帝及五百位侍女们以苦受作为禅修所缘，因而证得更高的道果。

烈火将整座宫殿烧得精光，玛甘蒂雅最后的计谋终于成功了。这不幸的事件传遍全城，大家议论纷纷。众多比丘早晨着衣持钵，前往憍赏弥托钵，用膳完毕归来礼敬佛陀，向佛陀询问被火烧死的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们投生何处。

佛陀说：「比丘们！在这些在家女居士之中，有些人是入流者须陀洹，有些是一来者斯陀含，有些则是不来者阿那含，她们当中没有一人在命终时，是未证得道果的。」

佛陀说出以下偈子：

> 世人无明缚，所见作美好。
> 愚者执着缚，为黑闇所覆。
> 彼如见永恒，所见无何物。[9]

世人被无明所系缚，将此世间视为美好。愚者被执着所束缚，而身陷在无明黑暗之中。世人所见的世间仿佛是永恒一般，但是真正「见」者，了知一切皆为因缘和合而有，实乃空无一物可执取。

玛甘蒂雅受恶报

当优填王听见呐喊声：「沙玛瓦帝王妃的宫殿着火了！」他急忙赶到现场，但是在抵达前，宫殿已烧成灰烬。扑灭了火焰，在众多随从与眷属的围绕下，优填王坐在废墟前黯然神伤，对沙玛瓦帝之死感到悲痛欲绝，脑海里不断浮现沙玛瓦帝的美德。

「是谁做出这种事呢？」优填王心想。

经过斟酌推想，优填王获得结论，认为犯下此滔天大罪的主谋必定是玛甘蒂雅。但是他猜想：「倘若我恐吓她，她一定不会招认，因此我必须以计谋诱使她招认。」

当他如此思惟后，转身对身边的大臣说：「在此之前，无论做任何事情，我都感到忧虑，沙玛瓦帝一直寻找机会杀死我。如今我终于可以宽心，能够高枕无忧了。」

9　《自说经》7 品 10 经。

大臣问：「陛下！是谁做这事呢？」

「做这事的人，一定是真正爱我的人。」优填王回答。

玛甘蒂雅当时就在附近，听见此番话语时，她立刻站出来骄傲地承认这场大火、沙玛瓦帝与侍女们的死，都是她一人所为，是她指示叔叔纵火烧死沙玛瓦帝。优填王佯装高兴地说：「除了你，没有人真正爱我。我很欢喜，我承诺将满足你的愿望，邀请你所有的亲戚到王宫来吧！」

玛甘蒂雅雀跃地请人传递讯息给她的亲戚们：「国王对我感到满意及欢喜，并承诺将满我所愿，快来王宫吧！」

优填王对所有来到王宫的人，皆给予至高的敬意，以致于那些与玛甘蒂雅毫无关系的人们亦行贿赂而称：「我是玛甘蒂雅的亲戚。」

当优填王将他们都掌握在手中时，他请人在王宫挖掘深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逮捕扔进坑里，再覆盖稻草，然后将火点燃，活活将他们烧死，并以铁犁将焦尸犁成碎片。

至于玛甘蒂雅的杀戮罪行，优填王以更残酷的方式处置，切割她身上的肉放入油中煮，以此将她凌虐致死。玛甘蒂雅加诸于他人的恶行，全数回到自己身上，此恶果还会让她继续在地狱长时受苦。

有一次，比丘们在法堂讨论此事：「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在宫中被火烧死；玛甘蒂雅的亲戚被稻草覆盖而烧死，并以铁犁碾碎；玛甘蒂雅则被油所煮。他们之中谁死了？谁活

着呢？」当佛陀进入法堂，询问比丘们所论何事，比丘们如实地向佛陀报告。

佛陀说：「比丘们！那些放逸的人即使活了百岁，但是他们是死的；那些不放逸的人，无论死亡或活着，他们是活着的。当玛甘蒂雅还活着时，她已经死了；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们即使死了，她们依然活着。比丘们！不放逸者不死。」

于是，佛陀说了以下偈言：

无逸不死道，放逸趣死路；
无逸者不死，放逸者如尸。

智者深知此，所行不放逸；
乐于不放逸，喜悦于圣境。

习禅者坚忍，勇猛常精进；
离轭获安稳，得无上涅槃。[10]

不放逸是不死之道，放逸趣向死亡之路，不放逸者不死，放逸者经常死亡。智者了知此道理，因此所行不放逸，乐于不放逸，住于圣者喜悦的境界中。习禅者常坚忍精勤，因此得以解脱烦恼，获得安稳，证得无上涅槃。

因果平等实不虚

一日，有关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之死，比丘们在法堂互相讨论着：「如此这般具有信心及慈爱的女居士们竟然遭受横死，这并不合理。」

10　《法句经》第 21 ～ 23 偈。

此时，佛陀走入法堂，问道：「比丘们！你们坐在此处所论何事？」

当比丘们如实地向佛陀报告时，佛陀说：「比丘们！倘若仅看这辈子，以沙玛瓦帝为首的五百女居士遭受横死，确实不合理也不公平。然而，倘若审查她们过去世所造下的恶业，此生所遭受的果报都是合理的。」

「世尊！她们在过去世造了什么恶业？请告诉我们。」于是，佛陀叙述沙玛瓦帝及五百侍女过去世的因缘。

过去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当梵与王（Brahmadatta）治国时，有八位辟支佛每日受邀至王宫应供，并由五百侍女代为供养及照料。有一天，当他们用膳完毕后，其中七位辟支佛腾空飞往喜马拉雅山，另一位辟支佛独自坐在河岸边的草丛堆中，进入灭尽定。

那时，波罗奈的王后及五百侍女们到河边沐浴嬉戏，当她们从河中出来时，身体感到寒冷而颤抖。为了驱寒，她们说：「我们找个地方生火吧！」她们四处走动后，发现那堆草丛，心想没有比那堆草丛更适合生火的地方了，于是堆放更多草及木在四周，并燃起火堆。

当草丛燃起时，她们惊讶地发现草丛中正端坐着辟支佛。眼看来不及灭火救出辟支佛，她们喊着：「完了！完了！国王的辟支佛正被燃烧着，若国王得知我们是纵火的罪魁祸首，他铁定会将我们全都烧死。」原本无心而不存有任何杀害动机，但是由于畏惧国王的惩罚，她们在那一刻生起杀念，决定毁灭证据。

于是，她们从四处寻来更多的干草与木材，并堆放在辟支佛的四周，直至堆砌成大柴堆。然后，她们将油浇淋在柴堆上，并说：「现在，他将被燃烧成灰烬。」随后转身离去。

任何一尊佛、辟支佛、阿罗汉及阿那含圣者进入灭尽定时，他们将不会受到任何一丝伤害。即使她们堆砌百千的柴火并淋上更多的油，这位辟支佛也将毫发无损，亦不会感受到丝毫的灼热感。那辟支佛在七日后从灭尽定出定，拍去身上的尘灰，腾空飞往另一处。

那位王后即是沙玛瓦帝，侍女们即是沙玛瓦帝今生的五百侍女。由于她们生起欲烧死辟支佛的恶心，作出伤害的行为，此恶行已导致恶业的形成。她们舍报后堕至火烧地狱几十万年。

由于相同的恶业未尽，在接下来数百世的生命里，她们或遭房子被烧、或被困在房中被烧死，他们多次承受如此的果报。这果报在此生再度成熟，这是为何她们在这辈子遭遇如此的死亡，此缘于过去世所造作的恶业。

沙玛瓦帝被佛陀誉为「安住慈心第一女居士」，源于过去世的愿心。十万劫前，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沙玛瓦帝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富者之家。

有一次，她听闻佛陀说法，佛陀赞誉其中一位女居士为「安住慈心第一」。她听闻后雀跃欢喜，希望能在未来佛座下，获得与该位女居士同等的功德与殊荣。她虔敬供养以佛为首的僧团，并发此愿。之后，她仅在天界及人间流转，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跋达瓦提城，巴达瓦提雅富人之家。

沙玛瓦帝是慈悲的化身，在多次遭遇陷害时，从未生起报复及瞋心。即使敌人以兵器相向，欲夺其性命时，她依然报以慈爱及关怀。在面对过往的恶业成熟，遭受葬身火海的陷害时，她并不瞋恨任何人，反而以此作为修行的增上缘，在道果的体证上更为增上。虽然她的一生布满荆棘，但是她却让慈悲的花朵，在荆棘上处处遍开，铺出一条庄严光明的圣者之道。

第二冊・第六章

火焰化清凉甘露

——禅定第一女居士——郁多罗难陀母

Uttarānandamātā

郁多罗难陀母（Uttarānandamātā）的生平有着神奇的转变。她的家庭本处于古印度社会的奴隶阶级，却仰仗布施圣者的功德力，她的家庭在一夜之间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她及父母由此摆脱奴隶的命运，父亲更成为城内拥有无尽财富的富人之一。

郁多罗难陀母随后听闻佛法而转凡入圣，她以禅定而闻名，在面对敌人以热油淋向她时，她能在弹指的瞬间进入慈心三昧而毫发无损。对于怀着恶心伤害她的敌人，她不但不起瞋心，反而以德报怨，慈悲地帮助敌人亲近佛陀，由此使敌人得入圣者之流。郁多罗难陀母以慈爱降伏瞋恨、从善如流的美德，成为流传千古的美事。

父母施舍利弗尊者

郁多罗难陀母出生于王舍城（Rājagaha）奴隶之家。她原名郁多罗（Uttarā），父亲名为富楼那悉哈（Puṇṇasīha），母亲亦同名郁多罗（Uttarā）。他们一家三口是王舍城富人苏玛那（Sumana）的奴婢，居家一贫如洗，吃不饱亦穿不暖。

在吉祥的日子，王舍城举城欢庆特别的节目，国王宣布：「王舍城人民将享有七日的假期！」

富人苏玛那听闻此消息，对大清早到他家的仆人富楼那悉哈说：「富楼那！侍从们想放假庆祝节日，你想放假过节，或是受薪工作？」

富楼那悉哈对雇主苏玛那说：「主人！假期是富人的专利，我家的米还不足够煮明日的粥，节庆对我有何益？如果我有牛只，还宁可去犁田。」

「很好，带着牛只犁田去吧！」

于是，富楼那悉哈领了一只强壮的牛和一把犁，对他的妻子说：「亲爱的妻子！市民们都在欢庆度假，由于我们太贫穷了，我必须工作以获得津贴。今天午餐，请你煮平日份量的两倍，再将便当带给我。」语毕，他便往稻田去工作。

那时，舍利弗尊者已进入灭尽定七日，并在第七日从灭尽定中出定。舍利弗尊者生起此念：「今天谁能接受我的祝福呢？」随即以超越凡人的天眼观察，发现富楼那悉哈证悟的因缘已成熟。于是，舍利弗尊者在清晨时分，着衣持钵，前往郁多罗的父亲 —— 富楼那悉哈犁田之处。

舍利弗尊者站在距离富楼那悉哈不远处，好让富楼那悉哈能看见他。当富楼那悉哈见到舍利弗尊者时，他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趋前向尊者作五体投地的礼敬。舍利弗尊者为了富楼那悉哈的利益，将钵及滤水囊递给他。

富楼那悉哈心想：「尊者或许需要一些水洗脸。」于是，他将蔓藤制成牙刷，供养舍利弗尊者。当尊者在漱洗时，他拿着钵及滤水囊，盛满已过滤的清水供养舍利弗尊者。

舍利弗尊者以水洗脸后，心想：「此人居家在城市的最末端，倘若我前往他家，他的妻子将无法遇见我。我将在此处稍候片刻，待他的妻子为他外出送饭时，我再启程。」

当舍利弗尊者知道他的妻子已从居家出发时，尊者随即往城里的方向行去。

此时，富楼那悉哈心想：「过去尊者从未经过此处，或许出自于哀愍我、为利益我的缘故，今日尊者特来此地。我的妻子已在途中为我送来便当，若能供养尊者，那该有多好啊！」

在这吉祥日的清晨，郁多罗的母亲以被分配的米量烹饪，带着便当前往富楼那悉哈农耕的田地。途中，她遇见舍利弗尊者，心想：「过去即使我遇见尊者，也没有食物能供养；当我有食物能供养时，却没有遇见尊者。如今我既有食物，又遇见尊者，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将供养舍利弗尊者此饮食，再准备另外一份食物给我的丈夫。」

于是，她放下便当，向舍利弗尊者作五体投地的礼敬，并对他说：「尊者！请勿介意这些食物的粗糙，请赐予仆人祝福。」于是，将她煮好的米饭放入舍利弗尊者的钵里。

当郁多罗的母亲倒入一半的米饭时，尊者即以手覆钵，说道：「已足够！」

她说：「尊者！一份饮食不能划分成两份，我希望能毫无保留地供养尊者。不为此生的利益，而为来生的福祉。」语毕，她将米饭悉数倒入尊者的钵里，并发愿：「愿我能获得您所证悟的佛法，愿我们能摆脱贫困。」

「愿你所求满愿。」舍利弗尊者给予祝福之后，即返回寺院。

郁多罗的父母对舍利弗尊者作了具备四种条件的布施[1]。此殊胜的布施，让他们迅速地在此生获得善报。

一夜之间家财万贯

郁多罗的母亲返回居家，下厨烹调另一份食物，带至富楼那悉哈农耕的田园。那时，富楼那悉哈耕犁将近一英亩[2]的田地。他饥饿难忍而放下牛轭，坐在一棵树荫下，饥肠辘辘地呆望着道路。

1　在《法集论注释》（Atthasālinī）与《法句经注释》（Dhammapada Aṭṭhakathā）提到具备四种条件的布施，能得现法受业，在当生即能带来善报。四种条件的布施即：一、所布施的物品是如法获得的；二、对布施具有信心与具备三种思缘，即布施前、布施时、布施后欢喜；三、接受者是已证得阿罗汉或不还果的圣者；四、接受者刚从灭尽定出定。

2　富楼那悉哈所犁的土地，以印度古代的衡量单位为一伽里沙（Karīsa），即接近一英亩。

他的妻子远远看见富楼那悉哈，想着：「那是我的夫君，正忍受着饥饿而坐在路边等我。倘若他训斥：『你拖延太久了！』或用鞭子的把柄打我，那我所做的善业将功亏一篑。因此，我必须先发言！」

于是，她走到富楼那悉哈身边，用缓解地语气说道：「亲爱的夫君！我请求你在今天抑止你的怒气。」

「为什么？」富楼那悉哈疑惑地问道。

「亲爱的夫君！今早我遇见佛陀的首座弟子——舍利弗尊者，我将原本要带给你的米饭全数供养尊者。之后，我返回家另外再煮一份便当送过来，这是为何我今天迟到的原因。」

「亲爱的妻子！你已做了令我感到最欢喜的事，将我的米饭供养尊者，你做得太好了！今早，我供养舍利弗尊者牙刷和净水。因此，今天尊者的一日所需，皆由我们所供养。」这对夫妇对他们的善行感到喜悦不已。

富楼那悉哈进食之后，躺在妻子的腿上小歇一会儿。当他睡醒睁开双眼时，看见他所犁过的土地都变成一片金黄，犹如散落的黄花（Kaṇikāra）遍满土地，光耀夺目。

他惊讶地对妻子说：「亲爱的妻子！那些是什么东西？」他举起手指，指向那片金黄色的土地。「我所犁过的每一寸土地，看起来犹如遍地黄金！」

妻子睡眼惺忪地说：「亲爱的夫君！或许是你劳作过度，产生幻觉。」

「看！你亲眼看看！」富楼那悉哈喊道。

妻子揉揉双眼，看着眼前那片土地，说道：「亲爱的夫君！你说的是真的，那些东西看起来就像是黄金。」

富楼那悉哈站起身子，走向那片金光闪闪的田地，弯腰捡起金黄色的土块，并以犁辕敲击。那金黄色的土块变成柔软的黄金团，犹如糖浆粘在犁辕上。

他惊叹地向妻子展示手上的黄金，说道：「亲爱的妻子！他人需等待三至四个月，所播下的种子才能有所收成。然而，我们的善行播种在以舍利弗尊者为福田的肥沃土地上，立即带来如此丰硕的收获。在这接近一英亩的土地上，找不到任何如诃子果般大小的寸土，不变成黄金。」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妻子问。

「如此庞大的黄金数量，我们不能私藏。」富楼那悉哈回答。

于是，他捡起黄金土块，盛满装米饭的容器，前往王宫面见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

频婆娑罗王接见富楼那悉哈，问道：「朋友！你从何处获得这些黄金？」

「陛下！今天我犁过的田地都变成黄金，请国王派遣人前往收集。」

「你是谁？」国王询问。

「我的名字是富楼那悉哈。」

「但是，今天你做了何事呢？」

「今日清晨，我供养舍利弗尊者牙刷和净水，而我的妻子亦把为我准备的米饭供养舍利弗尊者。」

频婆娑罗王听后，惊叹道：「今天你即获得了供养舍利弗尊者的果报，朋友！我该如何做呢？」

「请国王派遣数千辆车乘，将黄金运载至王宫。」富楼那悉哈回答。

于是，频婆娑罗王派遣众多随从，驾驶数千辆车乘，前往富楼那悉哈耕犁的田地收集黄金。

众多随从着手在田地收集黄金时，他们说：「这是国王过去所作的善业，果报成熟所致。」此时，他们手中的黄金立刻变为土块！他们收集不到任何黄金。随从们立即向频婆娑罗王禀报此事。

频婆娑罗王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得说：『这是富楼那悉哈过去所作的善业，果报成熟所致。』」

随从们按照频婆娑罗王的指示去做，手上的泥土随即变为黄金，他们成功收集田地内大量的黄金。于是，上千辆车乘载满黄金，并堆积在王宫的广场，堆砌至多罗树那般高。

频婆娑罗王召集富商们集思广益：「在这座城里，有谁的房子能容纳如此庞大的黄金数量吗？」

「陛下！并无房子能容纳如此大量的黄金。」

「对于黄金的拥有者——富楼那悉哈，我们该怎么做？」频婆娑罗王再问。

富商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陛下！富楼那悉哈应被赋予『财务大臣』的头衔。」

频婆娑罗王同意他们的说法，赐封他为「多富长者」（Bahudhanaseṭṭhi），并将所有收集的黄金都交给他。在同一天，富楼那悉哈正式任命为财务大臣，为此举行庄重的就职典礼。富楼那悉哈成为频婆娑罗王统治区域内，拥有无尽财富的富人之一。

闻法生起离垢法眼

那时，富楼那悉哈对频婆娑罗王说：「一直以来，我们寄宿在他人家中。请赐予我们居所。」

于是，频婆娑罗王指向一处灌木林，对他说：「你看见那一片灌木林吗？可在那一处兴建自己的住处。」

获得国王赐予的土地后，富楼那悉哈在该处建造一栋新房子。在新屋落成时，他举办七日盛大的庆典，同时庆祝受封「财务大臣」的头衔。富楼那悉哈邀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到新住处，连续七日行广大布施，以胜妙饮食供养佛陀及僧伽。

在庆典的第七日，当佛陀宣说佛法时，富楼那悉哈与妻子，以及女儿郁多罗，一家三人全证得须陀洹果。

嫁入无信外道之家

富楼那悉哈的前雇主——苏玛那并不是佛陀的追随者。当他知道富楼那悉哈有一位成年未嫁的女儿郁多罗，他想让自己的儿子迎娶她。于是，他派人向富楼那悉哈提亲，但是被富楼那悉哈拒绝了。

苏玛那生气地说：「那位曾经依靠我的人，现在因为有财有势而不屑我。」他请使者传达他的不满。

富楼那悉哈亦不甘示弱地向使者解释：「你的主人是傲慢的！他应记住，不能因为某人出生贫穷，而期待他永远贫穷。现在我的财富，足以购买如苏玛那这般的富人作为我的奴隶。」

「我这么说并非贬低他的阶级地位，他依然是我尊敬的家主。我的观点是：我的女儿是一位入流者，一位佛陀教法的圣弟子。她每日以一枚金币的鲜花供养三宝。我不能将女儿送至像苏玛那这般的外道家庭。」

当苏玛那得知富楼那悉哈采取的坚定立场时，他改变了态度。他向富楼那悉哈转达：「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因此而毁坏，我将确保我的儿媳妇每日获得两枚金币的鲜花。」

富楼那悉哈具有感恩的美德，他最后妥协于苏玛那的建议，将女儿郁多罗嫁给苏玛那的儿子。在雨季初端，郁多罗嫁入苏玛那家。

聘请妓女服侍丈夫

有一天，郁多罗对丈夫说：「亲爱的夫君！当我居住在父母家时，每月我皆持守八斋戒八日。若你同意，我也将在此处如是受持。」虽然她温和地提出请求，但是她的丈夫却斩钉截铁地拒绝她，她不得不温顺地忍受。

那时，比丘们进入为期三个月的雨安居。在雨安居初期，她再次寻求丈夫的许可，以便能在三个月内持守八斋戒。然而，她再度遭到丈夫无情地拒绝。

从郁多罗嫁入夫家那一天起，她既无法受持斋戒，亦无法亲近比丘或比丘尼听闻佛法，更没有机会广行供养。当两个月半已过，她问侍女们：「雨季还剩下多少天呢？」

「女士！雨季还剩下半个月。」侍女回答。

于是，郁多罗向父亲传达讯息：「为何将我扔进如此一座监狱？我宁可卖给人当奴隶，也不愿意在此不具正信的家庭存活。从我首日嫁入夫家至今，连一日受持斋戒的机会都没有，也没有机会亲近比丘或比丘尼听闻佛法，更不用说有机会能完成一次的善行。」

当她父亲收到此讯息时，他感到难过及内疚，心想：「我可怜的女儿！她过得如此不开心。」

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来完成女儿的心愿，他委托某人将一万五千金带给女儿，并传达讯息：「在我们的城市有一位名为师利玛[3]（Sirimā）的名妓，每晚收费一千金。你将一万五千金交给她，请她服侍你的丈夫十五天。在这段时期，你就能完成你想要做的善行。」

于是，郁多罗召唤师利玛到她家中，并对她说：「亲爱的师利玛！我将在接下来的十五天持守八斋戒，这一万五千金作为你的酬劳，请你在这期间服侍我的丈夫。」

「好的。」师利玛接受这笔交易。

于是，郁多罗将师利玛带至她丈夫的身边。

当她的丈夫看见师利玛时，他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郁多罗回答：「夫君！在接下来的十五天，师利玛将代替我服侍你。我希望能在接下来的两周持守八斋戒、供养僧团及听闻佛法。」

当她丈夫端视明豔不可方物的师利玛时，他立即同意这项安排，说道：「好的，就这么办！」并允许她持守斋戒十五天。

于是，郁多罗前往礼敬佛陀，并提出邀请：「世尊！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请到我的家中接受我饮食的供养。」佛陀默然而许。

3　师利玛（Sirimā）的事迹，请参阅第二册第十三章「一夜千金，死後无人问津」。

在得到佛陀的同意后，她雀跃欢喜，心想：「从这一天开始直至雨安居结束，我将得以供养佛陀，并听闻佛法。」

她返回家后，进入厨房作诸多安排，对侍女说：「粥如此煮」、「蛋糕那么做」。郁多罗自由地履行她的心愿，清晨为佛陀及僧团准备饮食，并供养以佛为首的僧团。当佛陀返回寺院时，她独自留在楼上严谨持守斋戒，如此祥和地度过十五天。

慈爱不受热油所伤

为期三个月的雨安居进入最后一天，那天亦是她受持八斋戒的圆满日。从清晨开始，她忙碌于准备米粥及各种殊妙饮食供养佛陀及僧团。

那时，她的丈夫在豪宅的楼上与师利玛嬉戏，他将窗户的帘子拉开俯视屋内的状况。郁多罗碰巧抬头望向窗户，他们视线相交，彼此互望而微笑。

她的丈夫微笑，因为看见这女人为了供养饮食，全身浸湿着汗水，布满木炭及烟灰。他笑着心想：「多么愚笨的女人！不懂得享受自己所拥有的财富与舒适，舍弃尊贵的身分，与侍女们一起混在厨房瞎忙。她想：『我要供养出家人』，而且她那么做时，竟然为此感到高兴。」

郁多罗微笑，因为看见这男人的放逸，想着：「这位家主的儿子忘失无常，误认为生命里的安逸与舒适是持久的。」

然而，在旁的师利玛看见这对夫妇对望微笑，心中燃烧起嫉妒的火焰，心想：「这个奴隶郁多罗，竟然在我的面前与我的丈夫调情！我将让她处在痛苦的深渊中！」当下她产生错觉，认为她和这家主的儿子才是真正的夫妻，一时忘了自己的真实身分不过是被雇请而来的妓女。

愤怒填胸的她冲下楼，怒气冲冲地闯入厨房，推开仆人，拿起大勺子将正在沸腾的油从锅子里捞起，然后走向郁多罗。

郁多罗知道师利玛拥有这个居家的主权长达半个月，误认为自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看见师利玛愤怒地走向她时，她想：「我的朋友帮了大忙！与她所作的伟大善行相比，此世界为小，梵天界为低。多亏有她！我才能如愿布施及听闻佛法。若我对她怀有瞋心，且让这滚烫的热油烧烫我；倘若没有，且让它不烫伤我。」想毕，她在瞬间进入禅定，对敌人散发慈心，慈爱沁透她全身。

当师利玛将沸腾的热油淋向郁多罗的头时，在慈心威力的保护下，她感受不到热油的灼烧。那滚烫的热油仅流过身子，犹如清水浇淋在荷叶上，不造成丝毫的伤害。

这是郁多罗的「定遍满神变」（Samādhi vipphāra iddhi），这种高层次的禅定力而引发的神通，足以影响某些生理情况及自然现象，让行者远离危险及伤害。

然而，师利玛反而更加愤怒，她再次拿起另一勺热油走向郁多罗。那一刻，郁多罗的侍女们一起冲上前抓着她，并

将她拽倒在地，报以拳打脚踢，怒骂道：「你这奴隶！你仅是我们女主人的雇佣，在此处仅仅住了十五天，竟然想与我们的女主人竞争！」

她们情绪激动地毒打师利玛，郁多罗极力劝阻无效，干脆以身体挡在师利玛身前，并将所有侍女推开。她出自真心地关怀师利玛，教诫她：「你为何做出如此的恶行？」她以温水为师利玛清洗伤口，并为她敷上极品草药。

利益敌人令闻佛法

师利玛突然觉醒自己不过是个妓女，也意识到自己已偏离事实太远，其实自己仅是这个家的过客。她想：「仅仅因为她的丈夫对她微笑，我便将沸腾的热油浇淋在这女主人的头上，我确实做了最邪恶的事。然而，这女主人不但没有命令她的侍女逮捕我，反而在她们痛打我时将她们推开，竭尽全力地保护我，做任何她能为我做到的事。倘若我不请求她的宽恕，我的头或将碎裂成七片。」

受到郁多罗的慈爱摄受，师利玛跪在郁多罗足下，请求她的宽恕：「亲爱的女士！我为自己鲁莽的行为向您忏悔，请您原谅我。」

为了师利玛的利益，郁多罗对她说：「亲爱的师利玛！我现在还无法接受你的忏悔。我是父亲的女儿，我的父亲尚活着，若我的父亲宽恕你，我也会原谅你。」

「好的，我将向你的父亲——财务大臣富楼那悉哈请求宽恕。」师利玛说。

「在轮回中，富楼那悉哈是我的父亲；但是，若我那位脱离轮回的父亲宽恕你，我亦会原谅你。」郁多罗如是回答。

「但是，谁是你所说的那位脱离轮回的父亲呢？」师利玛继续问。

「佛陀，正等正觉者。」郁多罗回答。然后，她继续说：「明日佛陀与僧团将到此处应供，依你的能力所及，在此处亲自献上饮食供养，并请求佛陀的宽恕吧！」

「好的。」

师利玛起身返回自己的住处，准备各式各样精致殊妙的饮食。次日，她带领五百随从与所准备好的饮食，前往郁多罗的住处。然而，她不敢亲自将饮食放入佛陀及比丘僧众的钵内，仅站立在一旁等待。郁多罗接过她所准备的饮食，为她作妥善的处理及安排。

在佛陀与僧众们用膳结束时，师利玛及五百随从跪在佛陀的足前说：「世尊！昨日我对郁多罗做了错误的行为。我向她请求原谅，然而她说，我必须先得到世尊的宽恕，她才会原谅我。请世尊宽恕我！」

佛陀说：「师利玛！我宽恕你。」

于是，师利玛走向郁多罗，向她礼敬请求宽恕。

郁多罗说：「师利玛！我宽恕你。」

佛陀接着问郁多罗：「当师利玛将热油浇淋在你的头上时，你作何感想？」

「世尊！我对她散播慈爱，想着：『我的朋友帮了大忙！与她所作的伟大善行相比，此世界为小，梵天界为低。多亏有她！我才能如愿布施及听闻佛法。若我对她怀有瞋心，且让这滚烫的热油烧烫我；倘若没有，且让它不烫伤我。』我感激她的帮助，对她无瞋恨及厌恶。」

「很好，郁多罗！」世尊说:「这是克服瞋心的正确方法。以慈爱调御瞋恚者，以善行调伏造恶者，以慷慨慑服吝啬者，以真实语战胜说谎者。」

于是，佛陀说出以下偈言：

> 以不忿胜忿，以善胜不善，
> 以施胜悭吝，以实胜虚妄。[4]

当佛陀说此偈颂结束时，郁多罗证得斯陀含果[5]。郁多罗的丈夫、公婆，以及师利玛与其五百随从，皆证得须陀洹果。师利玛邀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次日到她家中接受饮食供养。

4　《法句经》第 223 偈。

5　斯陀含（Sakadāgāmī）又称「一来」。斯陀含圣者断三结（身见结、疑结及戒禁取结），贪、瞋、痴薄，最多仅在人间或天界再生一次，即证阿罗汉果并般涅槃。

之后，郁多罗生下一名儿子，取名为难陀（Nanda），从此以后大家都称她为郁多罗难陀母（Uttarānandamātā）。

郁多罗以禅定闻名，精通且能疾速入定或出定。当她面临被热油烫伤的关键时刻，瞬间进入了禅定，让心安住于慈爱。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禅定者，以郁多罗难陀母为第一。」[6]

郁多罗女天宫之主

郁多罗难陀母舍报后，转生于天界，住在郁多罗女天宫。《小部•天宫事经》[7]（Vimānavatthu）记载，目犍连尊者（Moggallāna）问出生在天界的郁多罗难陀母：「女神！你的容色照耀十方，恰如拂晓的明星。你依何因缘拥有这般容色？以何因缘得此天宫享受善果？为何可意的财宝为你而生？女神！大威神者！我问你，你在人间时，造作何种福业？缘于何因缘而你有如此的辉光？你的容色照耀十方？」

郁多罗女神受目犍连尊者所问，充满喜悦地向尊者解说如何得此业果。

「我住居家时，无嫉妒、无悭贪亦无恼害。我顺从夫君而没有怨怒，常行斋戒不放逸。每半月中的第八日、第十四

6 《增支部》1 集 262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jhāyīnaṃ yadidaṃ uttarānandamātā」。

7 《天宫事经》15 经。

日、第十五日以及神变月，受持八支斋戒。我常持斋戒，以戒防护自制，乐于分享而住于天宫。我离杀生、制妄语、离偷盗、离邪行及离饮酒。喜于此五戒，通达圣谛，为有声望具眼者——乔达摩佛的优婆夷。」

「我依自己的戒与名誉而具有声望，享有善福果，无病且获得安乐。依于此我具有如此的容色，依于此我得此天宫享受善果，亦有可意的财宝为我而生。」

「比丘！大威神者！我向您奉告，我在人间时，因造作此福业而有如此的辉光，我的容色及光芒照耀十方。」

「尊者！您以我之名，以头面顶礼世尊之足，说：『世尊！优婆夷名郁多罗，以头面顶礼世尊足。』尊者！倘若世尊授记我某沙门果，此并不足为奇。」

佛陀授记郁多罗为一来果斯陀含圣者。

十万劫前美丽心愿

郁多罗难陀母被佛陀誉为「禅定第一女居士」，源自她过去的愿心使然。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富人的家庭。

有一次，她在闻法时，看见胜莲华佛将一位女居士置为「禅定第一」的殊荣，她亦渴望自己能拥有如此的功德与殊誉。于是，她对佛陀及僧团行广大布施，并发如是愿。胜莲华佛预言，她的愿望将在未来佛座下实现。

她在十万劫间仅流转于天界与人间，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富楼那悉哈之家。一家人原为苏玛那的奴隶，后来因供养舍利弗尊者而摆脱贫困，父亲被赋予财务大臣的职称，自己亦成为财务大臣之女。

郁多罗难陀母利用在人间有限的生命，以崇高的美德开拓来生丰硕的果实。她在人间的修行与持戒行善之善业，使她出生在天界郁多罗女天宫享福不尽。举凡证得一来果的圣者，仅将在人间或天界出生一次即解脱轮回。

郁多罗难陀母以她在人间的事迹，激励世人勿平白浪费珍贵的人身，应积极使用现有的资源，为来生铺下光明平坦的道路。

第二冊・第七章

天厨妙供

——施上味第一女居士——苏帕瓦萨

Suppavāsā Koliyadhītā

苏帕瓦萨（Suppavāsā）是拘利族（Koliya）国王之女。她一生的事迹，印证因果不虚的道理。过往所造的恶业，使她承受比一般妇女更长的妊娠期，并经历难产七日之苦。然而，此生在佛法上的体证，让她转凡入圣，成为佛陀女居士弟子中的佼佼者。

苏帕瓦萨在饮食上的供养特别用心，她以虔敬的供养心，准备殊胜美味的供食，让受者无不饱足欣悦。在她色香味俱全的上味布施里，蕴藏着她丰富的戒、定、慧之修行内涵。

长达七年怀妊期

贵为拘利族公主的苏帕瓦萨，她在适婚的年龄时，嫁给离车族（Licchavi）摩诃利（Mahāli）王子。他们居住在名为沙迦涅拉（Sajjanela）的拘利城镇。当首次值遇佛陀，听闻佛陀开示法要时，她即证得须陀洹果。

不久之后，苏帕瓦萨有了身孕。自从妊娠以来，她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富裕，日间及夜间各有五百份礼物不期而至。为了试探苏帕瓦萨的福报，王家亲戚让苏帕瓦萨以手碰触一篮稻种，然后将它撒在土地上。不久之后，每一颗稻种各萌千株苗，谷米大丰收，生产量高达五十至六十车。

当稻米储放在谷仓时，他们让苏帕瓦萨以手碰触谷仓的门，自此稻米从谷仓被取时，谷仓又恢复原来的盈满。他们以这些谷米煮成米饭，分派给前来领取的人，并说：「这是公主的福报。」分派的米饭始终没有减少。在她怀孕期间，有着如此种种特殊现相。

然而，她的怀孕期十分漫长，年复一年地过去，却始终未有分娩的迹象。

那时，佛陀住在军持城（Kuṇḍiya）军持处林（Kuṇḍadhānavana）。苏帕瓦萨在怀妊第七年时，终于有了临盆的迹象。然而，她却一直无法顺利生产，连续七日受难产的煎熬，她经历无比强烈的痛楚。

她以这三种忆念来忍耐痛苦：

忆念世尊实自证悟，是宣说离苦之法的正等觉者。
忆念世尊诸弟子众，实善实践离苦之法者。
忆念涅槃，无有众苦，实为安乐。

苏帕瓦萨唤来自己的丈夫摩诃利，然后对他说：「夫君！你往诣世尊之处，依我之名，以头面礼敬世尊之足，然后对世尊说：『世尊！拘利女苏帕瓦萨，以头面顶礼世尊之足，奉问世尊是否少病、少恼、起居轻安？是否有气力，住于安乐？』」

「然后再对世尊说：『世尊！苏帕瓦萨怀妊七年、难产七日。她承受剧烈痛苦，虽然疼痛强烈，然而她以这三种忆念来忍耐痛苦，即：忆念世尊实自证悟，是宣说离苦之法的正等觉者；忆念世尊诸弟子众，实善实践离苦之法者；忆念涅槃，无有众苦，实为安乐。她依此三种忆念，来忍耐痛苦。』」

「好的！」摩诃利应诺苏帕瓦萨后，往诣佛陀之处，礼敬佛陀后坐于一面，然后复述苏帕瓦萨所交代的话语。

佛陀听后如是说：「愿拘利女苏帕瓦萨安乐、无痛苦。愿她产下健康无病之儿。」当佛陀如是述说时，在另一端的苏帕瓦萨即顺利地产下儿子。

「好的！世尊！」摩诃利对佛陀的祝福感到欢喜，他起身礼敬佛陀，右绕后返回自己的住处。

当摩诃利抵达住家时，见苏帕瓦萨已顺利诞下男婴，他惊喜万分地说：「哇！实在不可思议！哇！实在未曾有！如来具有如此的大神力、大威力。由于世尊的祝福语，苏帕瓦萨安乐、无痛苦地产下健康的儿子。」他感到快心满足。

七日上味饮食供

刚产下儿子的苏帕瓦萨，呼唤丈夫摩诃利，然后对他说：「夫君！你往诣世尊之处，再依我之名，以头面礼敬世尊足，说：『世尊！拘利女苏帕瓦萨，头面礼敬世尊足。』」

「再说：『世尊！苏帕瓦萨怀妊七年、难产七日，如今已顺利诞下健康之儿。她将七日供养比丘众饮食。世尊！请与比丘众接受苏帕瓦萨七日的饮食供养。』」

「好的！」摩诃利应诺苏帕瓦萨后，即往诣佛陀之处。抵达后，礼敬佛陀而坐于一面，然后，他对佛陀复述苏帕瓦萨所交代的话语。

然而当时，以佛为首的比丘僧团已接受其他人的饮食邀请，邀请者是目犍连尊者的男居士侍者。于是，佛陀对目犍连尊者说：「目犍连！你前往该男居士的住处，对他说：『贤友！拘利女苏帕瓦萨怀妊七年、难产七日，如今已安乐、无痛苦地产下无病之儿。她将连续七日供养饮食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苏帕瓦萨行七日供养后，你可再行供养。』」

「好的！世尊！」目犍连尊者应诺佛陀后，前往那位男居士之处，对他转述佛陀的话语。

男居士听后说：「尊者！倘若目犍连尊师愿意成为我『财、命、信』三法的保证者，我则愿意在苏帕瓦萨行七日饮食供养之后，再行供养。」

目犍连尊者对他说：「贤友！我是你『财、命』二法的保证者，你自身是『信』的保证者。」

男居士说：「尊者！倘若目犍连尊师愿意成为我『财、命』二法的保证者，我则愿意在苏帕瓦萨行七日饮食供养之后，再行供养。」

目犍连尊者为此事作调解，令该男居士满意后，往诣佛陀之处说：「世尊！那男居士同意让苏帕瓦萨作七日饮食供养之后，他再行供养。」

于是，苏帕瓦萨在七日间，以各种殊妙饮食亲手供养以佛为首的僧团，令他们食用饱足。她也让刚出生的幼儿——锡瓦利（Sīvalī）礼敬佛陀及比丘众。

此幼儿十分奇特，他出世后即能说话，犹如七岁的孩童般能做各种事务。在供养佛陀及僧众饮食的七日之间，锡瓦利为佛陀及僧众准备过滤的净水。

舍利弗尊者问那幼儿锡瓦利说：「小儿！在胎中时你能忍受吗？你所获得的饮食足够维系你的生命吗？有苦吗？」

锡瓦利回答：「舍利弗尊者！我七年间在血壶中，如何能忍受？所获得的饮食如何足够维系生命呢？」

舍利弗尊者问：「受此大苦后，出家不是更合适吗？」

锡瓦利回答：「尊者！倘若父母允许，我将出家。」

苏帕瓦萨见自己的幼儿正与舍利弗尊者对话，惊叹地说道：「我的儿子未满七日，竟然能与佛陀的法将 —— 舍利弗尊者对话。」内心大为欢喜。

佛陀问苏帕瓦萨：「苏帕瓦萨！你希望再得如此之儿吗？」

苏帕瓦萨回答：「我希望再得七位如他这般之儿。」

佛陀听后说出此偈：

> 不愉呈现为愉相，不喜假现为喜相，
> 苦相假显为乐相，征服懈怠放逸者。[1]

苏帕瓦萨趋前问舍利弗尊者，与幼儿锡瓦利所谈何事。舍利弗尊者说：「他诉说在胎中所承受的苦难，并说若得到父母的允许，他将出家。」

苏帕瓦萨回答：「善哉！尊者！请让他成为沙弥。」

阿罗汉儿具大福

舍利弗尊者将锡瓦利带回寺院，剃度之际，教导他观照「发、毛、爪、齿、皮」为禅修业处，并对他说：「你无需其他再多的教导，仅忆念七年在母胎所承受的苦即可。」随后，即为锡瓦利剃发。

1　《自说经》2 品 8 经、《本生经》100。

第一刀时，锡瓦利证得须陀洹果；第二刀时，他证得斯陀含果；第三刀时，他证得阿那含果；当剃发完成时，他即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那时，天人、龙及众人前来对锡瓦利供养四资具：衣服、饮食、卧具、医药。

从锡瓦利成为沙弥的那刻起，僧团的四资具随所需求而丰足不缺。无论锡瓦利处在林中或村庄、水中或陆地，在一切处，他皆获得广大供养。

有一次，佛陀为见舍利弗尊者最小的弟弟——离伐多比丘（Revata），与三万比丘众前往坚木林（Khadiravana）。那段路程远达三十由旬，危险难行且粮食稀少，因此佛陀带着锡瓦利比丘同行。

路途中，天人供养锡瓦利比丘四资具，锡瓦利比丘将所得的四资具供养佛陀及比丘僧众。在四资具不匮乏之下，佛陀及比丘众顺利抵达坚木林，得见离伐多比丘。之后，佛陀前往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在一次向大众说法时，赞誉锡瓦利比丘为佛陀的弟子中，「利养第一比丘」[2]。

《譬喻经》[3]记载，锡瓦利比丘在十万劫前，曾供养以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为首的比丘众七日饮食，并发愿获得如善见比丘（Sudassana）同等的殊荣及功德，成为佛陀座下「利养第一比丘」。

---

2 《增支部》1 集 207 经。

3 《譬喻经》三 • 55 品 540 • 第 17 ～ 25 偈。

在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佛（Vipassī Buddha）出于世间，居士们建造大寺供养毗婆尸佛。当寺院落成时，居士们对毗婆尸佛行广大供养。当时，他们集合各种饮食后，发现唯独缺少乳酪及蜂蜜。他们决定以各种方式务必找到乳酪及蜂蜜，于是置一人于郊外通往城市的道路上，以物色此二种食物。

那时，正好锡瓦利手持乳酪及蜂蜜入城，居士提出购买的意愿，出价从一枚金币至千枚金币。他好奇询问原因后，决定不卖出手上的新乳酪及蜂蜜，而将亲手供养以毗婆尸佛为首的僧团。

于是，他购买昂贵的香料磨成粉状，再将乳酪的水分分离，然后将分离的水加入蜂蜜，再放入香料粉，精致地摆放于荷叶上，并亲手供养毗婆尸佛。

出于慈悲，佛陀接受他的供养，并且让这份供养足够六十八万僧众享用。由于这些善行，锡瓦利在此最后的一生，轻易地获得四资具供养。

过往恶业今受报

有一天，比丘们集聚在法堂，彼此谈论：「贤友们！锡瓦利长老是如此一位大善人，以他的誓愿，早该证入涅槃。但是，他却在七年之间，住在母胎血壶之中，受困于难产，母子皆受大苦恼，这是缘于什么业呢？」

佛陀来到法堂，问众比丘：「比丘们！你们集聚在此处谈论何事呢？」比丘们向佛陀复述之前的谈论内容。

佛陀说：「比丘们！大善行者锡瓦利，七年间住在血壶之中，七日间受难产之苦，这缘于他之前所犯下的业。苏帕瓦萨七年间受怀胎之苦，七日间受难产之苦，亦是缘自于自己所犯下的业！」于是，佛陀为比丘们叙述过去之事，记载于《嫌恶色本生经》[4]（Asātarūpa Jātaka）。

往昔在波罗奈城（Bārāṇasī），当梵与王（Brahmadatta）治国的时候，菩萨入王后的胎中。他出生、长大成年时，善学一切技艺学术。随着梵与王驾崩，他继成王位，并育有王子。

那时，拘萨罗国（Kosala）国王率领大军前来攻打波罗奈城，将国王菩萨杀死，并将他的王妃作为自己的王妃。在国王菩萨死时，他的王子由下水道口遁出。王子逃出后，召集并团结兵力，想讨伐回波罗奈城。

王子在波罗奈城附近致函给拘萨罗国国王，命他让出王位，否则他将发动战争。然而，国王并不妥协，回覆：「双方决战！」

王子的母亲耳闻此消息，派遣人致函给王子，如此对他谏言：「无须战争，可包围波罗奈城，切断波罗奈城的四方交通，让城内的材薪、水及食物等断绝。如此，人民感到疲困，则能不发动战争而取下都城。」

4　《本生经》100。

王子听取母亲的谏言，在七日之内断绝波罗奈城的交通，封锁都城。波罗奈城里的人民缺粮、缺水，无法通往任何地方。于是，人民在第七日取下国王的首级，交送给王子。王子成功进入波罗奈城，登上国王之位。他舍报后，随着业报投生在应投生之处。

佛陀说：「那时，封锁都城而得王位的王子，是锡瓦利；他的母亲即是苏帕瓦萨，他的父亲波罗奈国王（菩萨）即是我。」

「由于他在七日间断绝交通，封锁波罗奈城而成功占领都城，依于此业报，他在此生住在血壶之中长达七年，受难产之苦长达七日。由于他曾在胜莲华佛足下发愿成为『利养第一比丘』而行大布施，在毗婆尸佛时亦曾供养价值千金的酪蜜，依此功德力，他成为利养第一阿罗汉。」

「苏帕瓦萨曾经谏言：『我的儿子！封锁都城而取下此城！』向儿子遣送书信，因此导致儿子住在她的胎中七年之久，并在七日之间受难产之苦。」

佛陀述说此本生因缘，以此赞叹锡瓦利比丘已越过生死大海，证得阿罗汉果，而说偈言：

> 超越泥泞难行道，并越无明轮回海，
> 得渡彼岸住禅定，无欲而又无疑惑，
> 无着证涅槃寂静，我称彼为婆罗门。[5]

5　《法句经》第 414 偈。

布施饮食得善果

苏帕瓦萨常以最上味饮食，供养佛陀及僧众。《增支部 • 苏帕瓦萨经》[6]（Suppavāsāsuttaṃ）记载佛陀对苏帕瓦萨的教导。

那时，佛陀住在沙迦涅拉的拘利城镇。午前，佛陀着衣持钵赴苏帕瓦萨家应供。抵达后，坐在所设好的座位上。那时，苏帕瓦萨亲手供养佛陀各种殊妙悦意的硬食及软食，令佛陀食用满足。当苏帕瓦萨见佛陀食用完毕，手已离钵时，她取一低座而坐于一面。

佛陀对坐于一面的苏帕瓦萨说：「苏帕瓦萨！布施食物的女圣弟子，以四处施予接受者。哪四者呢？给予寿，给予色，给予乐，给予力。他施予寿后，获得天或人之寿；他施予色后，获得天或人之色；他施予乐后，获得天或人之乐；他施予力后，获得天或人之力。苏帕瓦萨！布施食物的女圣弟子，施予受者这四处。」

佛陀教导苏帕瓦萨，布施饮食给具有德行之人。当他们食用饮食之后，寿命得以延长、容色得以维持、去除饥渴而快乐、体力得以增上。由此饮食布施，也同时布施此四者。此布施将让施者获得人或天人的寿命、容色、快乐及力量。

佛陀随后说出偈子：

善调理之食，具净胜美味，
布施予大士，正直德行具。

---

6 《增支部》4 集 57 经。

福与福合流，佛陀赞大果，
忆如是布施，喜乐行于世。
根绝悭吝垢，无过住天界。

那些具有清净、胜妙、美味且善巧调理的食物，布施给具足正直、具足德行的伟大之士。如此福德与福德合流，产生巨大的果报，这是佛陀世间解所称赞之行。若能忆念如此布施之人，根绝了悭吝的垢染。在世间将获得欢喜，并能无过失地到达天界。

苏帕瓦萨以其最上供养心而闻名，她的胜妙饮食布施，常使比丘们欢喜。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施上味者，以拘利人女子苏帕瓦萨为第一。」[7]

宿愿圆满已达成

苏帕瓦萨得此赞誉，源于过去世的愿力所致。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时期，苏帕瓦萨出生于鹫城（Haṃsavatī）富人之家。

有一次，她往诣胜莲华佛之处闻法，当时胜莲华佛赞誉一位女居士，并置她为「施上味第一」。她听闻后欢喜，作广大供养并发愿获得与该位女居士同等的殊荣。之后，她仅在人间与天界流转，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出生为拘利族的公主，名苏帕瓦萨。

7　《增支部》1 集 263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paṇītadāyikānaṃ yadidaṃ suppavāsā koliyadhītā」。

苏帕瓦萨在这一辈子，承受过去生所造作的业果，经历怀胎七年及难产七日之苦。然而，她却以忆念三宝的功德面对所承受的恶果。在获得佛陀的祝福之下，顺利地产下儿子。随后以无上的妙味饮食供养，感念佛陀及三宝的恩德。

以「施上味第一」之盛名，可以想像她在烹饪及调理饮食上的用心。她以善美的诚意，烹调出食材本身的滋味，让食物原本的美味淋漓尽致地呈现。在料理及营养方面，有丰富的变化，细致且色香味俱全，可称御膳天厨。她的饮食布施，让受供的比丘无不愉悦欢喜。对佛、法、僧的虔敬信心，皆融入在她精心准备的上味供养里。

第二册・第八章

不惜生命，只愿你病瘉

——看护病人第一女居士——苏碧雅

Suppiyā

目录

佛陀曾说，「布施病人」是五种应时的布施[1]之一。佛陀教示应在适当的时机，以慈悲及不悭吝之心，对正直的人行布施。若布施者怀有清净心，布施的福报亦将十分广大。

若见有人布施而随喜的人，又或者参与布施工作的人，他们也将共同享有此布施的福德。由于福德是众生后世的依靠，因此佛陀鼓励我们，前往具有大果报的供养处布施，并且在布施之后不生起后悔之心。

在佛陀时代，有一位对三宝具有坚定信心的女居士，对于病者的布施，乃超越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难行之行。她为了病者的利益，甚至忍受痛苦，不惜割下自己的肉来供养病人。此高尚的善行，让她获得「看护病人第一女居士」的美誉。

1 《增支部》5集36经。五种应时之施即：一、施远来之人；二、施远去之人；三、施病人；四、施饥荒时；五、凡初得新谷食、新果蓏，当先供养具戒者。

割己肉布施病者

苏碧雅（Suppiyā）出生于波罗奈（Bārāṇasī）富人之家。那时，佛陀从王舍城（Rājagaha）游行至波罗奈，住在仙人堕处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

当苏碧雅首次前往寺院听闻佛陀说法时，她即证得须陀洹果。她与丈夫殊毗亚（Suppiya）同是虔敬的居士，对三宝具有信心，是僧团的布施者及护持者。

有一次，苏碧雅在听闻佛陀说法后，巡访各座寺院。她从精舍到精舍、房舍至房舍，逐一巡视及询问比丘们：「尊者！有谁生病了吗？需要为谁带些什么物品来吗？」

那时，有一位比丘服用了泻药，他对苏碧雅说：「我服了泻药，我需食用肉汤。」

苏碧雅回答：「好的！我将带来给您。」

她返回住家即吩咐仆人：「你到四处找找看，带些肉类回来。」

「好的！」仆人回答。

仆人即刻外出寻找，但是找遍整座城市都找不到肉类。于是，她回到住处，对苏碧雅说：「主人！城内已无存放的肉类，今日大家不杀生。」

古印度未有冷藏技术，因此需要肉类时才会杀害动物。仆人并没有找到已标价出售给非特定买家的肉类或自然死亡的动物之肉。

这时，苏碧雅心想：「倘若那位病比丘未喝到肉汤，病情或许会加重，甚至丧命。我已经给予应诺，若不带肉汤前往，这并不太适宜。」

于是，她手持利刀，将自己大腿上的髀肉割下，然后交给婢女，说：「去烹饪调理这块肉，然后带给某精舍的一位病比丘。若有比丘问起我，就回答他们说，我病了。」她忍痛以上衣包裹大腿，然后进入后室卧在床榻上。

这时，她丈夫殊毗亚回到家里，问婢女道：「苏碧雅在何处呢？」

「主人！她正躺卧在后室。」

她丈夫到后室，温柔地对苏碧雅说：「你为何躺卧在床榻上呢？」

「我有病。」

「你有什么病呢？」

此时，苏碧雅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丈夫。他听后惊讶地赞叹道：「太稀有了！未曾有！这位苏碧雅具有信心、具有净心，甚至能割舍自己的肉。这女人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施舍呢？」

见佛伤口瘉如初

殊毗亚对妻子的施舍感到欢喜踊跃，他往诣佛陀之处，抵达后礼敬佛陀，坐于一面。殊毗亚对佛陀说：「世尊！明

日请比丘众接受我的饮食供养。」佛陀默然而许。殊毗亚知道佛陀已经默许，即从座而起，礼敬佛陀右绕而去。

夜过之后，殊毗亚烹调殊妙饮食。当食物准备好后，他邀请佛陀说：「时候已到，饮食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佛陀在午前着衣持钵至殊毗亚的住处，与比丘众坐在所设好的座位上。殊毗亚礼敬佛陀后，立于一面。

佛陀问殊毗亚：「苏碧雅在何处呢？」

「世尊！她病了。」

「若是如此，请她前来。」

「世尊！她无法行走。」

「若是如此，将她抱过来。」

于是，殊毗亚将其妻子抱至佛陀尊前。苏碧雅见到佛陀时，她腿上的大块伤口即刻癒合，皮肤完好地长成，皮肤上的细毛也已经生出。

这时，殊毗亚及苏碧雅亲见此稀有之事，同声惊叹道：「太稀有了！未曾有！如来具有大神变及大威力。一见世尊，大伤即刻痊癒，皮肤完好如初地长成，身毛也已经生出。」

他们欢喜踊跃，亲手捧上殊妙的饮食，供养以佛为上首的比丘众，令他们食用饱满，以表达内心的感谢。

当他们见佛陀食用完毕，手离钵时，他们即坐在一面。佛陀为他们说法、教示及劝导，鼓励殊毗亚及苏碧雅，令他们欢喜，随后从座而起离去。

佛制定僧伽戒律

佛陀依此因缘集合僧众，并问比丘们：「诸比丘！谁向苏碧雅女居士乞讨肉呢？」

佛陀如是问时，该位病比丘对佛陀说：「我向苏碧雅女居士乞讨肉。」

「比丘！她有带过来吗？」

「世尊！她有带过来。」

「比丘！你有食用吗？」

「世尊！我已食用。」

「比丘！你是否有观察那是什么肉呢？」

「世尊！我没有观察。」

佛陀呵责比丘说：「愚人！你为何不观察是哪种肉就食用呢？愚人！你食用了人肉。愚人！如此的行径，令尚未生起信心的人不生起信心，已生起信心的人无法增益。」

佛陀呵责而说法后，立下戒律：「诸比丘！有具备信心、具备净心的人，他们舍弃自己身上的肉。诸比丘！不得食人肉，食者堕偷兰遮。诸比丘！不观察不得食肉，食者堕恶作。」[2] 佛陀制定戒律，即使他们被给予，比丘们亦不可以食用人肉。

2 《律藏》大品 • 第六药犍度 • 苏碧雅供养及肉食（V.i 216）。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看护病人者，以苏碧雅女居士为第一。」[3]

宿愿成满心喜悦

苏碧雅获得「看护病人第一女居士」的称誉，源自于十万劫前的宿愿。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出于世间时，苏碧雅出生在鹭城（Haṃsavatī）富者之家。

有一次听闻胜莲华佛说法时，见佛陀置一位女居士为「看护病人第一」。她渴望自己在未来佛座下，能拥有如同那位女居士一般的功德与殊荣。她以饮食供养以佛为首的僧团，并发此愿。

从该处没后，她转生天界。十万劫间仅在人间与天界流转，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她出生在波罗奈富人之家，名为苏碧雅。

出自于真诚地关怀与照顾，苏碧雅忍痛割舍自己身上的肉，以供养生病的比丘。她不惜赔上自己的健康或性命，来换取病者的康复及痊癒。依此净信及慈悲，让「看护病人第一女居士」之荣衔实至名归。为苏碧雅的善行，真心地随喜。

3 《增支部》1 集 264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gilānupaṭṭhākīnaṃ yadidaṃ suppiyā upāsikā」。

第二冊・第九章

世间首位证悟优婆夷

——随闻得信第一女居士——迦梨

Kāḷī

目录

迦梨（Kāḷī）是在乔达摩佛教法时期，第一位证悟的女居士。她在证悟前未曾见过佛，未曾闻过法，也不曾见过僧。仅以听闻两位夜叉的对话，了解佛陀殊胜的功德，她即证得须陀洹果。

佛陀初转法轮

迦梨出生于王舍城（Rājagaha）。她在适婚的年龄时，嫁给在阿槃提国（Avantī）拘罗罗葛喇城（Kuraraghara）的富有青年。

不久之后，她有了身孕。当接近分娩时，她返回娘家待产。当时正值大历一〇三年的阿沙哈月[1]（Āsāḷhā）满月日，王舍城举城张灯结彩，犹如天人之城。当天正是佛陀初转法轮之日。

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第五十日，藉由梵天的劝请而答应说法。佛陀观察世间，谁能快速悟得此法，得知阿罗逻迦罗摩（Ālāra Kālāma）及郁陀迦罗摩子（Uddaka Rāmaputta）贤明、伶俐且少尘垢，可惜他们已相续在七日前及昨日逝世。

于是，佛陀再度观察谁能快速悟得此法，心想：「当我在优楼频螺（Uruvelā）林修习苦行长达六年，五比丘（Pañcavaggiya）对我多有助益，他们与我共住、对我奉侍，若我先教导五比丘佛法则好。」

佛陀以清净天眼观察，五比丘正在波罗奈（Bārāṇasī）鹿野苑仙人堕处（Isipatana Migadāya）。

1　大历一〇三年相当于西元前 589 年；阿沙哈月（Āsāḷhā）大约在六月至七月之间。

若谈此五比丘的来历，则须追溯至悉达多菩萨出世第五日时，为他所举办的「命名仪式」[2]。当时菩萨的父亲净饭王（Suddhodana）宴请一百零八位婆罗门，从中推选八位婆罗门为婴儿菩萨占相。八位婆罗门当中，有七位见菩萨相好而预言，菩萨若在居家则成为转轮圣王，若出家则成就佛果。当中唯有最年少的憍陈如（Koṇḍañña）预言，菩萨并无住在居家的可能，必定会出家而成佛。最后，其余七位婆罗门皆同意憍陈如的预言。

命名典礼之后，八位婆罗门各自返家。除了憍陈如之外，其他七人已年老，他们将自己的儿子唤来身边，说：「我的儿子！我已年老，净饭王的王子将成佛，我们不确定是否见得到王子成佛。当王子遂愿成佛时，你们应在佛陀的教法中出家。」

此七位婆罗门随后命终，随业投生于应生之处，只剩憍陈如一人健在。当菩萨二十九岁时，在大历九十七年[3]的阿沙哈月满月日夜晚，为求菩提而行大出家。随后，菩萨次第来至优楼频螺林，在该处修习长达六年的苦行。

憍陈如得知：「菩萨已出家」。他前往七位婆罗门儿子的住处，对他们说：「悉达多太子已出家，他必将成佛。倘若你们的父亲健在，他们必定在今日弃家而出家；若你们想成为隐士，请跟我来吧！我将跟随菩萨成为隐士。」

2　悉达多菩萨出世第五日的命名仪式，请参阅第二册第一章「圣洁尊贵的佛母」。

3　大历九十七年相当于西元前 595 年。

七位婆罗门的儿子当中，仅有四人以憍陈如婆罗门为首而出家。他们追随菩萨，与菩萨一同在苦行林修行，并热心侍奉菩萨。因此，佛陀决定为在波罗奈的这五比丘说法。

佛陀在菩提树附近托钵，逗留至阿沙哈月满月日前夕，于清晨启程前往波罗奈。过去诸佛皆以神变力腾空至波罗奈鹿野苑初转法轮，由于乔达摩佛观察苦行者优波迦（Upaka）在未来有证悟阿那含果的因缘，于是从菩提树处步行十八由旬至波罗奈鹿野苑。佛陀心想：「优波迦正走在这路上，他将遇见我、与我展开谈话后离去。随后对世俗生起厌离，他将再度来见我，听闻佛法而证得阿那含果。」

优波迦在往返菩提迦耶（Buddhagayā）与菩提树（Mahābodhi）的途中遇见佛陀，他见佛陀相好庄严、诸根寂静，问道：「朋友！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清净明亮，你的肤色清净皎洁，你在谁的座下出家？以谁为你的导师？爱乐谁的教法呢？」

佛陀对他宣说：「优波迦！我——佛陀遍知一切法，断除三界的烦恼，从渴爱中解脱而自证涅槃。如我这般遍知一切法的人，应指向谁而说：『这是我的导师』呢？优波迦！我没有导师，亦没有与我同辈的人。世间的人与天人，无人能与我伦比。」

「优波迦！我是应供阿罗汉，是世间人、天人的无上导师，我独自证得正等正觉，熄灭烦恼火而达清凉寂静。我将前往迦尸国（Kāsi）的首都——波罗奈鹿野苑仙人堕处初转

法轮，我将在盲闇的世间，为人、天人击响无死之大鼓。」[4]

优波迦对佛陀说：「朋友！倘若你所言真实，你必定是具有无上智慧、战胜五魔的胜者！」

佛陀再为他宣说：「优波迦！我与诸佛等同，诸漏得灭尽而称为『胜者』（Jina）。我战胜了诸恶法，是故我乃胜者。」

优波迦点头并对佛陀说：「或许你所言属实。」他绕道而取其他道路离去。

佛陀继续前往波罗奈，在阿沙哈月满月日傍晚，抵达波罗奈鹿野苑仙人堕处，五比丘所在之处。

五比丘遥见佛陀从远方走来，他们相约说好：「贤友们！从那处走来的人是沙门乔达摩，他舍弃精进而堕于奢靡，转向获得奢侈的四资具。我们不要向他礼敬，勿起座迎接，勿接过他的衣钵。若他想坐下，我们将为他设座。」

佛陀知悉五比丘心中所想，于是对五比丘散发无上慈心。当佛陀逐渐走近时，五比丘触及佛陀的慈心，他们无法履行之前的约定，反而不约而同地起座迎接、取佛陀的衣钵、为佛陀设座、端来洗足水为佛陀洗足。

4　《律藏》大品 • 第一大犍度 • 初转法轮（V.i 7）。

一切胜者一切知，我不污染一切法，
渴爱解脱离一切，自证知须法谁人。

于我无有师，无有等我者，人天等世间，无与我比伦。
此世间应供，我为无上师，我独等正觉，而清凉寂静。
乃为转法轮，赴迦尸都城，于盲闇世间，击彼甘露鼓。

他们与佛陀展开亲切的谈话：「朋友！乔达摩！你在优楼频螺苦行林精进习禅时，我们为你持衣钵及托钵乞食、献上净水及杨枝、清扫环境等。当我们离你而去后，谁为你打理这些大小事务呢？我们离开你，是否让你感到疑惑呢？」他们不知道佛陀已成就佛果，直呼佛陀的名字「乔达摩」，呼唤佛陀为「朋友」。

佛陀对五比丘说：「比丘们！你们勿以名字或以『朋友』称呼如来。比丘们！我已是如来等正觉者。比丘们！谛听！我已证得不死涅槃，我将教诲，我将说法。若你们跟随我所教导的法实践，不久必能在此生自证、现证，获得究竟无上阿罗汉梵行而住。这是善男子离家、出家的本怀。」

五比丘对佛陀说：「朋友！乔达摩！即使当初你六年苦行，亦未证得使你成为圣者的阿罗汉道智、遍知智。如今你舍弃精进而堕于奢靡，转向获得奢侈的四资具，如何能证得阿罗汉的道智及遍知智呢？」

佛陀回答：「比丘们！如来并非舍弃精进，如来并非堕于奢靡，如来并非转向获得奢侈的四资具。诸比丘！如来是应供、等正觉。比丘们！谛听！我已证得不死涅槃，我将教诲，我将说法。若你们跟随我所教导的法实践，不久必能在此生自证、现证，获得究竟无上阿罗汉梵行而住。这是善男子离家、出家的本怀。」

即使佛陀已三次复述「如来并非舍弃精进，如来并非堕于奢靡，如来并非转向获得奢侈的四资具……」然而，五比丘依然对佛陀所说的话抱持疑惑，依旧如先前所作的质问般回应佛陀。

于是，佛陀转变方式，如是问道：「比丘们！你们且回想，当初我在优楼频螺苦行林精勤习禅时，我是否曾为了让你们尊敬我，而说：『朋友！勿疑惑、勿想着离开，我已开始见到曙光及禅修的征兆』？」

五比丘回想：「当初乔达摩习禅时，倘若他对我们说：『我已是阿罗汉』我们必信无疑。然而，当时乔达摩并没有欺骗我们，现在他仅述说他所拥有的功德。沙门乔达摩确实已成就正等正觉。」

他们承认并回答：「没有，我们未曾听闻您如是说。」佛陀一句言说，他们即对佛陀生起信心及崇高的敬意。

从那刻起，五比丘怀着敬意谛听佛陀所说的话语，专注一心。当五比丘对「佛陀是正觉者」一事确信无疑，佛陀开始在世间转动法轮，初次说法，对五比丘宣说《转法轮经》[5]（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

夕阳西下，一轮皎洁明月从东方生起，清凉月光除去世间黑暗。此时，佛陀开始宣说《转法轮经》：「比丘们！出家者不可亲近于二边。以何为二边？（一）于诸欲放纵、贪着为事，此乃下劣、卑贱、凡夫所行、非圣贤、无义；（二）以自我折磨、烦苦为事，此乃苦、非圣贤、无义。诸比丘！如来舍此二边，了知中道。此为资于眼生、智生，导向寂静、证智、等觉、涅槃……」

5　《相应部》56 相应 11 经。

佛陀初转法轮时，世间出现三十二种征兆，犹如佛陀入胎、出生、证道时所出现的征兆。佛陀的音声传遍一万世界，上至最高的无色界天，下至最低的无间地狱。当时，一亿八千万梵天至现场闻法，他们皆具备了知四圣谛的波罗蜜。

夜叉赞佛入圣流

当迦梨返回王舍城娘家待产时，正是佛陀初转法轮之日。当晚月亮皎洁明亮，迦梨登上楼层高处打开窗户，让迎面徐徐的风，舒缓夏日的炎热。此时，她听见萨达其罗夜叉（Sātāgira Yakkha）及雪山夜叉（Hemavata Yakkha）正在对话。一般人无法听见天神谈话，但是迦梨具有波罗蜜，她能听见那谈话音声从天空传来，并能理解他们的对话内容。

萨达其罗夜叉及雪山夜叉[6]，是二十八夜叉首的其中两

6 萨达其罗夜叉及雪山夜叉曾是迦叶佛（Kassapa Buddha）教法时期的两位戒律比丘，因对戒律错误裁决而投生夜叉。当时迦叶佛已入灭，有一说法比丘劝诫犯戒的粗言比丘，但是粗言比丘不承认错误，说法比丘建议他请示戒律比丘。粗言比丘知道自己将理亏，于是先往两位戒律比丘处，表现出承事尊敬及接受指导，并给诸多供养，然后趁机提出与说法比丘之间的纷争。他对戒律比丘说：「若说法比丘到此处责难，勿据他所言裁决。」从此，粗言比丘的行径越加粗暴专横。说法比丘欲制止而往戒律比丘处，在众中对粗言比丘作出责难，然而两位戒律比丘沉默而不裁决，任粗言比丘将他逐出。说法比丘悲叹而说：「尊者！你们心想：『这粗言比丘令我悦意』你们仅注重个人的利益，不顾及佛陀的教法；不守护佛法而庇护无惭愧的犯戒者！从今以后，你们最好不再对戒律相关事项作裁决。」他离去、哭泣着说：「迦叶佛的教法已毁坏。」两位戒律比丘内心扰乱及内疚，由此他们在该处没后，无法投生在更高的天界，仅出生在四天王天为夜叉首。那些曾供养戒律比丘四资具的护持者，则出生在比他们更高的天界。

位。他们两人是好友，彼此之间有承诺，倘若任何一方发现任何特别的事物，必定会告知另一方。当佛陀宣说《转法轮经》时，由于感知大地震动等三十二瑞相，萨达其罗夜叉知道佛陀已出于世间，正在初转法轮，他率领五百眷属前往听闻佛法。

法筵上他想起了雪山夜叉：「我的朋友雪山夜叉是否在现场闻法呢？还是他尚未抵达？」他四处张望而不见其身影，心想：「为何雪山夜叉迟到呢？他将错失听闻此珍贵佛法的机会！」他罣碍好友错过殊胜法教，而无法专心闻法。

当近黄昏时，佛陀依然继续说法，萨达其罗夜叉心想：「我将接雪山夜叉过来，与他一同在此处闻法。」他变现各种象车、马车等，带着五百夜叉眷属离开，往雪山夜叉的住处（Himavanta）。

然而路过王舍城时，他与雪山夜叉碰个正着。雪山夜叉说：「朋友萨达其罗！自我住在雪山以来，未曾见不合时令而百花盛开的胜景，我正要找你一同共赏此景。」

萨达其罗夜叉说：「朋友！你知道为何这些花朵不合时令地争豔盛开吗？」

「朋友！我并不知道。」

「我的朋友！这殊胜稀有的瑞相，不仅仅出现在雪山，遍至一切处皆出现瑞相。朋友！三界导师——佛陀已出于世间，正在波罗奈仙人堕处鹿野苑初转法轮，三十二瑞相出现在一万世界之中。」

于是，两位夜叉首以偈子展开以下对话，记载于《经集 • 雪山夜叉经》[7]（Hemavatasuttaṃ）。他们的对话，全程被站在楼层高处的迦梨听见。

萨达其罗夜叉说：

「今当十五布萨日，诸天辉耀吉祥夜，
我等应当往谒见，盛名乔达摩师尊。」

雪山夜叉问：

「彼对一切有情众，善意平等确立否？
彼对好恶等思惟，善能自在调伏否？」

萨达其罗夜叉回答：

「彼对一切有情众，善意平等得确立；
彼对好恶等思惟，善能得自在调伏。」

雪山夜叉问：

「不给与者不取否？对诸生物自制否？
对诸放逸远离否？禅定有无忽视否？」

萨达其罗夜叉回答：

「不给与者决不取，对诸生物有自制；
对诸放逸得远离，佛对禅定无忽视。」

7 《经集》蛇品 • 雪山夜叉经 • 第 153 ～ 167 偈。

雪山夜叉问：

「彼不作妄语者否？彼不作恶口者否？
不言毁伤之语否？不语无义绮语否？」

萨达其罗夜叉回答：

「彼乃不作妄语者，以至不作恶口者；
不言毁伤之言语，彼以慧智语胜义。」

雪山夜叉再问：

「于诸欲无染着否？心不杂混污浊否？
已能超越愚痴否？彼对诸法具眼否？」

萨达其罗夜叉回答：

「彼不染着于诸欲，心亦无杂混污浊；
已超越一切愚痴，佛对诸法有具眼。」

雪山夜叉又问：

「有成就具足明否？彼行具足清净否？
彼诸有漏已尽否？有无再生后有否？」

萨达其罗夜叉回答：

「必以明成就具足，彼之行为亦清净；
一切诸漏已灭尽，无有后有之再生。

牟尼心具足圆满，身业语业亦具成；
彼佛成具明行足，汝应如法行赞叹。

牟尼心具足圆满，身业语业亦具成；
彼佛成具明行足，汝应如法行随喜。

牟尼心具足圆满，身业语业亦具成；
彼佛成具明行足，我等应见乔达摩。

如鹿之胫有瘦身，叡智少食不动贪；
林中禅思有牟尼，让我等诣乔达摩。

犹如狮象独行者，断除诸欲无期待；
我等近前问世尊，脱离死魔罗网法。

教示者及宣说者，一切诸法悟达者；
怨恨怖畏越度者，我等问乔达摩佛。」

迦梨听闻这两位夜叉对于佛陀殊胜功德的赞誉，心想：「佛陀具有如此这般的殊胜功德。」源于对佛陀的信心，她全身遍满喜乐，克服了盖障，心进入禅定而在瞬间得见涅槃，证得须陀洹果，成为世间首位证得须陀洹果的女居士。

当佛陀《转法轮经》说法结束时，憍陈如比丘（Koṇḍañña）生起远尘离垢的法眼，得知「凡有集法者，皆有此灭法」而证得须陀洹果。佛陀欢喜赞叹：「憍陈如已证悟！憍陈如已证悟！」由此，憍陈如被称为阿若憍陈如（Aññā Koṇḍañña）。当时，一亿八千万梵天亦同证须陀洹果。

阿若憍陈如比丘已见法，对佛陀说：「世尊！我愿在世尊前，出家得具足戒。」

佛陀伸出金色之手，对阿若憍陈比丘如作如是说：「善来！比丘！我已善说法，你当精勤，为灭苦尽而行梵行。」由此，阿若憍陈如比丘现出家相，具备衣钵等，得具足戒。

当日，佛陀在仙人堕处进入雨安居。凌晨时分，萨达其罗夜叉及雪山夜叉率领一千眷属前往谒见并礼敬佛陀。佛陀当时依然保持之前宣说《转法轮经》时的跏趺坐。萨达其罗夜叉及雪山夜叉向佛陀请法，他们听闻佛陀说法后，同证须陀洹果。

那一夜，迦梨诞下一位男婴，名为首楼那（Soṇa）。由于她为儿子戴上价值一亿的耳环，因此她的儿子被称为首楼那亿耳（Soṇa Kuṭikaṇṇa）。

次日，佛陀继续留在精舍，不外出托钵，以教导婆颇比丘（Vappa），其余四人则出外托钵。当日午前，婆颇比丘即证得须陀洹果。第三日亦同，佛陀教导跋提耶比丘（Bhaddiya），跋提耶比丘在当日证得须陀洹果，第四日摩诃男比丘（Mahānāma）证得须陀洹果，第五日阿说示比丘（Assaji）证得须陀洹果。他们都在佛陀尊前成为善来比丘，僧团在世间正式成立。

第六日，佛陀为五比丘宣说无我相经[8]（Anattalakkhaṇasuttaṃ），法筵结束时，五比丘皆证得阿罗汉果，此时世间共有六位阿罗汉。

8 《相应部》22 相应 59 经。

迦梨在王舍城稍住一些时日后，带着儿子首楼那亿耳回到阿槃提国拘罗罗葛喇城。迦梨在尚未见过佛陀，未曾闻法的情况下，仅仅透过听闻夜叉的交谈，即对佛陀生起全然的信心，由此证得须陀洹果。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随闻得信者，以家妇迦梨女居士为第一。」[9]

向迦旃延尊者请法

那时，摩诃迦旃延尊者（Mahā Kaccāna）住在阿槃提国拘罗罗葛喇城的波楼多山（Pavatte Pabbata）中，迦梨常以饮食供养尊者。有一次，迦梨前往摩诃迦旃延尊者之处向尊者请法。摩诃迦旃延尊者与迦梨的对话，记载于《增支部 • 迦梨经》[10]（Kāḷīsuttaṃ）。

迦梨对摩诃迦旃延尊者请义：「尊者！世尊对魔罗女儿的提问[11]，如此回答：

9　《增支部》1 集 267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anussavappasannānaṃ yadidaṃ kāḷī upāsikā kuraragharikāti」。

10　《增支部》10 集 26 经。

11　魔罗的三个女儿，即：渴爱（Taṇhā）、不乐（Arati）和贪欲（Ragā），欲诱惑扰乱佛陀而提问：「忧愁所致林中坐？求财或失求复得？汝于村内犯罪否？何故不与人交谊？何故无任何友情？」佛陀述说以上偈子作回答，记载于《相应部 • 魔女经》（Māradhītusuttaṃ）。迦梨针对佛陀的回答，向摩诃迦旃延尊者请益。

逮得胜义心寂净，
降伏可爱喜悦军。

独坐禅悦觉乐住，
是故无伴于世间，
我皆无系于友情。

尊者！应如何以世尊简要略说的法要，作深广详细的理解呢？」

摩诃迦旃延尊者回答：「姐妹！有一类沙门、婆罗门，以地遍入定为最胜，以此为目标。姐妹！世尊证知彼地遍入定而达最胜。由此证知而世尊见乐味、见过患、见出离、见道非道智见[12]。由于世尊见乐味、见过患、见出离、见道非道智见，他逮得利益、获得心的寂灭。」

摩诃迦旃延尊者继续阐述，世尊皆证知水遍、火遍、风遍、青遍、黄遍、赤遍、白遍、空遍、识遍入定而达最胜，由此证智而见乐味、过患、出离、道非道智见；见此故，他逮得利益，获得心的寂灭。如是，世尊对于魔罗女儿的问题以该偈子回答，如此来详细理解佛陀简说的法要。

迦梨听闻摩诃迦旃延尊者的说法后，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当佛陀藉由洞见实相，而获得利益及心的寂灭，此能解释为何佛陀在世间并不需要与人为友，因为此利益及心的寂灭并不能从世间的伴侣或友谊中获得。

12　根据注释的解释，「乐味」为集谛，「过患」为苦谛，「出离」为灭谛，「道非道智见」为道谛。段末的「利益的获得，心的寂灭」为阿罗汉性的二足。

摩诃迦旃延尊者进而解释，有些人精通于某禅修业处，然而佛陀通达且证知所有禅修业处，了解十遍[13]（Kasiṇa）的不足之处而不执着；进而延伸至对任何事物皆不执着，如此解脱束缚，获得利益及心的寂灭，因此佛陀在世间无伴侣，不落入世间之友谊。

儿子首楼那出家

当摩诃迦旃延尊者住在阿槃提国拘罗罗葛喇城时，迦梨的儿子首楼那亿耳经常听闻尊者说法。

有一次，首楼那亿耳前往摩诃迦旃延尊者的住处，抵达后礼敬尊者，坐于一面，然后对尊者说：「我听闻摩诃迦旃延尊者的法教后，知道住在居家并不容易落实这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纯洁的梵行。我希望由在家出家，剃除须发，穿着袈裟。尊者！恳请您让我出家！」

摩诃迦旃延尊者观察首楼那亿耳的波罗蜜尚未成熟，对他说：「首楼那！活着的一日直至命终，都须独自卧、日中一食，出家的梵行生活甚为艰难。首楼那！你在此处可作为在家人，并在适当的时日，修习诸佛所教导的独自卧、日中一食的梵行即可！」

首楼那亿耳听后，出家的志愿就止灭了。过些时候，他再次恳请摩诃迦旃延尊者让他出家，然而尊者再次婉拒。当

13　十遍（Kasiṇa）为禅修的所缘或业处。十遍包括地遍、水遍、火遍、风遍、青遍、黄遍、赤遍、白遍、空遍、识遍。「遍」是遍满的意思，称为「遍」是因为这十种对象达到似相时，无限地扩延遍入于一切处。

首楼那亿耳第三次恳请出家时，摩诃迦旃延尊者知悉他的波罗蜜已成熟，于是允许他出家。

当时在阿槃提国的比丘人数稀少，摩诃迦旃延尊者经历三年的艰难辛苦，从各处集合十位比丘，才能正式传授首楼那亿耳具足戒。

那时，首楼那亿耳比丘度过首个雨安居并证得阿罗汉果。在一次静居禅坐时，他生起想要亲自谒见佛陀的想法。

在傍晚时分，他从禅坐中起来，前往摩诃迦旃延尊者的住处，礼敬后坐于一面，对尊者说：「我在静居禅坐时，生起如此的想法：『我仅是听闻世尊如是如是，但是从未亲自谒见世尊。若戒师允许，我希望前往拜见世尊、应供、等正觉。』因此，若戒师允许，我希望能前往拜见世尊、应供、等正觉。」

「首楼那！善哉！善哉！首楼那！你可前往谒见世尊、应供、等正觉。首楼那！你应当拜见世尊，世尊具足殊妙欢喜、根寂静、意寂静、获得最上调伏寂静，是已调伏、已守护、增益制御诸根的龙象。首楼那！你且以我之名，以头面顶礼世尊足，并说：『我的戒师摩诃迦旃延尊者，头面礼拜世尊足。』」

随后，摩诃迦旃延尊者交代首楼那亿耳比丘，向佛陀请示关于边地戒律的开缘事宜。首楼那亿耳比丘应诺后，从座而起，礼敬摩诃迦旃延尊者，右绕而离去。

出发前，他前往母亲迦梨的住处，对她述说此事。迦梨听了之后对他说：「太好了！当你前去见世尊时，请带着这张地毯，将它铺放在世尊的香室（Gandhakuṭi）作为供养。」于是，迦梨将地毯交给首楼那亿耳比丘。

持着母亲迦梨交给他的地毯，首楼那亿耳比丘收纳卧具床座，携持衣钵前往舍卫城（Sāvatthī）。

佛陀赞叹首楼那

首楼那亿耳比丘次第云游至舍卫城，抵达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佛陀的住处。他礼敬佛陀后，坐于一面。那时，佛陀对阿难尊者说：「阿难！为这位客比丘准备卧具床座！」

阿难尊者心中知晓：「当世尊指示我说：『阿难！为这位客比丘准备卧具床座。』世尊想与这位比丘同住在香室。」于是，阿难尊者在佛陀所住的香室，为首楼那亿耳比丘准备卧具床座。

那时，佛陀在空旷露处晏坐，深夜洗足进入香室，首楼那亿耳比丘亦如是行持。佛陀在凌晨时分起身，对首楼那亿耳比丘说：「比丘！你应当背诵法！」

「好的！」于是，首楼那亿耳比丘无误地背诵全《八颂经品》[14]（Aṭṭhakavagga）。

14　《经集》八颂经品 • 第 766 ～ 975 偈。「八颂经品」又称「义品」。

当首楼那亿耳比丘背诵完毕，佛陀甚为欢喜：「比丘！善哉！善哉！比丘！你善受持《八颂经品》，善作意、善思惟。你的音声具足善美、分明、清亮，而能叙述其义。比丘！你戒腊[15]多少呢？」

「世尊！我戒腊一年。」

「比丘！你为何如此迟缓呢？」

「世尊！我已见诸欲的过患许久，但是由于家事繁多，有许多应作的事务。」

佛陀了知此义，即在此时说出以下偈言：

> 已见世间过，无着了知法；
> 圣者不欣恶，净者不乐恶。[16]

已见世间过患的人，其心长时不沉溺于俗家的欲乐。犹如不沾荷叶的水滴般，烦恼从心解脱而获得清净。于是，佛陀叙述以上偈言，说明已解脱烦恼的圣者及清净者，不欣喜于诸恶。

天神随喜儿功德

当佛陀欢喜赞叹首楼那亿耳比丘善受持《八颂经品》时，从四天王天的天神、天龙、金翅鸟至梵天界，所有天神皆欢喜赞叹。

15　戒腊：出家人受具足戒后的年数，以过一个雨安居为一腊。

16　《律藏》大品 • 第五皮革犍度 • 首楼那亿耳（V.i 194）。

当时，在距离祇树给孤独园一百二十由旬处的拘罗罗葛喇城，住在首楼那亿耳的母亲——迦梨家中的天神，亦欢喜赞叹，乃至鼓掌。

迦梨问道：「谁在鼓掌呢？」

「姐姐！是我。」天神回答。

「你是谁？」

「我是居住在你家的天神。」

「你从未为我鼓掌，为何今日如此做呢？」

「我并非为你鼓掌。」

「那你为谁鼓掌呢？」

「为你的儿子，首楼那亿耳尊者。」

「我的儿子有何作为？」

「今日，你的儿子与世尊同住在香室，他向世尊背诵佛法。世尊对你儿子背诵佛法而欢喜赞叹，因此我亦欢喜赞叹及鼓掌，从四天王天至梵天界的天神们，他们皆欢喜赞叹。」

「你真的是说，我的儿子对世尊背诵佛法，而不是世尊对我的儿子说法吗？」

「是的，你的儿子对世尊背诵佛法。」

当迦梨听见天神如此作答，喜悦遍满全身，随后她生起此念：「若我的儿子对在香室的世尊独自背诵佛法，他必然也能对我说法。当我的儿子回来时，我将准备盛大的说法集会，听闻他说法。」

请儿升高座说法

当首楼那亿耳比丘听见佛陀赞誉他时，他知道：「世尊对我感到喜悦，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以传达我的戒师所交代的请愿。」

于是，他从座而起，以头面顶礼佛陀之足，对佛陀说出摩诃迦旃延尊者提出五项戒律的请愿[17]。佛陀依此因缘，允许在边地仅需集合持律的五人众，即可传授具足戒等等。

再者，首楼那亿耳比丘以母亲迦梨之名礼敬佛陀，并说：「世尊！布施者迦梨女居士供养此地毯，以铺放在世尊香室的地板上。」语毕，首楼那亿耳比丘将地毯供养佛陀。

17 《律藏》大品 • 第五皮革犍度 • 首楼那亿耳（V.i 194）：
对于在边地阿槃提国，摩诃迦旃延尊者请首楼那亿耳比丘代为请示佛陀，以下五项戒律的开缘。
一、阿槃提与南路比丘甚少，经历三年艰难辛苦，由各处令一群十比丘集会，才能得具足戒。愿世尊允许在阿槃提与南路，以少数众授具足戒。
二、于阿槃提与南路，黑土地面遭牛蹄践踏而坚硬，愿世尊允许在阿槃提与南路着数重履（鞋）。
三、于阿槃提与南路，人人尊重沐浴，以水净之，愿世尊允许在阿槃提与南路经常沐浴。
四、于槃提与南路以兽皮为敷具：羊皮、山羊皮、鹿皮。犹在印度中部伊罗具、摩罗具、摩奢如、毡陀，如此在阿槃提与南路亦以兽皮为敷具，即：羊皮、山羊皮、鹿皮。愿世尊允许在阿槃提与南路以兽皮为敷具，即：羊皮、山羊皮、鹿皮。
五、众人施衣与已往境界外的诸比丘，说：『此衣与某甲。』彼等还时，说：『某甲与汝衣。』彼等以堕尼萨耆，疑虑而不受。愿世尊说衣法。

首楼那亿耳比丘住在祇树给孤独园一些时日后，心想：「我是时候该回去见我的戒师。」于是，他向佛陀告假，离开祇树给孤独园，前往阿槃提国拘罗罗葛喇城，摩诃迦旃延尊者的住处。

次日，摩诃迦旃延尊者带着首楼那亿耳比丘托钵，并次第来到首楼那亿耳比丘的母亲——迦梨之家。当迦梨见到自己的儿子，她的心遍满喜悦。

她问道：「儿子！你是否见到世尊？」

「是的，我已见到世尊。」

「你是否以我之名礼敬世尊呢？」

「是的，我已如此做。你交给我的地毯，已铺放在世尊的香室内。」

「此趟拜访世尊如何？听说你与世尊同住在香室，你对世尊背诵佛法，这是真的吗？世尊对你所说欢喜赞叹，这是真的吗？」

「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呢？」首楼那亿耳比丘问。

「儿子！住在这屋里的天神告诉我，世尊欢喜赞叹你的那一天，所有一万世界的天神及梵天皆欢喜赞叹。儿子！我希望你能为我复述，当天你对世尊背诵的佛法。」

首楼那亿耳比丘默然而许。当迦梨知道儿子已经允诺，她建造一座说法堂，为他准备说法的高座，并举办一场盛大的弘法大会。首楼那亿耳比丘在那一次的弘法大会利益众多

人，迦梨的好友卡提雅妮[18]（Kātiyānī）亦在该闻法场合证得须陀洹果。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赞誉首楼那亿耳比丘为「善说第一比丘」[19]。

过去愿心已圆成

迦梨获得「随闻得信第一女居士」的称誉，是源于她十万劫前的愿心所致。

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时期，迦梨出生于鵞城（Haṃsavatī）富者之家。有一次，她前往听闻胜莲华佛说法，佛陀将一位女居士置为「随闻得信第一」。她希求在未来佛座下获得此功德及殊荣，于是对佛陀为首的僧团作广大供养，并如此发愿。

她舍报后转生天界，仅在天界及人间流转，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她出生于王舍城，名为迦梨。此生，迦梨成为女居士中最资深者，在乔达摩佛的教法期，为首位证得须陀洹果的女居士。她过往的波罗蜜成熟，圆满累劫的心愿。

18　卡提雅妮（Kātiyānī）被佛陀誉为「不动信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十章「宁可失去世间财，不可失去佛法宝」。

19　《增支部》1 集 206 经。

第二册·第十章

宁可失去世间财，不可失去佛法宝

——不动信第一女居士——卡提雅妮

Kātiyānī

世间的利得或损失、名声或恶名、毁谤或赞誉、乐或苦，此八风让我们摇摆不定及脆弱不堪。在累劫的轮回中，我们习惯于满足自身的利益，极少能为解脱轮回而牺牲世间的利益与获得。

然而，出世间是一种减损法，以贪、瞋、痴的减损为要务，与世间法的性质互不相容。由于对出世间的解脱未确立稳固的信心，在面临世间与出世间的抉择时，一般人以短暂的视野作衡量，而不愿意舍弃刀刃上的蜂蜜。

佛法的净信者——卡提雅妮（Kātiyānī），当她在听闻佛法时，五百盗匪入侵其住家。在面临世间财富尽失，或出世间的圣财毁失，这两种情况之下，她以不动摇的信心，作了明智的抉择——宁可失去一切财物，也不能失去听法的殊胜因缘！由此，她在闻法时证得须陀洹果，获得巨大的佛法圣财。

恭敬心听闻佛法

卡提雅妮出生在阿槃提国（Avantī）拘罗罗葛喇城（Kuraraghara）富者之家，家庭富裕丰足。当她成年时，成为首楼那亿耳比丘（Soṇa Kuṭikaṇṇa）的母亲 —— 迦梨[1]（Kāḷī）的亲密好友。

首楼那亿耳比丘已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从出家以来未曾见过佛陀。有一次，他向戒师摩诃迦旃延尊者（Mahā Kaccāna）提出请求，并获得允许前往舍卫城（Sāvatthī）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拜见佛陀。

在当晚夜分凌晨时，首楼那亿耳比丘在佛陀的香室（Gandhakuṭi），对佛陀背诵全《八颂经品》[2]（Aṭṭhakavagga）。佛陀欢喜赞叹首楼那亿耳比丘，一万世界的天神们亦欢喜赞叹首楼那亿耳比丘。住在迦梨家的天神欢喜赞叹之际，将此事告诉他的母亲迦梨。

当首楼那亿耳比丘从舍卫城返回拘罗罗葛喇城时，次第托钵至母亲迦梨家，母亲请求首楼那亿耳比丘为了她的利益，重述对佛陀背诵的佛法。首楼那亿耳比丘默然答应。

母亲迦梨为首楼那亿耳比丘建造一座说法堂，筹划一场盛大的弘法大会，邀请卡提雅妮、众多亲友及城民出席。首楼那亿耳比丘升座开始说法，以母亲迦梨为首席闻法者，卡提雅妮亦在众多闻法者的行列之中，虔敬专注地闻法。

1　迦梨（Kāḷī）被佛陀誉为「随闻得信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九章「世间首位证悟优婆夷」。

2　《经集》八颂经品 • 第 766 ～ 975 偈。「八颂经品」又称「义品」。

五百盗匪入侵家

那时，有五百盗匪按照白天所标示的记号，从城镇郊区挖掘地下隧道，直通卡提雅妮的住处，准备入侵其家。

卡提雅妮的住家有严密的防盗措施，住处以七重围墙围绕，设有七扇厚实的大门，每一重围墙内有野狗守护，尚有各种方法使盗贼无法进入。因此，这五百盗匪在无计可施之下，开始挖掘地下隧道，以便能直接入侵卡提雅妮的住家。

劫匪的首领已探听卡提雅妮将在当天出席弘法大会，于是准备在弘法大会开始时动手。他安排匪徒们按照计划行事，自己则出席弘法大会，站在卡提雅妮的后方监视她，以防止她返回住处而破坏这完美的偷盗计划。

这时，卡提雅妮在说法堂，对她的侍女说：「去吧，女孩！返回我的住处取一些油来，让我们点燃这座说法堂四周的油灯，以此善行让我得以分享朋友迦梨的功德。」

侍女回到卡提雅妮的住处时，无意间发现潜伏在隧道的盗匪，那些盗匪已纷纷入侵住家，亮起灯光并打开那收藏铜币的房门。

她吓得魂飞魄散，不敢进入住家取油，直奔弘法大会现场，向主人卡提雅妮报告此事。她说：「主人！劫匪在我们家院子里挖掘了一条隧道！现在已入侵屋内，正打开那收藏铜币的房门！」

这时，盗匪的首领听见这位侍女紧急地向卡提雅妮报告此事，他心想：「倘若卡提雅妮听了侍女所说的话后，起身赶着回家，我将在当下此处，把她的头砍下！但是，若她继续留下来专心听闻佛法，从她屋内掠夺的财产，我将悉数归还。」

卡提雅妮对她的侍女轻声细语地说：「嘘！让盗匪拿走他们所看到的所有铜币。我正在听闻难得的佛法，别打断和阻扰！」

她的侍女不放心，再度回到卡提雅妮的住处探视情况。那时，五百盗匪已将铜币一扫而空，他们正打开那装满银币的房门。她的侍女心急如焚地奔回说法会场，再度向卡提雅妮报告此事，卡提雅妮说：「让盗匪拿走他们想要拿的，别打断及阻碍我闻法。」

侍女郁闷地回到卡提雅妮的住处，再次观察盗匪的行动。那时，五百盗匪已取完所有银币，他们正打开那盛满金币的房门。此时，那位侍女忍无可忍，再度前往说法堂，向卡提雅妮报告说明此事。

这时，卡提雅妮对她说：「女孩！你已三度报告此事，我说『让盗匪们拿走他们想带走的，我正在闻法，切勿打扰』，然而，你却不将我的话当一回事，依然一遍又一遍地来到我身边重复述说。你要是再来一次，我将依你的错误处罚你！」

盗匪的首领听见卡提雅妮的这番话语，他震憾且感动，心想：「这是多么虔诚的一位女士啊！如此这般具有德行及智慧的女士，倘若我们劫走她的财产，我们将被大地所吞噬！我们将遭受严重的惩罚！」

于是，盗匪的首领起身离开，急忙赶到卡提雅妮的住处，命令下属：「快！将那位女士的财物归还原处！」于是，盗匪们将铜币归还至储放铜币的房间，银币及金币亦归放原处。随后，盗匪的首领率领他的五百盗匪前往说法堂，坐在说法堂的后端，听闻首楼那亿耳比丘开示。

入圣流感化盗匪

此时，卡提雅妮在听法的过程中心已安住，当首楼那亿耳比丘说法结束时，她的心在瞬间进入禅定，证得须陀洹果。

首楼那亿耳比丘说法完毕，已是破晓时分，盗匪的首领率五百属下来到卡提雅妮面前，跪在她的足下说：「亲爱的女士！请原谅我们所犯下的过错。」

卡提雅妮问道：「你们对我做错何事呢？」

盗匪的首领承认所有盗劫计谋，包括挖掘隧道及入侵其家，并说：「当他们入侵您家时，我在您的后方监视您，并怀有杀意，恳请您原谅！」

「好的，朋友！我宽恕你！」卡提雅妮说。

其他盗匪也对他们的盗窃行为，向卡提雅妮忏悔，请求原谅。心地仁慈的卡提雅妮慈悲地说：「我宽恕你们所有人。」

盗匪首领说：「女士！您的宽恕并无法让我们赎罪。我们请求您，让首楼那亿耳比丘接纳我们五百人加入僧团，成为僧团的一员。」

于是，卡提雅妮将他们带至首楼那亿耳比丘尊前，礼敬尊者并说：「尊者！这些盗匪对尊者的开示及我的美德感到欢喜，并具有信心，希望能加入僧团，请尊者接受他们成为僧团的一员。」

首楼那亿耳比丘为他们五百人剃度出家，而卡提雅妮则以四资具供养，护持五百位刚出家的僧人。随后，首楼那亿耳比丘指导五百比丘禅修业处，他们获得禅修业处后，前往深山林间努力精进。

此时，佛陀远在一百二十由旬外的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以超越凡人的天眼观察此五百比丘，放光犹如佛陀正端坐在他们面前一般，依他们各自的根器，对五百比丘说出以下偈言作为教导：

比丘住慈悲，喜悦佛教法，
达寂静安乐，诸行解脱界。

比丘汲舟水，水出则舟轻，
若断除贪瞋，汝证得涅槃。

五断[3]与弃五[4]，五种善[5]勤修，

3　「五断」是应断除的五项，指「五下分结」，即：身见、戒取、疑、贪欲、瞋恚。断除五下分结，即为阿那含圣者。

4　「弃五」是应舍弃的五项，指「五上分结」，即：色爱、无色爱、掉举、慢、无明。为证得阿罗汉果的圣者所断除的烦恼。

5　「五种善」指「五根」，即：信根、勤根、念根、定根、慧根。

越五着[6]比丘！名为渡瀑流[7]。

修定勿放逸，勿使心迷欲，
勿待吞铁丸，烧燃而叫苦。

无慧者无定，无定者无慧，
具足定与慧，实彼近涅槃。

比丘入空屋，彼心之寂静，
谛观于正法，享超人界乐。

人若常正念，诸蕴之生灭，
获得喜与乐，已知得不死。

有智慧比丘，于现世作是：
摄根及知足，随护戒律仪。

亲近善知识，正命不放逸，
待人尽好谊，行为应善行。
依此彼多乐，至灭尽诸苦。[8]

听闻佛陀说偈后，五百比丘证得阿罗汉果，断尽一切烦恼。由于卡提雅妮对于佛法的不动信，感得五百盗匪蜕变重生，在乔达摩佛的教法中证得最上道果。

---

6 「五着」(Pañcasaṅgā)，即：贪、瞋、痴、慢、邪见。

7 「四瀑流」，即：欲、有、见、无明。

8 《法句经》第 368 ～ 376 偈。

卡提雅妮对三宝的虔敬及信心十分坚固，世间的得失、苦乐等诱惑，无法令她动摇。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不动信者，以卡提雅妮为第一。」[9]

往昔善愿今成满

卡提雅妮被佛陀誉为「不动信第一女居士」，源于她往昔的愿心使然。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时期，她出生于鹫城（Haṃsavatī）富人之家。

当她听闻胜莲华佛说法时，佛陀将一位女居士置为「不动信第一」的殊荣。她听闻后内心欢喜，亦渴望自己能拥有如此的殊誉。她供养佛陀精致的饮食后，发如是愿。胜莲华佛预言，她的愿望将在未来佛座下实现。

她具有诸多波罗蜜，在十万劫期间仅流转于天界与人间。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她出生在阿槃提国拘罗罗葛喇城富者之家，享有过去世所累积的丰硕果实。

此生，她以对三宝不动摇的信心及德行，降伏盗匪的贪欲，让他们忏悔过往的盗窃行为，并有因缘在佛法里重生、断尽诸漏。此犹如磐石般不动摇之信，成为圣道的根基，亦是堆砌道果的基石。

9　《增支部》1 集 265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aveccappasannānaṃ yadidaṃ kātiyānī」。

第二册·第十一章

菩萨五百世之母亲

——可倚信第一女居士——

那拘罗母

Nakulamātā

我们从无始生死轮回以来，曾经互为父母及亲人、朋友及怨敌。由于亲疏、爱恨、喜恶、好坏，彼此交错着复杂的情感。在累劫的轮回中，彼此的相遇，以渴爱为柴薪，一遍又一遍地燃烧、滚动着生命轮转的巨轮。

那拘罗母（Nakulamātā）及其丈夫那拘罗父（Nakulapitā），他们曾经五百世为佛陀的父母。今生他们再次遇见佛陀，依然熟悉地呼唤佛陀为：「儿子」。过往对儿子思念的印记，依然历历在目。然而，佛陀将此夫妇对于他的情感，引导至佛法的体证。

那拘罗夫妇的感情十分要好，他们曾向佛陀提问，夫妻来世如何再度相遇。佛陀慈悲教示夫妻来世得以再度相遇之道。

由亲见涅槃，逐渐递减轮回的薪火。彼此再度相遇，亦为圣道上相互提携的法侣，一同走在离苦的八正道上，直至轮回止息。

五百世为菩萨母

那拘罗母居住在婆祇国（Bhagga）孙须摩罗山（Suṃsumāragiri），她的丈夫名为那拘罗父，是富人之子。当那拘罗父继承家里的田地时，人们以其儿子之名——那拘罗（Nakula）称谓他们夫妇俩。

那时，佛陀游化至婆祇国孙须摩罗山，在恐怖林鹿苑（Bhesakaḷāvana）度过第八个雨安居。那拘罗母、那拘罗父以及城镇的人们前往谒见佛陀及闻法。当那拘罗母与那拘罗父第一眼见到佛陀时，他们跪在佛陀尊前说：「儿子！你离开我们那么长的时间，去了哪儿呢？」

其实，那拘罗母曾五百世为菩萨的母亲、五百世为菩萨的大姨母、五百世为菩萨的小姨母、五百世为菩萨的姑母；那拘罗父亦曾五百世为菩萨的父亲、五百世为菩萨的伯父、五百世为菩萨的叔父、五百世为菩萨的舅父。由于往昔的血缘关系，他们对佛陀的爱念，深深根植在心里，认为佛陀是离他们远去的孩子。

他们欢喜于再次见到佛陀，思念之情难以言喻。佛陀并没有阻止，让他们跪着触碰佛陀的双足，直到他们感到心满意足为止。当他们的心已安住且平舍，佛陀依他们的根器为他们说法。那拘罗母与那拘罗父在听闻佛陀说法后，证得须陀洹果。

夫妻来世再相遇

那时，佛陀住在婆祇国孙须摩罗山恐怖林鹿苑。那拘罗母及那拘罗父邀请佛陀至家中应供，并向佛陀请法，记载于《增支部•一同生活者经》[1]（Paṭhamasamajīvīsuttaṃ）。

佛陀于午前着衣持钵，前往那拘罗夫妇的住处。佛陀抵达后，坐在他们所设好的座位上。那拘罗夫妇向佛陀礼敬后坐于一面。

那拘罗父对佛陀说：「世尊！那拘罗母是我自幼相处，年轻时就已经迎娶过门的妻子。我从来不曾以意念背叛过那拘罗母，更何况以身行背叛她。世尊！我们已经在这一世得以相遇，我们希望来世彼此能再度相遇。」

那拘罗母也同样地对佛陀说：「世尊！我在年轻之时，就已经嫁给当时还是青年的那拘罗父。我从来不曾以意念背叛过那拘罗父，更何况以身行背叛他。世尊！我们已经在这一世得以相遇，我们希望来世彼此能再度相遇。」

佛陀对他们夫妇说：「居士！若夫妻两人皆已在这一世相遇，又希望来世能再度互遇。那么，两人必须共同具备相同的信、相同的戒、相同的舍、相同的慧。如此，两人已在此生互遇，来世亦能再度相遇。」

佛陀这一段开示，对于未来希望能与这辈子的同伴再度相遇者，应如是落实，两人必须拥有共同的信、戒、舍与慧。譬如丈夫是远离杀生、远离偷盗、远离欲邪行、远离虚诳语

1 《增支部》4 集 55 经。

及远离饮酒的五戒持守者，妻子也须是五戒持守者。譬如妻子是善良的人，对于佛、法、僧具有信心者，丈夫也须是对三宝具有信心者。

倘若夫妻俩人，其中一人常以不悭吝的心，做清净布施行，另一人不应善加阻止，而应随喜及赞叹对方的布施功德，并共同成就布施行。倘若一人不骂詈、亦不威吓沙门、婆罗门，另一人亦须具备如此的善行。在闻、思、修及智慧的增长方面，一人也必须与另外一人相般配。

倘若夫妻两人同样对三宝具有信心、宽容且如法地生活，彼此之间相互说爱语，他们将拥有丰裕的福利，也将生起安稳及快乐。当夫妻两人同样具足戒行、履行正法，他们在天界亦将欢喜。

虽然那拘罗母与那拘罗父希望未来世能彼此相遇，但是他们的相处是建立在出离心与佛法的增进上。他们携手走在离苦的八正道上，彼此不离不弃。凡证得须陀洹果的圣者，仅将在天界或人间往返不超过七次，即将止息轮回。

罹病丈夫得劝谕

那时，佛陀住在婆祇国孙须摩罗山恐怖林鹿苑。有一次，那拘罗父罹病，因病情严重而十分痛苦。那时，那拘罗母对他的丈夫作出智慧的劝诫，记载于《增支部 • 那拘罗父经》[2]（Nakulapitusuttaṃ）。

2　《增支部》6 集 16 经。

那拘罗母来到罹病丈夫的床边，温柔地告诉那拘罗父说：「长者！你命终的时候，不要心有罣碍，有罣碍地死去是苦的。而且，有罣碍地死去被世尊所诃责。」

「长者！倘若你作如是想：『在我死之后，那拘罗母将无法养育孩子，不能经营家居。』长者！你别作如是想。我善巧于纺绵及编织。在你逝世之后，我能养育孩子，经营家居。因此，你命终之际，别心有罣碍，有罣碍地死去是苦的。而且，有罣碍地死去被世尊所诃责。」

「长者！倘若你作如是想：『在我逝世后，那拘罗母将改嫁至他家。』长者！别作如此想。你与我都知道，我们十六年来严守在家梵行。因此，长者！你命终之际不要有罣碍，有罣碍地死去是苦的，有罣碍地死去被世尊所诃责。」

「倘若你如是想：『在我逝世之后，那拘罗母将不想谒见世尊，也不想谒见比丘僧。』但是，长者！切莫作如此想。在你逝世之后，我将更想谒见世尊，更想谒见比丘僧。因此，长者！你命终之际，切勿罣碍，有罣碍地死去是苦的。再者，有罣碍地死去被世尊所诃责。」

「长者！倘若你作如是想：『那拘罗母在我逝后，没有圆满诸戒。』然而，你别作如是想。长者！在世尊的白衣在家女弟子当中，有圆满戒的人，我是那其中之一。若对这存有怀疑或疑虑的人，世尊正住在婆祇国孙须摩罗山恐怖林鹿苑，可前往询问世尊。因此，长者！你命终之时勿罣碍，有罣碍地死去是苦的。而且，有罣碍地死去被世尊所诃责。」

「倘若长者你如是想：『那拘罗母内心没有获得寂止。』但是，长者！切勿如是想。在世尊的白衣在家女弟子当中，有获得内心寂止的人，我是她们其中之一。若对此抱有怀疑或疑虑的人，世尊正住在恐怖林鹿苑，可前往向世尊查证。因此，长者！你命终之时勿罣碍，有罣碍地死去是苦的。再者，有罣碍地死去被世尊所诃责。」

「长者！倘若你作如此想：『那拘罗母在这法及律中，未得证入、未得安住、未得苏息、未度疑、未离惑、未得无畏、仰赖他人而未住导师之教中。』然而，长者！别作如是见。在世尊的白衣在家女弟子当中，在此法及律已得证入、已得安住、已得苏息、已度疑、已离惑、已得无畏、不仰赖他人而住导师之教中者，我是她们其中之一。然而，若对此抱有怀疑或疑虑的人，世尊正住在恐怖林鹿苑，可前往询问世尊。因此，长者！你命终之时勿罣碍，有罣碍地死去是苦的，有罣碍地死去被世尊所诃责。」

她丈夫听闻那拘罗母所说出的真实语后，他的病就奇迹似地立即痊癒，从此完全脱离病痛，他的重病就如此灭去了。

那拘罗父在脱离病痛、痊癒不久后，前往佛陀的住处。抵达后，他向佛陀礼敬，并坐于一面。佛陀对那拘罗父说：「长者！这对你有利益！长者！这对你有善利！那拘罗母怜悯你、为带给你利益，而对你作劝诫及教诫。」

佛陀继续说：「长者！在我的白衣在家女弟子当中，圆满其戒的人，那拘罗母是其中之一。长者！在我的白衣在家女弟子当中，获得内心寂止的人，那拘罗母是其中之一。长者！在我的白衣在家女弟子当中，在这法、律中，为已得证入、已得安住、已得苏息、已度疑、已离惑、已得无畏、不仰赖他人而住导师之教中者，那拘罗母是其中之一。长者！这对你有利益！长者！这对你有善利！那拘罗母出于怜悯、为利益你，而对你作劝诫、教诫。」

那拘罗母虽然过着居家生活，但是内心却对世间有着出离之心。她对病重丈夫的一番话语，印证她在佛法上的体悟。佛陀随后亦赞誉那拘罗父具备六种特质：对佛不坏净、对法不坏净、对僧团不坏净、对圣戒不坏净、对圣智不坏净、对圣解脱不坏净。[3]

有一次，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可倚信者，以那拘罗母居士妇为第一。」[4] 而那拘罗父被佛陀誉为男居士弟子中，可倚信者第一。[5]

3　《增支部》6 集 129 经。此六种特质乃须陀洹圣者所具备。

4　《增支部》1 集 266 经。巴利文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vissāsikānaṃ yadidaṃ nakulamātā gahapatānī」。

5　《增支部》1 集 257 经。

转生可意天人法

《增支部 • 那拘罗母经》[6]（Nakulamātāsuttaṃ）记载佛陀对那拘罗母的教诫。有一次，佛陀住在婆祇国孙须摩罗山恐怖林中之鹿苑。那时，那拘罗母前往佛陀的住处，礼敬佛陀而坐于一面。

佛陀对坐在一面的那拘罗母说：「那拘罗母！成就八法的女人，身坏命终之后，将转生成为可意天众[7]的同伴。哪八法呢？」

「那拘罗母！在此处，有女人的父母为其女儿寻求利益，出于哀愍令她嫁人。对所嫁的丈夫，她比其早起及晚睡，且能妥善作事务，并顺从丈夫之意、常实践爱语。」

「对于丈夫所尊重的父母、沙门及婆罗门，她恭敬、尊崇他们。倘若他们到访，她提供座位及水来迎接。」

「对于丈夫的事业，无论是羊毛或绵，她能灵巧且敏捷地作而不懈，具备足以执行及安排工作的适当方法与思察。」

「她了知丈夫家中的人 —— 奴婢、使役、僮仆。她善知他们已作及未作的工作，她了知病者身体的强弱，适量地分发饮食给每一个人。」

6　《增支部》8 集 48 经。佛陀亦曾以相似的内容教授毘舍佉（Visākhā），记载于《增支部》8 集 47 经。

7　可意天众（Manāpakāyikā devatā）：化乐天（Nimmānarati）的天人，能随心所欲造出色、声、乐等欲乐之物。

「举凡丈夫所带回来的财、谷、银、金，她守护且保护，她不挥霍、不盗取、不酩酊大醉、不令其损坏。」

「她是优婆夷，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她具有戒行，离杀生、离不与取、离欲邪行、离妄语、离饮酒。」

「她具有舍，以远离悭垢的心而住在居家，自在施舍、亲手布施、欢喜弃舍，对于乞讨者来者不拒，乐于布施。」

「那拘罗母！成就如是八法的女人，身坏命终之后，将转生成为可意天众的同伴。」

十万劫宿愿圆成

那拘罗母被佛陀赞誉为「可倚信第一女居士」，此源于过去的愿心。十万劫前，在胜莲华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时期，那拘罗母出生于鹫城（Haṃsavatī）。她听闻胜莲华佛说法，佛陀当时赞誉一位女居士，并置她为「可倚信第一」。她听闻后欢喜，希求此功德与殊荣，于是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并发如是愿。那拘罗父亦听闻佛陀赞誉一位男居士，置他为「可倚信第一」，他也希望能获得此殊誉，于是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后，作如是发愿。

当他们舍报后，十万劫间仅在人间与天界流转，直至乔达摩佛的教法时期，他们居住在婆祇国孙须摩罗山。

那拘罗母及那拘罗父夫妇同为须陀洹果圣者，他们不曾有一刻背叛过彼此的忠诚。他们之间有着纯净的爱，彼此一同持守梵行，相互在圣道上精进，堪为佛陀教法中的典范夫妇。

第二册·第十二章

女居士之秤与量

——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

Veḷukaṇḍakiyā Nandamātā

目录

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Veḷukaṇḍakiyā Nandamātā）居住于阿槃提国（Avanti）威鲁堪达城（Veḷukaṇḍa），她是一位已证得阿那含果[1]的女居士。

虽然在佛陀赞誉具有特殊能力的第一女居士当中，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并不在其列。然而，佛陀却以她作为优婆夷弟子中的衡量基准及榜样。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与拥有「多闻第一女居士」之称的久寿多罗[2]（Khujjuttarā），同被佛陀誉为优婆夷弟子中的秤与量。

1　阿那含（Anāgāmī），又称「不还」、「不来」。阿那含圣者已断除五下分结，即身见结、疑结、戒禁取结、欲贪结、瞋结，仅剩五上分结，即色界爱、无色界爱、掉举、慢、无明尚未断尽。此类圣者不会再来人间了，最多往生梵天界后，即在梵天界证阿罗汉果并般涅槃。

2　久寿多罗（Khujjuttarā）被佛陀誉为「多闻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四章「过耳成诵无尽藏」。

自在语毗沙门天王

《增支部 • 难陀母经》[3]（Nandamātāsuttaṃ）如是记载。那时，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目犍连尊者（Moggallāna）与大比丘众前往特榇那山（Dakkhiṇāgiri），不久即将经过难陀母居住的城市 —— 威鲁堪达城。

那天，在清晨破晓时，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起身读诵《彼岸道品》[4]（Pārāyana）。天界四天王之一的毗沙门天王（Vessavaṇa）碰巧有事，而从北方往至南方，途中经过难陀母的住处。当毗沙门天王经过时，听见难陀母正读诵《彼岸道品》，他安静地站立谛听，静待她读诵完毕。当难陀母读诵《彼岸道品》完毕后，安静而默然。

此时，毗沙门天王知道难陀母已读诵完毕，他欢喜地说：「善哉，姐妹！善哉，姐妹！」

难陀母讶异地问：「贤友！你是谁呢？」

「姐妹！我是你的兄弟 —— 毗沙门天王。」

「善哉，贤友！愿我所读诵的法门，作为送你的礼物。」

「善哉，姐妹！请让此作为送我的礼物：明日早食前，以舍利弗尊者及目犍连尊者为上首的比丘众，将来到威鲁堪达城。明日请你对比丘僧众作饮食供养，然后称是为我作的布施，这即是赠送我的礼物。」

3　《增支部》7 集 53 经。

4　《经集》第五品。亦称《波罗延》。

于是，夜过之时，难陀母在住处准备各种殊妙饮食，等待以舍利弗尊者及目犍连尊者为上首的比丘僧众到来。这时，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等比丘僧众在尚未食用朝食时，进入威鲁堪达城。

难陀母对某一位男子说：「来！你前往僧园告知比丘僧众：『尊者！时候已到，在难陀母的住处，饮食已准备好了。』」

该男子回答：「好的，夫人！」

于是，他前往僧园告知比丘僧众：「尊者！时候已到，在难陀母的住处，饮食已准备好了。」

在午前时，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及比丘们着衣持钵，前往难陀母的住处，并坐在为他们所设好的座位上。难陀母将所准备好的殊妙饮食，亲手供养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及比丘僧众，令他们食用饱足。

当舍利弗尊者已食用完毕，手离开钵时，难陀母在一旁坐下来。舍利弗尊者对坐于一面的难陀母说：「难陀母！是谁告知你比丘僧众的到来呢？」

于是，难陀母将事情的经过向舍利弗尊者报告，并复述与毗沙门天王之间的对话，随后说：「尊者！这布施的一切福德与利益，愿成为毗沙门天王的安乐。」

舍利弗尊者听后，赞叹道：「真不可思议，难陀母！未曾有，难陀母！你能与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天子——毗沙门天王当面交谈。」

自证殊胜未曾有法

难陀母对舍利弗尊者说：「尊者！对我而言，这并不是我唯一具有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我还具有其他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尊者！我有一位可爱、悦意的独生子，名为难陀。但是，国王依某种原因将他带走，再以暴力夺取他的生命。尊者！在儿子被捕或正被捕时、被伤害或正被伤害时、被杀或正被杀时，我知道我的心并没有变异。」

「真不可思议，难陀母！未曾有，难陀母！你甚至能净化心的生起。」

「尊者！对我而言，这并不是我唯一具有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我还具有其他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尊者！我的丈夫死后，投生在某夜叉界，他对我显现过往的身形。但是依于此因缘，我知道我的心并没有变异。」

「真不可思议，难陀母！未曾有，难陀母！你甚至能净化心的生起。」

「尊者！对我而言，此并非我仅有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我尚有其他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尊者！自从我年轻时，嫁给年少的丈夫以来，对于丈夫，即使是心意都不曾背叛他，更何况是以身背叛。」

「真不可思议，难陀母！未曾有，难陀母！你甚至能净化心的生起。」

「尊者！对我而言，这并不是我唯一具有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我还有其他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尊者！自从我宣告成为优婆夷后，我知道自己不曾故意违犯任何戒。」

「真不可思议，难陀母！未曾有，难陀母！」

「尊者！对我而言，此并非我唯一具有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我还有其他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尊者！此处若我愿意，则能离欲、离不善法，进入住于有寻、有伺，由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伺的平息，内洁净、一心，进入住于无寻、无伺，由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安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受乐，进入住于圣者宣说的『平静、具念、乐住』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苦的舍断，先前的喜、忧已灭没，进入住于不苦不乐，舍念清净的第四禅。」

「真不可思议，难陀母！未曾有，难陀母！」

「尊者！对我而言，这并非我唯一不可思议、未曾有法，我尚有其他的不可思议、未曾有法。尊者！依世尊所说的五下分结，我未见这当中，有任何自己尚未舍断的。」

「真不可思议，难陀母！未曾有，难陀母！」

那时，舍利弗尊者对难陀母宣说法要，令她激励及欢喜，随后从座而起离去。

难陀母将此布施功德回向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为表达感激，以谷米装满难陀母的粮仓，如此延续直至难陀母命终。

六支布施福德海聚

那时，佛陀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佛陀以清净天眼，观察到住在威鲁堪达城的难陀母，向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为上首的比丘众，作六支具足的布施。佛陀以此契机向比丘们说法，此说法记载于《增支部•六支布施经》[5]（Chaḷaṅgadānasuttaṃ）。

佛陀对众比丘说：「比丘们！住在威鲁堪达城的难陀母，向舍利弗、目犍连为上首的比丘众，作六支具足的布施。何为六支具足的布施呢？」

「比丘们！施者有三支；受者有三支。」

「施者有哪三支呢？比丘们！在此，世间有布施者，施前是愉悦的，施时是心欢喜的，施后是欢悦的，这是施者的三支。」

「受者有哪三支呢？比丘们！受者是已离贪的人，或是正在精勤调伏贪的人；是已离瞋的人，或是正在精勤调伏瞋的人；是已离痴的人，或是正在精勤调伏痴的人。这是受者的三支。如此，施者有三支、受者有三支。比丘们！这是六支具足的布施。」

「比丘们！如此具足六支的布施，不容易计取其福德之量，说：『有这么多福德的积聚、善的积聚、乐的收益、导向生天、安乐的果报、有利于在天界，导向可喜、可爱、可意、利益与安乐的果报。』而只能称为不能计算、不可量的大福德聚。」

5　《增支部》6 集 37 经。

「比丘们！譬如大海的水量，不容易计取其量，而说『有这么多升水』或『有这么多百升水』或『有这么多千升水』或『有这么多十万升水』。而只能称为不能计数、不可量的大水聚。比丘们！同样地，具足六支的布施，不容易计取其福德之量，说：『有这么多福德的积聚、善的积聚、乐的收益、导向生天、安乐的果报、有利于在天界，导向可喜、可爱、可意、利益与安乐的果报。』而只能称之为不能计算、不可量的大福德聚。」

佛陀如此赞叹难陀母的布施。佛陀更提出难陀母为女居士弟子当中的榜样。在《增支部》记载，佛陀赞誉难陀母为女居士的衡量基准：「诸比丘！有信心之优婆夷作希求时，应作如是正当之希求，我当如久寿多罗优婆夷、及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诸比丘！彼等久寿多罗优婆夷、及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是我等优婆夷女弟子之秤、之量。」[6]

《相应部》记载：「诸比丘！有一具信之优婆夷，对己所慈爱之女，如是说：『汝应如久寿多罗优婆夷、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优婆夷。』诸比丘！久寿多罗优婆夷与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乃我弟子优婆夷中之秤、量。」[7]

威鲁堪达奇雅难陀母已断除欲界的烦恼，对五欲已不再染着。阿那含果的圣者舍报后，将出生在色界或无色界，就在该处入涅槃，不复再生于欲界。

6　《增支部》4 集 176 经、《增支部》2 集 134 经。

7　《相应部》17 相应 24 经。

第二册·第十三章

一夜千金，死后无人问津

——师利玛女居士

Sirimā

目录

美丽是无常短暂的，再诱惑迷人的色身，即使生前一夜值千金，死后都不及畜生的尸体来得有价值。畜生的肉能作买卖，而人类的尸体却分毫不值，即使免费赠送也无人敢要。

王舍城一代风尘女子师利玛（Sirimā）一生的改变，由嫉妒而铸成大错开始。从古至今，由嫉妒心而引起的灾难不胜枚举。嫉妒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及杀伤力，倘若无法觉察嫉妒的生起，我们就如奴隶一般被它操控着，不惜一切地伤害及毁灭那些对自我造成威胁的人。

师利玛因嫉妒焚心，将热油浇淋在一位须陀洹圣者的头上，庆幸此圣者安住在慈心三昧中而毫发无损。当师利玛恢复理智后，深知自己已犯下大错，恳切忏悔并乞求宽恕。由于圣者的慈悲感化，她有因缘亲近佛陀并听闻佛法，由此证得法眼净，成为一位虔敬的佛弟子。

美撼凡尘的师利玛

师利玛出生于王舍城，为娑罗跋提（Sālavatī）之女。娑罗跋提是王舍城具有高知名度的风尘女子，她是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所安立的淫女。由于当时在毗舍离（Vesālī）有一位风尘女子名为菴婆巴梨[1]（Ambapālī），她使毗舍离日益繁荣，频婆娑罗王欲效法之，而安立娑罗跋提为王舍城的风尘女子。

不久之后，娑罗跋提有了身孕。她心想：「怀孕的妇女不受男子所喜爱，倘若有人说：『娑罗跋提有娠』，他们对我的恭敬将减损，因此我应当称病。」

当男婴诞下时，娑罗跋提命令婢女将他丢弃在尘堆中。此男婴被无畏王子（Abhaya）发现并收养，取名为「耆婆」（Jīvaka）。成年后，耆婆前往德叉尸罗国（Takkasilā），在一位杰出的老师指导下学医，并在医术领域获得非凡的成就，成为佛陀及频婆娑罗王的御医。

当娑罗跋提第二次有娠时，她诞下一名女婴。由于女儿可跟随母亲的职业作为妓女，因此她并没有被抛弃，而被良好地照顾，取名「师利玛」。她长大后美憾凡尘，令人乐见及欣喜。在母亲娑罗跋提逝世后，师利玛接替母亲的位置，成为频婆娑罗王认可的风尘女子，一夜身价一千金。

1　菴婆巴梨（Ambapālī）的事迹，请参阅第一册第十四章「风尘女子亦可证得最高道果」。

妒火燃烧不可控

佛陀在王舍城（Rājagaha）进入第十七个雨安居，那时王舍城的财务大臣富楼那悉哈（Puṇṇasīha）将已证得须陀洹果的女儿郁多罗难陀母[2]（Uttarānandamātā），嫁给富人苏玛那（Sumana）的儿子。然而，苏玛那的家庭并非佛陀的追随者，郁多罗在雨季期间，无法如往常一般受持斋戒、亲近僧侣，更不用说供养僧团或听闻佛法了。

过了两个月半，眼看雨安居即将在十五天后结束，她焦急地将自身的情况转告父亲富楼那悉哈。为帮助自己的女儿在善法上增益，富楼那悉哈交给女儿一万五千金，建议她聘请师利玛服侍自己的丈夫十五天，好让她能完成想做的善行。

在此情况下，师利玛被雇请至郁多罗居家，代替郁多罗服侍丈夫十五天。在这十五天内，师利玛享受女主人所拥有的待遇，沉浸在权威的欢乐之中，误认为自己就是这座豪宅的女主人。

在雨安居最后一天的清晨，郁多罗忙碌准备供养佛陀及僧团的饮食。那时，师利玛与郁多罗的丈夫正在楼上嬉戏，她的丈夫拉开帘子从窗户往下窥探屋内的情形，恰巧郁多罗也抬头望向窗户，他们夫妻眼神对交，彼此互望微笑。其实这是离心离德的微笑，丈夫见妻子为供养忙碌而不屑取笑，妻子见丈夫失念放逸而无奈微笑。

2　郁多罗难陀母（Uttarānandamātā）被佛陀誉为「禅定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六章「火焰化清凉甘露」。

然而，当师利玛看见他们互望微笑时，嫉妒与瞋恨在她心中燃烧，直至将她完全吞噬。她想：「竟敢在我的面前公然调情！」当下她愤怒填胸而忘失自己，气冲冲地冲下楼，进入厨房拿起一大勺滚烫的热油，愤怒地浇淋在女主人郁多罗的头上。

郁多罗是佛陀称誉为禅定第一的女居士，她在那一瞬间进入禅定，安住在慈爱之中。在慈心的保护下，当滚烫热油浇淋在她的身上时，犹如荷叶不沾水般流过身体，她不但没有感受到灼热，更毫发无损而不受任何伤害。

愤怒未止的师利玛再度拿起另一勺热油走向郁多罗，此时郁多罗的侍女们十万火急地冲上前将她抓住，骂道：「你是被雇来的妓女，不过在此处住了短短的十五天，竟敢与我们的女主人竞争！」她们打抱不平地向师利玛拳打脚踢。

当师利玛被毒打时，郁多罗尝试阻止不果，干脆以身体挡在师利玛的身前，以保护她不受侍女所伤。随后，再以温水为师利玛清洗伤口，并为伤口敷上草药。

此时，师利玛才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分。被郁多罗的慈爱及宽容所摄受，她对自己一时冲动而做出伤害她的恶行，感到惭愧不已。她心想：「如此具德的女人，若我不请求她的宽恕，我的头或将碎裂成七片。」

于是，师利玛惭愧地跪在郁多罗面前，说道：「亲爱的女士！我为自己鲁莽的行为向您忏悔，请您原谅我。」

然而，郁多罗希望师利玛有因缘得以亲近佛陀，善巧地说：「我现在无法接受你的忏悔。在我原谅你之前，你须先获得我父亲 —— 佛陀的宽恕。明日，佛陀与僧团将到此处应供，请依你自己的能力亲自献上供养，并请求佛陀的宽恕。」

师利玛深知自己犯了大错，深感内疚及难过，她真心希望能获得宽恕。于是，她返回自己的住处准备精致的饮食，次日带着这些殊妙饮食，连同五百侍女一同前往郁多罗的住处。

悔过闻法而开悟

午前，佛陀与僧团抵达郁多罗的住处，并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然而，师利玛对自己的恶行感到惭愧，不敢亲自将饮食放入佛陀及僧众的钵内，仅站立在一旁等候。郁多罗接过她准备的饮食，为她作妥善的安排及供养。

当佛陀与僧众们用膳完毕，师利玛与五百侍女跪在佛陀的足前，乞求原谅。

佛陀询问她：「你犯了什么错？」

「世尊！我因嫉妒生起，将沸腾的热油浇淋在郁多罗的头上。然而，她不但不生气，还阻止侍女殴打我。我意识到她的善良，向她请求原谅。她说：『若我的父亲宽恕你，我亦会原谅你。』请世尊宽恕我。」

佛陀说：「师利玛！我宽恕你。」

于是，师利玛走向郁多罗，向她礼敬请求宽恕。

郁多罗说：「师利玛！我宽恕你。」

佛陀述说以下偈言：

> *以不忿胜忿，以善胜不善，*
> *以施胜悭吝，以实胜虚妄。*[3]

当佛陀说此偈言结束时，师利玛及其五百侍女皆证得须陀洹果，对佛法再也不生起疑惑，断除身见、戒禁取见及疑。师利玛诚邀佛陀及比丘们次日前往她的住处应供，她对以佛陀为首的僧团作广大布施及供养。

迷恋师利玛的比丘

师利玛见法开悟之后，成为一位虔诚的佛弟子。她结束风尘女子的生涯，积极投身于护持三宝。从证悟的次日，对佛陀作大规模的供养之后，她对僧团作出长期邀请，请僧团每日指派八位比丘到她家中接受饮食供养。从此，僧团固定每日有八位比丘轮流到她家中应供。

「尊者！请接受奶油。尊者！请接受牛奶。」师利玛恭敬地为八位比丘一一献上食物，直至钵里盛满美食。她总是亲手供养僧众，为他们提供美味且营养的饮食。每位比丘所获得的食物份量，足以让三至四人享用。她每日以十六枚金币，作为供养僧团八位比丘的饮食费用。

有一天，轮流前往师利玛住处应供的八位比丘当中，其中一位在接受师利玛的饮食供养之后，前往距离王舍城三由旬外的另一座寺院。傍晚时分，当这位来访的客比丘坐在一

3　《法句经》第 223 偈。

处等待寺院的大长老时，住在那座寺院的比丘欢迎他的到来，并询问：「贤友！您在何处用膳后，而来到此处呢？」

客比丘问答：「贤友们！我来到这座寺院之前，在师利玛的住处接受她的饮食供养，她每日固定供养八位比丘饮食。」

比丘们继续问：「贤友！师利玛的饮食供养是否准备得很好呢？」

「贤友！我简直无法形容那些饮食是何等殊妙。她尽最大的心意，准备极好的食物。每位比丘所获得的饮食份量，足以让三至四人享用。特别幸运的是，比起她的供养，她的美貌更胜一筹。师利玛具有如此这般的美貌。」这位客比丘赞美师利玛的端丽气质。

其中一位比丘听见这番赞美师利玛的言论，虽然从未曾见师利玛，竟然爱上了她。他心想：「我该去见见她。」他告诉那位客比丘自己的戒腊，并询问目前僧团该由谁前往师利玛的住处应供。

「贤友！」那位客比丘说：「倘若你现在前往，明天将轮到你成为接受师利玛供养的八位比丘之一。」听到这般回覆以后，那位比丘立即持衣及钵，出发前往王舍城。

由于路途遥远，他无法在当晚抵达王舍城，但是他依然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往前赶路。终于在黎明时分，他抵达王舍城并进入寺院内，依照戒腊次序而获得前往师利玛家应供的邀请。

从昨日那位客比丘到师利玛的住处应供之后，师利玛就患上一种致命的疾病。因此，她不得不摘下经常佩戴的华丽饰品，卧躺在床上。当前来应供的八位比丘已经抵达住家时，侍女们向师利玛报告。然而，病重的师利玛却连坐起身子的力气都没有，她已无法向往常一样邀请比丘上座，亲手接过比丘的钵，为他们献上供养。

于是，师利玛卧躺在床上，以微弱的声音指示她的侍女：「女孩们！向比丘们接过钵。邀请比丘们上座，先供养米粥，再供养蛋糕。当用餐的时间已至，将食物盛满比丘的钵，再供养比丘们。」

「是的，主人。」侍女们回答。

侍女们引导比丘进入屋内，依照师利玛的吩咐，依序献上米粥及蛋糕。当用餐的时间已至，侍女将比丘们的钵盛满各式各样的食物。随后，她们进入房间向师利玛报告所做的事。师利玛对她们说：「女孩们！将我扶到尊者们的面前，我想向他们礼敬。」

在侍女的搀扶下，她缓缓地走出大厅，并恭敬地向比丘们礼敬。她的身体十分虚弱，颤抖而无法平衡自身。

那位未曾见过师利玛却爱上她的比丘，凝视着她，心想：「即使师利玛生病，她看起来依然楚楚动人。不难想像她健康且盛装打扮时，是何等天姿绝色。」此时，他的内心生起狂热的情欲，仿佛已经囤积上亿年。这位比丘失去理智而迷迷糊糊，深陷在对师利玛的痴迷当中，他完全无法吃下任何食物。

于是，他带着盛满食物的钵回到寺院，盖上钵后置放在一旁。他将袈裟铺在一处，并笔直地躺在上面。从那刻开始，没有任何一位比丘能劝服得了他，使他进食。他彻底地断食，让自己挨饿。

病逝尸体为教材

那天晚上，师利玛病逝了。频婆娑罗王请使者将此消息传达佛陀：「世尊！御医耆婆的妹妹——师利玛已经死了。」当佛陀接到此消息后，请使者传达：「勿焚烧师利玛的尸体，将她的尸体放在墓地，派人驻守以防止被乌鸦、野狗或豺狼等野兽咬走。」

频婆娑罗王遵照佛陀的指示，如此过了三天。当迈入第四天时，师利玛的尸体已开始肿胀，蛆虫从身体的九孔大量涌出。整个尸体爆裂开来，膨胀犹如煮沸的锅。频婆娑罗王派遣人四处击鼓，在王舍城各地下达他的命令：「除了孩童以外，所有市民务必到墓地观看师利玛的尸体，否则将被罚款八枚金币。」

频婆娑罗王亦邀请佛陀前来墓地。佛陀对比丘们说：「我们去看看师利玛的尸体吧！」

此时，那位陷入痴迷的比丘依然没有听从比丘们的忠告，茶饭不思而终日卧床。他已四天没有进食，放在钵里的食物已腐坏发臭，那钵也已经污秽不堪。

有一位友善的比丘来探望他，并告诉他说：「贤友！佛

陀即将前往观看师利玛。」一听到师利玛的名字，这位疯狂的年轻比丘忘了自身的虚弱与饥饿，精神百倍地跳了起来。

「贤友！你说什么？」他问。

「佛陀即将前往观看师利玛，你要去吗？」

「要！我要去！」他赶紧将钵内腐烂的食物倒掉，将钵清洗干净放入钵袋，与比丘们一同前往看师利玛。

那时，佛陀与众多比丘们在墓地站立一面，而比丘尼、王室成员、男居士和女居士则站在另一面。当所有人聚集时，佛陀问频婆娑罗王：「大王！这女人是谁？」

「世尊！她是名为『师利玛』的年轻女子，是御医耆婆的妹妹。」

「她是师利玛吗？大王！」佛陀再次问道。

「是的，世尊！」频婆娑罗王笃定地确认。

「大王！倘若如此，请击鼓宣布：『谁愿意支付一千金，便可拥有师利玛。』」佛陀说。

频婆娑罗王按照佛陀的指示，击鼓宣布此讯，然而并没有人给予回应。于是，频婆娑罗王对佛陀说：「世尊！无人愿意拥有她。」

佛陀说：「大王！若无人愿意以一千金拥有她，可降低价格。」于是，频婆娑罗王宣布以五百金能拥有师利玛，可是依然没有人愿意支付此价。频婆娑罗王再将价格降低至二百五十金、五枚金币、一枚、四分之一枚、十六分之一枚

金币，依然没有人愿意拥有她。最后频婆娑罗王宣布「免费拥有师利玛」时，仍然没人有兴趣拥有她。

频婆娑罗王对佛陀说：「世尊！即使免费送出，也没有任何人愿意拥有师利玛。」

佛陀藉此因缘说法：「比丘们！我亲爱的儿子！看看这位曾经令众人乐见及欣喜的师利玛。过去在王舍城，人们以一千金与她共度一夜。如今即使免费送出，也无人有兴趣拥有她。那具有高价的美丽已经毁坏。比丘们！透过你们的智慧之眼，观照此身是苦的实相。」

佛陀接着述说以下偈言：

> 汝观粉饰身，疮伤骨积集，
> 病患多思惟，非坚常住者。[4]

「比丘们！我亲爱的儿子！在这个皮囊里，甚至不存在丝毫具有坚固或稳定性质之物。此皮囊透过精美的服装、装饰品、鲜花、香水、化妆品等让它看起来愉悦。它由大小不一的肢体组合而成，比例对称，让人错认为美丽。但是它之所以能笔直站立，是因为三百根骨头撑起，它不断地被难忍的苦逼迫着。」

「由于不具智慧洞悉真相，盲眼的凡夫错误认为此皮囊令人愉悦、心怡。事实上，此身非愉悦，整个身体皆令人厌恶，充斥着污秽厌恶之物，秽物从疮般的九孔不断溢出。以智慧之眼，反覆观照如此的身体！」

4　《法句经》第 147 偈。

师利玛天女从天而降

师利玛逝世而转生天界，居住在师利玛女天宫。那时，佛陀率领比丘们前往墓地观看师利玛的尸体时，师利玛在五百天女的陪同下，乘坐五百辆车乘，在一片辉光中从天而降，来到墓地礼敬佛陀。

当时，鹏耆舍尊者（Vangisa）获得佛陀的允许，与师利玛天女展开以下对话，记载于《小部•天宫事经》[5]（Vimānavatthu）。

鹏耆舍尊者问：「女神！你的马拥有最上的装饰，强壮而迅速地从空中下降。你所化作的五百车乘，跟随驭者鞭策的马匹运行。你站立在装饰严好的最胜车前，辉煌如星火遍照。纤美者！具有无上丽容者！我问你：你从哪一层天来此，亲近无上正等觉？」

师利玛天女回答：「具足所谓『无上』的最上欲乐，乐于随心所欲造出欲乐的天神，我从化乐天而来，以天女的容姿，为归命无上正等觉者而来此处。」

鹏耆舍尊者问：「女神！你前生做何善行？你依何而有无量名声、快乐增长呢？你依何而拥有行于空中的最上神通力？为何你的容色光耀十方？你被诸天尊敬围绕，女神！你由何处死，而出生在此善趣？你遵照谁的教法？如果你是佛弟子，请告知我。」

5 《天宫事经》16 经。

师利玛天女回答：「在山间最胜的王舍城，为最胜具祥的频婆娑罗王之侍女。我善于音乐及舞蹈，素为王舍城所周知的师利玛。」

「诸圣中之王、调伏者——佛陀，为我说无常、集谛、苦谛，无为常住的灭谛，以及端直、无邪曲、安稳的道谛。我听闻如来无上的教法、涅槃不死道，而严持清净戒律，安住于佛所说的法。」

「依无上如来的教导，我了知无为无垢道，直入奢摩他禅定，而证得最上决定性。我得殊胜不死道，对三宝有一向信，依圣谛现观得胜进、无疑惑，受众人的尊敬而享大欢喜。我飨如是不死味的女神，为最胜者如来的弟子，见法、住立于须陀洹果，为预流而不再往恶趣。」

「我为礼拜无上正等觉而来，礼敬尊敬具祥的法王，归命清净豫乐诸比丘，寂静沙门之集会。最胜调御师、断渴爱、豫悦调伏者，以最胜的利益饶益有情，我见牟尼而心喜、满足，故我顶礼彼如来。」

闻法证阿那含道果

佛陀对集合在墓地的众人宣说《征胜经》（Vijayasuttaṃ）[6]：

> 或立或步行，或坐又或卧，
> 身有屈与伸，此是身动作。

6　《经集》蛇品•征胜经•第193～206偈。亦名「Kāyavicchandanikasuttaṃ」、「Nandasuttaṃ」。佛陀首次宣说此经，是在佛陀成道后第五年至第六年之间，为禅定第一的难陀比丘尼（Nandā）而说。在佛陀成道后第十七年，佛陀对执着师利玛的比丘第二次宣说此经。

骨腱相结联，深皮肉上涂，
表皮外包蔽，如实不见身。

身充肠与胃，肝脏与膀胱，
心脏与肺脏，肾脏与脾脏。

充洟与唾液，充汗与脂肪，
关节血滑液，胆汁与油膏。

此身有九孔，常时流不净，
由眼流眼垢，由耳流耳垢。

由鼻流洟液，时口吐胆汁，
时时吐痰液，由身流汗水。

此头虽空洞，其中脑充满，
愚者障无明，思彼身为净。

一旦身死尸，肿胀且青瘀，
弃置于墓场，亲族亦不顾。

尸体为狗噉，野干狼蛆虫，
鸦鹫同来啄，其他生物啖。

已闻佛之语，具慧之比丘，
遍知身不净，彼则如实见。

此身如彼身，彼亦同于此，
从内至外在，对身应离欲。

具慧之比丘，远离贪与欲，
甘露无有死，证涅槃寂静。

此身需照料，不净实恶臭，
充满诸污秽，流漏此彼处。

如此不净身，犹自思高扬，
轻视他人者，是无见愚盲。

听闻佛陀的开示，师利玛天女证得阿那含果；那位迷恋师利玛的比丘则证得须陀洹果。在场的八万四千人、天人了悟四圣谛，证得道果而从诸苦中解脱。

师利玛以天女之身，从天界下来人间，观看上一辈子自己腐烂的色身，见证佛陀以她的色身作为弘法题材，让众多人证得道果，了悟圣谛。虽然人死后，色身毫无价值，犹如垃圾一般遭丢弃冢间。然而，在活着的时候，师利玛却善于运用此色身，修行并广作布施，由此获得殊胜的来生。

师利玛未证悟前，曾经犯下伤害圣者的严重错误，但是她及时悔改，并忏悔认错。事实上，凡夫被烦恼控制时难免会犯错。但是，切勿因为曾经的过错，而自暴自弃地关闭证悟之门。除了违犯五逆重罪[7]者之外，大家皆有在此生证悟的可能性。对于今生所犯下的过错恳切发露忏悔、乞求宽恕，立誓往后不再重犯。如此持续于道上精进，一旦波罗蜜成熟，证道的果实一样能开花结果。师利玛的一生，即是最激励的典故。

7　五逆重罪：五种最重的罪。造此业因，必受无间地狱的苦果，故称无间业、五无间。谓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第二冊・第十四章

世尊一谕言，恶妇成良妇

——善生女居士

Sujātā

「家」是由众多因缘聚合而组成，为达和乐及融洽，每一位成员皆扮演重要的角色。倘若家庭成员各守其职、互爱包容，阖家则能和乐融融地相处。

善生（Sujātā）出生在富可敌国的家庭，成年后嫁入给孤独长者（Anāthapiṇḍika）之家。但是，她却目无尊长且傲慢无礼，她的出现令给孤独长者的家庭变得不和乐。佛陀为其开示「七种人妻」的法要，她听闻后即证得须陀洹果，从此改变自己，成为一位和蔼及温顺的人。

恶性格横暴乖张

善生出生于鸯伽国（Aṅga）跋提城（Bhaddiya）具有大福报的富有家庭。她的家人是频婆娑罗王（Bimbisāra）统治境内的五位大福报者，其中包括爷爷面托迦（Meṇḍaka）、父亲檀那阇耶（Dhanañjaya）等。她的姐姐是鹿母讲堂（Migāramātupāsāda）的捐献者毘舍佉[1]（Visākhā）。由于身世显赫且金玉满堂，善生从小娇生惯养，养成傲慢无礼的个性。

当善生已达适婚的年龄时，她以良好的声望，嫁给给孤独长者的儿子迦罗（Kāla）。然而，她却目中无人，任性且容易愤怒。对于公婆及丈夫应有的礼仪不但不遵守，而且还在家中粗野横暴，对仆人威胁殴打，人人畏惧她的强势乖张。

闻佛教诫入圣流

有一次，佛陀率领五百比丘众前往给孤独长者的住处应供，抵达后坐在所设好的座位上。给孤独长者坐在佛陀的身旁闻法。

恰在此时，善生正对仆人嘶喊怒吼，愤怒的呐喊声划破说法的宁静。佛陀中止说法，问道：「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就像渔夫们在吆喝。」

1　毘舍佉（Visākhā）被佛陀誉为「布施第一女居士」，请参阅第二册第三章「这大福报，不是幸运或偶然」。

长者回答：「世尊！这是没有恭敬心的儿媳。她不侍公婆与丈夫，不行布施，不守戒律，对三宝不信，昼夜不停地制造事端。」

「倘若如此，可唤她来此处。」佛陀说。

长者派人请善生过来，善生来至佛陀说法之处，对佛陀礼敬后，站立一面。

于是，佛陀对善生说：「善生！为人妻子有七种，你是七种中的哪一种呢？」

善生说：「世尊！我对如此简单的言语，不明白其意义，请世尊详细告诉我。」

佛陀说：「你且注意善听。」然后说出以下偈言：

心恶不思人利益，心染他者鄙己夫；
欲杀谋害娶她者，此妻是名「杀夫妇」。

当夫获得财富宝，技艺从商农务活；
即使少许希掠夺，此妻名为「盗掠妇」。

贪食怠惰不工作，粗暴强横恶言语；
待夫专横如待仆，此妻名为「暴君妇」。

仁慈常思利益人，守护夫如母护子；
夫蓄财宝善守护，此妻名为「阿母妇」。

恰如妹妹待姐姐，恭敬侍奉其丈夫；
谦让听从夫支配，此妻名为「姐妹妇」。

见夫之时满心喜，恰如长别友人来，
高雅具德忠贞者，此妻名为「朋友妇」。

静闻詈骂怯责罚，心无瞋怨耐其夫，
从夫支配无忿怒，此妻名为「婢女妇」。[2]

「善生！此为七种人妻，此中杀夫妇、盗掠妇及暴君妇，此三种妻子将生在地狱，其他四种妻子则生于化乐天。」

此有妻女，呼为杀夫，盗掠强势，谓盗掠妇；
不守戒律，粗暴不敬，彼女命尽，往赴地狱。

此有妻女，阿母姐妹，朋友婢女，善呼彼等；
彼之女等，守戒制己，彼女命尽，往赴善趣。[3]

当佛陀说此七种人妻时，善生的心在瞬间进入禅定，证得须陀洹果。

佛陀问善生：「你要成为七种人妻的哪一种呢？」

善生回答：「世尊！我当如婢女妇。」

善生礼敬佛陀，从此改变自己。佛陀成为唯一教导善生，而成功使她转变为和蔼者的导师。

往昔受菩萨教诫

当佛陀接受饮食供养后，返回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佛陀指示比丘众应做之事，随后进入香室（Gandhakuṭi）。

2　《本生经》269 经。

3　《本生经》269 经。

日暮时，比丘们集合在法堂，讨论佛陀的德行，赞誉佛陀的美德犹如花朵绽放：「诸位贤友！佛陀仅给予一次劝谕，家妇善生即变得和霭，证得预流果。」

此时佛陀来到法堂，问道：「比丘们！今天集合在此处讨论何事呢？」

比丘们向佛陀禀报所讨论之事，佛陀说：「比丘们！这并非始于今日，在前生，善生也因为我的一谕，而转变成和霭者。」于是，佛陀述说过去世的因缘。

往昔在波罗奈城（Bārāṇasī），当梵与王（Brahmadatta）治国的时候，菩萨是太子，随后继成王位。菩萨的母后是一位善怒的人，强横粗野，常叱吼怒喝他人。那时，身为国王的菩萨想谕止母后，但是心想：「以草率而无根据的言语来谕止母后，如此并不妥当。」于是，他随时关注，看看是否有能当作劝谕之事，以作为劝导母后的契机。

某日，菩萨与母后前往御苑，他们在途中听见青坚鸟鸣叫的声音。陪同的随从们听见这鸟的叫声，都塞耳说：「从哪儿来的难听声音，为何有如此粗野的声音？不要再鸣叫了！」

随后，菩萨与母后在御苑散步，他们在一株花朵盛开的娑罗树下驻留片刻。那时，有一只杜鹃鸟以美妙的声音鸣叫。大家喜爱它的声音，赞叹地说：「这是何等温和亲柔的声音啊！你鸣、你鸣、更再鸣！」大家站立在该处引颈眺望，竖耳倾听。

菩萨见此二件事，心想：「真好！今日能以此作为题材，令母后理解。」

菩萨说：「母后！在途中，大家听见青坚鸟的声音皆塞耳，喊道：『别叫了！别叫了！』希望青坚鸟不再鸣叫。确实，粗暴言辞，谁都不喜欢。」

随后，菩萨道出以下偈子：

其身实具美颜色，众人喜见美妙声；
言辞粗暴人不爱，此世他世皆相同。

尔实未见杜鹃鸟，彼有斑点恶黑色；
此鸟具有柔和声，数多之人皆爱护。

因此当说亲柔语，心和稳者语贤明；
其所言词多甜蜜，阐说法义与事理。[4]

菩萨以三偈为母后说法，使母后理解。母后听闻后，成为正行温和之人。菩萨即是佛陀，当时的母后即是善生。

善生过去的习气，在今生持续地增长。过去，菩萨为其善知识，谕止她的行为；此世，佛陀为其大善知识，为她说法而使她转凡入圣。由于过去曾亲近菩萨而学习，善生在此世波罗蜜成熟，听闻佛陀的教诫而入圣者之流。

以善生的事迹为鉴，家庭不和乐之因，皆源于个人在身、口、意上的欠缺。倘若每一个人都遵循善法，守护自己的身业、口业及意业，不仅家庭能和乐，在一切处皆能祥和。

4　《本生经》269 经。

愿成就此书者、出资者

安乐喜悦

一切善愿皆得成满

成就无上道果

愿一切众生同沾法益

【参考书目】

《汉译南传大藏经》，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0-1998。

Chattha Sangayana CD-ROM, ed.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version 4. Dhammagiri: VRI, 1999.

Acariya Dhammapala, William Pruitt trans. *Therigatha-Atthakatha (Paramatthadipani.IV).* Oxford, U.K. :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8.

Ānandajoti Bhikkhu. *Aggatherīvatthu (AN 1.14.5.1-13 and Its Commentary) The Stories about the Foremost Elder Nuns*. 2015.

Dhammapāla, Peter Masefield trans. *Elucidation of the Intrinsic Meaning so Named the Commentary on the Vimāna Stories (Paramattha-dīpanī nāma Vimānavatthu-aṭṭhakathā)*. Pali Text Society, 1997.

Eugene Watson Burlingame trans. *Buddhist Legend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Pāli Text of the Dhammapada Comment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Jonathan S. Walters trans. *Legends of the Buddhist Saints: Apadānapāli*. Whitman College, 2017.

Mrs. Rhys Davids trans. *Psalms of the Early Buddhists: I. Psalms of the Sister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09.

Nyanaponika Thera, Hellmuth Hecker. *Great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Their Lives, Their Works, Their Legacy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s, 2003.

The Most Venerable Mingun Sayadaw Bhaddanta Vicittasārābhivaṃsa, U Ko Lay trans, U Tin Lwin trans. *The Great Chronicle of Buddhas*. TI=NI Publishing Centre, 1990-1998.

心微笑了

佛陀时代的女性证悟道迹
（简体版）

The Mind Smiles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

作　　者　　释了觉、释了尘
美　　编　　释了尘
初版一刷　　2019 年 1 月
二　　版　　2019 年 4 月
出　　版　　马来西亚静虑林
Shi Ne Ling Monastery
Pertubuhan Meditasi Shi Ne Ling, Malaysia
Email: shineling118@gmail.com
Website: www.shineling.org

若您想与大众结缘珍贵的法宝，欢迎您随喜助印。
法宝结缘与助印：



松竹寒柏傲凌霄，水月镜花似梦影；
柔中有刚绝尘俗，幽谷香兰德馨馥；
浩瀚星河耀大千，傲然微笑伴浮云。

本书《心微笑了 —— 佛陀时代的女性证悟道迹》以巴利圣典及注释书为基础，描绘出在佛陀时代的女性证道事迹。她们是行於觉者之道的佼佼者，如秋空之皎月，如幽谷之香兰，她们的智慧及德泽在人间千古不朽。

这些尊贵的女性圣者们，确实曾经在人间活生生地存在过，留在贝叶经上的字里行间，印证她们在修道路上曾经走过的足迹，寂静的生命闪耀着不凡及精彩。仅仅藉由忆念女性圣者们的功德，她们即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Shi Ne Ling Monastery